

蔡東藩著

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五冊

(41)

蔡東藩著

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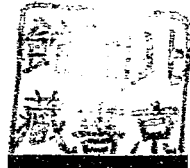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3 0528 0374 3

A053508



目錄

第八十一回	絕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鬧京城……………	五〇七
第八十二回	託公民搗亂衆議院	請改制譚聚督軍團……………	五一三
第八十三回	應電召辦帥作調人	撤國會軍官甘副署……………	五一九
第八十四回	借老友帶兵入京	叩故宮蚤夜復辟……………	五二五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道府爲說客	黎元洪假館作寓公……………	五三二
第八十六回	誓馬廠受推總司令	戰廊房擊退辦子軍……………	五三八
第八十七回	張大帥狂奔外使館	段總理重組國務員……………	五四四
第八十八回	代總統啟節入都	投照會決謀宣戰……………	五五一
第八十九回	籌軍餉借資東國	遣師旅出擊南湘……………	五五七
第九十回	傅良佐棄城避敵	段祺瑞卸職出都……………	五六三
第九十一回	會津門譚傳主戰聲	阻蚌埠折回總統駕……………	五六九
第九十二回	遣軍隊馮河間宣戰	劫兵械徐樹錚逞謀……………	五七五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軍克敵	復長沙迭次奏功……………	五八一
第九十四回	爲虎作倀再借外債	困龍失勢自乞內援……………	五八七
第九十五回	聞俄亂籌備國防	集日員會商軍約……………	五九三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專工取媚	訂合同屢次貸金……………	五九九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斃陸建章	頒電文隱斥段祺瑞	六〇五
第九十八回	舉總統徐東海當選	申別言馮河間下臺	六一一
第九十九回	膺首選發表宣言書	借外情勸告軍政府	六一七
第一百回	呼奧援南北謀統一	慶戰勝中外並臚驩	六二四
第一百零一回	集靈囿再開會議	上海灘悉燬存烟	六三一
第一百零二回	贊和局李督軍致疾	示戰電唐代表宣言	六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會	爭膠澳勉抗強權	六四三
第一百零四回	兩代表滬濱續議	衆學生都下爭譁	六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傷	踰後垣曹汝霖奔命	六五七
第一百零六回	春申江激勸諸團體	日本國毆辱留學生	六六三
第一百零七回	停會議拒絕苛條	徇外情頒行禁令	六七〇
第一百零八回	迫公憤滬商全罷市	留總統國會却咨文	六七七
第一百零九回	乘俄亂徐樹錚防邊	拒德約陸徵祥通電	六八三
第一百一十回	罷參戰改設機關	撤自治收回藩屬	六九〇
第一百一十一回	易總理徐靳合謀	宴代表李王異議	六九六
第一百一十二回	領事官祖兇調艦隊	特別區歸附進呈文	七〇二
第一百一十三回	對日使迭開交涉	爲魯案公議覆書	七〇九
第一百一十四回	挑演愛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七一五

第一百十五回	張敬堯棄城褫職	吳佩孚臨席據詞	七二一
第一百十六回	罷小徐直皖開戰	顧大局江浙慶和平	七二七
第一百十七回	吳司令計敗段芝貴	王督軍誘執吳光新	七三四
第一百十八回	關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	七四〇
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衆罪犯	靳總理會敍兩親翁	七四六
第一百二十回	廢舊約收回俄租界	拚餘生驚逝李督軍	七五三

民國通俗演義 目錄

第八十一回 絕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鬧蜀城

却說國務總理段祺瑞，主張絕德，黎總統不肯照允，他遂負氣退出，竟往天津，且遣人實呈辭職書。黎總統未免驚惶，當即派員挽留，不意教育總長兼署內務總長范源濂，也居然送入辭職書來。顯見是段氏嫡派。黎總統益加憂慮，乃亟延馮副總統入府商議挽回的法子。應前同馮氏入京。馮國璋道：「總統若要挽留段總理，除非與德絕交，否則國璋亦想不出甚麼良法。」黎總統尚沈吟未決，可巧派遣留段的委員回府覆命，報稱段總理已決計南歸，不願再來任事。國璋聽了，不禁微笑。旁觀者清。黎總統向國璋道：「他不肯再來，奈何？」國璋道：「總統若依他計策，管叫他即日來京。」黎總統徐徐道：「恐怕未必。」國璋道：「國璋願赴津一行，勸他回來，但請總統決意絕德便了。」黎總統尚是默然。國璋道：「依愚見想來，我國儘可與德絕交，非但無害，且有大利。」黎總統道：「利從何來？」國璋道：「德犯衆怒，已成公敵，就是與他聯盟的意大利，亦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古人說得好：『寡不敵衆。』看來德國總不能持久的。這可見中國與他絕交，將來決不致有害。若從利益上起見，是現在協約各國已允我修改各種條約，豈非是一種大利益？」黎總統道：「改約的事情，果真靠得住嗎？」國璋道：「且待段總理回京，再探詢協約各國政府，如果實行承認，始提出照會，與德絕交。」黎總統道：「既這般說，請台駕一行，留回段總理便了。」國璋當即退出，即乘專車赴津。

到了晚間，果然兩人同回，相偕至總統府，投刺進見。黎總統也即出迎，免不得與段總理周旋一番，段亦謙遜數語，當下發電各國，令各使探問明白，尋得各使覆電，略言：「駐在國政府，大致承認，如果我國實行絕德，將來各種條約，可望修改。」云云。於是黎段兩人，纔表同情。馮國璋即日回寧。惟當時內外士紳，尚多異議，國會議員，如曹

振懋唐寶鐔丁世燁等，有對德抗議的質問書，馬君武等，且通電各省，反對絕德，外如張勳倪嗣沖王占元諸督軍，統電請政府維持中立。還有孫文唐紹儀康有爲姚文棟溫宗堯等，也迭電政府國會，不應與德絕交。他如顧直省議會，奉天上海天津山東廣東等各商會，暨他種商學團體，均電請仍守中立。段總理絕不爲動，壹意向前進行。特於三月九日，在迎賓館開宴，延請議員，疏通意見。議員等多半聰明，樂得見風使帆，隱表同意。這是三西兒好處。

到了翌午，參眾兩院各開秘密會，段總理及財政總長陳錦濤，教育總長兼內務總長范源濂，司法總長谷鍾秀，外交部參事伍朝樞等，先至衆議院，報告外交經過情形，並述對德絕交的宗旨，請議員表示贊助。衆議員經討論後，投票表決，同意票得三百三十一張，不同意票只八十七張，得大多數贊成，表示通過。段總理復至參議院，登堂報告，仍如前說。適值夕陽西下，不及投票，乃約於次日表決。越宿參議院投票有一百五十票是同意，只三十五票不同意，也算大多數通過。絕德案已經決定，正擬草定照會，提交德使，湊巧德使辛慈，着人賚送照會至外交部，但見上面寫着，本公使於本日，即三月十日，午後七時，接奉帝國政府訓令，着以下列覆文，傳達中華民國政府。文曰：

中華民國抗議德國新近宣告之封鎖政策，而附以威嚇，帝國政府，曷勝駭異。蓋其他各國，僅僅提出抗議，中德邦交，素號親睦，且中於封鎖區域以內，並無航業利益，則德之政策，於中國毫無影響，乃今於抗議之外，獨附威嚇之辭，以增抗議之力量，是尤不能不令人驚詫也。民國政府之抗議書中，謂「華人因戰事而喪失生命者，已屬不少」云云，然須知民國政府，絕未嘗以關於此種損失之事實及申訴，通知帝國政府，而就帝國政府所得報告，則知華人之喪失生命者，僅受人僱用於前敵開掘戰壕，及充當其他軍役之輩，蓋若輩已不啻爲戰鬪員，因以冒此危險也。帝國政府嘗一再抗議運送華工赴歐，充當軍役，是德國即在此次戰事中，亦未嘗不示中國以友誼，而帝國政府，即因顧全此友誼，故以此種威嚇爲非出自正軌，因望民國政府，改正其見解。帝國

政府，願於中國之航業利益，力加注意。以此之故，德國今雖不能於敵人宣告封鎖之後，取消其政策，而禁制實行無限制之潛艇戰爭，然已準備磋商。民國政府關於保護華人生命財產之特別願望，帝國政府以如此對待友邦者，蓋謹依其平日見解，以如中國若與德斷絕友誼，則將失却一眞摯之友，而陷於糾結不解之局也。

未後，復附列一行道，本公使既將帝國政府的通牒，傳達貴國政府，倘貴國欲提出保護航業的問題，本公使已由帝國政府授權，得與磋商一切云云。當由外交部遞呈段總理，段以德國照會，雖有保護航業的示意，但封鎖戰路，仍然不肯取消，是我國提出抗議，終歸無效，只好與他絕交，不必遲疑。黎總統此時，已將全權授與段總理，當然不再阻撓，段乃令外交部繕定照會，請黎總統蓋過了印，並附發德使護照，送他出境。照會中的內容，大略說是：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喪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貴公使照覆，雖據稱貴政府仍願磋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鎖戰路，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爲抗議無效，深爲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爲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分令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照會去後，再電令駐德公使顏惠慶，向德政府索取護照，剋日歸國，並由黎總統布告全國道：

此次歐戰發生，我國嚴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國政府照會，德國新定之封鎖計畫，使中立國商船，從是日起，在限定禁綫內行駛，諸多危險等語。當以德國前此所行攻擊商船之方法，損害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已屬不少，今茲潛艇作戰之計畫，危害必更劇烈。我國因尊崇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遂向德國提出

嚴重抗議，並聲明如德國不撤銷其政策，我國迫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在我國深望德國或不至堅持其政策，仍保持向來之睦誼，不幸抗議已逾一月，德國之潛艇攻擊政策，並未撤銷，各國商船，多被擊沈，我國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數起，昨十一日據德國正式答覆，礙難取銷其封鎖戰略，實出我國願望之外，茲爲尊崇公法保護人民財產計，自今日始，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特此布告。

同日復下一通令道：

現在我國已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所有保護德國僑民及其他應辦事宜，着各該管官署查照現行國際公法慣例，迅籌辦法，頒布施行。此令。

爲這一令，國務院中遂組織國際政務評議會，研究外交關係事項。正會長就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副會長乃是外交總長伍廷芳，並函聘王士珍、陸徵祥、熊希齡、孫寶琦、汪兆銘、汪大燮、曹汝霖、周善培、魏宸組、陸宗輿、張嘉森、夏貽霆、劉崇傑、丁士源、阮朝樞、張國淦等爲會中評議員。所應研究事件，共分七則：（一）處置國內德僑；（二）對於協約國應提條件；（三）華工招募；（四）物料供給；（五）關稅改正；（六）巴黎經濟同盟條文；（七）議和大會中各問題。各會員方共同討論，逐條採行。

德使辛慈已卸旗回國，各埠領事，亦相繼出境，於是天津、漢口、德租界，即令地方官收回。還有津浦、北段、鐵路管理權，及在上海、廈門、廣州等處德國商船，均先後歸華官收管，就是供職路礦的德國工程師，亦一體解職。惟普通僑民，暫許仍舊僑居，德華銀行，暫聽照常營業。獨上海法租界中，有一德人所辦的同濟醫工大學，教育部擬收回自辦，那知法人先行逞強，由法租界工部局，勒令解散，把德人驅遣出境。看官可知租界的規例嗎？租借權雖歸外人，土地權仍屬我國，所有德校處置，應由我國辦理，經外交部援據法例，向法使抗議，法使不肯照允，只論強弱，不同公法。乃由教育部派員到滬，與該校董事協商善後辦法，當將該校遷入吳淞中國公學舊址，由部另任校長，仍

留德人爲教員，照常開學。既已絕交，還要留住教員，也可不必。既而財政部復發出通告，停付欠德各款，將應解款項，暫存中國銀行，俟歐戰了結，再行定奪。偏英法各國，復出來反對，主張此款應存外國銀行，又惹起一番交涉。而且駐京的荷蘭公使，來一照會，自言受德使委託，所有在華利益，暫由本使代管，且中德雖已絕交，尚未宣戰，不能適用待遇敵人的法例，遑將德國所有利益沒收。那時段總理迭遭激刺，轉滋懊惱，索性提出宣戰問題，欲加入英法各國協約團，實行抗德，一來可滿協約國的希望，二來可免荷蘭公使的牽掣，倒也是個貫澈始終的主張。惟黎總統以與德絕交，已屬太甚，再擬宣戰，更覺不情，因此決計緩進，不從段請自是府院的意見，復致相左，免不得又生衝突，激成嫌隙。這是黎善蔭過柔之誤。

正在雙方齟齬的時候，忽來了四川警電，報稱川滇兩軍，尋釁鬪的事情，當由黎總統下令，着四川督軍羅佩金，及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一律來京。看官！你道川亂何故發生？原來羅佩金署督四川，威望不及蔡鐸，且所部滇軍，駐紮川境，嘗與川軍有嫌。政府因川事平靖，電飭羅佩金裁撤各軍。羅即擬將川滇兵隊，酌量裁遣。師長劉存厚，周道剛，鍾體道，陳澤，甯熊，克武等，暗地不服，意欲乘此逐羅，免不得反客爲主。劉更跋扈異常，居然率領所部，徑入成都，只說羅督軍意分厚薄，遣派不均，來與羅督評理。羅佩金亦不甘坐讓，飭阻劉軍入城。劉軍那肯從命，一闖進去，竟向督軍署撲來。說時遲那時快，督軍署內，竟發出大礮，轟擊劉軍。劉軍開槍還擊，遂鬧成一片兵禍，把省城作爲戰場。可憐成都居民，茫無頭緒，驟聞各種槍礮聲，已嚇得魂飛天外，突然間一彈飛來，將牆壁間擊成窟窿，又突然間飛入數彈，搥着人體，頓時血肉模糊，昏暈倒地。既而東坍西倒，南燬北焚，爆裂聲，傾塌聲，與男女哀號聲，併作一片，何罪至此？那兩邊的丘八老爺，還是與高采烈，拚命相爭。百姓都死，丘八老爺恐也難獨生。嗣經商民舉出代表，籲請休戰，方纔停了一兩天。羅劉各電致中央，爭辯曲直。黎總統尚欲籠絡兩人，特任羅佩金爲超威將軍，劉存厚爲崇威將軍，叫他即日來京，另命省長戴戡暫行兼代四川督軍，劉雲峯爲暫編陸軍第二師長，更派王人文爲四川

查辦使，張習爲查辦副使，赴川查辦，一面下令申告道：

四川自軍興以來，兵隊增多，餉需支絀，上年疊經電商督署軍羅佩金，酌定裁遣各軍辦法去後，本年三月，據川軍師長劉存厚、周道剛、鍾體道、陳澤霖、熊克武等電稱，羅督編遣軍隊，支配餉械，主客各軍，顯分厚薄等情。續據羅督電稱，劉存厚、陳澤霖收束軍隊，有意遲延，正擬派員查辦，聞即據羅督電稱，劉存厚圍攻督署，劉存厚則謂羅督開礮攻擊所部，並據各方電告，省城連日槍礮猛烈，人民生命財產，損傷甚巨，着派王人文、張習馳往澈查。川民疊經兵禍，瘡痍未復，又遭此次重變，本大總統實痛於心，該查辦使務須秉公據實查覆，勿得稍存偏徇，在未經查覆以前，責成戴兼督嚴飭在省川滇各軍官長，約束所部，勿論如何，不准再滋事端，其省外各軍，各有維持地方之責，不准擅離防守，倘敢故違，軍律具在，政府無所偏倚，即決無所姑息，所有此次被難商民，并着該省長迅即查明，妥爲撫輯，勿任失所。此令。

王人文、張習兩人奉命登途，尚未到川，羅佩金已遵令交卸，將印信交與戴戡。可見羅重劉曲。戴戡即日就職，函商劉存厚，請他退兵出城。劉存厚仍然不保，還是擁兵圍逞，蟠踞城中，戴乃不得已電達政府，據實報告。小子有詩歎道：

儘說軍人貴服從，如何同境不相容？
武夫跋扈從茲始，肇禍原來是濫封。
政府接得戴電，應該如何辦理，且至下回說明。

與德絕交一番，自日後觀之，似爲段祺瑞之先見，然我國亦未嘗得沾大利，徒令府院衝突，釀成他日之各種戰事，豈不可以已乎？段失之太剛，黎又失之太柔，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吾不能不爲黎氏答焉。若夫川省之兵禍，曲在劉而不在羅，黎乃欲調停了事，至欲籠以虛名，無分彼此，試思劉之目的何在，乃欲以將軍二字，歛彼野心，得乎？況無罪者加賞，有罪者亦賞，是徒喪名器，益啓武夫玩視之漸，尾大不掉，適滋國憂，雖曰親過知仁，而總統失權之弊，蓋自此始矣。

第八十二回 託公民搗亂衆議院 請改制譁聚督軍團

却說黎政府接到川電，纔知劉存厚擁兵自逞，不服命令，只好變軟爲剛，將他免職示懲，隨即下令云：

前因川滇兩軍在成都省城衝突，疊由院部電飭雙方停止爭鬪，茲據戴兼督電稱，劉存厚於中央停止爭鬪之命，置若罔聞，仍攻督署等語。崇威將軍劉存厚，着即免職，聽候查辦。所有在省川滇各軍，責成該兼督嚴飭各該管官長，即日開拔出城，分別駐紮，恪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倘仍延抗軍法，具在，定惟該管官長等是問。此令。

此令下後，纔聞劉存厚有退兵消息。王張兩查辦使，得安抵川境，實行調查，報告川民被難情形，由黎總統撥款賑濟，且不必細表。惟外部兵禍似覺少紓，內部糾葛又聞迭起。財政總長陳錦濤，入陳總統，許發次長殷汝驪，因煉銅廠事，有代人請託情弊。黎總統方擬核辦，忽由煉銅廠商人柴瑞周等，稟國務院，聲言陳總長令渠借墊股款，并勒寫字據等情。當派夏壽康、張志潭查辦。覆稱事涉嫌疑，不無可議，因將陳錦濤、殷汝驪一併免職，交法庭依法審辦。殷汝驪已逃匿無踪，只陳錦濤到案候質，留置看守所。接連又是交通總長被控案，交通部直轄津浦鐵路管理局，曾向華美公司，購辦機車，局長王家儉，總務處長董益臨，納賄舞弊，鬧動京中，經交通部查明，將他撤差。總長許世英，自請失察處分，情願免職。黎總統尙欲挽留，嗣經國務院派員查覆，該局確有弊混等情，且與許總長亦涉嫌疑，因呈報黎總統。黎乃准許辭職，先將局長王家儉及前副局長盛文頤，併交法庭審理。總檢察廳且傳訊許世英，亦將他羈住看守所。附註：同時被押，可謂無獨有偶。司法總長張耀會，動了兔死狐悲的觀念，竟劾檢察長楊蔭杭及檢察官張汝霖，未得完全證據，遽傳訊許世英等，實屬違背職務，汗損官紳。於是許世英遂得釋放，連陳錦濤也保

釋出來。究竟官相識。惟財政交通兩席，暫由財政次長李恩浩，及交通次長權量代理。嗣復提出李經羲，擬任爲財政總長。經國會投票通過。老大的雲南故督，又儼然出臺來了。爲後文伏筆。

國務總理段祺瑞把國務視若輕閒，惟一心一意的對付外交，定要與德宣戰。當下電召各省督軍，及各特別區域都統赴京會議，解決宣戰問題。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趙倜、山東督軍張懷芝、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安徽省長倪嗣冲、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晉北鎮守使孔庚等，奉召親行，陸續晉京。此外各省，亦均派代表到會。四月二十五日，特開軍事會議，由段總理主席。極言對德問題，非戰不可。各督軍都統等，統是雄糾糾的武夫，素奉段爲領袖。段要絕德，大家均已贊成。段要戰德，何人再來反對孟恩遠首先起座，呼出「贊成」二字。隨後便大家附和贊成贊成的聲音，震動全院。孟出頭爲國會張本。段祺瑞自然歡慰，俟散會後，即去報知黎總統。黎很是不樂，但又不便當面駁斥，只好淡淡的答道：「宣戰不宣戰，總須由國會議決。若但憑軍人主張，何必虛設此國會呢？」段祺瑞道：「提交國會，是應當的手續。總

統宜即日咨行。」黎總統默了半晌，纔道：「請總理代擬咨文便了。」滿腹牢騷。段也不復再言，竟退出總統府，直至國務院，囑秘書擬定咨文，賚送府中。蓋印黎總統約略一瞧，文中有「本大總統爲促進和平，維持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認爲與德國政府，有宣戰必要」等語，不禁自笑道：「什麼叫作必要我國的內閣，尙是未平，難道還想與外人構釁麼？」說原不錯，但受人脅制奈何。說至此，憤憤的檢取印信，向紙上蓋訖，擲付來人。那來人接手後，便賚送衆議院去了。

衆議院接到咨文，免不得議論紛紛，有一大半是不主戰的。次日由議員秘密討論，無非是主戰的少，不主戰的多。結果是由議長宣言，俟兩日後，開全院委員會，審查這種宣戰案情。那知這風聲傳將出去，頓有許多請願書，似雪花柳絮一般，飄飄的飛入院中。有的是署着陸海軍人請願書，有的是署着五族公民請願團，有的是署着政

學商界請願團，還有北京學界請願團，軍界請願團，商界請願團，市民請願團，遠離愉快，悶不勝悶，當由院中役夫收拾攏來，一古腦兒擲入敗字籠中。請願團化作紙團兒，個個各通團體，也應如此處置。到了五月十日，衆議院開會審查，甫

經召集，門外忽嘯聚數千人，各持一小旗幟，寫着各種請願團字樣，每團有數十代表，手持傳單，一擁入院，見了議員，便將傳單分給，議員見他無理取鬧，不願接收，或接單稍遲，他即伸出如挺的手臂，似鉢的拳頭，向議員面前猛擊過來，議員急忙躲閃，身上已被搥數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試看上文集議憲法時，同是議員，尙且彼此互毆，何怪他人乘間侮辱。

霎時間院中秩序被他搥亂，還是議長湯化龍，有些膽量，索性向前語衆道：「諸位都是愛國的志士，既已有志請願，應該公同研究，如何動起釁來？況我等爲了宣戰一案，方在審查，並未倡議反對，奈何便得罪列位呢？」言未已，只聽一片譁聲道：「但將宣戰案通過，我等自然罷休。」湯化龍又朗聲道：「諸君是來請願，並不是來決鬪，就使

今日是決鬪問題，也應守着秩序，舉出代表，何必勞動許多人。」這數語理直氣壯，說得大衆無可辯駁，乃當場選出六人作爲全體代表，進見議長。湯化龍接入後，六人各呈名片，一是趙鵬圖，一是吳光憲，一是劉堅，一是白亮，一是張堯卿，一是劉世鈞。化龍一一瞧畢，便問道：「諸君有何見教？」趙鵬圖應聲道：「聞貴院今日開會，是解決

宣戰問題，目下與德宣戰，乃是萬不得已的情形，要戰便戰，何待審查？今日如通過宣戰案，是貴院俯順輿情，我輩無不悅服，否則恐多不便。」白亮吳光憲復接入道：「如不通過此案，應請議長聲明，不許議員出院。」這種要挾，還是袁世凱一人教他。湯化龍不覺微哂道：「我却沒有這般權力，惟列位既已到此，請入旁聽席，少安毋躁，靜待我等解決。」六人方纔無言退至旁聽席坐下。

化龍卽命將全院委員會改作大會，自己退入後室，憑着電話，傳入國務院，請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司法總長，速即蒞院彈壓，國務院中覆詞照允，好容易挨過兩小時，纔見兼署內務總長范源濂，乘輿到來，又閱兩小時，國務總理段祺瑞，始偕巡警總監吳炳湘，率領警察百名，荷槍至院。是何滯滯也。是時天已薄暮，夜色淒其，門首各種請願

團，尙是喧擾不休，聲聲口口的譏罵議員，段祺瑞看不過去，當去吳炳湘婉言曉諭，仍然無效，乃借院中電話，招集馬隊，仗了馬上威風，將各請願團陸續趕散。趙鵬圖等六代表，也坐不安穩，溜了出去。待院內安靜如初，差不多將二三更天了。議員有數人受傷，先行返寓，還有日本新聞記者，亦被誤毆致傷，由警察總監吳炳湘派警送回。段總理、范總長也相繼歸去，議長議員等一併散歸，翌日奉黎總統令云：

據內務部呈稱：「本月十日衆議院開全院委員會，有多數請願團，厝集院門，發布印刷品，致有議員被毆情事。當即嚴令警察廳馳往解散，并將滋事之人查究」等語。著司法部交該管法庭從速檢察，依法追究，并責成內務部隨時飭警妥爲保護，毋得稍涉疎懈。此令。

司法總長張耀曾接到此令，眼見得辦理爲難，竟上呈辭職。又有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農商總長谷鍾秀，海軍總長程璧光，均提出辭職書，陸續送呈總統府中。看官聽着這幾位總長，乃是國民黨中要人，與段總理感情，本不甚融洽，當時得入閣任事，亦由段氏自欲羅才，特地化除畛域，採用幾個異派的人物。但黎總統亦曾加入國民黨，黨同道合，自然沆瀣相投，就是衆議院的議員，一半入國民黨籍，他的黨旨，不願與德宣戰，所以反對段氏，隱表同情。此次各種請願團，脅迫議院，明明由主戰派指使，無拳無勇的司法部，如何辦理？且因黨見未合，不能不辭職去。伍谷程三總長，無非因同黨關係，致有連帶辭職的舉動，偏黎總統並不批答，鎮日裏延宕過去，那提出辭職的總長，也不到國務院，樂得自由數天。統是心心相印。

只有這位段總理，自信甚深，硬要達到宣戰目的，今朝催衆議院開議，明朝催衆議院議決。衆議院寂然不動，挨過了七八天，始由議員褚輔成倡議，略謂：「國務員已多數辭職，此案且從緩議，俟內閣全體改組，再行討論未遲。」當經多數表決，咨覆國務院。看官！你想段總理望眼將穿，恨不得即日宣戰，偏經國會牽掣，不能由他作主，他如何不忿？如何不惱？當下與督軍團密商設法，洩恨三個縫皮匠，比個諧葛亮，況有二十餘人會議此事，應該想出

一個絕妙的法兒，他不從宣戰上着想，偏從憲法上索癥，因即擬定一篇改制憲法的呈文，由吉林督軍孟恩遠領銜，交總統府，其文云：

竊維國家賴法律以生存，法律以憲法為根本，故憲法良否，實即國家存亡之樞。恩遠等到京以來，轉瞬月餘，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猶無難變計圖善。惟日前憲法會議二讀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衆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衆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之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查責任內閣之制，內閣對於國會負責，若政策不得國會同意，或國會提案彈劾，則或令內閣去職，或解散國會，訴之國民，本為相對之權責，乃得持平之維繫。今竟限於有不信任之決議時，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憑，提案彈劾，尚須罪狀可指，所謂不信任云者，本屬空渺無當。在憲政各國，雖有其例，究無明文內閣相對之權，應為無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參議院之同意，我國參衆兩院，性質本無區別，迴護自在意中，欲以參議院之同意，解散衆議院，寧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內閣於時時顛危之地，更侵國民裁判之權，憲政精神，漸滅已盡。且內閣對於國會負責，故所有國家法令，雖以大總統名義頒行，而無一不由閣員副署，所以舉責任之實際者在此，所以堅閣員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總理，為國家何等大事，乃云不必經國務員副署，是任命總理時，雖先有兩院之同意，為限制，而罷免時則毫無牽礙，一惟大總統個人意旨，便可去總理，如逐廝役，試問為總理者何以盡其忠國之謀，為民宣力乎？且以兩院鄭重之同意，不惜犧牲於命令之下，將處法律於何等？又將自處於何等？至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層，議會專制口吻，尤屬顯彰，肆無忌憚。夫議員議事之權，本法律所賦予，果令議決之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則議員之於法律，無不可起滅自由，與除開口即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異國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權，將同歸消滅，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議員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國家治理，能乎不能？況憲法

會議近日開會情形，尤屬鬼域，每一條文出，既恆阻止討論，羣以即付表決相譁請，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決定例，而輒以反證表決爲能事。以神聖之會議，與兒戲相終始，將來宣布後謂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憲法，破壞責任內閣精神，掃地無餘，勢非舉內外交各官吏，盡數變爲議員僕隸，事事聽彼操縱，以暢遂其暴民專制之私欲不止，我國本以專制弊政，禍害百端，故人民將士，不惜擲頭顱，捐血肉，慘澹經營，以構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顯擢專制之權，歸其掌握，更復何有國家？以上所舉，猶不過其犖犖大者。其他鉅束行政，播弄私權，糾纏尙多，不勝枚舉。如認此憲法爲有效，則國家直已淪胥於少數暴民之手，如憲法布而羣不認爲有效，則禍變相尋，何堪逆計？恩遠等觸目驚心，實不忍坐視艱辛締造之局，任令少數之人，倚法爲奸，重召鉅禍，欲作未雨之綢繆，應權利害之輕重，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爲國家計，是已自絕於人民，代表資格，當然不能存在。猶憶天壇草案初成，舉國惶駭時，我大總統在鄂督任內，挈銜通電，力闢其非，至理名言，今猶頌聲盈耳。議憲各員，具有天良，當能記憶，何竟變本加厲，一至於此？惟有仰懇大總統，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如其不能改正，即將參衆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賜。恩遠等忝膺疆寄，與國家休戚相關，與亡之責，寧忍自後於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鑒察，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呈文上的署名，除領銜的孟恩遠外，就是王占元、張懷芝、李厚基、趙倜、倪嗣冲、李純、閻錫山及田中玉、蔣雁行等。又有浙江代表趙禪、奉天代表楊宇霆、黑龍江代表張官、張發宸、陝西代表瞿壽祺、甘肅代表吳中、莫熱河代表獨夢雲、湖南代表張翼鵬、新疆代表錢桐、江蘇代表師景雲、貴州代表王文華、雲南代表葉荃，共得二十二二人。一面遞呈國務總理，及通電各省，這一場有分教：
蒼狗白雲多變幻，紅羊浩劫又侵辱。

欲知黎總統會否照准，且待下回分解。

有袁世凱之脅迫議會，勾結軍閥，而段祺瑞乃欲踵而效之，彼請願團之搗亂議會，果誰使之乎？夫議會之一切舉動，固不足盡滿人意料，然武夫專制之爲禍，較甚於議會之專制。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袁氏且毒人自毒，段督不袁若，乃亦起而效尤，寧非大誤國家多難，枉陞不安，願尙堪一誤再誤耶？吾觀段氏之所爲，吾尤不能無憾於袁氏矣。

第八十三回 應電召辦帥作調人 撤國會軍官甘副署

却說督軍團遞入呈文，待了兩日，未見批答下來，料知黎總統不肯照允，遂向總理處告辭，陸續出京。行到天津，復在督軍曹錕署內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適徐州張勳亦有密電到津，邀各軍長等同赴徐州，各軍長又復南下，與張辦帥晤談竟夕，彼此訂定密約，方纔散歸，靜聽中央消息。請蘆裏豈什麼藥 纔隔兩天，即聞黎總統下令，免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職，着外交總長伍廷芳暫行代理國務總理，陸軍次長張士鈺代理陸軍部務。一箇霹靂，響徹中原，各軍長正防這一着，准備與中央翻臉，方擬傳電質問，忽由總統府發出通電，略云：

段總理任事以來，勞苦功高，深資倚畀，前因辦事困難，屢請辭職，經慰留，原冀宏濟艱難，同支危局。乃日來閣員相繼引退，政治莫由進行，該總理獨力支持，贊勞可念。當國步岌岌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難，本大總統特依約法第三十四條，免去該總理本職，由外交總長暫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圖大用，一面敦勸東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陸軍總長一職，擬令王聘卿繼任執事等公忠體國，偉略匡時，仍冀內外一心，共圖國是，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這道電文，頒發出來，各軍長統皆愕然。看到電文的署名，除黎總統外，就是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副署，大家更覺驚譁。未幾即接到段祺瑞通電，略言：「卸職出京，暫寓天津，惟調換總理命令，未經祺瑞副署，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生何影響，祺瑞概不負責。」云云。看官閱此，應知他言中寓意，明明是教外省督軍，實問中央，詰他違法，於是長江巡閱使張勳首先拍電，謂：「此令由伍廷芳副署，不合法律。」此外各省軍長，亦如張勳所言，陸續電詰。非段派，乃首駁黎氏，無非欲收漁人之利。就是國會議員，亦不得不提出質問。聊復爾爾。當經伍廷芳依據約法，彙引民國以來任免總理的先後，通電解釋，並向議會答覆。議會中原是虛與委蛇，不再窮詰，惟各軍長怎肯罷休，自然堅持到底，還要齟齬，申請黎總統收回成命。黎總統如何肯從，但將各軍長電文置諸高擱，特派王士珍為京津一帶臨時警備總司令，江朝宗、陳光遠為副司令，戒備非常。

正在內外爭持的時候，突接寧夏護軍使馬福祥來電，報稱：「擒獲偽皇帝吳生彥，即日正法」等語。原來吳生彥為甘肅匪首，也醜羨皇帝二字的美稱，因即糾衆千餘，騷擾甘蒙邊境，詐稱為清室後裔達兒六吉，自號統緒皇帝，把光緒宣統二年號湊合成名可發一嘆。封黨徒盧占魁為大元帥，與兵恢復，幸由馬福祥所部軍隊，聞風剿捕，斬獲百人，賊衆究係烏合，紛紛駭散。偽皇帝與偽大元帥，一籌莫展，只有亂竄一法，結果是無處奔避，被官軍四面兜拿，擒至獲軍使轅門，訊明情實，賞給幾個衛生丸，送他歸陰。袁氏想做皇帝，尙難成事，何況吳生彥，但亦袁氏引帶出來，故特敘及。黎總統接得捷電，自然放心。惟伍廷芳係由黎氏任命，作為臨時總理，未經國會通過同意，自未得繼續下去，再加各軍長交相詰難，廷芳也覺不安，屢向黎總統處告辭。黎總統焦思苦慮，想出一個老成重望的人物，請令上臺。欲知他姓甚名誰，就是新命財政總長李經羲。

李經羲係清傅相李鴻章從子，年已老朽，不堪大用。黎獨追溯從前，謂祺瑞父嘗從故軍門周盛傳麾下，周本淮軍將領，隸屬李氏，李氏為北洋系軍閥舊家，借他餘威，或可彈壓北洋軍人，免他滋擾。婚媾尙且反噬，遑論舊誼。適值李

經羲奉命至津，正好畀他重任，維持危局。當下轉咨國會，擬任李經羲爲國務總理，請求同意。國會議員與黎氏通同一氣，自然不致兩歧，不過手續上總須投票，方可表決。等到開票，自得多數同意，覆告政府。黎總統便即下令，特任李經羲爲國務總理，一面派員赴津，迎李入京。李經羲未肯遽允，覆書辭謝，再經黎總統手書敦勉，經羲仍然模糊作答，不即啓行。惹得黎總統望眼將穿，非常焦灼。

不意督軍團的手段，煞是利害，一聲爆裂，首發淮上，安徽省長倪嗣冲，居然通電各省，宣告獨立。略言：「羣小怙權，擾亂政局，國會議員，乘機構煽，政府幾乎一空。憲法又係議院專制，自本日起，與中央脫離關係。」云云。這電爲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拍發，越日即扣留津浦鐵路火車，運兵赴津，頗有晉陽與甲的氣象。嗣是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陝西督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山東督軍兼署省長張懷芝，黑龍江督軍兼署省長畢桂芳，幫辦軍務許蘭洲，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福建督軍李厚基，山西督軍閻錫山，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綏遠旅長王丕煥，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等，依次譁噪，與那倪嗣冲異口同聲，昌言獨立。那時苦口婆心的黎菩薩，真弄到魔障重重，沒法擺佈了。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等，又統是無拳無勇，不能救急，沒奈何再使秘書勞神，撰了數千百言電，發出去，勸告督軍團，並派員分往宣慰。看官，你想這班督軍團，手擁強兵，氣餒極盛，豈是區區筆舌，所得挽回？當下獨立各省，均派幹員至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即用雷震春爲總參謀，將設臨時政府，臨時議會，風聲日緊。一日，黎總統寢食不安，孤危得很。適安徽督軍張勳，遞入呈文，歷陳時局危險，勸黎總統勿再固執，危及國家。言下并有自出斡旋的意思。黎總統還道他是個好人，巴不得他出來調停，急來抱佛脚，那知他是個牛魔王，再電問李經羲，經羲亦主張召勳，因決計下令道：

據安徽督軍張勳來電，瀝陳時局，情詞懇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爲國家禦侮之官，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與心左，慨歎交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迅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

回大局，跋子望之！此令。

張勳接到此令，喜如所望，即覆電到京，剋日啓程，別有肺腸，明眼人當能窺測。衆議院議長湯化龍，蒿目時艱，料知前途必有大變，不如見機遠禍，乃向院中陳請辭職。各議員表決許可，因即改選，另舉吳景濂爲議長。副議長陳國祥亦情願去職，偏不得大衆允許，只好仍然留任。外此如參衆兩院議員，有心趨避，聯翩告辭，樂得離開煩惱場，回去享福。最驚人耳目的事情，乃是副總統馮國璋，亦電達參衆兩院，請辭中華民國副總統一職，並派員將原受證書，具文送繳兩院，且通電中央及各省，聲明時局險巇，無術救濟，不能靦顏尸位等情。黎總統越覺焦急，慌忙覆電慰留，一面敦促安徽督軍張勳及國務總理李經羲入都，挽救危局。江西督軍李純，却是有些熱誠，意欲出爲調停，特由贛省入京，窺探兩造意見，竭力周旋。偏黎總統的心目中，專望那辦子大帥，天津的各省總參謀處，又是倚勢作威，不容進言，李督軍徒討了一回沒趣，只好掃興自歸。那辦帥張勳於六月七日起行，隨身帶着精兵五千，乘車就道，越宿卽至天津，與李經羲晤商。彼此密談多時，定了密計，遂先派兵入京，作爲先聲，又電陳調停條件。第一項宜解散國會，第二項是撤銷京津警備。意欲何爲？黎總統接電後，明知這兩項是都不可行，但事在燃眉，不得不依他一條，把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的警備總司令，先行撤銷，然後再覆電張勳，商權解散國會一事，似乎有不便依議的情形。偏張勳堅執已見，謂「國會若不解散，斷無調停餘地，自己亦未便晉京，擬卽回任去了。」黎總統接到此電，又大吃了一驚。可巧駐京美公使復來了一角公文，由伍廷芳親自賚入。黎總統急忙啓閱，但見上面寫着：

美國政府聞中國內訌，極爲憂慮，篤望卽復歸於和好，政治統一。中國對德宣戰，抑或仍守與德絕交之現狀，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國最爲必要者，乃維持繼續其政治之實驗，沿已得進步之途徑，進求國家之發展。美國所以關心於中國政體及行政人物者，僅以中美友誼之關係，美國不得不助中國。但美國尤深切關心者，在中國之維持中央統一與單獨負責之政府。是以美國今表示極誠懇之希望，願中國爲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計，

立憲黨爭，並願所有黨派與一切人民，共謀統一政府之再建，共保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所應有之地位。但若不訂不息，而欲佔其以應得之地位，則必不可能也。

黎總統覽到此處，見下文只有寥寥數字，料不過是起結套話，因此不暇細瞧，便將來文置諸案上，顧語伍廷芳道：「這原是友邦的好意，但目前危狀，幾乎朝不保暮，公可別有良策否？」廷芳躊躇多時，竟想不出什麼法子，只得當面敷衍道：「總統高見，究應如何辦法？」黎總統答道：「張勳所要求的二大條件，京津警備，已經撤銷，只解散國會，事關重大，未便照行，偏他定要照辦，如何是好？」廷芳道：「民國約法，並無解散國會的條件，此事如何行得？就是前日段總理免職，廷芳面奉鈞命，勉強副署，那還有約法可援，已遭各軍長反對，痛責廷芳，倘或解散國會，是要被全國唾罵了。」黎總統道：「這便怎麼處？」廷芳道：「且再派一幹員，赴津與張勳婉商，寧可改行別種條件罷。」黎總統點首無言。廷芳便即退出，當由黎總統派員往津，繞閱一宵，便見該員返報，據言：「張勳意見，非解散國會，斷不可了，現限定三日以內，必須頒發解散國會的命令，否則通電卸責，南下回任，恕不入謁了。」彷彿哀的善教書。黎總統聽着，直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又召伍廷芳等熟商，廷芳托辭有疾，但呈入一篇辭職書，不願進見。此外有幾位國務員，應召進來，也無非面面相覷，支吾了事。

光陰易過，倏忽三天，張勳帥所說的限期，已經到了，黎總統再召集文武各員，咨商國是，大家亦不肯作主，惟推到總統一人身上。就中有一個步軍統領領江朝宗，甫卸警備副司令的職銜，想乘此出些風頭，竟說解散國會，並非今日創行，尙記得老袁時代，總統爲保全大局起見，何妨毅然決計，暫撤國會，再作計較。黎總統捫鬚道：「伍代揆爲了副署一事，不便承認，所以稱疾辭職，現有何人肯來擔負呢？」朝宗道：「爲國爲民，義所難辭，但教總統另簡一人，使他副署，便好解決了。」黎總統委實沒法，只好商請各部總長，請他擔任此責。各總長同聲推辭，黎總統仍顧江朝宗道：「看來此事只好屬君了。」朝宗道：「此事本非朝宗所宜負責，但事已至此，也不能不爲總統分憂。」

朝宗也不遑後顧，就此一幹罷。一舉竟武夫膽大。黎總統也明知不妙，惟除此以外，別無救急的良方，沒奈何把頭顱點，待到大眾退出，即命秘書代繕命令，逐條頒發。第一道是准外交總長伍廷芳，免代理國務總理職，第二道是特任江朝宗暫行代理國務總理，第三道便是解散國會了。略云：

上年六月，本大總統申令，以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憲法未定，大本不立，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等因。是本屆國會之召集，專以制憲爲要義。前據吉林督軍孟恩遠等呈稱：「日前憲法會議及審議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衆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衆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經國務員之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考之各國制憲成例，不應由國會議定，故我國欲得良妥憲法，非從根本改正，實無以善其後。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爲國家計，惟有仰懇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將參衆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等語。近日全國軍政商學各界，函電絡繹，情詞亦復相同，查參衆兩院組織憲法會議，時將一載，迄未告成。現在時局艱難，千鈞一髮，兩院議員紛紛辭職，以致迭次開會均不足法定人數，憲法審議之案，欲修正而無從，自非另籌辦法，無以慰國人憲法期成之喁望。本大總統俯順輿情，深維國本，應即准如該督軍等所請，將參衆兩院即日解散，剋期另行選舉，以維法治。此次改組國會本旨，原以符速定憲法之成議，並非取消民國立法之機關，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這道解散國會的命令，當然由江朝宗副署了。朝宗雖已副署，也恐爲此招尤，特通電自解道：

現在時艱孔亟，險象環生，大局岌岌，不可終日。總統爲救國安民計，於是有本日本國會改選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權代總理，誠不忍全國疑謗，集於主座之一身，特爲依法副署，藉負完全責任，區區之意，欲以維持大局，保衛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靈不罹塗炭。一俟正式內閣成立，即行引退。違法之責，所不敢辭。知我罪我，聽諸

輿論而已。

發令以後，黎總統長吁短歎，總覺憤懣不安，意欲再明心迹，方可對已對人，小子有詩爲證云：

文人筆舌武夫刀，擾擾中華氣量豪。一體如何左右袒，枉教元首費憂勞。

欲知黎總統如何自明，試看下文續敘。

段總理免職，首先反抗者爲張勳，而後來宣告獨立，乃譚倜、譚沖、張作霖等出頭，豈辯帥之先勇後怯耶？彼蓋故落人後，可以出作調人，而自遂其生平之願望。黎總統急不暇擇，便引爲臂助，一心名請，菩薩待人，全出厚道，安知伏魔大將軍反爲魔首也。至解散國會一事，任廷芳不敢副署，因致辭職，獨江朝宗毅然入請，願爲效勞，尅尅武夫，膽量固豪，其亦料將來之變幻否耶？而德不勝才之黎總統，則已不堪脅迫矣。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帶兵入京 叩故宮黃夜復辟

却說黎總統解散國會，心中仍然憤悶，不得不表明心迹，因再囑秘書草就一令，同日繕發。大略說是：

元洪自就任以來，首以尊重民意，謹守約法爲職志，雖德薄能鮮，未廢輿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懷，當爲國人所共諒。乃者國會再開，成績尙尠，憲政會議，於行政立法兩方權力，畸輕畸重，未劑於平，致滋口實。皖奉發難，海內騷然，衆矢所集，皆在國會，請求解散者，呈電絡繹，異口同聲。元洪以約法無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壞法律，曲徇衆議，而解紛靖難，智勇俱窮，亟思遜位避賢，還我初服，乃各路兵隊，逼近京畿，更於天津設立總參謀處，自由號召，並聞有組織臨時政府與復辟兩說，人心浮動，訛言繁興。安徽張督軍北來，力主調停，首以解散國會爲請，迭經派員接洽，據該員復述：「如不卽發明令，卽行通電卸責，各省軍隊，自由行動，勢難約束」等語，際此危疑震

據之時，誠恐藐躬引退，立啓兵端，匪獨國家政體，根本推翻，抑且攘奪相尋，生靈塗炭。都門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爲自衛計，勢必至始於干涉，終以保護亡國之禍，卽在目前。元洪籌思再四，法律事實，勢難兼顧，實不忍爲一己博守法之虛名，而使兆民受亡國之慘痛。爲保存共和國體，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統一計，迫不得已，始有本日國會改選之令，忍辱負重，取濟一時，吞聲茹痛，內疚神明，所望各省長官，其會經發難者，各有悔禍厭亂之決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諒苦衷，不生異議，庶幾一心一德，同濟艱難，一俟秩序回復，大局粗安，定當引咎辭職，以謝國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這令下後，兩院議員，無可奈何，相率整裝出都。督軍團已得如願，不戰屈人，便都電告中央，取消獨立。惟黑龍江督軍畢桂芳，爲幫辦軍務，許蘭洲所迫，卸職自去。許蘭洲亦不待中央命令，但說由畢桂芳移交，居然就職。力大爲王選督什麼高下，政府也不暇過問，由他胡行。惟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乃是國民黨中的健將，素來扶持黎總統，不入督軍團中。此次聞黎氏被迫，解散國會，已經憤不可遏，躍躍欲動，再經議員等出京抵滬，電致湘粵桂滇黔川各省，謂「民國約法中，總統無解散國會權，江朝宗爲步軍統領，非國務員，更不能代理國務總理。且總統受迫武人，亦已自認違法，所有解散國會的命令，當然無效。」這電文傳到兩督軍座前，便雙方互約暫歸自主，俟恢復舊國會，或重組新國會，依法解決時局，再行聽命。兩督聯名傳電，理由頗也充足。但兩廣僻處嶺南，距京最遠，就使他加倍激烈，亦未足懼。服督軍團，所以督軍團全然不睬，反贈笑他螳斧當車，不自量力。

還有這位張辯，帥趾高氣揚，竟與李經羲偕行入京，來演一齣特別好戲。黎總統派員至車站前，恭迎二人入都，就是都中人士，拭目待着，也總道是兩大人，物定有旋天轉地的手段，可以易危爲安。俟至汽笛嗚咽，煙塵滾滾，京津火車，轆轤前來，車上懸着花圈，一望便知是偉人座處，不由的瞻仰起來。尋常時候，火車到站，非常忙亂，此時却格外鎮靜，車站兩旁，統有兵隊森列，嚴肅無聲，但見辯子大帥，與李老頭兒，聯翩下車，卽由總統府特派員上前

鞠躬，表明總統誠意。張辯帥滿面春風，對他一笑，便改乘馬車，由隨來的一營兵士，擁護出站，偕李經羲同進都門去了。演說聲勢反跌下文

看官記着！張李入都的日子，乃是六月十四日，過了數天，尚未有甚麼舉動，惟見都城內外，徧貼定武將軍的告示，大略說是：「此行入都，當力籌治安，一餘亦沒有意外奇語。有幾個聰明伶俐的士人，看到定武將軍四字，已不禁生疑，暗想定武將軍，雖是張辯帥的勳銜，但他究任安徽督軍，如何出示都門，敢來越俎，就中必有隱情，不可測度。仔細探聽總統府中，但聞張李二人，與總統晤談數次，亦無非是福國利民的口頭禪，沒甚表異。大家無從揣摩，只得丟過一邊，到了二十一日，天津總參謀處，由雷震春宣告撤銷，到也是一番佳象。二十四日，國務總理李經羲就職，奉令兼財政總長，亦未嘗提出辭呈，不過他通電各省，自稱任事期限，只三閱月，過此便要辭職，這是他格外鳴謙，無關重輕。二十五日，復由黎總統下令，任命李經羲兼鹽務督辦。二十六日，內務部因改選國會，特設辦理選舉事務局，局長派出楊熊祥。二十九日，准免司法總長張耀會，及農商總長谷鍾秀二人，改任江庸署司法總長，李盛鐸署農商總長。這條命令，却是有些蹊蹺。張谷皆國民黨，忽然免職，另任他人，想總是削奪國民黨的面子，剷除黎總統的心腹，此外當無甚關係了。逐層反跌

誰料事起非常，變生不測，六月三十日的夜間，竟演就一場復辟的幻戲出來，確是奇聞。復辟二字，本是張辯帥念念不忘的條件，從前徐州會議，第一條即為尊重優待清室的成約，暗中已寓有復辟的意思，至第二次徐州會議，表面上仍籌議治安，其實是為了復辟計畫重復討論，論說詞，沖素不贊成共和馮國璋模稜兩可，餘皆奉張辯帥為盟主，莫敢異言。張辯帥部下，統皆垂辯，原是借辯髮為標幟，待時復辟。此次黎段齟齬，正是絕好機會，所以連番號召，要結同盟，看得透，寫得出。直隸督軍曹錕，本列入督軍團內，聞着此議，忙去請教前清元老徐世昌。徐世昌搖首道：「這事斷不可行，少軒自謂忠清，我恐他反要害清了。」是極。錕領教後，方知張勳所議不合。少軒就是張勳表

字。惟張勳會有各守秘密的條約，故與徐說明，各不聲張，坐觀成敗。

及勳既北上，陽作調人暗中實爲復辟起見。天下事若張不知，除非莫爲，所以張勳到津，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就有反對復辟的通電，迭稱復辟論調，具有五大危險：一關財政，二關外交，三關軍政，四關民生，五關清室，說得淋漓痛切，毫無剩詞。副總統馮國璋閱電文，亦幡然覺悟，發一通電，與熊共表同情。實未免首鼠兩端。黎總統覽到熊馮兩電，很覺驚心，因此解散國會時，自明心迹，也會將復辟二字提及，預先示懲。補前文所未詳。就是張辦帥的好友，亦密電勸阻，略言：「時機未熟，民情未孚，兵力未集，不宜輕舉妄動。」張頗有所悟，覆電謂：「俟大局粗定，內閣組成，便當南返徐州，所有復辟一說，自當取消，無庸再議。」於是遠近安心，不復擔憂了。

偏偏張勳參謀長萬繩栻，熱心富貴，希旨迎合，日夕在辦帥旁，微詞挑撥，慫恿復辟，又去敦促文聖人到京，作一幫手。文聖人姓甚名誰？就是前清工部主事康有爲。有爲嘗到徐州謁見張勳，勳與他談論時政，語多投機。彼此都是保皇派，自然契合。康尙文，張武，兩人各詡詡自夸，故時論號爲文武兩聖人。至此康有爲接奉密召，星夜到京，預擬詔書數紙，持入見張，張勳正往江西會館中夜宴，時尙未歸，當由萬繩栻接着，與有爲密議多時，差不多是二更天氣了。繩栻急欲求逞，派人赴江西會館，探望張勳，好容易纔得使人還報，謂：「大帥在會館中聽戲，所以遲歸。現在戲將演畢，想就可返駕了。」張勳與有爲又眼巴巴的守候，約過了一二小時，方見辦子大帥，大踏步的進來。有爲亟上前請過晚安，由張勳歡顏道謝，引他就座。彼此寒暄數語，繩栻已將左右使開，向有爲傳示眼色，令他進言。有爲即將草擬詔書，從囊中取出一大包，持呈張勳。勳問爲何因，有爲道：「請大帥約略展閱，便見分曉。」勳啓視一頁，便撚鬚道：「這……這事恐不便速行。」有爲尙未及答，繩栻便在旁接入道：「大帥志在復辟，已非一日，現在大權在手，一呼百諾，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失此不圖，尙待何時？」張勳尙有三分酒意，聽了此言，不由的鼓動餘興，奮袂起座道：「有理有理，我便幹一遭罷！」一曲宵弄夫形容。當下喚入心腹侍從，分頭往邀幾個著名大員，商量起

事。少頃，便有數人到來，一是陸軍總長王士珍，一是步軍統領江朝宗，一是警察總監吳炳湘，一是第二十師師長陳光遠，陸續進見，啓問情由。張勳便提出復辟兩大字，請他數大員幫忙。王士珍老成持重，頗有難色。江朝宗乃是急性人，當即贊成。士珍囁道：「這……這事還應慢慢妥商。同應張勳前請筆法人神。」張勳瞋目道：「要做就做，何必多商。事若不成，由我老張負責，不致累及諸公，否則休怪我不情哩！」士珍見他色厲詞枉，不敢再言。張勳復顧吳炳湘道：「今夜便當開城，招納我部下將士，明晨就好復辟了。」炳湘也未敢反對。張勳遂派人據住電報局，不許他人拍電，並放定武軍入城。一面召入劉廷琛沈曾植勞乃宣阮忠樞顧瑗等，審查康有爲所擬詔書，有無誤點。大家檢閱一番，心下各志忑不定。有幾個素主復辟，稍稍注視，但聞是康聖人手筆，當然不能筆削，樂得做個好好先生。轉眼間已是雞聲報曉，天將黎明了。張勳已命廚役辦好酒肴，即令搬出，勸大家飽餐一頓。未幾，即有侍從入報。定武軍統已報到，聽候明令。張勳躍起道：「我等就同往清宮，去請宣統帝復辟便了。」說着，左右已取過朝衣朝冠，共有數十套。虧他當夜籌備，張勳先自穿戴，並令大衆照服，不能如大帥有辨，纔覺不像。出門登車，招呼部兵，一齊同行，到了清宮門首，門尚未啓，由定武軍叩門徑入。張勳也即下車，招呼王士珍等，徒步偕進。清宮中的人員，不知何因，統嚇得一身冷汗，分頭亂跑，裏面去報知瑾瑜兩太妃，外面去報知清太保。世續兩太妃與世續諸人，並皆驚起，出問緣由。張勳朗聲道：「今日復辟，請少主即刻登殿。」世續戰聲道：「這是何人主張？」張勳猶笑道：「由我老張作主，公怕甚麼！」世續道：「復辟原是好事，惟中外人情，會否願意？」張勳道：「願意不願意，請君不必多問，但請少主登殿，便沒事了。」世續尚不肯依，只眼睜睜的望着兩太妃。兩太妃徐語張勳道：「事須斟酌，三思後行。」張勳不禁動惱道：「老臣受先帝厚恩，不敢忘報，所以乘機復辟，再造清室，難道兩太妃反不願重興嗎？」瑜太妃嗚咽道：「將軍幸勿錯怪，萬一不成，反恐害我全族了。」張勳道：「有老臣在，儘請勿憂。」兩太妃仍然遲疑，且至淚下。世續亦躊躇不答。俄而定武軍譁噪起來，統請宣統帝登殿。張勳亦忍耐不住，厲聲問世續道：「究竟願復辟否？」

一 奪去退位，我所習聞，奪去復辟，却是罕見，這未始非張勳之孤忠。世續恐不從張勳，反有意外情事，乃與兩太妃熟商，只好請

宣統帝出來。兩太妃乃返身入內，世續亦即隨入，領出十三歲的小皇帝，扶他登座。此番却不哭了。張勳便拜倒殿上，高呼萬歲。王士珍等也只得跪下，隨口謹呼。朝賀已畢，即由康有為贊呈草詔，即刻頒布。詔云：

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兢兢在疚，未堪多難。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塗炭，毅然以祖宗創垂之重，億兆生靈之命，付託前閣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冀以息爭弭亂，民得安居。乃國體自改革共和以來，紛爭無已，迭起干戈，強劫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出十餘萬萬，有加無已，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氣，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轉以重困吾民。此誠我孝定景皇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靈，惻痛而難安者。而朕深居宮禁，日夜禱天，徬徨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復以黨爭，激成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復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禨等，為國勢岌危，人心渙散，合詞奏請御極聽政，以順天人。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而拯生民各等語，真會揚鬼，大約是龍聖人夢中瞧過。覽奏情詞懇切，實深痛懼，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沖人微眇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讐言，遂置生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是從陰曆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上下以至誠相感，不徒特法守為維繫之資，政令以懲毖為心，不得以國本為嘗試之具。況當此萬象虛耗，元氣垂絕，存亡絕續之交，朕臨深履薄，固不敢有樂為君，稍自縱逸。爾大小臣工，尤當精白乃心，滌除舊染，息息以民瘼為念，為民生留一分元氣，即為國家留一息命脈，庶幾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與復初政，亟應與革諸大端條舉如下：（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三）懷遵本

朝制，親貴不得干預政事。(一)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俗易婚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二)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本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各合同，一律繼續有效。(三)民國所行印花稅一事，應即廢止，以紓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撤。(四)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爲準。(五)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儻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六)凡我臣民，無論已否翦髮，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凡此九條，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將此通諭知之。

這諭既發，康有爲又取出第二三道草詔，諭設內閣議政大臣，並設閣丞二員。除如京外各缺，均暫照宣統初年官制辦理。又封黎元洪爲一等公，授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琛、袁大化、張鎮芳爲內閣議政大臣，萬繩栻、胡嗣瑗爲內閣閣丞。梁敦彥爲外務部尚書，張鎮芳爲度支部尚書，王士珍、參謀部大臣雷震春爲陸軍部尚書，朱家寶爲民政部尚書，徐世昌爲弼德院院長，康有爲爲副院長，張勳又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留京辦事，馮國璋爲兩江總督，南大臣陸榮廷爲兩廣總督。他如直隸督軍曹錕以下，統改官巡撫。一時希榮求寵諸徒，無不雀躍，紛紛至熱鬧市場，購辦翎頂蟒服，準備入朝。市僧遂競搜舊篋，把從前擱落的朝臣服飾，一古腦兒搬取出來，重價出售，倒是一樁絕大利市，得賺了好許多銀子。小子也樂得湊趣，胡謔幾句歪詩道：

輕心一試太倉狂，偌大清宮作戲場。只有數商翻獲利，挾奇猶悔不多藏。

復辟已成，與高采烈的張辦帥，還有若干手續，試看下回便知。

張勳以數年之心志，乘黎苦薩危急之餘，冒昧求逞，遽爾復辟，此乃所謂行險徼倖之舉，寧能有成？況皇室已仆，不過爲殘喘之苟延，欲再出而號令四方，試問如許軍閥家，尙肯低首下心，爲彼奴隸乎？但觀民國請常局之各私其私，尙不若張辦帥之始終如一，其迹可譬。其心尙堪共諒也。彼康有爲亦何爲者，前清戊戌之變，操之過激，幾陷清德宗於死地，此時僅餘一十三齡

之遺胤，乃又欲舉爲孤注，付諸一擲，名爲保清，實則害清，是豈不可以已乎？若萬繩絀，諸人固不足道焉。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爲說客 黎元洪假館作寓公

却說張勳主張復辟，倉猝辦就，諸事統皆草率，所有手續，概不完備。就是草詔中所敍各奏，都是憑空捏造，未曾預辦。因此又勞那康聖人費心，先將自己奏摺草就，補呈進去，再把瞿鴻禨等奏請聽政的摺子，亦繕定一分，作爲備卷。其實馮國璋、陸榮廷、瞿鴻禨等，尙未接洽，全憑文武兩聖人背地告成。這數種奏摺原文，小子無暇詳錄，惟當時張勳有一通電，宣告中外，錄述如下：

自頃政象譎奇，中原鼎沸，蒙兵未解，南耗旋驚，政府幾等贅旒，疲氓迄無安枕。忱內訌之孔亟，虞外務之紛乘，全國漂搖，靡知所屆。勳惟治國猶之治病，必先洞其癥結，而後攻達易爲功。衛國猶之衛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後清寧可長保。既同處厝火積薪之會，當愈勵揮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誠，爲天下正言以告。溯自辛亥武昌兵變，劫改共和，綱紀隳頽，老成絕迹，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爲偉人，祀死因爲烈士，議會倚亂民爲後盾，開員恃私黨爲護符，以剝削民脂爲裕課，以壓抑善良爲自治，以摧折耆宿爲開通，或廣布謠言，而號爲輿論，或密行輸款，而託爲外交，無非特賣國爲謀國之工，借立法爲舞法之具。馴至昌言廢孔，立召神祠，悖禮害羣，率由獸行，以故道德淪喪，法度凌夷，匪黨縱橫，餓孽載道。一農之產，旣厄於詭詐，復厄於誅求；一商之資，非耗於官捐，卽耗於盜劫。凡在位者，略吞賄賂，交濟其奸，名爲民國，而不知有民，稱爲國民，而不知有國。至今日民窮財盡，而國本亦不免動搖，莫非國體不良，遂至此極。卽此次政爭伊始，不過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紀綱稍振之時，焉有輻輳不解之慮？乃竟兵連方鎮，險象環生，一二日間，瀾漫大地，乃公亦局中人，何徒責人而不自責。迄今內蒙獨立，尙未取

消，西南亂機，時虞竊發，國會雖經解散，政府久聽虛懸，總理既爲內外所不承認，仍卽靦然通告就職，政令所及，不出都門，於是退職議員，公詆總統之言爲僞，令推原禍始，實以共和爲之厲階。且國體既號共和，總統必須選舉，權利所在，人懷倖心，而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爲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統，則一小亂，選舉無已時，亂亦無已時。此數語頗亦動聽。小民何辜，動罹荼毒，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利病較然，何能曲諱？或有謂國體既改共和，倘輕予更張，恐滋紛擾，不若擁護現任總統，或另舉繼任總統之爲便者，不知總統違法之說，已爲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墜，威信亦失，強爲擁護，終不自安。倘日後迫以陷險之機，曷若目前完其全身之術？愛人以德，取害從輕，自不必伴予推崇，轉傷忠厚。語他自圓其說。至若另行推選，剋期繼任，詎敢謂海內魁碩，並世絕無其人？還是請籌師登臺荷？然在位者地醜德齊，莫能相下，在野者資輕力薄，孰願率從？縱欲別選元良，一時亦難其選。蓋總統之職，位高權重，有其才而無其德，往者既時蓄野心，有其德而無其才，繼者乃徒供牽鼻，重以南北趨向，不無異同，選在北則南爭，選在南則北爭，爭端相尋，而國已非其國矣。默察時勢人情，與其襲共和之虛名，取滅亡之實禍，何如屏除黨見，改建一鞏固帝國，以競存於列強之間，此義近爲東西各國所主張，全球幾無異議。中國本爲數千年君主之制，聖賢繼踵，代有留貽，治治之方，較各國爲尤順，然則爲時勢計，莫如規復君主，爲名教計，更莫如推戴舊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伏思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至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亟，試考史載載筆，如普免錢糧，登頰內帑，多爲曠古所無，卽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寧舍一姓之尊榮，不忍萬民之塗炭，仁慈至意，淪浹人心，海內喁喁，謳思不已。前者朝廷遜政，另置臨時政府，原謂試行共和之後，足以弭亂綏民，今共和已閱六年，而變亂相尋未已，仍以諭旨收回成柄，實與初旨相符。況我皇上沖齡典學，遵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七鬯無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連而施其撥亂反正。

之功。祖澤靈長，於茲益顯。勦等枕戈勵志，六載於茲，橫覽中原，陸沈滋懼，比乃猝逢時變，來會上京。竊以爲暫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萬年之計，業已熟商內外文武，衆議僉同，謹於本日合詞奏請皇上復辟，以植國本而固人心，庶幾上有以仰慰列聖之靈，下有以俯慰羣生之望。風聲所樹，海內景從。凡我同胞，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卽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卽遵用正朔，懸掛龍旗，國難方殷，時乎不再，及今淬厲，尙有可爲。本羣下尊王愛國之至心，定大清國阜民康之鴻業，凡百君子，當共鑒之。

是時京城裏面，俱經張勳傳令，凡署廨局廠，及大小商場，一應將龍旗懸起，隨風飄揚，彷彿仍是大清世界。總算北京的大清帝國，只總統府中，未曾懸掛龍旗，張勳還顧全黎總統面子，不遽用武力對待，但遣梁鼎芬等，遣舊臣四字，加諸梁鼎芬頭上，却合身分。先往總統府中，入作說客。鼎芬見了黎總統，卽將復辟情形，略述一番，并把一等公的封章，探囊出示。黎總統皺眉道：「我召張定武入都，難道叫他來復辟嗎？」鼎芬道：「天意如此，人心如此，張大帥亦不過應天順人，乃有這番舉動，況公會受過清職，食過清祿，辛亥政變，非公本意，天下共知，前次魯公登臺，今番又逼公下場，公也可謂受盡折磨了，今何若就此息肩，安享天祿，既不負清室，亦不負民國，豈非一舉兩善麼？」黎總統道：「我並非戀棧不去，不過總統的職位，乃出國民委託，不敢不勉任所難，若復辟一事，乃是張少軒一人主張，恐中外未必承認，我奈何敢私自允諾呢？」鼎芬復絮說片時，黎總統只是不答。再經鼎芬出詞嚇迫道：「先朝舊物，理當歸還，公若不肯贊成，恐致後悔。」黎總統仍然無語。鼎芬知不可動，悻悻自去。黎總統暗暗着忙，急命秘書擬定數電，由黎總統親自過目，因聞電報局被定武把守，料難拍發，乃特派親吏潛出都城，持稟赴滬，方得電布出來。

（第一電）本日張巡閱使率兵入城，實行復辟，斷絕交通，派梁鼎芬等來府游說，元洪嚴詞拒絕，誓不承認。副總統等擁護共和，當必有善後之策特聞。

（第二電）天不悔禍，復辟實行，聞本日清室上諭，有元洪奏請歸政等語，不勝駭異。吾國由專制爲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特此奉聞，藉免誤會。

（第三電）國家不幸，患難相尋，前因憲法爭持，恐啓兵端，安徽督軍張勳，願任調停之責，由國務總理李經羲，主張招致入都，共商國是。甫至天津，首請解散國會，在京各員，屢次聲稱保全國家統一，起見，委曲相從。刻正組織內閣，期速完成，以圖補救。不料昨晚十二點鐘，突接報告，張勳主張復辟，先將電報局派兵占領，今日梁鼎芬等入府，面稱先朝舊物，應即歸還等語。當經痛加責斥，逐出府外。風聞彼等已發出通電數道，何人名義，內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負國民付託之重，本擬一俟內閣成立，秩序稍復，即行辭職，以謝國人。今既枝節橫生，張勳膽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壞羣力建造之邦基，即世界各國承認之國體，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時局至此，諸公夙懷愛國，遠過元洪，佇望迅即出師，共圖討賊，以期復我共和而救危亡，無任迫切。臨電涕泣，不知所云。如有電復，即希由路透公司轉交爲盼。

黎總統既派人南下，復與府中心腹商量救急的方法，大衆齊聲道：「現在京中勢力，全在張勳一人手中，總統既不允所請，他必用激烈手段，對付總統，不如急圖自救，暫避凶威，徐待外援到來，再作後圖。」黎總統沈吟道：「教我到何處去？」大衆道：「事已萬急，只好求助外人了。」黎總統尚未能決，半晌又問道：「我若一走，便不成爲總統了，這事將怎麼處置？」大衆聽了，還道黎總統尙戀職位，只得出言勸慰道：「這有何慮？外援一到，總統自然復位了。」黎總統慨然道：「我已決意辭職，不願再幹此事，惟一時無從交卸，徒爲避匿方法，將來維持危局，究竟何人主張罷罷？我記得約法中，總統有故障時，副總統得代行職權，看來只好交與馮副總統罷。」大衆又道：「馮副總統遠在江南，如何交去？」黎總統也覺爲難。爲了這條問題，又勞黎總統想了一宵。大衆逐漸散出，各去收拾物件，準備逃生。這原是第二要着，可憐這黎總統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幾乎一夜未能合眼，稍稍困倦，朦朧半刻，又

被雞聲催醒，窗隙間已有曙光透入了。當即披衣起床，盥洗已畢，用過早膳，尚沒有甚麼急警，惟聞有人傳報，清宮內又有任官的上諭，瞿鴻禨升允並授大學士，馮國璋陸榮廷並爲參預政務大臣，沈曾植爲學部尚書，陸鎮冰爲海軍尚書，勞乃宣爲法部尚書，李盛鐸爲農工商部尚書，詹天佑爲郵傳部尚書，貢桑諾爾布爲理藩部尚書。此外尚有許多侍郎左右丞，及都統提督府尹，應丞諸名目，不勝枚舉。隨筆帶過，較奇筆墨。黎總統也無心細聽，但安排交卸的手續，尚苦無人擔承。

到了晌午，風聲已加緊了，午後竟有定武軍持械前來，聲勢洶洶，強令總統府衛隊一律撤換，並即日交出三海，不得遲延。陸軍中將唐仲寅爲總統府衛隊統領，無法抵推，亟入報黎總統，速請解決。黎總統本疑李經羲與勳同謀，不願與議，至此急不暇擇，便令秘書劉鍾秀往邀經羲，劉奉命欲行，可巧外面遞入李經羲辭職呈文，并報稱經羲已赴天津，走得很快。黎總統長歎道：「我也顧不得許多了，看來只有仍煩老段罷。」便命劉鍾秀草定兩令，一是准李經羲免職，仍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一是請馮國璋代理職權，所有大總統印信，暫交國務總理段祺瑞攝護，令他設法轉呈兩令草就，蓋過了印，即將印信封固，派人齎送天津，交給段祺瑞自己隨取了一些銀幣，帶着唐仲寅劉鍾秀二人，及僕從一名，潛出府門，竟往東交民巷，投入法國醫院中。

時已天暮，院門雖開，裏面只有僕從數人住守，問及院長，答稱外出未歸，無從見客，那時只好快快退出，折入日本使館界內，沿途躑躅，窮無所歸，好似倦鳥失巢，惶急無主，虧得唐仲寅記起一人，謂與日本公使武隨員齋藤少將，嘗相往來，不妨向彼求援，並託保護。當下馳入齋藤少將官舍投刺請見。幸齋藤少將未曾出門，便即迎入，他本是認識黎元洪，總統印信已經交出，不能再稱總統了。又與唐仲寅交好，當然坦懷相待。仲寅即將避難情形，約略告知，並挽他至日本公使前，善爲轉達，懇請保護身命。齋藤少將一力擔承，遂命役從取出茶點，供餉二人。黎元洪稍稍放心，且因夜膳尚無着落，不得已將東洋茶食，略充飢渴，好在齋藤少將誠心幫忙，叫他兩人坐待，自往日使館中。

代爲請命，少頃即回報道：「敝公使已如所請，屈就營房數日，當予以相當保護，儘可無憂。」黎唐二人，當即稱謝。齋藤少將，便令衛兵騰出營房一間，導引兩人棲宿。黎善薩纔得離開地獄，避入天堂了。還算不幸中之幸。越宿即由日本公使，通告駐京各國公使館，并及清室道：

黎大總統帶侍衛武官陸軍中將唐仲寅，秘書劉鍾秀及從者一名，於七月二日午後九時半，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域內之使館武隨員齋藤少將官舍，懇其保護身命。日本公使館認爲不得已之事情，並顧及國際通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即使館域內之營房，暫充黎總統居所，特此告知。

總統避去，民國垂危，馮國璋遠處江南，鞭長莫及，只有段祺瑞留寓天津，聞得京中政變，惹動雄心，即欲出討張勳，可巧前司法總長梁啟超，亦在津門，兩下會議，由祺瑞表明己意，啟超一力慫恿，決主興兵，適陳光遠在津駐紮，手下兵却有數千，段梁遂相借至光遠營，商議討張。光遠却也贊同，又值李經羲到津，致書祺瑞，請他挽回大局，就是黎元洪所派遣的親吏，亦賚送印信到津，交與祺瑞。祺瑞閱過來文，越覺名正言順，當即屬託梁啟超草擬通電數道，陸續拍發。梁本當代文豪，先已由自己出名，反對復辟，洋洋灑灑的撰成數千百言，通電全國，不過前時手無寸鐵，但憑理想上立論，比張勳爲董卓朱溫，好一個正比例。此次由段祺瑞出來與師，更屬理直氣壯，樂得借那筆尖兒，橫掃千人軍。既而馮段聯約，置陸辨，祺瑞自任共和軍總司令，更靠那煌煌大文，鼓吹義旅，筆伐凶豪。小子有詩詠道：

筆鋒也可作兵鋒，文武兼優快折衝。
莫道書生無詣力，一枝斑管足馮凶。

欲知文中如何抒寫，請看下列錄。

康有爲外，又有一梁鼎芬，是皆爲清末之老生，腦筋中只含有事君以忠數語，而未知通變達權之大義者也。夫必有夏少康之英武，然後可以光夏物，必有周宣王之明智，然後可以復周宗。彼宣統帝尚在沖年，寧能及此。況種族革命已成常調，君主

政體不克再燃，即令英祥重生，亦未能違反民意，侈然自尊，更何論遜清之餘裔乎？康有爲出佐張勳，已同案伯，而梁鼎芬復往說黎元洪，其愚尤甚。惟黎元洪引虎自衛，卒爲虎噬，倉猝出走，日暮途窮，幸有日本使館之營房，及齋藤生將之友誼，尙得借庇一枝，自全身命，否則不爲所害者，亦幾希矣。雖然，知人則哲，堯舜猶難，吾於黎氏何責焉？

第八十六回 誓馬廠受推總司令 戰廊房擊退辦子軍

却說梁啓超草繕電文，憑着那生平抱負，隨紙抒寫，端的萬言立就，一鳴驚人。首數電是分致馮國璋及陸榮廷，瞿鴻禨諸人，不過問明真假，無甚閑議。另有一篇通告討逆的電文，着筆不多，已覺得感慨淋漓。文云：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爲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國體者，國之所以與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復圖變置，其害之中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爲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勒爲成憲，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歷考有史以來，廿餘姓帝王之結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張勳等以個人權利慾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思欲效法莽卓，挾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稱改建共和，諸多弊害，懇復御大統，以拯生靈等語，擅發僞諭，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爲國家耶，夫安有君主專制之政而尙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爲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國運眞從茲斬矣。若曰爲清室耶，清帝沖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爲大戒，今茲之舉，出於迫脅，天下共聞，歷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

終古既爲曠古所無，豈可更置諸巖牆，使其爲再度之傾覆，以至於盡？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復與聞國事，惟念辛亥締造伊始，祺瑞不敏，實從領軍諸君子後，共促其成。既已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於前朝，更不忍聽前朝爲匪人所利用，以陷於自滅。情義所在，守死不渝。諸公皆國之干城，各膺重寄，際茲奇變，義憤當同。爲國家計，自必矢有死無貳之誠。爲清室計，當久明愛人以德之義。復望戮力同心，共濟大難。祺瑞雖衰，亦當執鞭以從其後也。敢布腹心，伏維鑒察。

自數電發出後，馮國璋的討逆電，陸榮廷的辨證捏名電，及瞿鴻禨的表明心迹電，陸續佈聞。還有岑春煊也來湊與，聲請討逆，並致電與清、太、保、世、續及陳寶琛、梁鼎芬兩人，諷勸清室毋墮奸謀。此外如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一致反對復辟，聲討張勳。段瑞祺見衆心憤激，料必有成，遂自稱共和軍總司令，親臨馬廠，慷慨誓師，隨即把梁任公第二道草檄電告天下。任公係啓超表字。大致說是：

共和軍總司令段瑞祺，謹痛哭流涕，申大義於天下曰：嗚呼！天降翰凶，國生奇變，逆賊張勳，以凶狡之資，乘時盜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顛覆國命，震擾京師，天宇晦霾，神人同憤。該逆出身竈養，行穢性頑，便佞希榮，漸躋顯位，自入民國，阻兵要津，顯抗國定之服章，婪索法外之餉精，軍餓凶橫，行旅裹足，誅求無藝，私囊充盈，凡茲稔惡，天下共聞，值時多艱，久稽顯戮。比以世變滄迫，政局小紛，陽托調停之名，陰爲篡竊之備，要挾總統，明令敦召，遂率其醜類，直犯京師，自其啓行伊始，及駐京以來，屢次馳電宣言，猶以擁護共和爲口實，違國會既散，各軍既退，忽背信誓，橫造逆謀，據其所發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諭，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懷，再三臚舉奏摺，一若由於羣情之擁戴，夷考其實，悉屬謬言。當是日夜十二時，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二十餘人，列戟會議，勳叱咤命令，迫衆雷同，旋即挈康有爲闖入宮禁，強爲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滅鼻，瑾瑜兩太妃痛哭求免，幾不欲生，與實情未必全符，但爲清室解免，亦不得不如是說法。清帝子身沖齡，豈能禦此強暴，竟遭誣害，實可哀憐。該僞

諭中橫捏我黎大總統馮副總統及陸巡閱使之奏詞，尤爲可駭。我大總統手創共和，誓與終始，兩日以來，雖在樊籠，猶疊以電話手書密達祺瑞，謂雖見幽，決不從命，責以速圖光復，勿庸顧忌。我副總統一見偽諭，即賜馳電，謂爲誣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則陸巡閱使聯奏之虛構，亦不煩言而決。所謂奏摺所謂上諭，皆張勳及其凶黨數人，密室篝燈，構此空中樓閣，而公然騰諸官書，欺罔天下，自昔神姦巨蠱，勸進之表，九錫之文，其優孟兒戲，未_有若今日之甚者也。該流勳以不忘故主，謬托於忠愛，夫我輩今固服勞民國，強半皆曾任先朝，故主之戀，誰則讓入然，正惟懷感恩圖報之誠，益當守愛人以德之訓，昔人有言：「長星勸汝一杯酒，一世豈有萬年天子哉。」曠觀史乘，迭興迭仆者幾何代，幾何姓矣，帝王之家，豈有一焉能得好結局。前清代有令辟，遺愛在民，天厚其報，使繼之者不復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優待條件，勸諸憲章，礪山帶河，永永無極。吾輩非臣事他姓，絕無失節之嫌，前清能永享殊榮，卽食舊臣之報，仁至義盡，中外共欽。自解處頗費心機今謂必復辟而始爲忠耶，張勳食民國之祿，於茲六年，必今始忠，則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既不忠於先朝，今復不忠於民國，劉宰之一人三反，狗彘將不食矣。謂必復辟而始爲愛耶，凡愛人者必不忍陷人於危，以非我族類之嫌，丁一姓不再與之運，處羣治之世，而以一_人爲衆矢之的，危孰甚焉？張勳雖有天魔之力，豈能翻歷史成案，建設萬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於再亡，及其再亡，欲復求有今日之條件，則安可得？豈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領，而清室子孫，且無瞧類矣。清室果何負於張勳，而必欲藉手殄滅之，而後快？豈惟民國之公敵，亦清室之大罪人也。兩項是斬開直入語張勳僞論謂必建帝號，乃可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張勳何人，乃敢妄談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則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觀萬國歷史，變遷之迹，由帝制變共和而獲治安者，既見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獲治安者，未之前聞。法蘭西三復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擁立共和，國乃大定，而既擾攘八十年，國之元氣消耗盡矣。國體者，譬猶樹之有根也，植樹而屢搖其根，小則萎黃，大則枯死。故凡破壞國體者，皆召亂取亡之道也。防亂不給，救亡不贖，

而曰吾將藉此以改良政治，將誰欺？欺天乎？復辟之貽害清室也如彼，不利於國家也如此，內之不特非清帝自勤，而嬪妃者傳，且不勝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羣公勸進，而比戶編氓，各不相謀而瞋目切齒，逆賊張勳果何所爲？何所恃而出此？彼見其辯子軍橫行徐竟，亦既數年，國人優容而隱忍之，自謂人莫敢誰何，遂乃鼓起野心，挾天子以令諸侯，因以次剷除異己，廣布腹心，爪牙於各省，掃蕩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而使之受支配於彼之士匪軍之下，然後設文網以抗賢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於彼股掌之上，及其時則取而代之耳，罪存於董卓，凶甚於朱溫，此而不討，則中國其爲無男子矣。祺瑞罷政旬月，幸獲息肩，本思稍事潛修，不復與聞政事，忽遭此變，羣情鼎沸，副總統及各督軍省長，馳電督責，相屬於道，愛國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義之軍侶，環集責備，義正詞嚴，祺瑞撫躬循省，繞室徬徨，既久奉職於民國，不能視民國之覆亡，且曾策仕於先朝，亦當救先朝之狼狽，毋筆仗，謹於昨夜分視師馬廠，今晨開軍官會議，六師之衆，僉然同聲，誓與共和並命，不共逆賊戴天爲謀，行師指臂之便，謬推祺瑞爲總司令，義之所在，不敢或辭，部署略完，剋日入衛，查該逆張勳，此次倡逆，既類瘋狂，又同兒戲，彼昌言事前與各省各軍均已接洽，試問我國同袍僚友，果有曾預逆謀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團同意，而使館中人，見其中風狂走之態，羣來相詰，言財政則國庫無一錢之蓄，而疊兵獨優其餉，且給現銀，言軍紀則辦兵橫行都門，而國軍與之雜居，日受凌辱，數其閣僚，則老朽頑舊，幾榻烟霞，問其主謀，則巧語花言，一羣鸚鵡，似此而能濟大事，天下古今，寧有是理！即徵義師，亦當自斃，所不忍者，則京國之民，倒懸待解，所可懼者，則友邦疑駭，將起責言，祺瑞用是劍及履及，率先勇進，爲國民祛此蠱賊，區區愚忠，當蒙共諒，該逆發難，本乘國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軍警各界，突然莫審所由來，在勢力無從應付，且當逆焰薰天之際，爲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理亦宜然。本軍伐罪弔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詣本總司令商受方略，事定後酬庸之典，國有成規，若其有意附逆，敢抗義旗，常刑所懸，亦難曲庇。至於清

室遜讓之德，久而彌彰，今茲構變，禍由張逆，沖帝既未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帝優待條件，仍當永勸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難戡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復歸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賴之。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大文炳炳，振旅闔閩，共和軍總司令祺瑞，已日夜部署，准備出師。會副總統馮國璋，又拍電至津，准與段祺瑞聯合討逆，乃復將兩人署名，發一通電，數張勳八大罪狀。其電云：

國運多屯，髮黷造逆，國璋祺瑞，先後分別通電，聲罪致討，想塵清聽。逆勳之罪，罄竹難書，服官民國，已歷六年，羣力構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壞，罪一；置清室於危地，致優待條件，中止效力，辜負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師傅，誓死不從，勳脅以威，目無故主，罪三；擁幼沖玩，諸股掌袖發中，旨權逾莽，罪四；與同舟堅約，擁護共和，口血未乾，賣友自絕，罪五；捏造大總統及國璋等奏摺，思以強暴汚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撥兵橫行京邑，騷擾閭閻，復廣募胡匪游痞，授以槍械，滿布四門，陷京師於糜爛，罪七；以列強承認之民國，一旦破碎，致友邦憤怒驚疑，羣謀干涉，罪八；凡此八罪，最爲昭彰，自餘稔惡，擢髮難數。國璋忝膺重寄，國存與存，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今已罄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犁掃賊巢，凡我同胞，諒同義憤，佇盼雲會，迅盪羣陰，國命重光，拜嘉何極。馮國璋段祺瑞同電。

馮段相聯，聲威益振，浙江督軍楊善德，直隸督軍曹錕，第十六混成旅司令馮玉祥等，亦均電告出師，公舉段祺瑞爲討逆軍總司令。祺瑞乃改稱共和軍爲討逆軍，就在天津造幣總廠，設立總司令部，並派段芝貴爲東路司令，曹錕爲西路司令，分道進攻。一面就國務總理職任，設立國務院辦公處，也權借津門地點，作爲機關。就是副總統馮國璋，因段祺瑞轉達黎電，請他代理總統職權，他因特發布告，略言：「黎大總統不能執行職務，國璋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謹行代理，即於七月六日就職。」云云。還有外交總長伍廷芳，亦攜帶印信至滬，暫寓上

海交涉公署辦公，即日電告副總統及各省公署，並令駐滬特派交涉員朱兆莘，電致駐洋各埠領事，聲明北京僑外務部文電，統作無效，應概置不理爲是。

於是除京城外，統是不服張勳的命令，張勳已成孤立，還要亂頽上諭，飭各督撫每省推舉三人，來京籌議國會，又授徐世昌爲太傅，張人駿周馥爲協辦大學士，岑春煊趙爾巽陳夔龍呂海寰鄒嘉來張英麟鐵良吳郁生馮煦朱祖謀胡建樞安維峻王寶田爲弼德院顧問大臣，一班陳年脚色，統去搜羅出來，叫他幫助清室。可謂他一個美號，叫做「張古董」。清太保世續等憂多喜少，屢遣太監至東安門外，採購新聞紙，攜入備覽，藉規與情向背。適僞任太傅徐世昌，電告世續，說是變生不測，前途難料，宜自守鎮靜態度，幸勿妄動，所以宣統帝復辟數日，世續等噤若寒蟬，不出一語。但聽張勳規畫一切，今日任某官，明日放某缺，夾袋中的人物，一古腦兒開單邀請，其實多半在千里百里外面，就使聞知，也未敢貿然進來。

張勳正在憂悶，藉接軍報，乃是曹錕段芝貴兩軍，分東西兩路殺入，西路的曹錕軍，佔去蘆溝橋，東路的段芝貴軍，佔去黃村，當下惱動張勳，立令部兵出去抵抗。無如張軍只有五千，顧東不能及，西顧西不能及，此外無兵可派，只好一齊差去，使他衝鋒。張軍自知不敵，沒奈何硬着頭皮，前往一試。行至廊房，剛值段芝貴驅兵殺來，兩下交鋒，段軍所發的槍彈，很是利害，張軍勉強抵擋，傷斃甚多。正在招架不住，又聽得西路急報，曹錕及陳光遠等統領兵殺到，張軍前後受敵，那裏還能支持？霎時間紛紛潰退。段芝貴等遂進佔豐台，越日，卽由馮代總統發令，魏奪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張勳官職，特任安徽省長倪嗣沖兼署安徽督軍，所有張勳未經攜帶的部兵，統歸倪嗣沖節制，且命各省軍隊，靜駐原防，不得藉端號召，自紊秩序。段祺瑞又促東西兩司令，趕緊入京，掃除逆氣。張勳悶坐京城，連接各路警耗，且驚且憤，幾乎把他幾根黃鬚兒，一條曲辮子，也向上直豎起來。於是復矯託清帝諭旨，速命徐世昌入都，以太傅大學士輔政，自己開去內閣議政大臣，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並電告各省，歷述

前此經過情形，大有恨人反覆，不平則鳴的意思。小子有詩詠張辦帥道：

莽將無謀想用奇，欺人反致受人欺。須知附和同聲日，便是請君入甕時。

究竟電文如何措詞，容待下回再表。

張勳復辟，相傳各軍閥多半與謀，即馮河間亦不能無嫌，所未會與聞者，第一段合肥耳。然由府院之衝突，致啓督軍團之要挾，因督軍團之要挾，致召張辦帥之入京，推原禍始，咎有攸歸。幸段善師馬廠，決計討逆，方有以謝我國人，自蓋前愆。梁啓超出而助段，磨盾作檄，坊間所行之盾鼻集，備載討逆大文，確是梁公一生得意之筆，閱者讀之，固無不擊節稱賞，嘆爲觀止矣。然梁爲康有爲之高足，康佐張辦帥而復辟，梁佐段總理而誓師，師弟反對，各挾其術以自鳴，意者其所謂青出於藍，歟？夫民國成立已十餘稔，同舟如敵國，婚媾若寇讎，師弟一倫，更不暇問吾讀梁文，吾尤不禁愴然歎，泫然悲也。若張勳以區區五千人，遽欲推倒民國，談何容易。彼方自謂歷屆會議，已得多數贊成，可以任所欲爲，亦安知覆雨翻雲者之固比比耶？張辦帥自作曲辦于夫復誰尤。

第八十七回 張大帥狂奔外使館 段總理重組國務員

却說張勳辭去議政大臣，及各種兼銜，自思從前徐州會議，諸多贊成，就是一二著名人物，亦無違言，今乃羣起反對，集矢一身，不得不自鳴不平，通告全國，電文有云：

我國自辛亥以還，因政體不良之故，六年四變，迭起戰爭，海內困窮，人民殄瘁，推原禍始，罔非共和階之厲也。勳以悲天憫人之懷，而作拯溺救焚之計，度非君主立憲政體，無以順民心而未劫，欲行君主立憲政體，則非復子明辟，無以定民志而息紛爭，此心耿耿，天下爲昭。所幸氣求聲應，吾道不孤，凡我同胞各省，多與其謀，東

海河間，尤深贊許，信使往返，俱有可徵。特錄此電，實是爲此致語。前者各省督軍聚議徐州，復經商及，列諸計畫之一，使他自已直供，令人拍手。嗣以事機牽阻，致有停頓，然根本主義，詎能變更，現以天人會合，倖告成功，民不輟耕，商不易市，龍旗飄漾，徧於郡城。單靠部城，豈有龍旗，有何用哉。萬衆騰歡，咸歌復旦，使各省本其原議，多數贊同，何難再見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處地不同，遂生門戶之見，於是主張歧異，各趨極端，或故違本心，率以意氣相鬪，或反持私見，而以專擅見規，遽啓兵端，集於畿輔，人心惶恐，輦轂動搖，勦爲保持地方治安起見，自不能不發兵抵禦，戰爭既起，勝負難言，設竟以此擾及宮廷，禍延閭里，甚且牽惹交涉，喪失利權，則誤國之咎，當有任之者矣。惟念此次舉義之由，本以救國濟民爲志，決無私毫權利之私，攙於其間，既遂初心，亟當奉身引退，況議政大臣之設，原以與復伊始，國會未成，內閣無從負責，若循常制，僅以委諸總理一人，未免近於專斷，不得已而取合議之制，事屬權宜，勦以推魯武人，濫膺斯選，辭而後任，方切慚惶，何前倨而後恭。爰於本日請旨，以徐太傅未經撤京以前，所有召集國會，議定憲法，以符實行立憲之旨，仔肩既卸，負責有人，當即面陳辭職，其在徐太傅未經撤京以前，所有一切國務，統交王聘老暫行經管，一俟諸事解決之後，即行率隊回徐，可不必費心了。但使邦基永定，漸躋富強，勦亦何求，若夫功罪，惟有聽諸公論而已。敢布腹心，謹謝天下！

話雖如此，但雄心究還未死，因復收集潰兵，屯聚天壇，所有天安門、景山、東西華門及南河沿等處，各設礮位，嚴行扼守，將與討逆軍背城一戰，賭決雌雄。駐京各國公使團，目睹京城危急，恐未免池魚遭殃，遂相率照會清室，請勸令張勳解除武裝，取消復辟。清宮上下，全無政柄，只得將各使公牒，交給張勳，張辯帥怎肯遽允，定要決一死戰，於是京城大震，名爲首善要區，簡直是要做大戰場了。

張鎮芳雷震春兩人見時局不穩，情願棄去，度支陸軍兩部尚書，出京逃生，行至豐台，被討逆軍截住，把他擊下。還有一個馮德麟，本在奉天任事，他也來趕鬧熱場，想做個復辟功臣，不幸事機失敗，求福得禍，所以潛逃出都。

擬返入新民屯，途次亦爲討逆軍所阻，截擊去了。當由馮代總統下令，褫去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麟官職。暨前時所授勳位勳章，分交法庭依法嚴懲。餘如康有爲、萬繩栻一流人物，統已准備逃走，背勳自去。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獨張勳不肯下臺，自在天壇督兵，決最後的勝負。好容易到了七月十二日，討逆軍分三路進攻，直入各城，旅長馮玉祥、吳佩孚、張紀祥等攻擊天壇，張軍雖然負隅，究竟寡不敵衆，更兼槍彈未會備足，怎能堅持到底？自從午前開戰，兩邊槍聲陸續不絕。到了午後，討逆軍勇氣未衰，張軍已不能再支，槍聲也中斷了。張勳自知不妙，四馬遁入城中，部將失去主帥，除投降外無別策，只好豎起白旗，崩角輸誠。討逆軍勒令繳械，方准免死，張軍無奈，盡將手中槍交付討逆軍，然後得着生路，一齊出圍。

惟張勳私宅，向在河南沿居，勳妻本不贊成復辟，前時曾痛詈萬繩栻道：「汝無故掀風作浪，將來使我張氏子孫，沒有噉飯的地方，都是汝一人闖禍哩！」萬繩栻置諸不睬，張勳且蓄志有年，怎肯聽那牀頭人，幡然早悟？況張勳姬妾甚多，平時本與正室不和，所以留居京外，未嘗隨從。此次張勳敗還，勳妻恨不得向勳詰責，藉出胸中惡氣，但見勳非常狼狽，氣喘吁吁，也不好火上添薪，自尋禍祟。唯問勳如何保身，如何保家，勳不遑答說，招集家中衛士及留京守卒，尚有五百餘人，又領將出去，據住中央公園，還想一戰。警師到底不弱。討逆軍一擁進攻，就使五百人銅頭鐵額，也是不能求勝。再加討逆軍內的旅長王承斌，就河南沿居附近，擇一隙地，擺起機關砲來，對准張勳私宅，開放過去。張勳家內的眷屬，統嚇得魂不附體，慌忙外走。湊巧張勳亦顧家心切，由中央公園走歸，急引妻子乘摩托車，開足汽機，馳往東交民巷，奔入荷蘭公使館中去了。

那河南沿居私宅，已被砲火焚燬。張軍悉數投降，遂於七月十二日傍晚，由討逆軍收復京城，當即馳電天津，向段祺瑞處告捷。祺瑞便擬乘車入都，適值徐世昌過訪，密語祺瑞道：「此次復辟，本非清室本心，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張勳甘爲禍首，原是一個莽夫，但須念同胞舊誼，不爲己甚。窮寇莫追，請君注意！」閱此言可知張勳前電，謂東海亦深

發許並非虛語。祺瑞答道：「優待清室條件，理應盡力保存，若少軒亦未必就速。即無公言，我也不忍加害哩。」世昌乃拱手與別。越日，祺瑞入都，都中已定，因即到院視事，表面上不得不發一命令，緝拏張勳，一面派步軍統領訂朝宗，詣日本公使館營舍中，迎黎元洪回府。這也是未竟虛文。黎元洪已受過艱辛，當然不肯再來，惟寓居他人籬下，終非久計，乃謝過日本公使，及齊藤少將，遂回東廠胡同舊宅，即日通電全國，宣告去職。第一電是：

天相民國，賴馮總統，段總理，及前敵將士之力，奠定京畿，元洪已於日本移居東廠胡同，擬即赴津宅養疴。此次因故去職，負疚孔多，以後息影家園，不聞政治，恐勞遠系，特此奉聞。

越日，又發出第二電，詳述去職情由，文云：

昨電計達。頃聞道路流言，頗有於總統復職之說，窮加揣擬者，驚駭何極！元洪引咎退職，久有成言，皎日懸盟，長河表誓。此次因故去職，付託有人，按法既無復位之文，揆情豈有還轍之理？伏念元洪夙闕裁成，叨逢際會，求治太急，而躡於康莊，用人過寬，而蔽於輿几，追思罪戾，每疚神明。國會內閣，立國兼資，制憲之難，集思尤貴。當稷下高談之日，正沙中忿語之時，縱殫慮以求平，尚觸機而即發。而元洪揚湯弭沸，膠柱調音，既無疏濬之方，竟激橫流之禍，一也。解散國會，政出非常，縱謂法無明條，隣有先例，然而謹守繩墨，昭示山河，願以權民國之中，癘竟至拂初心而改選，格蘆縮水，莫遂微忱，寡草隨風，卒墜持操，二也。張勳久蓄野心，自爲盟主，屢以國家多故，曲予優容，遂至乘瑕隙以激羣，藩結要津，以微明令，元洪雖持異議，卒惑羣言，既爲城下之盟，復召奪門之變，弄蜂螫指，引虎糜軀，三也。大盜移國，都市震驚，撤侍衛於東堂，屯重兵於北關，元洪久經駭浪，何憚猶鷗，願愛大廈之焚，欲擇長城之寄，舍垢忍辱，貯痛停辛，進不能登臺授仗，以殄凶渠，退不能闔室自焚，以殉民國，縱中興之有託，猶內省而滋慚，四也。輕騎宵征，擬居醫院，暫脫身於塞庫，欲奮翼於澠池，迺者聞人不通，偵騎交錯，遣裝使館，得免危機，自承複壁之藏，特懷堅冰之懼，亦既宣言公使，早伍平民，雖於國似無錙黍之傷，而此身受羽毛之庇。

五也。凡此愆尤，皆難解免。一人叢陛，萬姓流離，睹鋒鏑而痛傷兵，聞鼓鼙而慚宿將，合九州而莫鑄，投四裔以何辭？萬一矜其本心，還我初服，惟有杜門思過，掃地焚香，磨濯餘生，懺除夙孽，寧有辭條之葉，仍返林柯，墮溷之花，再登茵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且夫謀國必忠，愛人以德，琴弛則弦改，車覆則軌遷，若必使負疚之身，仍尸高位，騰嘲裨海，播笑編氓，將何以整飭紀綱，折衝樽俎，稀瓜不堪四摘，僵柳不可三眠，亡國敗軍，又焉用此抑元洪，尚有進者，國定於一，師克在和，當與亡繼絕之交，為排難解紛之計，正宜恪守法律，獨棄猜嫌，況馮總統江淮坐鎮，夙得軍心，段總理鐘簾不驚，再安國本，果能舉左挈右提之實，寧復有南強北勝之虞？至於從前兵諫，各省風從，雖言愛國之誠，究有潰防之慮。此次與師討賊，心迹已昭，何忍執越軌之微瑕，掩回天之偉績，兩年護國，八表齊功，公忠既已同孚，法治尤當共勉。若復絮短衡長，黨同伐異，員疇可到，而使之返風，宣房欲成，而為之決水，茫茫慘黷，豈有寧期鼎革以還，政爭迭起，凡茲兄弟閨牆之事，皆為奸雄竊國之資，倘諸夏之皆亡，詎一成之能藉，殷鑒不遠，天命難諶，此尤元洪待罪之軀，所為垂涕而道者也。勉戴河間，奠我民國，慚魂雖化，枯骨猶生，否則荒山穴醫，縱薰穴以無歸，窮海田橫，當投荒而不返，據誠感聽，維以告哀。

黎元洪雖運電辭職，馮國璋總須帶着三分客氣，未便驟然登臺。當時有一篇通電，謂：「現在京師收復，應即迎歸黎大總統，入居舊府，照前統理。國璋即辭代理職權，奉還黎大總統，方為名正言順」等語。黎元洪如何再肯接受，仍然固辭。段祺瑞再組織內閣，擬定相當人員，將任汪大燮為外交總長，湯化龍為內務總長，梁啟超為財政總長，林長民為司法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范源濂為教育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祺瑞自兼陸軍總長。只因馮黎兩人彼此推讓，總統尚為虛位，究歸何人頒發任命，因此祺瑞未免躊躇。

祺瑞有一高足弟子，姓徐名樹錚，乃是銅山人氏，曾赴東洋游學，在日本士官學校中畢業，歸國以後，仍投段氏門下，洪憲前無甚表見，袁氏稱帝，徐勸段極力反對，段乃下野，及蔡鐸舉義，雲南獨立，黔粵等省，依次響應，袁氏

派遣曹錕、張敬堯等，出兵南下，特設海陸軍統率辦事處，調度軍機，徐又勸段從旁牽掣，陰囑逗留。段爲北洋軍系領袖，如曹錕、張敬堯等，素來傾嚮祺瑞，祺瑞雖手無寸鐵，一封書足敵千軍，所以曹、張兩人，不肯爲袁效死，張敬堯且頗兵瀘州，始終不進，他統率辦事處，如何催迫，全然不理。陝西將軍陸建章，盡忠袁氏，徐又嗾動漢南鎮守使陳樹藩，與兵獨立，圍攻 長安，竟將建章逐去，代爲陝督。爲後文槍斃陸建章伏線。陝西一變，晉豫動搖，四川將軍陳宦、湖南將軍湯鄉銘，又皆宣告獨立，坐令袁皇帝完全失敗，活活氣死。黎元洪依法繼任，起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段因徐樹錚獻策有功，格外親信，便命他爲國務院秘書長，兼領陸軍次長，事必與商，乃演出府院衝突，種種變端，當時謂徐樹錚勢力，不亞徐世昌，世昌以資望見推，樹錚以謀略見重，故特稱樹錚爲小徐。成也蕭何敗也何我爲段氏一嘆。

至此段祺瑞復來組閣，爲了元首問題，尚在絕續時候，未得命令爲疑。樹錚欲解主憂，便至黎元洪私第，面謁元洪道：「張康謀逆，國體動搖，今幸段、合、肥在野，與師入京討逆，摧枯拉朽，再造民國，未知公將如何相待？」元洪慨然道：「我不能事前弭患，乃至發生肘腋，震動京畿，戶位素餐，咎已難辭，今已通電辭職，繼任當屬馮河間，不日就可入都，信賞必罰，應歸河間主張，我已身伍齊民，尚有何權處置國事哩！」樹錚方纔退出，轉告段祺瑞，祺瑞即電告馮國璋，旋得國璋覆電，組閣事悉憑裁奪。祺瑞遂將選定閣員，如數提出，好在國會已經解散，不必另費手續，咨求國會同意，因即稱馮總統令，特任各部總長，復通緝復辟要犯康，有爲劉廷琛、萬繩栻、梁敦彥、胡嗣瑗等，著京內外各軍警長官，留意偵拏。康有爲早已避至六國飯店，俟軍事粗定，溜出都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眼見是無從緝獲了。畢竟聖人多智。首犯張勳，安居荷蘭使館中，有人奉令探查，勳左手挾着快槍，右手持着書函，一大包，曉與語道：「徐州會議時，贊成復辟，相率簽名，此等筆迹，俱在我掌握中，他好賣友，我將宣示國人，與他同死，休怪我老張無情呢。」於是探查的人員，料知此事難辦，樂得退出了事，不願再聞。

只徐州留駐的定武軍，聞報張勳失敗，蓋然思勳，如四十四營、五十五營的兵隊，並皆勾結匪徒，突然譁變，四

出焚掠。餘如當塗、宿遷、南通及沭陽等處所駐張軍，亦相繼爲亂。幸經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海州鎮守使白寶山率部勦伐，逐漸掃平。轉風使能，兩鎮守使總算聰明。段總理接報後，便傳電宣慰道。

奉大總統令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海州鎮守使白寶山，當張勳倡亂之始，即經通電聲明，未預造謀，並約束軍隊，力維秩序。此次土匪新兵，裹脅爲變，又復親督所部，立予殲除，淮徐一帶，得以保持安寧，實屬深明大義，克當職守。張文生、白寶山着照舊供職，並責成將所部軍隊，聲明紀律，切實整頓，以衛地方。此令。

還有清宮上下，經此變劇，十三齡的沖人，被張勳強迫登臺，又做了十一二日的北京皇帝，險些兒把吃飯盆都擲碎了。張勳一逃，段氏入京，急忙由內務府出名，函致段總理，瀝訴張勳強迫等情。段即命內務部電告馮國璋，主張優待條件，仍然如前。馮國璋自然同意，便託段總理傳令道：

據清室內務府函稱：本日內務府奉諭，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國人民傾心共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民主共和，並議定優待皇室條件，永資遵守等因。六載以來，備極優待，本無私政之心，豈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號，張勳率領軍隊，入宮蟠踞，矯發諭旨，擅更國體，違背先朝懿訓，沖人深居宮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當爲天下所共諒。着內務府咨請民國政府，宣布中外，一體聞知等因。查此次張勳叛國，矯挾肇亂，天下本共有見聞。茲據清室咨達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聞知。此令。

僥倖僥倖，清室的優待條件，總算保住，不致撤消。小子有詩詠道：

亡國無如清室安，悲中尚覺有餘歡。如何平地風波起，險把遺宗一掃殘。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張勳之妻，尙知復辟之不易成功，而勳獨如病狂易，卒至孤軍敗走，入荷蘭使館以寄身，微特無以對民國，對清室，即對諸牀頭人亦應有愧色矣。彼意以爲各省軍閥，贊成者已居多數，可以任所欲爲，曾亦思人心難料，仲由季布，當今尙有幾人耶？勳

一走而段氏入京，復爲總理，是張之之一番狂熱，不啻代段氏作成位望，勳負大罪，段居大功，蠶絲作繭，自縛其身，何其愚也！而愛新覺羅氏之猶得苟延，抑亦僅矣。

第八十八回 代總統啟節入都 投照會決謀宣戰

却說國務總理段祺瑞，裁定亂禍，重造民國，中外已多數贊同，惟國民黨中人物，仍擬扶持黎元洪，黎既去職，黨人失主，勢不能無所失望，於是唐紹儀、汪兆銘等，同詣海上運動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否認國會解散後的政府，即於七月二十一日，宣告獨立，電文如下：

中華民國海軍總長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謹率各艦隊暨各將士，布告天下曰：自倪嗣沖首揭叛旗，毀棄約法，蹂躪國會，而中華民國之實亡；自張勳擁兵入京，公然僭竊，而中華民國之名亦亡。今張勳覆滅，中華民國之名已亡而復存矣。然約法毀棄，國會蹂躪，國家綱紀蕩然已盡，豈中華民國僅以存其名爲已足，而其實乃可置之於不問耶？夫綱紀陵夷，則姦宄橫行，故一切假託名義者，乃得悍然無所顧忌，竟至罪惡貫盈之倪嗣沖，亦復當安徽督軍之大任，益以南路司令之特權，頤指氣使，叱咤四省，天下皆指爲首禍，而願以首義自居，天下皆指爲元凶，而願以元勳自居，循是以往，中華民國不復爲國民之公器，特爲權姦之面具而已。應加指攝。長此隱忍，何以爲國？魚爛之兆已見，陸沈之禍安逃？所爲中夜斫劍，臨流擊楫者也。夫我海軍將士，既以鐵血構造共和，即以鐵血擁護之，未免過譽。當丙辰之際，帝制已消，國命未續，我海軍將士以三事自矢：一曰擁護將士，二曰恢復國會，三曰懲辦禍首。蓋所求者，共和之實際，非共和之虛名，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者以言約法，則已滅裂矣，以言國會，則已破散矣，以言禍首，則鳴張者凌厲而無前，蟄伏者呼嘯而競起矣。國基顛簸，人心震撼，愕眙相

顧，莫敢誰何！嗚呼！我海軍將士，豈惟初心之已戾，亦惟責任之未盡也。用是援袍而起，仗義而言，必使已僵之約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國會，復其原狀，元惡大憝，爲國蠹賊者，無所逃罪，然後解甲自約法失效，國會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無所根據，當然無效，發此命令之政府，當然否認，謹此布告，咸使聞知。

自發表電文後，便率同艦隊，開往廣東，唐紹儀、汪兆銘相偕同行。廣東督軍陳炯明，早與中央脫離關係，見八十四回。當然歡迎海軍，無庸細表。惟段祺瑞聞海軍獨立急電，告馮國璋，請褫奪程璧光職。國璋也即允行，免璧光官，另派海軍總長劉冠雄，暫行兼領，一面使人慰諭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饒懷文及練習艦隊司令曾兆麟，還算籠絡得住，由饒會通電中外，謂：「此次滬上海軍宣言，我等絕不與聞，現在海軍第二隊暨練習隊，一切行動，惟有稟承獨大總統意旨，以服從中央，保衛地方爲職志。」段祺瑞稍稍放心，暗思海軍宣言文中，未嘗無理。惟第一條是懲辦倪嗣沖等，這項是不便照行的，嗣沖爲安徽潁州人，與祺瑞籍隸同省，本來是互通聲氣，及張勳得勢，嗣沖乃與他聯絡，徐州會議，首表同情，勳既失敗，又復向段輸情，賣張助段，段意本不甚恨勳，自然不致恨倪，若非他二揭復辟段亦安得重任總理，其無憾也。聞宜。況係多年的同鄉朋友，應該推誠相與，引爲臂助，倪既攪得張勳遺缺，格外感激，服從段氏，段正要賴作外援，如何肯加罪示懲？只第二條大意，謂約法宜循，國會宜復，這乃是應行條件，但從前國會議員，與段反對，此時若仍然召集，必致照舊牽掣，許多爲難，乃特想出一法，說是一國會已經解散，憲法尙未成立，今日仍爲適用約法時代，約法上只有參議院，應該仍召集前時參議院各員，制定憲法，并修正國會組織法等，然後憲法可得施行，國會再當成立。這番言語，明明是弄乖使巧，別有他心。當下通電各省，徵集意見，除嶺南反抗外，皆覆電贊成。段祺瑞又故示大度，並未責及兩粵，但任劉承恩爲廣東省長，朱慶瀾爲廣西省長，且云：「劉承恩未到任時，令陳炳焜暫行兼署。」

獨四川兵亂未靖，特派周道剛代理四川督軍，率兵平亂。原來戴戡兼署四川督軍後，劉存厚暫時退出成都，

歷八十二回。至復辟事起，戴戡所部黔軍，與劉存厚所部川軍，復因爭議北伐事，大起衝突，連日在成都激戰，開放槍礮，焚燬民居。前總統黎元洪，尚主張和平辦理，叫他雙方息爭，靜候中央查辦。未幾，元洪去職，京城且鬧得一塌糊塗，還有何人去顧四川？戴劉總相持不下，徒苦生靈，至此段總理已有餘暇，所以特派周道剛就近代任，勒令劉存厚撤圍成都，又免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職，命林頌莊署第一艦隊司令，升第二艦隊饒懷文爲海軍總司令，另派杜錫珪署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旋復任鮑貴卿爲黑龍江督軍，暫兼省長。他如陝西督軍陳樹藩，亦令暫兼省長。迴應上文故特別提敘。撤去討逆軍總司令部，所有未盡事宜，統歸陸軍部接辦。並令張敬堯督辦蘇皖魯豫四省勦匪事宜。此外政令，猶難悉舉，統由段祺瑞遙商馮國璋，公同議決。

轉眼間已是七月將盡了，祺瑞屢促馮國璋入都，馮却遲遲吾行，心下含着許多疑慮。馮爲直隸人，段爲安徽人，馮有馮派，段有段系，本來是各分門戶，自懸一幟，此次攜手同登，無非爲除去張勳，討逆有名，一個可代任總統，一個可復任總理，以利相聯，並非以誠相與。馮恐段系復盛，一或入都，仍不免蹈黎覆轍，爲所牽制，因此欲前又却，備極躊躇，暗思江西督軍李純，前時常從征漢陽，隱相投契，辛亥革命，馮嘗受清命攻漢陽，純爲北洋第六鎮統制，隨馮同行。現不若調令督蘇，踵接後任，庶幾長江下游，仍佔勢力，且可聯絡沿江諸省，爲己後盾。計畫已定，乃着心腹將弁，潛往江西，與李純商量就緒，然後安排啟行，隨身帶着十五師爲拱衛軍，渡江登車，北行入都。是時已是七月三十一日了，提要鉤玄，爲下文馮段交惡張本。越日即已抵京，京中大小官吏，共至車站迎候，由馮下車接見，偕入都門，便至黎元洪寓邸中，面請復職。虛構故事。黎當然辭謝，決意讓馮。馮乃至國務院，與段祺瑞商議，言下猶有謙辭。段提出當仁不讓四字，敦勉國璋，國璋纔入總統府治事，由國務院電告各省，聲明馮大總統蒞府任職，各省統馳電稱賀，惟兩粵不肯附和，仍主獨立，還有雲南督軍唐繼堯，亦電致各省，擁護約法，不願服從馮政府略云。

民主政治其運用在總統國會內閣，其植基在法律。自段氏免職以來，疆吏稱兵，國會解散，元首引退，清帝

復辟數月之間，迭遭奇變，法紀蕩然，國已不國，顧念大局，危而不忍操之過蹙，冀其後悔，猶可徐圖補救，乃日復一日，禍首趁勢弄權，行動自由，奸邪並進，主器虛懸，民意閉塞，律以共和原則，不惟精神全失，亦已形式都非，來日悠悠，曷其有極？竊謂今欲民國之亡，宜亟闡明數義：（一）總統有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當以副總統代行職權，惟故障既去，總統仍行復職，否則應向國會解職，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九條第二項辦理；（二）國會非法解散，不能認為有效，應即召集國會；（三）國務員非得國會同意，由總統任命，不能認為適法；（四）稱兵抗命之禍首，應照內亂罪按律懲辦，以彰國法。凡此四義，一以約法為依據，不能意為出入，繼堯以為國家不可無法，在憲法未成立以前，約法為民國惟一之根本法，本實非撥則變，本加厲何所不至？自今以往，願悉察敵賦，勉從諸公之後，以擁護國法者，保持民國之初基於不墜，有非法藐視，橫來相干，道不相謀，惟力是視而已。憂危念亂，敢布區區，邦人諸友，實圖利之！

馮政府甫經成立，大勢粗定，也無暇顧及西南，並且滇粵僻處南偏，與大局無甚關礙，所以暫時擱置，付作緩圖。惟馮與李純，既有密約，一經入京，便提及江蘇督軍一缺，商諸段祺瑞，要將李純調任，又因陳光遠亦屬故交，擬令為江西督軍。段祺瑞也知馮有意樹援，心下不甚贊成，但因馮方任總統，彼此聯為同氣，究不便遽與相爭，只好勉強承認。獨提出一個傅良佐來，請馮任為湖南督軍。良佐為段氏弟子，曾任陸軍次長，與小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段祺瑞既信任小徐，因亦信任良佐，良佐且詡詡自矜，謂「征服南方，當用迅雷飛電的手段，出他不意，然後能制他死命。」小徐擊節稱賞，嘗在段氏面前誇美良佐，幾不絕口。段祺瑞牢記心中，適值馮國璋欲任李陟，遂引薦良佐，使他督湘，一是好據住長江中權，抵制李陳，二是好控禦嶺南一帶，抵制滇粵，這正是雙面顧到的良謀。好似奕棋一樣，你下一子，我亦下一子。馮亦不好忤段，因將李純督蘇，陳光遠督贛，傅良佐督湘，同日任命，頒發出來。段又欲貫徹初衷，定要與德宣戰，通歷八十二回因特開國務會議，解決此事。國務員統由段氏組，自然與段氏融合，段倡議

宣戰，那個敢出來反對？當下隨聲附和，似乎有磨拳擦掌，氣吞德意志帝國的形狀。可笑。段祺瑞既得國務員同情，便以為衆志成城，正可一戰，遂即入告總統，請即下令。總統對着宣戰問題，本無甚麼成見，前次入京調停，也未嘗反對。議，歷八十一回。明知中德遼遠，彼此不能越境爭鋒，段要宣戰，無非是虛張聲勢，何妨隨口應允，免傷感情。比黎著薩較爲聰明。於是囑秘書員撰就布告與德宣戰。文云：

我中華民國政府，前以德國施行潛水艇計畫，違背國際公法，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曾於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議，並聲明萬一抗議無效，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等語。不意抗議之後，其潛水艇計畫，曾不少變，中立國之船隻交戰國之商船，橫被轟毀，日增其數，我國人民之被害者，亦復甚衆。我國政府，不能不視抗議之無效，雖欲忍痛偷安，非惟無以對尚義知恥之國人，亦且無以謝當仁不讓之與國。中外共憤，詢謀僉同，遂於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並將經過情形，宣示中外。我中華民國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護者，我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初非有仇於德國，設令德政府有悔禍之心，恍於公憤，改爲戰略，實我政府之所禱企，不忍遽視爲公敵者也。乃自絕交之後，已歷五月，潛艇之攻擊如故，非特德國而已，即與德國取同一政策之奧，亦始終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復傷害吾人民，我政府責善之深心，至是實已絕望。爰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對德與奧，宣告立於戰爭地位。所有以前我國與德與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於中德、中奧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我中華民國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會條約，及其他國際協約，關於戰時文明行動之條款，罔敢踰越。宣戰主旨，在乎阻遏戰禍，促進和局，凡我國民，宜喻此意。當此國變初平，瘡痍未復，遭逢不幸，有此變端，本大總統睦念民生，能無心惻，非當萬無苟免之機，決不爲是一息爭存之舉。公法之莊嚴，不能自我失之，國際之地位，不能自我圯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自我而遲誤之。所願舉國人民，奮發淬厲，同履艱貞，爲我中華民國保此悠久無疆之

國命而光大之，以立於國際團體之中，共享其樂利也。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此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會駐京各國公使，聲明對德宣戰，及對奧宣戰，並令內外各官署，查照現行國際公法慣例，妥速辦理宣戰事宜。德使已早歸國，獨奧使尚在都中，因特致照會云：

爲照會事。中國政府前以中歐列強，施行潛水艇計畫，違背國際公法，危害中國人民生命財產，曾於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議，嗣以抗議無效，於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並經照達貴公使在案。現因中歐列強此項違背公法傷害人道之計畫，毫無變更，中國政府爲尊重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不能久置不顧。貴國現與德國既爲同一之行動，則中國政府對於德奧兩國，不能有所區分。茲向貴國政府聲明，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本國與貴國入於戰爭之狀態，所有中奧兩國於一八六九年九月二日所訂中奧條約，及現在有效之其他條約，或協約，無論關於何種事項者，均一律廢止。至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所訂之條款，及其他同類之國際協議，有涉及中奧間之關係者，並從廢止。又中國政府對於海牙保和會條約，及其他國際條約，一切關於戰時文明行動之條款，仍遵守不渝，合併聲明。除電本國駐奧公使轉達貴政府，並請發給出境護照外，相應備具貴公使并貴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沿途保護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爲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奧使接到照會，亦有公文照覆外交部，語多批駁。略云：

所來照會內容，本公使閱悉，應候本國政府訓令。至公文所提宣戰之各緣由，姑不具論，惟不得不聲明此項宣戰，本公使以爲違背憲法，當視爲無效。蓋按前黎大總統之高明意見，此項宣戰之舉，應由國會兩院同意贊成，方可施行。特此照覆。

這照會遞到外交部，外交部將原文退回，意謂中奧已成敵國，還要甚麼辨論？因此奧使亦卸旗回國去了。粵省督軍省長，雖經宣告獨立，但對着國際交涉，却取同一態度。中央與德奧宣戰，粵省亦鈔錄大總統布告，出示曉諭，並照會駐奧各國領事知照。正是：

虛語終嫌無實力，外強反使笑中乾。
宣戰以後，尚有一切手續容至下回表明。

馮段攜手討逆，甫經成功，即互生意見，暗啓猜嫌，是欲其一德一心，保邦致治，寧可得乎？海軍獨立，與漢粵反抗，尚非馮段腹心之疾，所患者在馮段之貌合神離，仍不免有衝突之禍耳。馮選李純督蘇，陳光遠督贛，段選傅良佐督湘，即生出日後許多波折。民國之杌隉不安，何莫非爭權奪利之軍閥家，有以階之厲也。至若與德宣戰一事，已見八十一回總評中。而此時段之主戰，尤有不得不然之勢，主戰則見好強隣，可作外援，借外債平內患，自此無阻段，其可躊躇滿志乎？然觀於後來之專欲難成，而吾更不能不為段氏慨矣！

第八十九回 籌軍餉借資東國 遣師旅出擊南湖

却說中國政府，既與德奧宣戰，遂由內務部具呈馮總統，謂前時與德絕交，曾將天津漢口的德國租界，收回自管，設立特別區臨時管理局，後改特別區市政管理局，現既明令宣戰，與前情勢，又屬不同，應將臨時二字除去，且管理事務，類屬市政範圍，可將特別區臨時管理局，改名特別區市政管理局，當奉指令照准。又天津奧租界亦由內務部咨照直隸省長，飭該局一併接收管理。直隸督軍兼省長曹錕，即照部咨施行，不在話下。

前總統黎元洪，自日使館營舍還第，住居東廠胡同，屋旁向有衛隊駐紮花園中，嗣因隊兵王德祿，發生瘋疾，

持刀砍入，斫死護衛馬占成，正目王鳳鳴，連長賓世禮等三人，並傷伍長李保甲，衛兵張洪品等二人，其餘衛士一擁齊上，方將王德祿戮斃。元洪恐尚有他變，復移居法國醫院。至馮段已組定政府，局勢少定，乃偕眷屬出京，好在天津尚有私宅，借此棲身，不再與聞國事，這也是逍遙自在的良法。後來何故再爲馮婦？

惟嶺南各省，總未肯服從中央，再加四川亂事，亦尚未靖，代理督軍周道剛，留駐重慶，自奉中央命令後，就在重慶就職，正擬調集兵士西赴成都，忽聞四川省長戴戡，被川軍擊斃，當即派人前往探查確耗。原來劉存厚部下，盡是川軍，不願外兵入境，故前時羅佩金所帶的滇軍，與劉不協，致生衝突，後來戴戡所部的黔軍，亦當然爲劉所恨，力加排斥。畢竟黔軍勢孤，川軍力厚，兩下裏爭戰多日，黔軍卒不能支，退出成都，由劉存厚入城據住。戴戡又聯絡前督軍羅佩金，及雲南督軍唐繼堯，會師進擊，復得奪還成都，驅出存厚。存厚怎肯甘休，收拾敗兵，再攻戴戡，又向滇軍乞援，與川軍對敵，川軍敗退，戴擬夾攻川軍，自督黔軍出城，行抵秦皇寺附近，突與敗退的川軍相遇，彼此見了仇人，便即開槍相擊，也是戴省長命已該絕，竟被流彈射來，傷及要害，連忙返身入城，醫治無效，當即畢命。周道剛既悉詳情，據實呈報中央，當由馮總統下令，追贈戴戡陸軍上將銜，照陣亡例賜卹，着財政部撥銀一萬圓治喪，並命周道剛查明川軍統帥，謂一如由劉存厚主使，應該坐罪，不能曲貸。云云。此種命令，亦未免掩耳盜鈴。試思川軍統帥，除劉外，尚有何人？旋復查開四川財政廳長黃大暹，督軍署參謀長張承禮，亦因川黔兩軍交關時，倉猝出走，飲彈身亡，中央政府，又復從優議卹。後來周道剛，又與滇軍相爭，政府再行申令，飭在川軍隊，無論客主，統歸周道剛管轄，且實授周道剛爲四川督軍，劉存厚會辦四川軍務，總算暫時維持，敷衍過去。

至若新近解散的國會議員，會列國民黨名籍中，都不贊成段總理。且段復任，又不肯將議員一律召回，反提起從前組織約法的參議員，擬爲召集，所以一班解散的議員，陸續赴粵，在粵東自行集會，稱爲非常會議，特借廣州城外的省議會議場，會議時事，否認中央政府，另組出一個軍政府來。當下投票公決，選舉民國第一任總統。

孫文爲大元帥，孫文閑居無事，就趁那選舉的機會，再出就職，就職以後，免不得有一篇通告，無非指斥段祺瑞，倪嗣冲，梁啟超，湯化龍等，違法黨私，背叛民國，應該與師北討，伐罪弔民等語。段祺瑞聞到此信，恐怕別省聞聲響應，引入漩渦，將來東一省，西一省，依次發難，豈不是釀成大患，不可收拾麼？左思右想，除用武力解決外，苦無良策，但欲用武力，必須先籌軍餉，國庫早一空如洗，各省賦稅，又不能源源進來，就使有些報解，平常尚不綽應用，怎能騰挪巨款，接濟軍需？當下與小徐等商量，小徐等主張借款，暫救眉急。段祺瑞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國家擔負，便邀入財政總長梁啟超，密商借債事宜。梁也知借債行軍，利少弊多，無如段總理決意用武，自己方依段氏肘下，不好有違，惟將這副借債的擔子，卸與財政次長李思浩，叫他出去張羅。李思浩素善籌款，接到密令，即與英法俄日四國銀行團商借一千萬圓，名目上不便提出軍需二字，只好仍稱善後借款。銀行團含糊答應，但英法俄三國與德奧連年交兵，耗費不可勝計，也未舍己芸人，獨日本遠居亞東，雖是列入協約國內，反對德奧，究不會出發多少兵船，用過多少兵費，所以四國銀行團中，只日本肯認借款，日本正金銀行理事小田切萬壽，出作日本銀行團代表，願借一千萬圓，與財政部訂定契約。約中要點如下：

- (一)名目。墊款。
- (二)金額。一千萬圓。
- (三)利息。七釐。
- (四)年限。一年。
- (五)折扣。百分之七。
- (六)擔保。中國鹽稅餘款。
- (七)用途。行政費。
- (八)用途稽核。依民國第一次善後借款條目辦理。
- (九)承借者。日本銀行團。

見第二十四回。

契約既成，一千萬圓穩穩借到，折扣由兩邊經手分肥，無庸多說。山東督軍張懷芝，因逐年墊付軍需，總數頗巨，中央無力歸還，樂得乘政府借款的時候，加添一些零頭，可以撥充本省的用費。當下商明中央，代向中日實業銀行，借到日金一百五十萬圓，議定年息一分，還期一年，以中央專稅爲擔保，這好似窮民貸錢，但顧目前，不管日後如何清償呢？段祺瑞既得借款，正要籌辦軍事，制服南方，不料部署尚未定緒，那湘南又突出一支獨立軍，與督

軍傅良佐抗衛，惹得長江中綫，也致搖動起來。當良佐赴湖以前，湖南督軍，本由省長譚延闓兼任，延闓是國民黨中人，段祺瑞恐他聯絡滇粵，所以特命良佐爲督軍，前往監制。良佐到了湖南，譚延闓不便抗拒，就將督軍印信，交與良佐，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竟將署理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勒令撤任，這便是迅雷飛電的手段。劉建藩以無辜被斥，心下不甘，遂與湖南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暨零陵各區司令等，商定獨立，通電中央及各省，宣告自主，脫離現政府關係。一面聯絡滇粵及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等，反抗良佐。良佐豈肯坐視，當即電達中央，詳陳劉建藩罪狀，特派第二師第三旅旅長李右文率兵往攻零陵。段知戎機一發，勢難中止，前次借到日款，只有一千萬圓，不過數月可持，欲達到平南目的，計非多借款項，不能成事，乃復暗囑交通銀行，令他出面借款，再向日本國的臺灣朝鮮興業三銀行，商借日金二千萬圓。又經過許多磋磨，方得三銀行允諾，訂定契約七條：(一)爲金額，計日金二千萬圓。(二)爲期限，准定三年。(三)爲利息，按年七釐半。(四)爲折扣，總算免去。(五)爲擔保，即把中國國庫證券一千五百萬圓，作爲徵信。(六)爲用途，係是整理交通銀行業務。仍是欺人。(七)爲中國政府保證償還本利，且在借款期限內向他國借款時，須先向三銀行商議，此外並定由交通銀行，聘請臺灣朝鮮興業三銀行各一人爲顧問。外人借了債，便着着進逼，政府反視爲得計，難道不可以已麼？這番借款復得告成，連前共得三千萬圓。段總理可以指揮如意，乃請馮總統連下二令，一令是通緝廣東軍政府大元帥孫文，及非常國會的議長吳景濂，一令是通緝陸軍中將藍天蔚，說他受孫文僞令，勾結劉景雙、顧鴻賓、馬海龍、金鼎臣等，分途四擾，貽害西北，應即褫奪原官，着各省督軍省長，務獲嚴懲等語，復召集各省參議員到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免人訾議。令文有云：

國會組織法暨兩院議員選舉法，民國元年，係經參議院議決，咨由袁前大總統公布。歷年以來，累經政變，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現在亟應修改，著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長官，仍依法選派參議員，於一個月內到京，組織參議院，將所有應改之組織選舉各法，開會議決。此外職權，應俟正式國會成立後，按法執行，以示尊重立法機關。

之至意。此令。

又有一令同下，係著內務部籌備國會選舉，略云：

依約法第五十三條，本有召集國會之規定，此次國體再奠，所有約法上機關，亟應完全設立，著內務部接照民國元年籌備國會事務局辦理事宜，迅速籌辦，預備選舉此令。

以上各種命令，統是段祺瑞一人主張，代任總統馮國璋，無非依言傳令，簽名蓋印罷了。當時馮總統尚有一段悲情，乃是總統夫人周氏，得病甚重，竟於九月十日晚間，在總統府中逝世。周夫人就是周道如女士前在袁總統充當女教員，由袁總統撮合山，配與馮河間為繼室。見三十七回，五旬左右的武夫，得了四旬左右的淑女，正是伉儷言歡，非常恩愛，無如疊花命，薄晚菊香消，自從民國三年一月結婚，至民國六年九月病歿，先後只閱三年有奇。老頭兒還有這般剋星麼？看官試想，這一再悼亡的馮河間，能不悲從中來，泣涕漣漣麼？當下備極厚儀，為周夫人飾終，總統府中，未便久殯，乃擇日發喪，回籍安葬。臨喪時所有儀仗，當然繁盛，毋庸細表。周夫人死後有知，也不枉出三年。

且說馮總統國璋，自悼亡後，免不得見物懷人，猶留餘痛。偏這位好大喜功的段總理，時來絮聒，今日借款，明日調兵，說得天花亂墜，儼然有踏平南方的狀態。馮總統本無心主戰，不過礙着情面，未便齟齬，所以段說一件，馮依他一件，段說兩件，馮依他兩件，表面上似乎融洽，其實馮忌段，段亦忌馮，彼此各懷意見，暗地生嫌，再加近畿一帶，水災迭見，永定河決口，南運河又決口，天津保定低窪等處，盡成澤國，津浦鐵路北段，被水衝毀，火車不能通行，還有山東山西，亦均報水溢，索款賑濟。馮總統閱過來電，但委段總理籌辦賑給，不復多言。段祺瑞銳意平南，正慮軍餉未敷，偏老天不肯做美，又鬧出許多災荒案件，隨在需賑。沒奈何囑託財政部，騰出數萬圓銀錢，撥濟災區，某區撥若干，某區畀若干，多約萬金，少約數千，可憐災地甚廣，災民甚衆，單靠着數千一萬的賑款，濟甚麼事？段總理

也管不得許多，但教喚咄示惠，便算了案，惟一心一意的對待南方。那知軍情萬變，不可預料，湖南督軍傅良佐所派遣的李右文一軍，本要他去征服零陵，偏右文到了衡山，反全部投入零陵軍，與劉建藩串同一氣，向傅倒戈。傅良佐氣得發昏，亟改派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及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會師前進。再攻零陵，段總理接報，暗中運款接濟，嚴促傅良佐即平湘南。復慮譚延闓從中作梗，密囑良佐諷示延闓，使他退位。延闓明知馮段猜疑，偏不肯提出辭職，但向政府請假，准給延闓假期，另派周肇祥暫署湖南省長，周亦段氏心腹，與傅同事，應該沉瀆相投，同心協力，傅良佐且得京款接濟，便運往前軍，犒師作氣，果然軍心一奮，踴躍直前。北軍旅長王汝勤、朱澤黃等，行至衡山永豐境內，與零陵軍隊交鋒，連得勝仗，拔衡山下寶慶，直逼零陵。安徽督軍倪嗣沖，又密承段氏意旨，出軍援湘，也得攻克攸縣。

湘皖更迭報捷，段祺瑞欣慰異常，且擬向日本訂購軍械借款，可以軍械濟軍，乘勝平南。當時風聞中外，競起謠傳，共謂「我國軍械，將歸日本主持，所有各省兵工廠、煤鐵礦，亦歸日本管理」云云。於是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交章拍電，請政府聲明真偽，免啟羣疑。馮派亦發作了，就是鄂皖等省，亦有電向中央質問，要求政府明白宣示。（是不滿隨聲附和）旋由段總理覆電，略謂：「謠傳全屬子虛，不可妄信，現惟因與德奧宣戰，擬派兵赴助協約國，自製軍械，不敷應用，勢不得不購自外洋，現在惟西洋英國、東洋日本，尚有餘械出售，我國與美、法、商、迄無成議，急事不能緩辦，始就近向日本購置軍械一批，需款若干，款未交清以前，量加利息，所訂合同，僅限一次爲止，純是自由購辦，毫無意外牽涉。」國歷來所購外國軍械，具有成案可稽，本屆照前辦理，與主權並不少損」云云。李陳兩督軍，接得覆電，見他理由充足，也不好再加詰問，只看他所購軍械，是否給兵赴歐，再作計較。小子有詩歎道：

主戰何如且主和，同居一室忍操戈。
況經國庫中樁甚，借債與兵禍更多。

段總理駁倒李陳等電文，樂得放心做去。忽湖南又有急電，傳達進來，由段總理取過一閱，又未免出了一驚。究竟爲着何事，待小子下回敘明。

多一分外債，即增一分擔負，失一分主權，甚矣外債之不可輕借也。袁政府專務借債，圖逞私欲，所貸之款，盡付揮霍。而私願亦終於無成。不意段總理亦尤而效之，財政部借日本款一千萬圓，交通銀行又借款二千萬圓，名爲善後之需，實爲圖南之用。夫南方各省之宣告獨立，原有礙於中央統一之謀，然自來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段總理試撫躬自問，其胡爲啟南方之齟齬耶？不能推誠相與，徒欲以力服人，軍需不足，實諸強鄰，即使南方果得告平，而所失已不貲矣。况平南之師未發，而湘省已起爭端，用一傅良佐以控馭嶺南，反挑動零陵之惡感，不能懷近，安能圖遠，徒釀成無謂之兵爭而已。可慨孰甚。

第九十回 傅良佐棄城避敵 段祺瑞卸職出都

却說劉建藩據住零陵，與北軍相持多日，寡不敵衆，多敗少勝，不得不向兩粵乞援。段總理也恐兩粵援劉，暗着人運動粵吏，使他反抗省政府，作爲牽制。適值粵屬惠州清鄉總辦張天驥，爲省政府所黜，改任劉志陸爲總辦，天驥心懷怨望，遂對省政府宣告獨立，已而劉志陸帶兵進攻惠州，幫辦洪兆麟，統領羅兆昌，幫統劉達慶等，聯合陸軍，共攻天驥。天驥獨力難支，只好竄去。偏潮州鎮守使莫擎宇，又復向省政府脫離關係，自言軍政當直隸中央，民政仍商承李省長辦理。好一個騎牆法子。旋又聯結欽廉道馮相榮，及鎮守使隆世儲，氣勢頗盛。張天驥亦奔投潮州，與莫相依。莫擎宇遂電達中央，自述情狀。段總理樂得請令，褫奪廣東督軍陳炳焜職銜，特任省長李耀漢兼署督軍，即命莫擎宇會辦軍務。看官試想，民國紀元以來，各省雖號稱軍民分治，實際上全是軍閥專權，自黎政府成立以來，雖改換名目，治軍稱督軍，治民稱省長，畢竟省長勢力，敵不過督軍，督軍挾兵自重，對着一省範圍，差不多

是萬能主義。段總理將陳炳焜褫職，即用李耀漢兼職，也是一條反間計，但陳炳焜怎肯依令？仍任督軍如故，李耀漢勢難代任，依然照前辦事。陳炳焜且與廣西聯兵援湘，與劉建藩等併力作戰，所向無前，奪回寶慶衡山，復拔衡陽湘潭，累得傅良佐日夕不安，又向段總理請援。段總理未免一驚，因恐遠水難救近火，只好責成王汝賢范國璋兩人，令他效力圖功，特派汝賢爲湖南總司令，國璋爲副司令，滿望他感激思奮，掃平湖南，自主軍隊，不意兩人逗留不進，反通電中外及自主諸省，商請雙方停戰。略云：

天禍中國，同室操戈，政府利用軍人，各執己見，互走極端，不惜以百萬生靈爲孤注一擲，挑南北之惡感，競權利之私圖，藉口爲民，何有於民？侈言爲國，適以誤國。果係愛國有心，爲民造福，則犧牲個人，主張俯順輿論，尚不背共和本旨。汝賢等一介軍人，鮮識政治，天良尚在，豈豆同心？自零陵發生事變，力主和平解決，爲息事寧人計，此次湖南自主，以護法爲名，否認內閣，但現內閣雖非依法成立，實爲事實上臨時不得已之辦法，即有不合，亦未始無磋商之餘地。在西南舉事諸公，既稱愛國，何忍甘爲戎首，塗炭生靈？自應雙方停戰，懇請大總統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持平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紛爭，是所至盼。特此電聞。

自王范兩人宣布此電，當然置身事外，引兵退歸那零陵。自主軍隊及兩粵各軍，未肯遽罷，仍舊揚旗擊鼓，進逼長沙。湖南督軍傅良佐，麾下親兵寥寥無幾，專靠王范兩師出去禦敵，偏他兩人宣告停戰，且有倒戈消息，急得傅督軍不知所爲，只好與代理省長周肇祥，想出一條逃命的上策，夤夜同走，潛登兵艦出省，奔往岳州。這也好算得迅雷飛電的計策麼？長沙失去主帥，亟由省城各團體，自組湖南軍民兩政辦公處，暫時維持，適值王汝賢領兵回省，乃公推汝賢爲主任，擔任維持秩序。

傅良佐等退至岳州，不得不電達中央。段祺瑞接到此電，忍不住慚憤交併，慌忙馳入總統府，報明馮國璋，痛責王范兩人叛命的罪狀。馮總統却默然不答，段始窺透隱情，料至王范兩人的行爲，是由老馮暗中授意，遂作色

與語道：「總統主和，祺瑞主戰，兩不相謀，應有此變，祺瑞情願免職，請總統另任他人。」馮總統纔淡淡的答道：「傅良佐所任何職，乃棄省潛逃，不爲無罪。」祺瑞道：「王范兩師，無故倒戈，良佐勢成孤立，自然只好出走了。」馮總統又道：「我何嘗絕對主和，如果能戡定南方，就是我也自願赴敵，請總理不必誤會。」祺瑞起座道：「祺瑞已不敢再幹了，或戰或和，請總統自主便了。」言畢即去，未幾即遞入辭職呈文，又未幾復遞入國務員辭職呈文，馮總統不便遽允，派人一一挽留，復通電各省云：

國事瀕危，人心浮動，一隅生隙，全國動搖。茲將數日經歷情形，暨失機可惜之點，通告於左：自復辟打消，其和再造，軍人實爲功首，此後軍人團體，卽爲全國之中心點，生死存亡，有莫大之關係，此不但本國人所共知，亦外交團所共認。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國根本大法爲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國會，而爲先設參議院之舉，在法律上雖微有不同，而用心實無私意存於其內。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對，無理要求中央，屢爲遷就，愈就愈遠，不得已而用兵，只爲達到宗旨而已，初非有武力壓迫之野心也。兵事既起，勝負雖未大分，而川事則中央頗爲得手，滇黔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廣東方面，陸陳譚雖有援湘之兵，因龍李莫傾向中央，暗中牽制，以是不能大舉是時也。湘南戰事，我北軍將士，稍爲振奮，保持固有之勢力，中央卽可達完善之結果。不意我北軍九死一生，最有名譽之健兒，誤聽人言，壯志消沮，雖係一部分之自棄，而掣動新勝，暨相持未敗之衆，於是合謀罷戰，要求長官通電乞和不顧羞恥，雖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將成之計劃，盡行打消矣。諸君聞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電求和，主持人道，欲達宗旨，亦必能戰而後能和。假如佔住勢力，戰勝一步，宣布調停，再進一程，徵求同意，爲中央留餘地，保政府之威嚴。吾輩軍人之名譽大張，國家人民之幸福是賴，幾何如之？乃不出此而爲搖尾乞求，縱能達到和平目的，我軍人面皮喪盡矣。國璋亦軍人之一份子也，如此行爲，萬無下場餘地，不爲羞死，亦將氣死。諸君皆愛國丈夫，有何高見，如何挽救，能否賈勇救國，振奮部下士辛精神，籌

兵籌餉，以謀勝利，則大錯雖已鑄成，尚可同心補救。國璋代行權位，惶愧奚如！國將不存，身將焉附？如有同心，國璋願自督一旅之師，親身督戰，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宣布事實，渴望答復。

這篇通電，辭旨隱閃，又主和，又主戰，看似斥責王范兩人，却未曾提出姓名，不過含糊影響，但爲段總理顧全面子，所以有此電文。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方改編爲陸軍第十七師，駐紮常德，他聞王汝賢入主長沙，居然代行督軍職務，心下很是不服，竟在常德宣布獨立，要來攻奪長沙，就是兩粵援湘各軍，也不肯聽命汝賢，紛紛入擾長沙，很是危急。到了十月十七日夜間，城中忽然火起，烟霧漫天，秩序大亂。汝賢也只好棄城出走，潛赴岳州。是時傅良佐、周肇祥兩人已由京中召入，傳令免官候懲，令云：

湖南督軍傅良佐代理省長周肇祥擅離職守，着先行免職，聽候查辦。此令。

同時又有一令云：

據王汝賢等電稱：傅督軍於十四日夜，攜印乘輪，不知去向，省長亦去，省城震動，人心惶恐。汝賢等爲保護地方安全起見，會同在城文武，極力維持，現在秩序，幸保安寧等語。並據自請處分前來。傅良佐、周肇祥擅離職守，本日另有明令免職查辦。長沙地方重要，不可主持無人，即派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所有長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賢督同范國璋完全負責。查王汝賢等身任司令重寄，統馭無方，以致前敵敗退，並擅發通電，妄言議和，本屬咎有應得，姑念悔悟尚早，自請處分，心迹不無可原。此次維持長沙省城，尚能顧全大局，暫免置議。王汝賢等當深體中央棄瑕錄用之意，嚴申約束，激勵將士，將在湘逆軍，迅予驅除，以贖前愆。倘再退縮畏葸，貽誤戎機，軍法俱在，懷之慎之。此令。

這令頒發，乃是十月十八日，與王汝賢棄城出走的時候，只隔一宵。京湘相隔太遠，汝賢又倉皇出奔，無暇拍電至京，所以京中尚未聞知，還令汝賢及范國璋擔任長沙治安職務。那段祺瑞自有意辭職後，雖非極端決裂，但

對着湖南問題，不再入商。馮總統因得自由下令，輕輕將王范二人罪狀豁免了事。惟段祺瑞覽此令，文愈加不悅。自思老馮前電，已是態度不明。此次又僅罪及傅周，不及王范，明明是阿私所好。黨同伐異的行爲，因復決計辭去。不願與馮共事。正擬二次遞呈，復接得直鄂蘇贛四省通電，並請撤兵停戰。這又是馮派聯絡推倒段內閣的先鋒電文署名。一是直隸督軍曹錕，一是湖北督軍王占元，一是江蘇督軍李純，一是江西督軍陳光遠。文中說是：

概自政變發生，共和復活，當百政待理之際，忽起操戈同室之爭，溯厥原因，固由各方政見參差，情形隔閡，以致初生齟齬，繼積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竊社憑城，遂乃乘機構釁，而黨派爭樹，因得以利用之術爲挑撥之說，逞攘奪之野心，洩報復之私忿。名爲政見，實爲意見，名爲救國，實爲禍國。於是閭牆煮豆，一發難收。繼等數月以來，中夜徬徨，焦思達旦，竊慮覆亡無日，破卵同悲，熱血填膺，憂痛並集。蓋我國外交地位，無可諱言。歐戰將終，我禍方始，及今補救，尚恐後時。至財政困難，尤達極點，鳩酒止渴，漏脯療饑，比於自戕，奚堪終日。東北災祲，西南兵爭，人民流離，商業停滯，凡諸險狀，更僕難誌。大廈將傾，而內闕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犧牲，每一思維，不寒而慄，中心憤激，無淚可揮。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矣。如項城覆撤，可鑒矧同種相殘，寧足爲勇鷁蚌相持，庸足爲智？即使累戰克捷，已足騰笑鄰邦，若復兩敗俱傷，勢且同歸於盡。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圖蜀而蜀未可圖，仁人君子，忍復驅父老兄弟於冰天雪地，槍林彈雨之中，且戰局延長一日，卽多傷一日，元氣展伸一處，卽多貽一處痛苦。公等誠心衛國，偉略匡時，其於利害禍福所關，固已洞若觀火。況爭點起於政治，知悲憫本有同情，錫等不才，抱寧人息事之心，存排難解紛之志，奔走啼泣，慘切叫號，而誠信未孚，終鮮寸效，俯仰愧怍，無地自容。惟希望之殷，始終未懈。故自政爭以來，默察真正之民意，仰體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達於和平目的，以拯國家之危難，而固統一之宏基。區區愚忱，當邀其諒。現在時勢危迫，萬難再緩，不得不重申前說，爲四百兆人民，請命於公等之前，伏願念亡國之慘哀，生靈之痛苦，卽日先行停戰，各守區域，毋再衝突，俾得

熟商大計，迅釋糾紛。魯仲連之職，錫等願擔任之。更祈開誠布公，披示一切，既屬家人骨肉，但以國家爲前提，無事不可相商，無事不能解決。若彼此之隱，未克盡宣，則和平之局，詎復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輿論一時，信史萬世，是非功過，自有專歸，而旋乾轉坤，亦唯公等是賴。反手之間，利害立判，舉足之際，輕重攸分。救國救民，千鈞一髮，臨電迫切，不知所云。

停戰停戰，這種聲浪與段總理的心理，絕對是不能兩容。偏長江三督軍，一氣貫穿，又推那直隸督軍曹錕三爺爲首，曹錕排行第三，時人號爲曹三爺。同來反對段總理，叫老段如何不煩？如何不惱？當下遞入二次辭呈，不但辭去總理，且把陸軍總長的兼職，一併辭去。馮總統還陽爲挽留，但准他辭去兼職，仍爲總理如初。看官！你想這位段合肥，還肯留着麼？段爲國務總理，又兼陸軍總長，所以有權有勢，莫與比倫。若軍權一卸，還要這國務總理銜頭，有何用處？自然一概不受，出都下野去了。恐未必真肯下野。馮總統樂得准他免職，另任王士珍爲陸軍總長，所有國務總理一缺，且命外交總長汪大燮暫代。汪大燮是段內閣中人物，本有連帶辭職的故例，怎好代任總理？因此決意不爲，一再告辭。馮乃商諸王士珍，邀他組閣。王士珍係直系正定人，資格最老，出段氏上，情性素來和平，沒有甚麼黨派，不過時人因他籍屬直隸，共推爲直派領袖。前時袁黎兩總統時，亦嘗邀他爲過渡總理。見前文。旋進旋退，無刺無非，老年人血氣已衰，不堪再任煩劇，獨馮意以爲籍貫從同，派系無別，正好引爲己助，抵制皖系，調和南方。王士珍固辭不獲，乃承認暫署，於是段內閣遂倒，要改組王內閣了。小子有詩嘆道：

攜手登臺誼似深，同袍何故忽離心？堪嗟宦海漂搖甚，得失升沈兩不禁。

王士珍既代署總理，舊有國務員，一併辭職，另換他人入閣。欲知所易何人，待至下回發表。

觀於馮段之傾軋，表面上似爲和戰之齟齬，實際上卽爲直皖兩派之紛爭。傅良佐之督湘，馮意固未嘗贊同，不過爲李陳兩督軍之交換條件而已。王汝賢范國璋與良佐相反對，其陰承馮意可知，拒良佐卽所以拒段氏也。良佐自命不凡，而實無幹

略，楚歌四逼，倉猝夜逃，名爲黨段，實則負段，段猶欲袒護之，得毋亦自信過深，而未知其用人之失當歟？迨直鄂蘇贛四督軍，通電停戰，而段氏之平南政策，復遭一大打擊，勢不能不辭責出都，此馮段傾軋之第一幕也。而直皖兩派之惡，遂自是日深矣。

第九十一回 會津門譚傳主戰聲 阻蚌埠折回總統駕

却說王士珍既代署總理，當然要改組內閣，所有從前閣員，多半換去，另任陸徵祥爲外交總長，錢能訓爲內務總長，王克敏爲財政總長，江庸爲司法總長，田文烈爲農商總長，曹汝霖爲交通總長，傅增湘爲教育總長，海軍總長仍用劉冠雄，士珍自兼陸軍總長，已見前文。馮代總統撤去段總理，改用王士珍，明明是無意主戰，特借王士珍爲調人，籠絡南方，使得和平統一。無如南軍不肯退步，趁着王汝賢退出長沙，即乘隙直入，竟將長沙佔住。汝賢退走岳州，見前回。

俄而荊州有石星川，隨縣有王安瀾，黃州有謝超，紛紛宣告自主，又與馮政府脫離關係，看官試想：前時段總理主戰，南方各軍，不服段總理，乃起衝突，明明反對段氏，無庸疑議，此次馮總統主和，南方各軍，應該體諒馮總統苦心，休兵息戰，爲甚麼反加出石王謝三人來與馮氏作對呢？說將起來，南方軍閥家所主張，並不是專拒段合肥，實是並抗馮河間，馮總統的謀和政策，豈不是暗遭打擊麼？

還有一個前陸軍次長徐樹錚，爲段氏暗中設法，奔走南北，僕僕道途。看官道爲何因？原來他先至蚌埠，與安徽督軍倪嗣冲，唔商機密。馮方竭力助段，對着小徐的謀畫，很表贊成，小徐既邀得一個幫手，還嫌未足，再向東北出山海關，竟去聯絡奉天張作霖，張作霖字雨亭，係遼陽人，向係綠林豪客，投入清故督張錫鑾麾下，歷年捕盜，積功至師長，袁氏欲引爲羽翼，特擢爲奉天督軍。他本獨立塞外，自張一幟，與馮段不生關係，無甚好惡，小徐以爲東南健將，莫如老倪，東北健將，莫如老張，能將兩健將融成一片，爲段幫忙，還怕甚麼馮河間計策誠佳，於是間關跋

涉，趨往奉天，憑着那三寸舌，說動那張雨帥。張本豪健絕俗，勇敢有為，不論誰曲誰直，但教片辭合意，臭味相投，便即慨然許諾，願爲護符，且留小徐在幕府中，參決軍務，貫徹軍謀。

會安徽督軍倪嗣冲，邀同山東督軍張懷芝等，共至天津，與直隸督軍曹錕，會議時局，恢復段氏政策，對着西南，仍用武力解決。懷芝前爲北洋武備學生，原是北洋系中一份子，與段祺瑞素來莫逆，且平時最嫉國民黨，當然欲望平西南，爲段後盾。且曹錕鎮守直隸，會與長江三督軍，即李純、陳光遠、王占元，聯名通電，主張停戰。見前回。此次倪張兩督至津，距前時電請停戰的日期，不過旬月，爲甚麼反復無常，忽然主戰呢？就中也有一段情由。當時清室元老徐世昌，久駐天津，各軍閥素相契重，遇有大策大疑，必向徐氏諮詢。曹錕駐節天津，更與徐氏常相往來，情誼款洽。徐聞馮段齟齬，政局未定，免不得從旁扼腕。一夕與曹錕會敘，密語錕道：「芝泉，祺瑞字原太覺自信，華甫國璋字亦不應陰嗾范王，倒戈失湘，兩人並皆失策，不知將鬧到如何地步，方能結束呢？」曹錕無詞可答，只應了一個「是」字。徐世昌復掀髯笑道：「君等若迎若拒，不爲馮段兩人調和政見，恐從此以後，北洋團體，越致分裂，眼見是民黨得勢，將乘隙篡入了一錕不禁失色道：「這也可慮，公意以爲何如？」世昌復進逼一句道：「君爲北洋弁冕，若聽令北洋團體，四分五裂，君亦不能辭責呢！」徐也是爲段幫忙。錕隨口應聲道：「得公指教，錕似夢初醒了。」兩人一笑而別。

嗣是錕變易初心，背了長江三督軍的盟約，又欲聯段，可巧倪張兩督，箭來相邀，樂得敲着順風鑼，翕然同聲。倪張兩督，復致書張作霖，請求同意。作霖正與小徐靜待機緣，一經得書，立即答覆，無不如命。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本奉張作霖爲領袖，作霖願加入天津會議，孟鮑自無異言，亦皆參入。再加山西督軍閻錫山，陝西督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福建督軍李厚基，浙江督軍楊善德，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及蘇皖魯豫四省勦匪督辦張敬堯等，均係段氏支派，各遣代表至天津共同會議。就是熱河察哈綏遠三區，也各派代表來到津列席。濟

濟萃英會集一堂，曹錕爲東道主，與倪張兩督表明意見，無非是一併力平南，反對和議八字。各代表聯袂入會，早已稟承各主帥命令，與結同盟，曹錕等一聲倡起，各代表等齊聲附和，接連是劈拍拍的手掌聲，陸續相應。當下議決開戰，誓絕調停，且分派同盟各省出師數目，由曹錕張懷芝倪嗣沖首先認定，次由各代表一一承認，復繕就一篇呈文，要求中央明令征南，然後散席。當時有人嘲諷曹錕，說他大人虎變，因他夙領虎威軍，又善變動，所以引援古典，贈他一個佳號，其實那時將帥，原與牆頭草相似，忽東忽西，沒有定嚮呢。言不必信，也是大人行徑。

惟馮總統本欲主和，竭力籠絡南方，偏偏事不從心，迭遭衝突。石星川等擅謀自主，還是下級軍官的瞎鬧，無甚關礙，最惱人的是南倪北張，無端牽動諸軍閥，會議天津，聯名請戰，明知箇中主動，仍由老段授意，欲將他來呈批駁，又恐倪張等與己翻臉，又似前黎總統在任時，紛紛宣告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轉害得不可收拾。左思右想，無術自全，不得不邀入國務總理王士珍，商決國是。王士珍全是暮氣，不肯擔任一些肩子。遇着艱險時候，但知犧牲官職，浩然思歸，所以敍議多時，並沒有甚麼救急的良方，只有自稱老朽，不堪勝任，情願將國務總理及陸軍總長的兼銜，讓與賢能。自知幹不下去，尙能犧牲職位，還算自好之士。馮總統付諸一歎，俟士珍退出後，又與幾個心腹人商量，大家說是段派勢力尙難驟削，壓制過急，反恐生變，不如再請老段出山，另他一個閑散位置，稍平彼憤，免得種種作梗，牽制中央。馮總統又復爲難起來，暗思段非常人可比，除國務總理外，還有何職可授？如或授他別職，段亦斷不肯受，反致弄巧成拙，越覺不佳。乃再經數人討論，畢竟人多智衆，想出一個新名目，叫做參戰督辦。參戰是對外國立名，不是對着本國的南軍，從前與德奧宣戰，全是段氏一人主張，此次叫他參入協約國，督辦戰務，也是一個無上的頭銜，且與段氏本意不悖，當不至有推讓情形。商議既定，因特派員至津門，先與段氏說明原委，段先辭後受，願當此任。獨言下表明微意，乃是一做了參戰督辦，總須陸軍總長聯合，方可調度一切，若彼此不協，如何督率，如何辦理？云云。這番言論，明是不悅王士珍，要他離開陸軍總長的位置，然後受命登臺。特派員依言覆報，再由

馮總統着人詢段，段又謂請總統自酌。

可巧合肥嫡派段芝貴，自助段復張後，但博了一個勳位，未列要職，在京閑居，他是有名的揣摩能手，雅善逢迎，不但與段祺瑞有關鄉誼，情好密切，就是馮國璋入任總統府中，亦常見有段芝貴名刺往來周旋。馮段交惡，芝貴又會爲調停，只因雙方各尚意氣，不能從旁調洽，所以中止。此次馮意中忽想着了他，乃召入與商，並有委任陸軍總長的表示。芝貴喜出望外，就自願邀段入都，即日啟行，往謁老段，見面時談及馮意，段亦當然心慰，即與芝貴同車至京，復入見馮總統。兩人雖未能盡去夙嫌，表面上似尚歡洽，再加段芝貴在旁湊趣，便各喜笑顏開，盡歡而散。越日，即有參戰督辦的聘任，及陸軍總長的改任，一併頒發。惟國務總理一職，仍歸屬王士珍，不過免去陸軍總長兼銜罷了。王禮老可以去矣，何必爲此贅旒？段既入京，仍然堅持一平南政策，不肯少改，却是個硬頭子。段芝貴原是皖派，不能不與表同情。兩下裏朝夕敘談，無非商議平南事宜，擬派曹錕爲第一軍總司令，張懷芝爲第二軍總司令，統兵入湘。當由參陸辦公處，密電二督趕先部署，剋期出發。於是主戰宣戰的聲浪復傳達中外，時有所聞。獨馮總統尚未肯下令，不是說軍餉無着，就是說陽歷已將殘年，容俟開年辦理。段派亦無可如何，只好展緩兵期，俟至開正以後，再行催逼，光陰易過，轉眼間已是民國七年了。歲俟開年，總有一番俗例，彼此拜賀，忙碌數天，各機關統休假一星期，停止辦公。至假期已過，又有許多隔年案件，須要辦清，一日過一日，又是二十多天，主戰派迫不及待，躍躍欲試，遂競向總統府質問，請馮總統即日發兵。偏府中發出二十五日的布告，尚飭各省保境安民，共維大局。頓時主戰派大譁，纔閱一宵，馮總統帶着衛隊百名，突出正陽門外，乘着專車，竟往天津去了。段祺瑞等俱未預聞，就是各部總長，亦有一半兒在睡夢中，不知他爲着何事，匆匆啟行。但由國務院頒發一諭，通電中外道：

奉大總統諭：近年以來，軍事屢興，災患疊告，士卒暴露於外，商民流離失業，本大總統盡焉心傷，不敢寧處，茲於本月二十六日，親往各處檢閱軍隊，以振士氣，車行所至，視民疾苦，數日以內，即可還京。所有京外各官署

日行文電。仍呈由國務院照常辦理。其機要軍情，電呈行次核辦，並分報所管部長處接洽。凡百有位，其各靖其乃職，慎重將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轉達。

奇哉！怪哉！是何主因？乃有此舉。事前毫無表白，直至登程以後，方令國務院傳達略情，難道總統出巡，不宜明目張膽，只好作此鬼鬼祟祟的舉動麼？句中有刺當時中外人士紛紛推測，各執一詞，直到後來馮氏還京，方知他潛自出京，却有一種特別政策，如國務院代達論調，不過粉飾耳目，自衛美名，其實他何曾勞民，何曾閱兵呢？原來段主戰，馮主和，主戰是謀武力統一，主和是謀和平統一，似乎段好，馮尚懷仁，實際上乃馮段兩派，互相抵抗，段要主戰，馮定要主和，馮要主和，段越要主戰，武夫得志，管甚麼海內蒼生，但教折倒反對派，便算是揚眉吐氣，予智自雄。怎奈兩派勢力，相持不下，段派去而復來，氣餒膨脹，馮不得不虛與周旋，且又想出別法，欲去羈縻段派，合直皖兩系為一氣，使他共衛自身，鞏固權位，然後好不致受制，免得許多防備。就使段派不肯為所羈勒，也不如借出巡為名，親赴長江流域，與李陳王三督軍面商良法，抵制段派，可以維持勢力。為此兩種計策，急欲一行，又恐風聲一洩，老段必來阻撓，所以除二心腹外，俱未通知，竟出人意外，乘車南下。想法亦奇，但強中更有強中手，奈何？

一月二十六日啟行，當晚即至天津，會晤那虎變將軍曹錕，談了半夜的機密。曹錕雖已與段派聯絡，合謀宣戰，但究竟是個直系，對馮未免留情，他的主張，是欲要主和，必先主戰。能將湘省收復，使南軍稍懼聲威，方可再申和議。馮也點頭稱善，不愧為虎變將軍。就在天津督署中借寓一宵，越宿起牀，食過早膳，復與曹錕申定密約。為後文征湘伏案。便即啟程，再往濟南。他想山東督軍張懷芝與倪嗣沖互為黨援，不如直趨蚌埠，說服倪嗣沖，不怕懷芝不為我用，所以濟南未曾下車，竟直抵徐州，轉赴蚌埠。

火車原甚快便，但尚不如電報的迅速，自從馮氏出都，段祺瑞認為怪事，料知馮必有隱情，便即電達張倪兩督，叫他阻住馮蹤，不使他再行南下。豈叫狼防虎，虎防狼。張懷芝得電後，忙派員至車站守候，適馮已至濟南，不肯停車，

竟爾過去，獨倪嗣冲接到段電，距馮至蚌埠時，尚有數小時，他好從容布置，帶着衛兵，赴車站迎接老馮。待至火車到站，由馮下車相見，倪即指揮衛隊，擁馮入署。彼此寒暄未畢，倪嗣冲即掀髯笑語道：「總統爲何微行至此？」馮總統道：「我也並不是微行，無非因公等爲國宣勞，軍隊亦服役有年，所以特來慰問呢。」嗣冲道：「總統出巡，理應預先布告，爲何內外各員，多未聞知？想總統必有高見，敢請明示。」馮答道：「我若預示出巡，沿途必多供張，反多煩擾，故不如潛行爲是。」嗣冲冷笑道：「總統軫念民瘼，原是仁至義盡，但突然出京，反駭聽聞，倘中途遇有不測，豈非大誤？」馮總統道：「這且不必說了，惟我在京都，聞見有限，究竟各省軍隊，是否可用？若再如傅良佐輩貽誤戎機，豈不是多添笑話麼？」嗣冲作色道：「總統也不要徒咎良佐，試想王范兩人，何故倒戈？又復平白地讓去長沙，兩相比較，王范罪惡，且過良佐，爲什麼不革職治罪呢？」馮總統被他一詰，好似寒天吃糞，熱辣辣的引上臉來，勉強按定了神，再與他論及和戰利害。嗣冲道：「南方猖獗至此，怎可再與言和？今日只有一戰罷。」馮總統還想虛詞籠絡，偏倪堅執已意，隨你口吐蓮花，始終不肯承受。

既而山東督軍張懷芝，四省勦匪督辦張敬堯，亦皆到來，想是由嗣冲邀來。兩人論調，與倪嗣冲一致從同，累得馮總統無詞可答，即欲辭行，再往江南倪嗣冲阻住道：「總統何必親往，但教致一電信，叫李秀山來此會議，便好了。」秀山即李純字。馮至此也覺沒法，只好由倪拍電，去名李純，隔了一宿，來了一個李純的代表，蒞席會議。李秀山却也乖巧，故不願親至。看官！你想一代表有何能力，只得隨衆同聲。倪嗣冲且拍案道：「欲要與南方謀和，除非將總統位置，讓與了他，若總統不欲去位，只有主戰一法，主戰必須仍用段合肥，如段合肥出爲總理軍心一致，西南自可蕩平，何論湘省？否則嗣冲願犧牲身命，與南方一決雌雄。」說至此，聲色俱厲，張懷芝、張敬堯兩人，更鼓掌不已。馮總統乃隨口敷衍道：「諸君同心戰，必有功，我就回京下令罷。」倪嗣冲也不再挽留，便送馮上車。張懷芝偕馮同至濟南，中途告別。馮總統乘輿而來，敗興而返，自回北京去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

欲知馮總統回京後，如何舉動，且看下回再表。

觀當時之軍閥家，好似博奕一般，列席之時，見甲順手，則與甲合股，而與乙爲讎，見乙順手，又與乙合股，而與甲爲讎，不論曲直，但爭利益，虎變將軍，即其明證也。馮河間欲併合甲乙兩派，盡爲己用，談何容易。甲自甲乙自乙，彼此立於反對地位，就使暫時允洽，亦必決裂而後已。況如蚌埠之跋扈將軍乎？潛行出京索然而返，馮亦自悔多事哉！

第九十二回 遣軍隊馮河間宣戰 劫兵械徐樹錚逞謀

却說馮總統國璋，白費了一番心思，空勞了一回跋涉，沒情沒趣的折回北京，趨入總統府中，悶悶坐着。有幾個心腹人士進來探問消息，他惟有相對唏噓，長歎數聲罷了。旋由陸軍部呈入軍報，多半是湖南不靖消息，到了二月初旬，復接到湖北督軍王占元急電，報稱：「湘粵桂三省南軍，攻陷岳州，駐岳總司令王金鏡，退保臨湘，南軍據岳州後，連擾鄖陽通城蒲圻等處，聲勢甚盛，亟待援師」等語。馮看了此電，也不禁奮髯動怒道：「真正了不得，看來只好決裂了。」乃實授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爲各軍總司令，陸續出兵，由鄂赴湘，同日發出二令道：

上月二十五日布告，原期保境安民，共維大局，故不憚諄諄勸諭，曲予優容。中央愛護和平之苦衷，宜爲全國所共諒。乃疊據王占元等電稱：「譚浩明程潛所部軍隊，乘此時機，節節進逼，一石星川黎天才等，復以現役軍官，倡言自主，勾結土匪，擾害商民，而譚浩明等，竟引爲友軍，藉援助爲名，四出滋擾，甚且搶擄外艦，牽及交涉。茲復進逼岳州，窺伺武漢，擁衆恣橫，殘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戰禍，爲民請命者，反令吾民益陷於水深火熱。本大總統撫衷內疚，隱痛實深，各督軍都統等，疊電瀝陳，僉以聲自彼開，應卽視爲公敵，忠勇奮發，不可遏抑。本

大總統深惟立國之道，綱紀爲先，若皆行動自由，弁髦法令，將致紛紛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國？用特明令申討，着總司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卽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師行所至，務須嚴申紀律，無犯秋毫，卽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

自軍興以來，在湘各路軍隊，動輒託故潰逃，長官督率無方，以致有治軍守土之責者，效尤叛國，軍紀久焉不張。本大總統殊深內疚，若再因循寬縱，必致釀成無政府之現象，其何以飭綱紀而奠民生？嗣後各路統兵長官，於所屬官兵，遇有不遵節制，無故退却等情，着卽以軍法便宜從事，毋稍姑息，其各凜遵。此令。

兩令既下，又特派曹錕爲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爲攻岳前敵總司令，所有防鄂各項軍隊，統歸節制調遣。於是虎變將軍曹錕，首先出發，卽於二月七日由津啟程，張敬堯亦於十二日出發徐州，浩浩蕩蕩，率軍赴鄂去了。未幾復由總統府發出數令，褫奪各軍長官職，由小子彙述如下。

查湖北襄鄖鎮守使兼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暨湖北陸軍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領師干，宜如何激發忠誠，服從命令，乃石星川於上年十二月宣布獨立，黎天才自稱靖國聯軍總司令，相繼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國軍，勾結土匪，攻陷城鎮，並經各路派出軍隊，奮力痛勦，將荆襄一帶地方，次第克復，而該兩逆甘心叛國，擾害閭閻，實屬罪無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職勳位勳章，應卽一併褫奪，仍着各路派出軍隊，嚴密追緝，務獲懲辦，以肅軍紀而彰國法。此令。

譚浩明等，擁衆恣橫，甘爲戎首，前已有令聲罪致討。譚浩明以現任督軍，不思綏輯封圻，恪盡軍寄之責，乃竟自稱聯軍總司令，率領所部，侵擾鄰疆，若再濫廁軍職，何以申明紀律，警戒來茲？署廣西督軍陸軍中將譚浩明，著卽行褫奪官職，暨勳位勳章，由前路總司令一體拏辦。其他附亂軍官，並著陸軍部查明懲處，以彰國法而警效尤。此令。

這兩令是聲明撻代罪及自主軍長，有討叛懲逆的意思。還有二令，乃是懲辦失律的長官令云：

前因湖南督軍傅良佐，代理省長周肇祥，擅離職守，曾令免職查辦。兩月以來，荆襄叛變，岳州失守，士卒傷亡之衆，人民流離之慘，深愴予懷。追論前愆，該前督等實難辭失律愆事之咎。傅良佐一案，著卽組織軍法會審，嚴行審辦。周肇祥職司守土，遇變輕逃，並著交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以肅綱紀而儆方來。此令。

陸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前令以總司令代行湘督職權，督同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保守長沙，立功自贖，乃竟相繼挫敗，有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務，范國璋所部，又復先行潰退。總司令王金鏡，身任軍寄，調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屬咎有應得。王汝賢、范國璋，均著褫奪軍官勳位勳章，交曹錕嚴行察看，留營效力贖罪。王金鏡著褫奪勳位勳章，撤銷上將銜總司令，以示懲儆。此令。

看官閱此兩令，便可窺透馮總統的本心。傅良佐與周肇祥，乃是段派中人，所以主張嚴辦。王汝賢與范國璋，乃是自己叫他倒戈，所以讓長沙失岳州，失律愆事，不加重懲。但恐段派噴有煩言，乃不得不褫奪官階，叫他留營效力，圖功贖罪。後來傅良佐終不到案，且與馮氏反唇相讎，這明明是由段氏袒護，說他罪輕罰重，不服馮氏裁判。老馮的掩耳盜鈴計策，終被段派看穿，仍歸沒效。還有江西督軍陳光遠，是密承馮氏意旨，主和不主戰，贛湘密邇，他却擁兵坐視，不去援湘。總統府中，雖已有令促援光遠，料非馮總統本意，所以始終不動。此次由段派彈劾，至再至三，馮總統不得已下令道：

江西督軍陳光遠，於湖南戰役，疊有電令進援，乃該督軍托故延緩，致誤湘局，殊難辭咎。陳光遠著褫上將銜，陸軍中將，仍留督軍本職，俾其奮勉圖功，以策後效。此令。

投袂請纓的張懷芝，已受任第二軍總司令，應該率軍速發，不讓人先，偏他徘徊觀望，甘聽曹錕、張敬堯二軍接連就道。自己故落人後，實尙欲要求一席方肯前驅。都是利己主義。既而湘贛檢閱使的任命，果然願下，懷芝乃欣

然受任，帶兵進行，先命第一師師長施從濱，取道九江，徑往湖北，自乘津浦鐵路火車南下，經過南京，會晤江蘇督軍李純，談了一番戰策，然後西趨南昌，檢閱贛省軍隊，援應曹張兩軍去了。迂道蘇轅，無非自出風頭。惟馮總統此次主戰，純然爲段派所迫，沒奈何出此一着，心中總不免芥蒂，且自覺和戰反覆，無以對人，因復仿古時罪己文，頒發布告一通，略云：

立國之道，綱紀爲先，果頑梗不易強馴，則征討自非得已。上年湖南事起，開議主張用兵，國璋獨軫念時艱，欲民小息，雖於內閣政策，亦復一致贊同，但冀以武裝促進和平，而未嘗以力征誓於有衆，堅冰之漸，因有由來。迨前湖南督軍傅良佐棄職輕逃，前援湘總司令王汝賢，副司令范國璋，接踵潰退，長江陷落，大損國威，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暨各國務員等，以軍事失敗，政策撓屈，引爲己責，先後呈准辭職，國璋於此，正宜申明紀律，激厲戎行，奮一鼓之威，作三軍之氣，乃因湘有停止進兵之電，粵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讓步爲輸誠，認甘言爲悔禍。大約是片面思想。方謂于戈浩劫，猶可萬一挽回，固料其非盡真誠，而終思要一信義，於是布告息爭，以冀共維大局，孰意譚浩明等反覆恣肆，攻破岳州，今則攘奪權利之私，實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張撻伐，一剪兇殘。然苦我商民，勞我師旅，追溯既往，咎果誰歸？傅良佐等債事失機，固各有應得之罪，而舉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慙德。兵先論將，往哲有言，泛駕之材，詎可輕敵。國璋不審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輕許之，是無知人之明也。念念不忘傅良佐。叛軍倖勝，反議弭兵，內訌始凶，言之成理。國璋欲慰大多數人之希望，而輕許之，是無料事之智也。思拯生靈於塗炭，而結果乃擾閭閻，思措大局於安全，而現狀乃愈趨焚亂，委曲遷就，事與願違，是國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負荷也。耳目爭屬，責備難寬，既叢罪戾於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謗，惟攝職本屬約法，詎容輕卸，肩鄂疆再起兵端，尤應勉紓籌策，所望臨敵之將領軍隊，取鑒前車，各行省區域長官，共圖後盾，總期大動用集，我武維揚，俾秩序漸復舊觀，蒼赤稍蘇喘息。國璋即當返我初服，以謝國人，耿耿寸心，願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

聽之！特此佈告。

看官聽說，這種罪已佈告，乃是說出不得已的苦衷，暗中仍有歸咎段祺瑞的伏筆。段派雖已達到主戰目的，但必欲擁段復位，使他戰勝南方，得雪前恥，方不致貽老馮口實，各享榮名。當時段氏第一功臣，要算徐樹錚，他既奔走南北，運動倪張，能使失敗的段祺瑞，仆而復興，主戰政策，又得復活，真是段幕中首出人物，巧為斡旋。惟見那老帥段祺瑞，只出任參戰督辦，尚未復國務總理要職，總不免餘恨未平。況目前宣戰，乃是馮氏出頭，將來若得順手，收復湘省，再平兩粵，豈不是統一威名，全歸老馮？反顯得從前段氏，實無能力，一戰致敗，馬上倒閣，可羞不可羞呢？將小忿心，亦揭出，明著觀火。想來想去，只有再慫恿那張雨帥，演出一齣拳手戲，威嚇馮河間，叫他不能不起用段氏，方得規復那老帥威名，貫徹那平南政策。好在張雨帥已經信任，言聽計從，樂得再獻祕謀，從速進行。果然片言上達，即蒙兩帥首肯，決計照辦。當下頒動員令，調遣軍隊，東入山海關，聲言為援湘起見，派兵南下。前隊到了秦皇島，却逗留不行，鎮日裏逍遙海上，伺察往來各艦，幾不知他探何祕密。

會由日本運到大批軍械，經過秦皇島，奉軍從旁觀看，問明舟子，乃是中國政府向日本購辦，裝運東來。奉軍譁然道：「我軍正少軍械，今適湊巧，有這批槍彈運來，何妨借我一用呢。」說着，便一齊登艦，七手八腳，把軍械搬運岸上。舟子如何阻撓，只好眼睜睜的由他劫取，約莫有一兩小時，已將全船槍彈悉數搬空。奉軍也不稱謝，竟將軍械攜至京奉鐵路間，載上火車，派了弁目數名，運往奉天去了。這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間事。越日，即由張作霖電告中央，略謂：「奉省派往南下各軍，已開往灤州，惟槍械缺乏，事機緊迫，不得不變通辦理。現已將中央所購軍械運奉，除將軍械開單呈請備案外，謹先奉電請領。」云云。猶是繚林故智。馮總統得了此電，簡直是莫明其妙，欲向張雨帥問罪，又恐他倔強不服，只得暫時容忍，且看他如何做作，再作計較。那知這位張雨帥，真是敢作敢為，既將軍械截取，遂分給部下各軍，陸續遣入山海關，分駐京奉鐵路沿線一帶，就是秦皇島、灤州、豐臺、獨流、廊房等

處，統皆分紮軍隊，布置得層層密密。且在軍糧城設起總司令部，張雨帥自任總司令，惟因京奉隔省，呼應尚恐未靈，特派徐樹錚爲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所有軍糧城舊存軍糧三千石，本屬陸軍部掌管，小徐也未會電請中央，竟撥充軍食，居然有士飽馬騰，踴躍待命的情狀。

馮總統本忌老段，尤忌小徐，前次府院衝突，多半爲小徐驕橫，靠着那推倒張勳的功勞，擁護合肥的威力，凌轡政府，睥睨一切，爲馮總統所難堪，所以用釜底抽薪的計策，撤銷段內閣，改易王內閣，偏偏小徐尋出一條捷徑，竟去邀請東北的張大帥，做了護身符，來與中央作難。馮總統當然愛煩，不得不派人婉問，他却口口聲聲的是要援湘，是要平南。及問他屯兵各隘，不遽南下的原因，他竟張目厲聲道：「我只知有段總理，但教段總理令我南下，我立即南下了。」俗語說得好：「欲知言外意，盡在不言中。」小徐此語，明明是要段祺瑞復職，特地用着武裝，脅迫馮河間，馮得報後，不由的滿腹躊躇，欲再任段爲總理，未免自失面子，欲不任段爲總理，奈背後伏着小徐，仗那雨帥威風，前來脅迫，滿懷抑鬱，不堪言狀。國務員雖有數人，大都庸庸碌碌，莫展一籌，王士珍屢次稱疾，給假休養，尋常國務，還要內務總長錢能訓代理。錢又是個圓通人物，與他商議，無非敬謝不敏，自願去職，累得馮總統倉皇四顧，自覺孤危，沒奈何再令秘書員繕就一篇通電，咨詢各省，籌商辦法，解決種種困難問題。小子有詩歎道：

一波未了，一波生，肘腋危機又暗呈。莫怪人心多險詐，須知元首少推誠。

究竟通電中如何措詞，容知下回錄敘。

本回爲段派復盛，馮派復挫之時期。主戰固段派之本志也，馮之主戰，原爲段派所迫而成，但主戰之初，尙未肯使段氏復職，是其心仍不欲用段氏，戰而勝則坐自張威，可收統一之效，戰而不勝，仍可歸咎段派，而再與南軍謀和可耳。罪已布告，所以作軍人壯往之氣，而期達戰勝之目的也。何物小徐，偏窺透馮氏之心腹，運動張大帥以扼其背，是真馮氏所不料驟遭此意外之一擊，而不得不大聲聲叫苦者也。但馮段之爭，點實自南北紛裂而起，北派固自起紛爭，南軍亦何爲不願生靈塗炭，徒貽人民以戰

關乎哉？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軍克敵 復長沙叠次奏功

却說徐樹錚挾兵稱雄，脅迫馮總統，馮總統無法自解，只好通電各省，咨詢辦法。電文不下一二千言，由小子錄述如下：

各省督軍省長，武鳴陸上將軍，廣東龍巡閱使，漢口曹宣撫使，張總司令，九江張檢閱使，承德歸化張家口，各都統，龍華寧夏護軍使，暨各省鎮守使，鑒國步屯邈，日甚一日，內則蝸蟻羹沸，干戈之劫難回，外則滲澹風雲，邊境之防日亟，剝膚可痛，措手無從。國璋代行職權，已逾半載，凡所設施，力與願違，清夜捫心，能無愧汗？然國璋受國民付托，使國家竟至於此，負罪引慝，亦何必曉曉申訴，求諒國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與夫平日之用心，爲事實所扞格，屢投而不得一當者，緣因複雜，困難萬端，欲避賢求去，苦無法律之可循，欲忍辱求全，又乏津梁之可濟。長此悠悠，必召淪胥。諸君子爲國干城，同負責任，用特披肝瀝膽，爲一言之溯，自京畿變生，國祚半斬，元首播越，舉國騷然，於是黃陂委託於前，段總理敦促於後，皆援副總統代職之規定，強國璋以北來，明知禍亂方殷，非材絕難負荷，惟冀黃陂復職，主持有人，則不佞捍衛南疆，尚可分擔艱鉅。乃商請無效，各省區督軍省長，及文武官吏，分馳電牘，敦促入都，猥以藐躬，過承督責，湯火之蹈，且不容辭，矧安危不僮繫個人，匡助可取資羣力乎？驚濤共濟，全恃同舟，初不料輿綬方承，而內部轉愈趨紛擾也。國璋抵京，首先奉政黃陂，不獲許可，而後受職。其時國會，早經解散，政府尚在權輿，繼絕布新，有同草創，段前總理投艱遺大，獨任賢勞，正宜共濟時艱，中外一致，而西南諸省，忘再奠共和之績，以非法內閣相攻，別挑衅端，遂開戰禍，迨內閣改組，宜可息爭，國會問題，又生

枝節。對於中央之任命官吏，則嘖有煩言，對於石黎之擾亂荆襄，則引爲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敵，而結果仍訴諸兵戎也。民國元二之交，風雨漂搖，幾毀家室，項城運其雄才大略，曾不數月，而七省同時戡定，大權集於中央，國璋能力固不逮項城，然事前之師不妨相襲，徒以觀念所在，元氣之凋殘，民生之疾痛，實過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訓，內訌宜息，人具同情。本無厲行專制之心，何取經營力征之舉？以故軍事初起，第望促進和平，不因敗績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戰，無非欲融洽南北，盡釋猜嫌。耿耿于衷，可質天日。乃北則疑其寡斷，兵氣幾爲之不揚，南則信其易欺，驕蹇益難於就範。湘省各軍乘機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以難堪，激同胞之宿憤。中央縱無統馭，亦何至聽命於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強權，不留餘地，以相讓步。則最後解決，惟戰乃成。因事制宜，絕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觀望不前，而損聲威，行動自由而滋謠誣也。凡此種種，皆事實上隨時發生之障礙，足使國璋維持大局之希望，悉消滅而無餘，而逆計未來應付之難事，變之鉅，則更有甚於此者。國會機關，虛懸日久，頗聞舊議員騰集粵省，有自行開會之說。姑無論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經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即各省區人民，亦斷無承認之理。至於正式選舉總統之期，轉瞬卽屆，根本無着，國何以存。此大可憂者一。財政艱窘，年復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難關，亦嘗恃外債以爲生活，然能合全國之財力通盤籌畫，猶得設法挹注，勉強撐持。乃者蕭牆鬩爭，外省內解之款，大半截留，來源漸絕，而軍政費之支出，復倍蓰於平時。羅掘久窮，誅求鈔應，主藏作仰屋之歎，桑孔再生，亦將束手。此大可憂者二。內閣負責，取法最善，段前總理爲國戮力，橫被口語，托詞政策撓屈，與各國務員相率引退，而總理一職，後來者遂視爲畏途。聘卿王士珍，字賢今，諸閣員皆國璋平昔至契，迫於大義，礙於感情，暫允助勤，初非本願。滿擬時局漸臻純一，再行組織，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業已殷憂成疾，而在假矣。錢代總理諸人，復謂事不可爲，褻裳而去，強留則妨友誼，覓替則恨才難推測，其終將陷於無政府之地位，此大可憂者三。至目前外交之

情形，尤應發起吾人之警覺，個中利害，另電詳聞。國璋一武夫耳，因緣時會，謬握政權，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獨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嚮愛國之忱，而國之不顛覆者亦僅。澄清無術，空揮三舍之戈，和平誤人，錯鑄六州之鐵。馴至四郊多壘，羣盜如毛，秦豫之匪警頻聞，畿輔之流言不息，雖名義同於守府，而號令不出國門，瞻望前途，莫知所屆，何敢久居高位，自誤以誤國家，自應求卸仔肩，歸還政柄，惟民國既無國會，而總理現屬暫攝，又不能援約法條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職所由來，實出諸君子之公意，國璋既備嘗艱阻，竟不獲補救於萬一，坐視既有所不能辭職，又無從取決，祇有向各省區督軍省長暨文武官吏，詳述危殆情形，應請籌商辦法，爲國璋釋重負，爲民國求安全，寧使國璋負誤國之咎於一身，而不使民國紀年，臨國璋以俱去，不勝至願。特此飛電佈達，務希於旬日內見復。至統治權所寄，國璋在職一日，仍當引爲己責，決不肯萌怠弛之心，而自糞罪戾也。敢布誠悃，佇盼嗣音。

這種通電，實不過是紙上具文，世無諸葛，國少魯連，何人能出奇鬪智，排難解紛？那段派却同聲鼓噪，堅請段祺瑞再爲總理，馮總統到了此時，也只好虛心忍辱，重用段氏了。當時曹錕、張敬堯兩軍，先後到鄂，還有張懷芝亦撥軍相助，差不多有數萬雄師，一心對敵。王汝賢、范國璋等，由曹錕密授意旨，也覺得勇氣勃勃，與前退縮情形大不相同。更有第三師旅長吳佩孚，由曹錕薦爲師長，做前敵總司令，威激馳驅，身先士卒，任他湘、粵、桂三省聯軍，如何果敢，也惟有退避三舍，不敢爭鋒。因此湘、鄂各處激戰了好幾次，自主軍隊統皆敗潰。再加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亦來助戰，水陸夾攻，節節進逼。如月塘、驢羊樓市、通城、臨湘、古米山、九嶺、白葛嶺、天岳關等處，並得勝仗，掃清南軍，乃由曹、張兩大帥，下總攻令，規取岳州。岳州乃湖南要隘，南方聯軍得據此地，不啻管領全湘的門戶，怎肯得而復失，驟然退去？於是彼攻此守，你來我拒，相持了兩三日，槍林彈雨，血肉紛紛，飛城內外的百姓早已逃避一空，單剩得兩軍角逐，互相殘殺，何苦何苦。結果是北勝南敗，南軍不能再支，紛紛出城，奔往長沙去了。北軍得進，踞

岳州，便向中央報捷，當由馮政府下令道。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攻岳總司令張敬堯，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迭次電呈，分路規復岳州，水陸兼進，所向有功，先後於月塘嘴羊樓市通城臨湘古米山九嶺白葛嶺天岳關等處，連次激戰，迭獲勝利，節節進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軍頑強抗拒，相持不退，經我軍奮力攻擊，並由艦隊掩護，業於十八日將岳州克復各等語。此次出師攻岳，自開始攻擊以來，爲期不過旬日，屢奪要隘，遂克名城，實由該總司令等調度有方，各將士勇忠用命，用能迅奏膚功，拯民水火，覽電殊深嘉慰。仍着該總司令等遵照電令，計畫督率所部，奮勇進取，並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將士分別等差，呈請優獎。其陣亡被傷官兵，並准優予議卹，以昭激勸。而慰英魂。第念岳州臨湘一帶，人民重罹兵燹，流離顛沛，弗安厥居，損失賞財，危及身命。哀我湘民，疊被荼毒，興言及此，慘怛良深。應由宣撫使曹錕，迅派委員，各路查明，加意撫卹，安集勞徠，各安生業。用副弔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岳州既下，主戰派當然得勢，無不興高采烈，得意揚揚。獨徐樹錚在軍糧城，電迫政府，速起用段祺瑞爲總理，調度軍事，一致平南，否則將引兵入京，彷彿有與甲晉陽入清君側的氣象。署國務總理王士珍，已早呈請辭職，此時復爲環境所迫，苦口堅辭。馮總統乃准他辭去，再用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段方組織參戰事務處，就將軍府特設機關，派靳雲鵬爲參謀處處長，張志潭爲機要處處長，羅開榜爲軍備處處長，陳錄爲外交處處長，並聘定各部總長爲參贊，各部次長爲參議。於三月一日始告成立，實任那督辦事務。醉翁之意不在酒，故不妨遲遲辦理。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國務總理的任命，又復發表，他亦並不多辭，便即受任。凡王內閣中的人員，多半仍舊，惟換去財政總長王克敏，由交通總長曹汝霖兼代，江庸亦已辭去，改任朱深爲司法總長。這是段祺瑞第三次組閣了。

段氏前二次組閣，均自兼陸軍總長，至此因段芝貴方長陸軍，既屬同鄉，又且同系，樂得令他原任。芝貴亦遇事稟承，不敢擅斷，所以段祺瑞雖不兼陸軍，也與兼職無異。內總百揆，外對列強，段合肥不憚煩劇，躬自指揮，真所

謂能人多勞，一時無兩了。

徐樹錚聞段任總理，志願已遂，乃將灤州、豐台、獨流、廓房等處所紮的奉軍，陸續開放，由津浦鐵路南下，運往湘鄂一帶，協助曹錕各軍進攻南軍。隱系解圍徽。曹錕等軍勢益盛，遂復自岳州出發，分道進兵，連下平江、湘陰、各城。湘、粵、桂三省聯軍，逐路分堵，總敵不過北軍的利害，只好步步退讓。北軍乘勝進逼，到了同山口，與南軍鏖戰一次，南軍又敗，都奔往長沙，嬰城拒守。曹錕、張敬堯見前軍得利，便飭後隊一齊向前，併攻長沙。南軍連遭敗衄，統不免膽戰心驚，聽聞北軍大至，已覺得未戰先慌，待至強敵壓境，勉強出拒，那裏還能堅持到底？你走我也逃，大家棄槍拋械，向南竄去，好好一座長沙城，弄得空空洞洞，毫無人影。得之易，失之亦易。北軍自然放膽入城，打起得勝鼓，鳴起行軍樂，喜氣洋洋，不消細說。馮政府已任張敬堯為湖南督軍，至此敬堯馳入長沙，不待犒兵安民，即會同宣撫使曹錕，露布告捷，因復由中央下令道：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總司令湖南督軍張敬堯等，迭次電稱：「各軍自三月十八日克復岳州後，節節進攻，分途收復平江、湘陰兩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進規長沙，逆軍處處死抗，經我軍協力痛擊，星夜追逐，逆勢不支，遂於二十六日將長沙省城完全克復」等語。此次各軍激於義憤，忠勇奮發，由岳州取長沙，曾不數日，力下堅城，該總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將士忍饑轉戰，嘉慰之餘，尤深軫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著先行呈明，分別呈請優獎，仍即督飭各軍，乘勝收復縣邑，以奠全湘。所有地方被難人民，流離蕩析，並著查明，妥為撫卹。用副國家綏輯勞徠之至意。此令。

古詩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次下岳州，克長沙，總算由曹錕兩大帥的功勞，其實這樣的勞績，統是由腥血製成，脂膏造就。

看官試想，民國肇基，公定約法，稱為五族共和，彼滿蒙回藏，從前統當作外夷看待，說他是甚麼大種，甚麼羊

種，及共和政體宣告成立，居然翻去老調，視若同胞，這原是大同的雛形，不比那專制時代，賤人貴己，爲什麼遷延數年，戰雲擾擾，連漢族與漢族，還弄得一場糊塗，不可收拾呢？大約開戰一次，總要費若干餉精，傷若干軍士，還有一大班可憐的人民，走頭無路，流離死亡，好好的田廬，做了礮灰，好好的妻女，供他淫掠，害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即如此次岳州一役，據宣撫使曹錕查報：「岳州自羅兵劫十室九空，逆軍敗退時，復焚掠殘殺，搜劫靡遺，近城一帶地方，人烟闕寂，現雖設法招集流亡，商民漸聚，而啼號之慘，實不忍聞。」云云。至長沙一役，又由曹錕報稱：「逆軍在湘勒捐敲詐，搜索一空，敗退後復縱兵焚殺，慘無人道，土匪又乘間劫奪，以致民舍蕩然。」等語。在曹錕主見，當然歸罪南軍，不及北軍，試問北軍果能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嗎？就使秋毫無犯，確似虎變將軍的口吻，湘民已經痛苦得殺了。概乎言之。政府施行小惠，先着財政部撥銀洋四萬元，賑濟岳州難民，繼撥銀洋六萬元，賑濟長沙難民，實則湘民被難，何止十萬，果以十萬計算，每人祇得銀洋一元，濟甚麼事？又況放賑的人員，未必能自矢清廉，一介不取，暗中剋扣，飽入私囊。小民百姓，所得有幾，徒落得傾家蕩產，財盡人空罷了。

國務總理兼參戰督辦段祺瑞，連檄捷電，喜溢眉宇，以爲湘省得手，先聲已播，此後可迎刃而解，就行把平南政策，達到最終目的。惟尚有數種可慮的事情：一是恐前敵將士，既有朝氣，必有暮氣；二是恐國庫空虛，只能暫濟，不能久持；三是恐河間牽掣，乍雖宣戰，終復言和，積此三因，尚未遽決。小徐等竭力攬撥，把段總理的三慮，一一疏解，俱說有策可使，不煩焦勞。再加安徽督軍倪嗣冲，接得小徐等書報，立從蚌埠啟行，馳入京都，謁見段總理，申請再接再厲，期在速成。約住了一個星期，把政治軍事諸問題，統皆商決，然後辭行返皖。過了三五日，國務總理段祺瑞，即帶丁交通次長葉恭綽，財政次長吳鼎昌等，出都南行，竟馳往鄂省去了。正是：

人生胡事競奔波，百歲光陰一剎那。堪歎武夫終不悟，勞勞戰役效如何？

畢竟段總理何故赴鄂，試看下回說明。

自曹張兩軍至鄂後，但閱旬月，即下岳州，復長沙，似乎主戰政策，確有效益，以此平南，宜綽有餘裕，不煩躊躇者也。然觀於後來之事變，則又出人意料，蓋徒挾一時之銳氣，以博旦夕之功，未始不足快意，患在可暫不可久耳。本川最後一段，歷敘人民之痛苦，見得民國戰事，俱屬無謂之舉動，軍閥求逞於一朝，小民受苦於畢世，民也何辜，遭此荼毒乎？與氏有言，春秋無義戰，又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彼時列強爭雄，先賢猶有疾首痛心之語，今何時乎？今非稱爲民國共和時代乎？而奈何一戰再戰，且連戰不已也。

第九十四回 爲虎作倭再借外債 困龍失勢自乞內援

却說段祺瑞南行赴鄂，借着犒師爲名，到了武昌，與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會商軍務，共策進行。又召集河南督軍趙倜，及奉天蘇翰魯皖湘陝晉各省代表等，同至漢口，列席聚議，大致以「長沙已下，正好乘勝平南，企圖統一，但必須取資羣力，方可觀成，所以特地南來當面商決，還望諸君一致圖功，毋虧一篑」等語。大衆雖各執己見，有不再主戰的，但表面上只好唯唯從命，獨曹錕捫鬚微笑道：「欲平南方，亦並非真是難事，但用兵必先籌餉，總教兵餉有了着落，將士不致枵腹，纔能效命戎行，不慮艱阻了。」已有微意。段祺瑞答道：「這原是必要的條件。如果軍士用命，怎可無餉？我回京後，便去設法籌備，源源接濟總之外面督兵，責在諸公，裏面籌餉，責在祺瑞，得能征服南方，同過太平日子，豈不是一勞永逸麼？」離矣哉曹錕不便再言，淡淡的答了一個「是」字。

會議既畢，一住數日，段乃借豫督趙倜，由漢口啟行，乘着兵輪，沿江東下。到了九江，會晤江西督軍陳光遠，又談了許多兵機，光遠也沒有甚麼對付，只敷衍了一兩天。段再由九江至江寧，與江蘇督軍李純，安徽督軍倪嗣沖，

上海護軍使盧永祥，敘談半日，倪與段心心相印，何庸多囑，盧亦段派中的一份子，當然惟命是從，李純是馮氏心腹，到此亦虛與周旋，未嘗抗議。段即北旋，與趙倜乘車至豫，倜下車自去，段順道回京，不復他往。

看官可知段氏南下，無非欲固結軍閥，指揮大計，壹心壹力，與南軍決一最後的勝負，大有不平南軍，不肯罷休的意思。既已回京，即日夕籌畫軍餉，怎奈司農仰屋無術，點金不得已，只好告貸鄰邦，欲就此止渴。東鄰日本，素懷大志，專用老氏欲取姑與的政策，慷慨解囊，資助中國。徐樹錚等又爲段氏畫策，總教南北統一區區借款，自可取償諸百姓身上，無足深憂。就中尚有交通部長曹汝霖，乃是親日派首領，與小徐爲刎頸交，他却一口擔承，願爲乞貸東鄰的媒介。看官欲知他生平履歷，及所以親日的原因，待小子約略敘來。

曹係上海人氏，前清時游學東洋，肄業日本帝國大學，與日人日夕交游，免不得習俗移人，腦筋裏面嘗含着東瀛色采，其時前司法總長章宗祥，段氏第一次組閣時，曾爲司法總長。亦在日本留學，與曹最相契合。清貝子載振奉命出洋考察法政，道經日本，曹極誠歡迎，載振嘗面許道：「爾二人學成歸國，有我在內，不怕不騰達飛黃，願努力自愛！」二人聞言，非常感謝，已而曹先畢業歸來，赴京運動，得受清相奕劻、那桐等知遇，廁職部僚，或謂他曾暗囑閩中人結驢、那桐，因得通顯，這語出自謠傳，未可盡信，但不到數年，即由外務部額外司員，超任至右侍郎，可見他是個做官能手，干祿專家。中日間島交涉，嘗由曹出爲調停，雖得將間島索還，終把安奉、安奉至奉天、巡警、吉林、長春、鐵路權讓給日本，人言嘖嘖，已說他爲虎作倀，討好東鄰。革命以後，復迎合袁、項，城得蒙信任，所有五月九日的密約，二十一條的階律，曹亦預謀。五九條約，俱見前文。不料段氏三番組閣，那曹汝霖又得兩長交通部，處段門下，簡直與段氏子弟相似，往來甚密，事必與商，他見段氏籌備軍餉，急需巨款，遂出向日商中華匯業銀行，貸洋二千萬元，約款上不便說明充餉，但說是擴充西北電信，及修理舊有電臺，與添設無綫電的應用，議定利息八釐，償還期計五個月，即將舊設電信收入金，作爲擔保，并預許將來關係電信事業，或需借款，該銀行得有優先權。兩下

認定，彼此簽約，段總理又得了二千萬金，好酌量挪移，暫充軍費了。

只是電信收入，前已作為丹法兩國的借款擔保品，仍此番一物兩押，豈不是失信外人，於是駐京丹麥公使及法蘭西公使，查悉情形，即提出抗議，並投照會，質問中國政府，政府不能不分別答覆，但言「電信收入金，除抵償丹法兩國外，尚有餘裕，況現在是短期借款，五閱月即當還清，更與兩國原約不相抵觸」等語。總有抵完的日子。

兩公使接到覆文，見所言尚屬有理，乃暫作罷議，且待他至五個月後，是否中日踐約，再作計較。惟段氏得了借款二千萬元，究不能全數移作軍費，只好隨時酌撥，接濟各軍。偏各路軍電，紛紛索餉，第一路軍總司令曹錕，催索尤迫，比討債還要利害，今朝撥去若干，尚嫌不足，明朝撥去若干，仍云未敷，有限金錢，填不滿無窮慾壑，段總理無可如何，只得再要曹總長費心，續向日本政府借款二千萬元。日政府問作何用？曹汝霖設詞答覆，謂「將建築順濟鐵路，所以需款。」順濟鐵路，是由直隸前順德府，至山東前濟南府的路綫，前已勘定，無資築造，故久成為懸案。曹遂借此立說，不管他踐言與否，且貸了二千萬元，救濟眉急，徐作後圖。惟日政府的貸與條約，格外苛嚴，不比那日商匯業銀行，尚是貿易性質，但顧普通利息，不致例外苛求。曹汝霖要想借款，不能不暗吃大虧，商議了好幾日，纔得雙方訂約，年息七釐，實收只有八七扣，還要分四期交付，就以該路為抵押品，折扣雖鉅，經手人總有好處。段總理也明知契約過苛，受損不少，但除此沒有他法，一聽汝霖所為，曹總長借債功勞，又好從優錄敘了。

無如籌餉人員，辦得十分吃力，前敵軍官，却不肯十分起勁，自從長沙克復以後，曹錕、張敬堯等，俱按兵不動，變成一不和不戰的局面。段總理致書催促，曹錕動以餉絀為辭，未幾即引兵北歸，坐索餉需，段總理方思詰責，不意馮總統反下一特命，加任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使鎮保定，相機進止，惹得段總理氣憤填胸，入問馮總統。馮却振振有詞，謂「川、粵、湘、贛四省，叛黨未靖，因特任曹錕為經略，俾專責成。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意正要他感激思奮，掃清南方呢。」段總理也無詞可駁，憤然退出，從此馮、段兩人的惡感，日積日深了。

致南軍嫉視，預先動手。盧橋者輒犯此病。閩軍尚未入粵，粵軍先已入閩，閩右泉汀漳三州屬邑，多遭蹂躪，經厚基發兵出禦，多敗少勝，不得已致書浙江，大聲呼救。幸虧浙江派兵赴援，纔將粵軍驅出保全境土。厚基尚欲進攻粵軍，亦未肯甘休，兩下裏各添將士，再行角逐。汀潮交界，彼來此往，激戰多日。潮州本是粵屬，汀州乃是閩屬，粵軍守潮攻汀，與閩浙聯軍相持。閩浙聯軍攻潮甚烈，粵軍兀自守住。那汀州一方面，却被粵軍侵入，又失去了好幾縣。累得閩浙兩軍，奔走不遑，那裏能越境西行去救龍王？袁氏欲爲帝時，曾封龍濟光爲郡王。老龍陷入洄轍，展不出甚麼伎倆，沒奈何硬着頭皮，激厲親卒數千人，冒險突圍，總算天不絕命，得鑽出一條生路，向南急奔。餘衆尚有數千，留駐雷州，叫他苦守待援，自己馳向廣州灣，檢點隨兵，或死或逃，只剩了千餘人。

惟廣州灣在雷州南面，地瀕南海，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間，被法人據作租借地，地方政治，全歸法人主持。龍軍如欲過境，必須先向法領事假道，待他允准，方可通過。當下備了文書，咨商法領事，法領事還算有情，允他假道，惟應照國際公法通例，外人入境，不能攜帶武裝，須將軍械先行繳出，然後放行。龍濟光進退兩難，只得俯首依令，囑咐部下，悉數繳械，由法領事查明屬實，乃許通過。蛟龍失水遭蝦戲。龍軍雖得生路，奔還瓊州，但欲捲土重來，再出攻粵，實已乏此能力。濟光無法可施，因欲親自入京，向段總理面議軍情，請他撥兵給械，爲恢復計，乃將所有殘軍，交弟裕光管領，守着瓊崖，自乘海道輪船，徑往北京去了。

濟光一走，雷州所留的孤軍，鎮日待援，查無影響。粵軍極力圍攻，叫他如何支持？終落得援盡力竭，出降粵軍。粵軍遂踰海進攻瓊州，龍裕光方安排守備，鼓衆效力。那知瓊州警衛軍第三十七營營長楊錦堂，忽然反變，竟對龍裕光宣告獨立，且與粵軍聯絡，引敵入境，先據瓊東樂會縣城，繼佔萬寧、陵水各縣，並分攻文昌、定安，直逼瓊山。龍裕光雖盡力抵抗，怎奈粵軍勢大，實難招架，瓊州只一孤島，守兵又屬寥寥，五日失一縣，十日失兩縣，能經得幾多失陷？乃兄濟光，北去無音，地角天涯，望援不至，老龍的巢穴，要從此覆沒了。粵兵盤將已皆離散，龍王如何得安。

究竟龍濟光赴京乞援，難道段總理坐視不救，竟聽他巢穴此離，欲歸無路麼？說來亦有許多難處。段總理只有一身，既要做國務總理，又要做參戰督辦，對內對外，日無暇晷。濟光入京相見，非不當面許援，但瓊崖是在極南，距北京路途萬里，鞭長莫及，一時如何達到？并且曹錕回京以後，前敵將士統已觀望不前，湘省扼長江中堅，比蘇州加倍緊要，省會雖然收復，湘南一帶，尚多南軍蹤跡，無人肯出去掃除，何況區瓊崖，所以濟光一再催逼，段總理只好逐日敷衍，等到延宕日久，難以爲情，乃檄令山東督軍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剋日出發。懷芝自長沙已下，曹錕返京，也引兵退還山東，仍守督軍本任，待至援粵總司令的任命，自京發表，免不得要部署將士運集兵械，方好起程。臨時已是陽曆六月下旬了。

當時參戰督辦事務處，又有一種軍事協定條件，爲中日兩國雙方密訂，內有密約十二條，中國政府並不宣示，就是日本政府，亦守秘密。約文上載有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上秘密事項辦理等語，偏日本新聞紙上，漏洩內容，公然將此項條件，揭載出來，於是北京大學校學生，與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諸學生，全體至總統府中，請願廢約，並求宣布條文，俾衆共知。馮總統無可推諉，乃令學生舉出代表，始准傳見，當面與他解釋，謂此係對外條約，並非對內事件。衆學生方纔無言，散歸各校。旋由天津上海福州各處學生，亦各聯結團體，謁見地方長官，請求代向政府，力爭廢約。正是：

屢向東鄰求臂助，應教內部起疑猜。

究竟密約中有何關係，俟至下回發表。

外債有可借者，有不可借者。所借之債，用於實業上之經營，則將來可收鉅效，足以償人而有餘，此則固尙可借也。若無後來之收入，但顧目前之急需，是與飲鴆止渴，瀕臨救饑，亦何以異？一利百害，如何可借？況駁合肥之借外債，全爲平南起見，南方未必可平，而債臺百級，何物清償？徒受債權之壓迫，增國民之擔負，是豈真不可已乎？可已不已，而親日派之曹汝霖，適承其之。

謂爲虎伥，誰曰不宜？龍濟光本非段系，乃以離視民黨之故，迫而赴段，高雷敗績，瓊崖孤危，數年巢穴，覆於一旦，龍王龍王，其亦事後知悔否耶？

第九十五回 聞俄亂籌備國防 集日員會商軍約

却說中日互訂約章，爲了軍事協定，各守秘密，嗣經日報揭露，方俾國人知曉，內容底細，却是爲對外問題，說將起來，實受外界刺激，因發生這種條約，自從歐戰開始，連年不休，俄皇尼古拉二世，本與英法諸國訂就協約，反抗德奧，起初兵鋒頗銳，突入普魯士境內，略地甚廣，後來屢戰屢敗，不但將佔有普地悉數失去，甚至屬部波蘭亦爲德所奪，就是對奧戰爭，勝敗不一，也沒有甚麼得手，就中更有一位俄國皇后，乃是德國非都西邦的王女，德係聯邦組成，故非都西邦爲德國之一部份，名叫亞尼都古司，頗有雄威，干預政治，德人僑寓俄都，往往恃后爲援，願入俄籍，得輾轉充列貴官，俄德兩國，素來專制，合兩派人士，掌握政柄，百姓還有何幸，衆怒難犯，醞釀已深，會歐戰事起，俄皇主戰，俄后懷念祖國，未表同情，所以一切軍機，暗遭牽掣，再加士心不一，民志益離，所以轉戰數年，迭遭敗挫，俄后又屢次德意，俄皇停戰言和，俄皇受英法諸國的束縛，不能獨宣和議，因此躊躇未決，惟議會人員，完全主戰，免不得嘗議俄皇，俄皇怎肯受責，勒令停會，輿論大譁，議員乘勢號召，奮起革命。

時俄皇身兼總司令，方出次京南的朴次可地方，籌畫軍事，突聞京內暴變，急召前敵將士，返戈勤王，偏革命黨氣焰驕張，雲集影從，差不多有二十萬衆，一夕發難，全局推翻，凡俄京裏面的各部隊，各機關，所有重要人員，一古腦兒被他拘禁，他如郵局，電局，及鐵路要塞等處，悉被佔領，就是俄后亞尼都古司，立后後，曾改名亞歷山大，扶約多羅娜，亦坐致幽囚，禁居茲亞魯司古鴉西羅離宮，都城統爲革命黨蟻踞，遂蜂擁至俄皇行次，把他圍住，迫令遜位。

從古到今，最難做的就是皇帝，做得好時，人人尊敬，做得不好時，個個叛離，所以皇帝二字的反面，叫作獨夫。頑做皇帝者其難之。

俄皇到了此時，已與獨夫相似，沒人聽他號令，不得已宣布詔旨，讓位於皇弟米哈爾大公。米氏嘗戀一女優，私下結婚，同奔奧都維也納，嗣復徙往倫敦，甘作田舍生涯，及聞俄德宣戰，却激起一腔忠憤，歸國請纓，自陳悔過，俄皇也不念舊惡，擢任陸軍最高等官，即令赴敵。果然驍勇無前，屢得戰績，威名大振，遐邇傾心。故一經俄皇詔下，全國兵民，歡聲雷動。獨米氏自知皇位難居，不願就任，願將國體問題，聽從民意解決。於是下議院議決，下議院即中國之衆議院。組織臨時政府，建設新內閣，力反舊制，凡從前政治宗教各人犯，一概赦免，人民集會結社，均准自由辦理。普及選舉，削除一切階級，舊有憲兵，統改爲通常陸軍，調赴戰地，警察改爲民團，團長由國民選舉，隸屬自治會。不到旬日，居然造成了一個共和政府，釐定秩序，不但前敵將士，連電贊成，即如英法美意日本等國，亦皆投與公文，正式承認。惟俄皇尼古拉二世，與俄后俱被驅出，徙至西伯利亞，幽篋窮荒，不得自由行動。餘若親德派大臣，或殺或逐，掃盡無遺。比諸中國革命時，難易相去，幾判天淵。新政府且發表政見，聲言作戰方針，舉國一致，決不與德奧單獨講和，似乎俄國人士，一德一心，可以從此大定了。

那知國家革命，斷沒有這種容易的事情，試看我國辛亥革命，各省人民，那一個不歡欣舞蹈，極力鼓吹，統說是革命告成，大家可享共和幸福，就是內外官吏，無論文武，亦皆翊贊共和，推倒君主，爲甚麼清室遜位，民國成立，擾擾多年，反害得七亂八糟，不可究詰，難道俄國人民，果皆高尚，絕無爭權奪利，黨同伐異的思想麼？向來俄國分二黨派，除舊政府外，一爲下層階級的急進派，係勞兵團，農民團所組成，一爲中等階級的保守派，乃立憲黨系，及武人軍官所組成。此次俄國革命，全是急進派倡起，保守派不過隨勢附和，略表同情。首任內閣總理爾伏夫，視事不過數旬，即受各界激刺，辭職去，繼任爲克倫斯基，是急進派翹楚，當革命時，被舉爲司法總長，會議議廢止死刑，嗣改任陸軍總長，進掌首揆，所有設施，純主急進。陸軍總長薩微柯甫，及將軍柯尼洛甫，與彼不合，薩氏辭去，柯

尼洛甫獨與克氏競爭，致用武力解決，俄京復起戰事。後雖柯氏失敗，黨爭終未消滅，就中又有一派過激黨，比克氏還要維新，竟將克氏推翻，另組新政府，新國會，所以俄京大亂迭起爭端。

內部不靖，外部當然懈體，德軍得乘隙深入，步步進逼，俄國原是吃緊，還有我國的中央政府，更禁不住慌張起來。如此怯弱，奈何參戰？中國西北一帶，與俄接壤，萬一俄人不能制德，被德人穿過俄境，由歐入亞，必且繼恨中國，乘勢報復。中國加入參戰團，本是徒慕虛名，怎可弄巧成拙，反遭實禍？參戰督辦段總理為主戰的發起人，并且親操政柄，內外處置，叢集一身，那得不昏昏着急，加添了一樁心事。虧得小徐等代為設法，想出了借助他山的政策，預備不虞。環顧列強，只有東鄰日本，本地處同洲，依為唇齒，況迭蒙貸款，情好正深，樂得援共同防敵的美名，與他結約，好在駐日公使章宗祥，素來親日，必能出與協商，不致無效。當下電告章氏，令他速辦。章公使不敢怠慢，即致書日本外務大臣，請他共同防敵。公文有云：

敬啟者：中國政府鑒於目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為貴我兩國之必要。茲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特向貴國提議，本使深為榮幸。

(一) 中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之平和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為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

(二) 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互相利害問題，互相慎重誠實，隨時協議。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行以上提議。相應函達，敬請見復。為荷。茲本使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 印

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閣下：

公文去後，即日接覆，願同辦理。何其親善，乃爾？除公文外，又由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另附一函云：

敬啟者：三月二十五日，貴我兩國政府，因共同防敵，業經互換公文。帝國政府，以爲該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再因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應一律由中國境內撤退。帝國政府，特此聲明，相應函達。茲本大臣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正好交情。

章宗祥得了這種文牘，不勝喜慰，便即電達政府，備述梗概。段總理即咨照駐京日使，彼此各派委員，在北京組織委員會，協議共同防敵的條件。日使自然照允，即日互派委員會，所有兩國派定的委員，姓名列左：

（中國委員長）上將銜參謀處處長靳雲鵬

（中國委員）陸軍中將曲同豐 司長丁錦 海軍中將沈壽堃 陸軍少將田書年 陸軍少將劉嗣榮 陸

軍少將江壽祺 陸軍少將童煥文 奉天督軍代表秦華 吉林督軍代表陳鴻逵 黑龍江督軍代表張

濟光 海軍少將吳振南 海軍少將陳恩濼 外交部參事劉崇傑

（日本委員長）陸軍少將齋藤

（日本委員）陸軍少將宇桓 海軍少將增田 海軍大佐伊集院 海軍大佐禰山 陸軍中佐本莊

各委員到了會場，列席公議，議出了十二條約章，約文如下：

第一條 中日兩國陸軍，因敵國勢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起見，取共同防敵之行動。

第二條 關於協同軍事行動，彼此兩國所處之地位與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條 中日兩國，甚願於本協定開始行動之時，對於各自本國軍隊及官民，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當命令

或訓告，使彼此推誠親善，同心協力，以期達到共同防敵之目的。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障礙。日本軍隊，須尊重中國主權及地方習慣，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第四條 爲共同防敵，在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俟戰事終了時，即由中國境內，一律撤退。

第五條 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同派遣之。

第六條 作戰區域及作戰上之任務，適應於共同防敵之目的，由兩國軍事當局，量各自本國之兵力，另協定之。

第七條 中日兩國軍事當局，在協同作戰期間，爲圖謀協同動作之利便起見，應行下記事項：

(一) 關於直隸作戰上之機關，彼此互相派遣職員，充當往來聯絡之任。

(二) 爲圖謀軍事運動，及運輸補充敏捷確實起見，陸海運輸通信事宜，須彼此共謀利便。

(三) 關於作戰上必要之建設，例如行軍鐵路、電信、電話等項，應如何設備，由兩國總司令官臨時協定之。俟戰事終了，凡臨時之建設工程，均撤廢之。

(四) 關於共同防敵所需之兵器，及軍需品，并其原料，兩國應互相供給。其數量應各自不害本國所需要之範圍爲限。

(五) 在作戰區域之內，關於軍事衛生事項，應互相輔助，使無遺憾。

(六) 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如有輔助之必要時，經一方之請求，應由他方輔助之，以供任使。

(七) 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關於諜報機關之通情聯絡，彼此互相輔助，圖其便利。

(八)協定共用之軍事暗號。

第八條 爲軍事輸送使用東清鐵路之時，關於該鐵路之指揮管理保護等，應尊重原來之條約。其輸送方法，臨時協定之。

第九條 本協定實行上所要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軍事當局，指定各當事者協定之。

第十條 本協定及附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之秘密事項辦理。

第十一條 本協定由中日兩國陸軍代表者簽名蓋印，經各自本國政府之承認，發生效力。其作戰行動適當之時機，經兩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

第十二條 本協定以漢文及日文各繕二份，彼此對照，簽名蓋印，各保有一份爲證據。

右列各條，但關係陸軍部份，再就海軍一方面，議定條文，大約與陸軍部份相同。兩國委員，俱表明滿意，因即散席。日本委員長齋藤，自去遞交日使，由日使電達本國政府，請示辦理。中國委員長靳雲鵬，亦將約文入呈國務院，國務總理段祺瑞，提出草約，交國務員會議可否。國務員當然贊許，再報明馮總統，即交參戰督辦處簽字。那日本政府電覆中國駐京日使，允准簽定，彼此各守秘密，乃經日本報揭露以後，遂由中國京內外學生，紛紛異議。其實德軍尚在俄國西境，距中國約千萬里，所訂中日軍事協定條約，始終不聞履行，杯影疑弓，徒添出一段疑論呢。小子有詩歎道：

預定邊防費協商，焦思熟慮亦周詳。如何中外多疑議，只爲條文太祕藏。

還有南方獨立軍隊，亦由數首領署名，電致馮總統，詰問中日軍事協定的約章。欲知詳細，待至下回表明。

革命二字，傳播全球，於是彼國革命，此國亦革命，經一次變革，即增一次危亂。愈革命而其國愈危，此係近今之一種傳染症，不得於國手。鮮有能治安者也。俄國革命亦蹈此病。惟此爲外史上之事實，於本書尙無暇詳敘。本回但因俄之內亂，敘及中

日軍事協定之原因，中國之加入參戰團，全爲環境所迫而成，有名無實，無庸諱言。段總理恐敵軍入境，乃欲借助東鄰，此尤不得已之苦衷，應爲國人所共諒。而議者竊起，互相詰責，蓋由他事未滿人意，無惑乎舉一例百疑議紛滋也。然觀諸十二條約章，尙無損權之舉，而必互守秘密，果屬何意？明眼人其必有所鑒別乎？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專工取媚 訂合同屢次貸金

却說南方獨立軍隊，本推伍廷芳、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劉顯世、譚浩明等爲領袖，與北方爭論不休，至用武力相待。及聞中日有軍事協定的密約，唯恐段祺瑞藉口邊防，借着日本軍人來圍南方，所以電致中央，詳叩約章內容。政府置諸不答，因復嚴電詰問。電文有云：

北京馮代總統鑒：聞段祺瑞與其左右二三武人，有與日本訂立密約之說，中外喧騰，舉國驚疑，奔走呼號，一致反對。廷芳等前已電請鈞座，如有其事，應請嚴行拒絕，如確無之，則請明白宣布，以祛羣疑。區區息事禦侮之苦衷，諒邀洞鑒。竊以西南義旅，志在護法，但求有裨於國，斷非意氣之爭。今段祺瑞及其私人，因壞法而用兵，因用兵而借款購械，因借款購械而有亡國條約，務求逞於國內，寧屈伏於外人，無論雙方勝負若何，而國家主權已陷於外人掌握之中。叱咤鞭笞，唯命是聽，奴隸牛馬，萬劫不復。雖賣國之罪，責有攸歸，而覆巢之下，寧冀完卵。國且將亡，法乎何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與中央約，中央果開誠布公，聲明不簽亡國之約，而對於南北爭持之法律政治諸問題，組織和平會議，解決一切，則我即當停戰息兵，聽我國人最後之裁判。倘忠言不納，務違其窮兵黷武之心，而甘以國家爲孤注，則我國民寧與偕亡，斷不忍爲人魚肉也。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這種電文，本爲段氏所不願入目，馮總統一經閱過，偏把電文移送國務院，顯示老段，激動段氏怒意，恨不得

將南方軍隊，立即掃平，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借外債，籌足餉械，派遣十萬雄師，與南方猛鬪一場，如能就此盪平，方出胸中惡氣。主見已定，遂授意曹陸兩人，再行借款。曹氏就是汝霖，現任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陸氏名叫宗輿，爲浙江海寧人，前清嘗領鄉薦，游學日本，速成法政學校，歸國後納賞爲郎中，輾轉遷擢，累居顯要，民國成立，更得美差。歷任國務院秘書及駐日公使，幣制局總裁等職，官囊充裕，多財善賈，遂與日商品設中華匯業銀行，做了該行中總理先生。這兩人同是親日派，爲段幫忙，不會爲日本幫忙。在外又有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曹總長一鼻孔出氣，小子於九十四回中已約略敘及，惟未曾表明詳情。他既是個皇華專使，法學大家，應該把他詳述履歷，方不抹煞這民國通材。數語耐人尋味。他家住吳興荻港鎮，乃兄叫作章宗元，也會向美國游學，歸參政務，尋爲唐山路礦學校校長，注重實業教育，與宗祥性情行迹，迥不相同，所以西洋畢業的兄長，反不及東洋畢業的阿弟，較爲闊綽。當宗祥學成歸國時，曹汝霖已通顯，籍爲宗祥所垂涎，特上時務條陳萬餘言，作爲進階。偏清政府留中不報，急得宗祥撫髀興嗟，非常侷僚。繼思前時載振囑語，尤爲援引，見九十四回。何勿就此營謀，尋條進路，當下挽一知友，先向振貝子處，代爲先容，然後執刺往謁，好容易纔得進見。振貝子雖與晤談，却淡淡的問了數聲，並未提及前言，推誠相示。畢竟貴人善忘，章宗祥不便相詰，只好說了幾句套話，悵然回寓。

可巧有個牀頭人，見乃夫潦倒情狀，詢問明大略，遂即放出手段，爲夫求榮。又是一個曹夫人，相傳章妻陳氏，芳名彦安，曾在滬上女學校肄業，籍隸姑蘇，彼時宗祥亦爲南洋公學學生，邂逅相遇，一見傾心，遂成爲兒女交。後來陳氏亦游歷日本，與宗祥訂定婚約。至宗祥歸國，就借滬上旅舍爲青廬，行合婚禮。卿卿我我，相得益歡。未幾相偕北上，滿抱一夫榮妻貴的希望。挈蹇同行，乃寓京多日，未遂雄飛，倒不如牝雞振翼，還望高升。於是打通內綫，入謁振貝子夫人，憑着那鶯聲百轉，博得貝子夫人的歡心，時常召入，青眼相待。陳氏知情識趣，竟拜貝子夫人爲乾孃。未幾年紀相若幾何，貝子夫人越加寵愛，遂向振貝子說項，邀同振貝子，至乃翁前，極言陳氏夫婦的材能。乃翁便是慶

親王奕劻，便延陳氏入邸，教授孫兒孫女，並調宗祥入民政部當差。遠大鵬程，從此發軔。巧值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自負知人，收擄名士，宗祥遂屢上條陳，大蒙鑒賞，當由肅王專摺力保，得賜進士。俄而派至參承上行，走俄而充任憲政編查館委員，俄而超補右丞，俄而調授內城巡警總廳廳丞。武漢興兵，南北議和，宗祥亦列入清室議和代表，赴滬參議。至袁項城任民國總統，令宗祥為大理院院長，嗣且改長司法，兼署農商。袁氏籌辦帝制，宗祥亦奔走效勞，尋見帝制無成，改投段氏門下。段二次組閣，仍使他為司法總長，旋即遣赴東洋，繼陸宗輿為駐日公使。真是官運亨通，看官試想！他的法政學問，是從日本國造成的大使頭銜，是從段總理派與的，所以他心目中，只知日本國，只知段總理，所以段氏有命，無不遵從。此次曹陸兩人奉命借債，當然電告宗祥，與同協力，內外張羅，多多益善。東鄰日本，却是慷慨得很，但教曹陸章與他籌商，無不允諾，惟抵押品須要穩固，借貸契須要嚴密，兩事辦就，便一千萬二千萬三千萬的銀元，源源接濟，如水沃流。究竟扶桑三島，能有若干銅山金穴，可以取用不盡，挹注中國大約也是效微生高的故智，乞鄰而與。試問日本人的用意，果為何事，肯這般替我騰挪，苦心經營呢？不煩明言。總計民國七年六月為始，到了九月，共借日本款五次，由小子一一敘出，分作甲乙丙丁戊五項，臚列如左：

(甲) 訂借吉黑林礦三千萬元。財政總長曹汝霖，農商總長田文烈，商同中華匯業銀行經理陸宗輿，向日本興業朝鮮臺灣三銀行，借定此款，以吉林黑龍江兩省全境森林礦產為抵押，訂定約文共十條：(一) 借款為日金三千萬元。(二) 限期十年，期滿後，得由雙方協議續借。(三) 經過五年後，無論如何，得於六個月前，預先知照償還本借款之一部份。(四) 年息七釐五毫。若實行第二條續借時，利率當按時協定。(五) 每屆付息，須每個月前先行，限定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但第一次及最末次，不滿六個月，可按日計算，先行付清。(六) 十足交款，並無回扣。(七) 本借款之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在日本東京辦理。(八) 吉黑兩省金礦與國有森林，以及林礦所生之政府收入，作為擔保品。(九) 本合同有效期內，關於前條林礦及

其收入擬向他人借款，須先與本債權人商議，俟本債權人認可，方得另借。(十)俟本利償清時，本合同作廢十條以外，尚有附約四條：(一)中國設立吉黑兩省採木開礦股份公司時，此次承受借款各銀行，得投資達資本總額之半。(二)中日合資辦法，由兩國委員協定。(三)中國政府如屆時不能還款時，該借款即作中日資本出借各銀行在中國設立之林礦公司內股份。(四)中國政府因募集該股份公司之股份券時，日本出借各銀行得代理發行該券全部或一部。

(乙)訂借善後墊款一十萬元。民國六年八月間，財政部曾向日本銀行團借第二次善後借款墊款日金一十萬元，以鹽稅餘款為抵押。茲復由財政部總長曹汝霖，向日本正金銀行代表武內金平氏商懇，由武內金平氏紹介日本銀行團，再借日金一十萬元，仍作為該借款墊款，為整理中國交通兩銀行紙幣之用。利息七釐，一年為限，仍以鹽稅餘款為抵押，條約與前次相同。見八十九回。又因上年所借三千萬元，期限將滿，由財政部商妥日本銀行團展期一年，內容悉如前約辦理。

(丙)訂借吉會鐵路款一十萬元。自吉林、遼延、吉南境及圖們江以至會寧一帶，截定路線，前曾與日本約定，中國政府開辦時，款項不敷，應向日本協同籌辦。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乘隙入手，因與日本興業銀行及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商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共十四條：(一)由中國政府速擬定本鐵路建築費及其他必需費用，徵求該三銀行同意，由三銀行議定金額，代為發行中國政府五釐金幣公債。(二)本公債期限為四十年，自公債發行日起算，第十一年開始還本，依分年攤還方法辦理。(三)中國政府，俟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即着手建造鐵路，期在速成。(四)中國政府，應與日本帝國朝鮮總督府鐵路局，共同建造圖們江鐵橋，負擔建造費半額。(五)中國政府，為本公債付還本息之擔保，即為現在及將來本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六)本公債之實收額，按照從前中日所訂之鐵路借款合同，折衷規定。(七)以上各

條所未規定之條項，准照清光緒三十三年訂定之津浦鐵路合同，雙方協議決定之。(八)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預備合同為基礎，限期六個月內，訂定正式合同。(九)預備合同成立，即由日本三銀行墊借日金一千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十)本墊款應交利息，為年息七釐半。(十一)本墊款依中國所發行國庫證券貼現之方法交付。(十二)前項國庫證券，每六個月換給一次，每次以六個月份之息金支付該三銀行。(十三)中國政府，於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後，當以本公債募得之資金，優先付還本墊款。(十四)本墊款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授受，均在日本東京履行。

(丁)訂借滿蒙四鐵路款二千萬元。中華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並代表臺灣朝鮮二銀行小野英二郎，訂定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擬定四路路綫：(一)由洮南至熱河；(二)由長春至洮南；(三)由吉林經海龍至開原；(四)由洮南經熱河間，通至海港。俟雙方勘定路綫後，標明地點，作為起訖，共長一千餘里，借款二千萬元，預定合同十四條，即以四鐵路所屬之財產及其收入為擔保品。年息八釐，餘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約略相同。

(戊)訂借順徐鐵路款二千萬元。由山東濟南至直隸順德間，及由山東高密至江蘇徐州間之鐵路，應需建築各款，向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商借墊款二千萬元，亦由駐日公使章宗祥一手經理。日本三銀行代表，就是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訂定預備合同十四條，與滿蒙四鐵路借款條約相似。惟首條中有該路路綫，倘於鐵路經營上，認為不利益時，得由雙方協議酌量變更。是為該合同中特別聲明之條文。一說與順濟鐵路借款條約，同時協定。順濟鐵路見九十四回。

以上各種借款契約，各備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銀行互執各一份。若至將來雙方解釋，發生疑義時，應取准日文條約，不適用中文條約。選稱甚慶中山合同，曹章陸三人，但教借款到手，不管他後來隱患，所以日人如何說，他便如

何依。此外間尚有製鐵借款，參戰借款等，大約數十萬至一二百萬，或向日本借款，或向英美諸國借來，還是少數借款，無從查明，實際開支，無非供給武人及所有政黨的需索，什麼森林，什麼金礦，什麼鐵路，簡直是攔過一邊毫不提起，指東話西，影戲過去，難道外人果肯受給麼？總教士地奉獻亦可了局。段總理急不暇擇，且把那借款移用，自選那平南政策，偏南軍堅持到底，誓與北方抗拒，一班軍閥議員，聯合攏來，先由議員擇定會所組織非常國會，與軍閥溝通意見，訂定軍政府組織綱目，即按大綱第三條云：軍政府應由非常國會中選出政務總裁七人組織軍政會議行使職權。於是實行選舉投票取決，便有七人當選，姓名列後：

唐紹儀 唐繼堯 孫文 伍廷芳 林葆懌 陸榮廷 岑春煊

自經政務總裁選出七人，孫文辭去大元帥職任，辦理交代，即離去粵東，自赴日本，不願為政務總裁。唐紹儀亦有事他往，未曾就職，當由岑春煊、伍廷芳等，規定政務會議條例，及政務會議內部附屬機關條例，免不得有一番手續。自民國七年五月二十日選出政務總裁，直至七月五日，始宣告軍政府成立。從此南北兩方，勢成對峙，段總理越想統一，越致決裂了。小子有詩嘆道：

欲求統一在開誠，但恃權威終不平。我欲制人人制我，紛爭忍爾苦蒼生。
欲知南北衝突情形，且至下回再敘。

曹章、陸三人，同為唯一之親日派，即同為唯一之借債家，而章為駐日公使，其通信也尤便，故其效力也尤甚，特詳歷歷，所以表其行迹之由來也。作者本無離於曹章、陸，但據報章之揭載，撥敘大略而已。然觀五項借款合同，無一非授權日人之漸，即果為林礦鐵路及中歐交通兩銀行整理紙幣之需，而日人壟斷其間，已不足振興實業。清理財政，況其為供給武人政黨之需，要耶大書而特書之，孰得孰失，固自有能辨之者，著書者應不忍下筆，閱書者亦不忍寓目矣。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斃陸建章 頒電文隱斥段祺瑞

却說廣東軍政府已經組成，即借廣東城外的士敏土廠，作為暫住機關，當由政務總裁唐繼堯、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聯名發出通電云：

查本軍政府組織大綱，以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之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行使其職權。現除唐少川、孫中山兩總裁，因交通阻礙，未接有就職通告，經派員敦促外，計就職總裁已居過半數。當此北庭狡謀愈肆，暴力橫施，大局岌岌，民命無託，護法進行，刻不容緩，謹於本月五日，宣布中華民國軍政府依法成立，即開政務會議，特此通告。

自軍政府成立後，更促將士進行，或攻閩，或攻湘，或攻瓊崖，相繼不絕。北方援粵總司令張懷芝，方統率歐步、兵二十營，由魯入鄂，由鄂赴贛，駐紮江夏、樟樹鎮，力圖攻粵。粵軍先發制人，進攻贛邊，佔去虔南、縣城。嗣被贛軍克復，懷芝即擬鼓衆入粵，偏偏二豎為災，日相纏擾，沒奈何停止進兵，自還漢口。養疴當時有個炳威將軍陸建章，就是前鎮陝西，被陳樹藩趕走的逃將軍，他恨段派左祖樹藩將已攆出，以致地盤失據，隨俗浮沈，及見馮、段交惡，樂得聯、馮拒段，奔走贛、鄂，運動和議，隱為馮氏效勞，牽制段派。馮總統也喜得一助，故特任他為炳威將軍。但段派亦嫉視建章，積不相容。徐樹錚挾嫌尤甚，屢思撲滅此獠。是時樹錚尚為奉軍副司令，往來京津，聞得建章寓駐津門，騷動奉軍駐津司令部，停戰言和，遂即往津調查。果屬事出有因，越覺怒衝牛斗。無名火高起三丈，當下繕就一書，飭投建章寓內，只說是候談軍情，誘令到來，暗中却埋伏武弁，秘密布置專待建章入阱，好結果他的性命。忍心辣手建章雖亦知樹錚恨已，但想他總不敢擅自殺人，就昂然徑往，趨入奉軍司令部內。樹錚還歡顏出迎，邀入營中，開

筵相待，座中陪客，統是奉軍軍官，以及樹錚左右私人，席間也未會提及時事，只是猜拳行令，備極歡娛。至酒酣席微，樹錚乃起語建章道：「此間內有花園，風景頗佳，請入內遊玩一番，聊快胸襟。」建章尚不知有詐，隨他進去。既入內園，樹錚即目顧左右，掩住園門，當即翻過了臉，厲聲語建章道：「汝可知罪否？」建章失色道：「我有何罪？」樹錚道：「汝爲南方作走狗，東奔西跑，運動和議，破壞內閣政策，還得說是無罪麼？」建章道：「海內苦戰，主和亦非失計，且今日主和，亦不止我一人，怎得歸罪於我？」却還偏強，樹錚怒目道：「汝不必多說了。」說着，即令左右攀下建章，綁住園中樹上。建章始軟口乞免，願爲小徐幫忙。小徐置諸不理，自從囊中取出手槍，扳動機簧，撲通一響，已把這位陸將軍送到冥府去了。當下草就電文，設詞架罪，拍致國務院及陸軍部道：

迭據本軍各將領先後面陳，屢有自稱陸將軍名建章者，詭秘勾結，出言煽惑等情，歷經樹錚剴切指示，勿爲所動。昨前兩日該員又復面訪本軍駐津司令部各處人員，肆意簧鼓，搖惑軍心。經各員卽向樹錚陳明一切，樹錚猶以爲或係不肖黨徒，蓄意勾煽之所爲，陸將軍未必謬妄至此。詎該員又函致樹錚，謂樹錚曾有電話約到彼寓握談，查其函中所指時限，樹錚尚未出京，深堪詫異。今午姑覆函請其來晤，坐甫定，滿口痛罵，皆破壞大局之言。樹錚婉轉勸告，並曉以國家危難，務敦同胞氣誼，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則云我已抱定宗旨，國家存亡，在所不顧，非聯合軍隊，推倒現在內閣，不足消胸中之氣。樹錚卽又厲聲正告，以彼在軍資格，正應爲國家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縱不爲國家計，寧不爲自身子孫計乎？彼見樹錚變顏相戒，又言：「若然，卽請台端聽信鄙計，聯合軍隊，擁護推馮，鄙人當爲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現在魯皖陝豫境內，尚有家屬兩萬餘人，卽令受公節制，如何？」云云。樹錚竊念該員勾煽軍隊，聯結土匪，擾害魯皖陝豫諸省秩序，久有所聞，今竟公然大言顛倒播弄，寧傾覆國家而不悟，殊屬軍中蠱賊，不早消除，必貽後戚。當令就地槍決，冀爲國家去一害羣之馬，免滋隱患。除將該員屍身驗明棺殮，妥予掩埋，聽候該家屬領葬外，謹此陳報，請予褫奪該員軍職，用昭法典，伏候鑒核施行。

咄咄小徐，放膽橫行，擅將陸建章槍斃，且並未自請處分，但聲明建章情罪，一若殺了建章，尚有餘功，真是權饒薰天，爲民國時代所僅見。國務總理段祺瑞、陸軍總長段芝，貴得着小徐報聞，且驚且喜，便替他設法迴護，檢查從前文牘，如張懷芝、倪嗣冲、陳樹藩、盧永祥等，俱有彈劾建章的成案，遂彙成檔冊，並將徐樹錚、電陳詳情一併繳入總統府，請令辦理。馮總統長歎數聲，暗思建章已死，不可復生，欲責小徐擅殺，又恐得罪段氏，益啓爭端，沒奈何下一指令道：

前據張懷芝、倪嗣冲、陳樹藩、盧永祥等，先後報稱陸建章迭在山東、安徽、陝西等處，勾結土匪，煽惑軍隊，希圖倡亂，近復在滬勾結亂黨，當由國務院電飭拏辦。茲據國務總理轉呈，據奉軍副司令徐樹錚電稱，陸建章由滬到津，復來營煽惑，當經拏獲槍決等語。陸建章身爲軍官，竟敢到處煽惑軍隊，勾結土匪，按照懲治盜匪條例，均應立即正法。現既拏獲槍決，著卽褫奪軍職，勳位勳章，以昭法典。此令。

令文雖如此云云，心下越驕視段，派勢不兩立了。惟陸建章也非善類，專好殺人，從前袁總統時，曾委建章爲軍警執法處處長，他承袁氏意旨，派遣私人，一味偵察反對黨，捉一個，殺一個，捉兩個，殺一雙，往往有挾嫌誣報，謂某人有通敵陰謀，便卽信爲真情，妄加捕戮。後來復經他人入告，說是偵報未確，誅及無辜，他又召到原謀，邀他同食，食時尚談笑甚歡，及食畢後，忽提前事，不容分辯，卽命推出處死，或且並不提及，歡送出門，突從他背後發一手槍，擊斃了事。所居院落，輒陳屍壘，故都人見他請客紅來，多有戒心，號爲閻王票子，且因他殺人甚衆，如屠犬豕一般，因復贈一綽號，叫做屠夫。此次爲小徐所誘，突遭槍決，雖似未免屈死，終究是天道好還，報施不爽呢。好殺者其鑒之。

但小徐誘殺建章，得快私忿，自以爲一條好計，那知也有得有失，徒多了一個讎家。陸妻馮氏，乃是旅長馮玉祥的姑母，或謂馮係陸甥，未知是否。待猝聞乃夫被殺，當然悲從中來，慟哭了好幾場，且與玉祥商量，要玉祥代報馮

玉祥本皖中望族，乃父在前清時，爲直隸候補知府，挈眷寓津，產下一男，就是玉祥。少長時曾至教會學堂讀書，故投入基督教籍。嗣入保定軍官學校，由該校保送至武衛右軍，充當差遣，故浙江督軍楊善德見了玉祥，卽許爲大器，薦入段祺瑞幕中。段以爲碌碌無奇，不加重用，玉祥乃與段相離，自尋門路。馮係皖人，其所以不入皖派者以此。後爲第三鎮步兵第五標第十團第三營管帶，統率百人，駐紮房山縣。未幾，由陸建章代爲謀畫，改編爲京畿憲兵營，擴充至兵士二千人。民國二年，第二師三師四師六師七師，移鎮鄂湘蘇皖等地，北洋防務空虛，袁項城飭募新兵，編練混成旅十餘部。馮營爲陸軍第十六混成旅，玉祥遂任旅長。越年拔營南下，駐紮武穴，及段氏三次組閣，壹意主戰，令馮玉祥率軍援閩，旋復改命援鄂。玉祥本不附段派，觀望不前，且有意服從馮總統，曾發出通告，請速罷兵，並有「元首力主和平，討伐各令，俱出自脅迫」等語。段氏因他擁兵自大，也不便急切相待，只好付作緩圖。那知霹靂一聲，建章斃命，玉祥顧念戚誼，當然驚心，再加姑母馮氏泣令報讎，玉祥亦不禁嗚咽道：「姑父平日所爲，我亦嘗極端反對，屢勸他緩獄恤刑，哀矜勿喜，偏姑父習以爲常，遂致怨家挾恨，陷害姑父，但今乃屈死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勢力，橫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爲姑父復讎，如何對得住姻戚？但目前尚難輕動，我部下不過數千人，勢不能一舉成功，我死也不足惜，死且無益，不如從緩爲是。」他姑母聽了此言，也覺沒法，只有揮淚自去罷了。

惟玉祥經過此變，遂與段內閣決裂，自告獨立。部下副官李銘鐘，團長楊貴堂，何乃中等，亦願爲效力，累得段總理多一敵手，不得不格外加防。詳敘馮玉祥事，俱爲後文伏案。并且失意事層疊而來，大與前謀相左。湘南未平，閩軍又敗，龍裕光孤守瓊崖，地已失去大半，專望援粵。總司令張懷芝一軍入粵，牽制或可解圍。那知張懷芝病倒漢口，連日未痊，留駐江西的張軍，方移次醴陵，逍遙江上，偏被南方間諜偵悉情形，竟潛從攸縣進兵，猛向醴陵撲入。張軍十數營，猝不及防，倉皇奔潰，嚇得養痾漢口的張司令，出了一身冷汗，力疾起牀，乘車北返。自問未免懷慙，情願

拋棄權利。辭去山東督軍。是所謂張脈俱與，外強中乾。瓊州失援，龍軍保守不住，只好棄去巢穴，向北逃生。看官試想！這豈非段氏的平南政策，一齊失敗麼？

還有段氏背後的小徐，格外擔憂，他本思推倒馮河間，奉段祺瑞爲總統，舉張作霖爲副座，所以請張幫忙，合力同謀。惟段氏以爲南方不平，威望未著，也不願驟任元首，故小徐對着平南政策，非常注重。如何借債，如何調兵，多半由小徐獻策，慫恿段氏進行。偏偏事不從心，謀多未遂，怎得不五內俱焚，躊躇四顧，憤不可遏。自思平南政策，不能貫徹，總由那馮派橫生阻力，以致種種窒礙，今欲釜底抽薪，必須將老馮摔去，改擁段氏爲總統，然後令出必行，軍心一致，方得戮力平南。於是另生他計，即擬組成新國會爲選舉總統的預備，好在各項借款尚未用罄，不若移緩就急，將軍事暫且擱置，壹意運動議員，組合政黨。當有帝制餘孽梁財、神士、詒王、包辦、唐乘，機出頭來，做小徐幫手，漸漸的三五成羣，四五結隊，湊齊了數百人，迎合小徐擁戴老段復取了一個私黨的美名，乃是『安福』兩字。安是安邦，福是福國。名目却是動聽，但一班安福系中的人物，究竟是爲國家思想，是爲自己思想，看官總應明瞭呢。

民國七年七月十三日召集新國會，約期開議，第一件問題，就是選舉新總統。原來馮總統本是代任，期限不過一年，他自六年八月一日入京就職，到了七年八月任期已滿，理應卸職另選，所以召集新國會的命令，當然由馮總統頒發。馮氏非不思續任，但有段派的對頭，自知續選無望，惟欲與老段同時下野，前次聯袖同來，此次亦要他蹇裳同去，若自己退位以後，反令段氏繼任，這是夢寐中也不甘心。乃暗中囑使同黨，設法阻段、江、南督軍李純、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繼承馮意，一再通電，主和斥戰。就是直隸督軍兼四省巡閱使曹錕，亦屢開督軍會議，不願擁段，至若張、雨帥爲副總統，各督軍都不贊成，就是段派中人，除小徐外，也多與雨帥反對，所以雨帥亦爲奪氣，不肯十分出力，替段效勞。轉眼間已是八月，新國會議員，同集都下，不日就要開會了。馮總統獨預先加防，頒一通電云：

國璋服務民國，於茲七年，變故迭更，飽嘗艱苦。去歲邦基搖動，幸賴總理與各督軍，羣策羣力，恢復共和，其時黎大總統辭讓再三，元首職權，無所寄託，各方面以約法有代行職權之規定，大總統選舉法有代理之明文，責備敦促，無可逃避。國璋明知涼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顏庖代，顧念約法精神所在，一曰中華民國之統一，一曰中華民國之平和，國璋挾此兩大希望而來，以求與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貫徹，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於法律，以自免於罪戾耳。今距就職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謂統一平和，乃如夢幻泡影之杳無把握，推原其故，則國璋一人實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國璋雖自認約法精神，無有錯誤，而誠不足以動人，信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將士暴露於外，閭閻愁苦於下，舉耳目所接觸者，無往而不可具樂觀，雖有賢能之閣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國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無由發展其利國福民之願力，所足以自白於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責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攝職之期，業將屆滿，國會開議，即在目前，所冀國會議員，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張，公舉一德望兼備，足以復統一和平者，以副約法精神之所在，數語最為扼要。則國本以固，隱患以消，國璋方日夜為國祈禱，為民請命，以自懺一年來之罪戾。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若謂國璋有意戀棧，且以競爭選舉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豈知局中之負疚？蓋國璋渴望國會之速成，以求時局之大定，則有之，其他絲毫權利之心，固已洗滌淨盡矣。至若國之存亡，匹夫有責，國璋雖在田野，苟有可以達統一平和之目的，而盡國民一份子者，惟力是視，不敢辭也，敢布腹心，以諗賢哲。

這篇電文，看似引咎自責的謙詞，實是阻撓段氏當選的壓力。段主戰，馮主和，戰乃一般人民所痛嫉，和實一般人民所歡迎。試看電文中屢言統一、屢言平和、無非聲明自己本意，素不願戰，所有此次調兵遣將，借債濟師，種種挑撥惡感，毒害生靈的舉動，都推到段氏身上，好教新國會人員，不便大拂民情，選舉段氏，且復鄭重提及，叫各

議員存些良心，公舉一統一平和的總統，這不是反對段氏，敢問是反對何人呢？看得真，說得透。小子有詩歎道：

黨派紛爭國是淆，但於意氣互相嘲。同袍尚且分門戶，天地何由叶泰交。

馮電既發過了數日，南方也續發電告，好似與馮電相應。欲知文中底細，俟至下回錄明。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爲中古之威制。彼時爲君主政體，猶有與衆共誅之意。況明明爲革新政體之民國，昌言共和，寧有對一官高爵重之炳威將軍，可以擅加槍斃乎？微特小徐無此權力，即令大總統處此，亦必審慎周詳，不能擅殺。就使建章煽亂，應該由軍法處決，不關司法，而小徐總不能背地殺人。共和共和，乃有此敢作敢爲之小徐，吾未始不服其膽力，而對諸我中華民國，殊不禁靈蕩心傷矣。然未幾而有馮玉祥之獨立，又未幾而有馮河間之通電，弄巧反拙，欲立轉仆，小徐其奈何，尙不知返乎？

第九十八回 舉總統徐東海當選 申別言馮河間下臺

却說南方自主軍隊，組成廣東軍政府，反抗北方，本來是各執己見，不相通融，但對着馮氏代理總統，原是依法承認，只與段氏的解散國會，主張武力，始終視若仇讎。所以馮總統頒一通電，廣東軍政府也續發一通電云：

溯自西南興師，以至本軍政府成立以來，於護法屢經表示，除認副總統代理大總統執行職務外，其餘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爲，軍政府萬無容認之餘地。乃者大總統法定任期無幾，大選在即，北京自構機關，號稱國會，竟將從事於選舉。夫軍政府所重者法耳，於人無容心焉，故其候補爲何人，無所用其贊否，贊否之所得施，亦視其人之所從舉爲合法與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國會，竟爾竊用大權，貿然投匭，無論所選爲誰，決不承認，謹此布告，咸使聞知。

南北兩方，一呼一應，都是反對段氏，預先阻撓。段氏連番接閱，未免皺眉，暗想人衆我寡，何苦硬行出頭，還是與馮河間同去，較為得計，乃宣告大眾，願與馮氏一同下野。究竟老成持重，小徐等方此推彼挽，要將段氏扛擡上去，偏段氏思慮深遠，不願冒險一試，任他小徐如何德惠，却是打定主意，決計不幹。小徐等也覺掃興，但馮氏下野，段氏又下野，將來究應屬諸何人，難道中華民國就從此沒有總統嗎？於是小徐邀同梁士詒、王揖唐諸人，秘密會議，除馮河間段合肥外，只有一位資深望重的大老官，寓居津門，足配首選。看官道是何人，原來就是前清內閣協理大臣，爲袁項城的國務卿徐世昌。久仰久仰。

世昌從詞苑出身，本非軍閥，不過他在前清時，外任總督，內握軍機，與軍閥家往來已久，爲武人所傾心，此次久寓津門，名爲閑散，實則中央政事，無不預聞。自元首以至軍閥，統因他老成重望，隨時諮詢，片言作答，奉若圭繩，所以一介衰翁，居然爲北方泰斗。小徐等主張舉徐，無非因南北紛爭，形勢日惡，河間合肥，既願同去，不如擁戴老徐，或可制服異類，保持本派勢力，因此決定計議，立派妥員，向津勸駕。徐世昌素來圓滑，怎肯一請便來，免不得遜謝未遑，做一個謙謙君子。樂得如此。那小徐等儘管進行，促令新國會開議，選定王揖唐爲衆議院議長，組織總統選舉會，剋期舉行。到了九月四日，即在議會中選舉新總統，到會議員，共四百三十六人，午前十時，舉行投票，午後開票。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應即當選。當由議會備文，咨照國務院，國務院亦即通電各省，並通告全國。越日，又開副總統選舉會，等到日中，兩院議員一大半不到會場。莫非逆胡同去了。議長當場計算，所有到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就使投票，也屬無效，只好延期選舉。徐作後圖，嗣是逐日延宕，竟將副總統問題，擱置一邊，簡直是不復提議了。一班僥倖議員，徐世昌聞自己當選，尙未便承認下去，因復通電中外，自鳴讓意道：

國會成立，適值選舉總統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選，世昌愛民愛國，豈後於人，初非沾高蹈之名，並不存長難之見。惟倦念國家枅陘之形，默察商民顛連之狀，質諸當世，返諸藐躬，實有非衰老之軀，所能稱職者。並非謙

讓，實本真誠，謹爲我國會暨全國之軍民長官並林下諸先生一言，幸垂聽焉！民國遞嬗，變亂屢經，想望承平，徒存虛願，但艱危狀況，有什伯於當時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紀綱不肅，人心不定，國防日亟，邊陲之擾亂堪虞，歐戰將終，世局之變遷宜審。其他凡事實所發現，情勢所抵牾，當局諸公，目擊身膺，寧俟昌之喋喋，是卽才能學識，十倍於昌，處此時艱，殆將束手，此愛國而無補於國，不能不審顧躊躇者也。國之本在民，迺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災，商業之停滯，金融之停滯，土匪劫掠，村落爲墟，哀窮民，無可告訴，吏無撫治之方，人鮮來蘇之望，固無暇爲救養之計畫，竝不能蘇喘息於須臾。忝居民上，其謂之何？觀此流離困苦之國民，無術以善其後，復何忍侈談政策，愚我編氓，此愛民而無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壯盛之年，亦未嘗無澄清之志，今則衰病侵尋，習於閑散，偶及國事，輒廢眠食，若以暮齒，更忝高位，將徒抱愛國愛民之願，必至心有餘而力不足，精神不注，叢脞堪虞，智慮不充，疏漏立見，既恐以救國者轉貽國羞，更恐以救民者適爲民病，彼時無以對我全國之民，更何以對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爾以從，心所謂危，謹用掬誠以告。惟我國會暨我全國之軍民長官，肝衡時局，日切隱憂，所望各勉責任，共濟艱難，起垂蹙之民生，登諸衽席，挽瀕危之國運，鑿於苞桑。昌雖在野，禱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幹濟艱屯，必有賢俊，幸全塵鬮，俾遂初服。除致函參衆兩院懇辭，並函達馮大總統國務院外，特此電達。

是時國會仍照舊制，組成參衆兩院，既已由小徐等暗中運動，王揖唐竭力鼓吹，產出新總統徐東海，那肯再異他辭去，當下却還來函，仍由兩院主名，堅請徐世昌出山，就是代任終期的馮河間也，恐東海不來，或致改選，合肥，因卽函復老徐，格外敦勸，詞意備極誠摯，文云：

頃奉大函，以國會成立，選舉我公爲中華民國大總統，虞琴絲之難理，辭高位而不居，謙德深光，孤標獨峻，卽茲舉動，具仰儀型，惟審察現在國家之情形，與夫國民感受之痛苦，倒懸待解，及溺須援，天下事尚有可爲，大

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來，迭更事變，魁朽既無所專屬，法律幾成爲具文。內則折斧相尋，外則風雲日惡，以云險象，莫過今茲。然危廈倘易棟梁，或可免於傾圮，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風濤不患無位而患無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淵襟睿略，傑出冠時，具世界之眼光，蘊經綸於懷抱，與國記樞密之名姓，方鎮多幕府之偏裨，一殿歸然，萬流奔赴，天眷中國，重任加遺，所望握統馭之大權，建安攘之偉業，公雖卑以自牧，遜謝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絕之紀年，當此固舍公莫屬也。邦本在民，誠如明示，屬者兵連禍結，所至爲墟，士持千里之糧，民失一椽之庇，瘡痍滿目，饑饉洊臻，豈人謀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厭？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縱博濟猶病聖人，恩澤難徧於枯朽，而至誠可格天地，戾氣或化爲祥禩，況旋轉之功，匪異人任，惻隱之念，有動於中，必能嘔瀉瘡以陽春，挽沈冥之浩劫。公謂教養匪易，慮遠心長，實則彼呼號待盡之子黎，此日已望公如歲也。夫以我公之憂國愛民也如彼，而國與民之相須於我公者又如此，既繫安危之重，忍占肥遯之貞，平日以道義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變計矣。至若慮蹉跎於晚歲，益足徵沖淡之虛懷，但公本神明強固之身，羣以整頓乾坤相屬，雖諸葛素持謹慎，而衛武詎至倦勤，亦惟有企祝老成，發揮緒餘，以資於式耳。國璋行能無似，謬攝政權，歷一稔之期，間貽百端之叢脞，清夜內訟，良用慚惶，瓜代及時，負擔獲弛，徒抱和平之虛願，私冀收效於將來。我公爲羣帥所歸心，小民所託命，切盼依期就職，早釋糾紛，庶望治者得心，慰延頸跂足之勞，而承乏者不至有榜替無人之懼。耳目爭屬，心理皆同，謹布區區，願言夙駕，肅肅奉覆。

還有國務總理段祺瑞，已願犧牲職位，同馮下野，樂得賣個人情，向東海致勸駕書。此外如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所有督軍省長等，俱已一致擁徐，電音絡繹，相屬道中，無非請他如期就職，保我黎民等語。恐也是一個畫餅，獨廣東軍政府中，如岑春煊、伍廷芳兩總裁，拍電致徐，勸勿就職，大略說是：

讀歌日通電，歌字係是號唱，借韻母以代五字，藉悉非法國會選公爲總統，公既惕世變，復自謙抑，竊爲公能周察

民意，不欲冒居大位，至可欽佩。惟公之立言，雖咨嗟太息於國事之敗壞，而所以致敗壞之原則，公未嘗言之，此春煊廷芳所不能默爾而息者。致亂之故，雖非一端，救國之方，理或無二，一言以決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約法爲國命所託，有悍然不顧而爲法外之行動者，有託名守法而行壞法之實者，均足以召亂。自國會被非法解散，約法精神，橫遭斷喪，既無以杜奸人覬覦之心，更無以平國民義憤之氣。護法軍興，志在盪亂，北庭怙惡視若寇讎，誇張爲幻，與日俱積，以爲民國不可無國會，而竟以私意構成之總統不可無繼人，而可以非法選舉之。自公被選，國人深嘆北庭無悔禍之誠，更無以測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於衆曰：「非法之舉，不能就也，助亂之舉，不可從也。」如此國人必高公義，卽仇視國會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變計，戢亂止暴，國人敢忘其功，惜乎公雖辭職，而於非法國會之選舉，竟無一詞以正之也。竊慮公未細察，受奸人蠱惑，不能堅持不就職之旨，此後國事，益難收拾，天下後世，將謂公何？如有謂公若將就職，而某某等省，可以單獨媾和者，國會可以取消，從新組織者，護法各省，如不服從，仍可以武力壓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蹀躞公於爐火之上，而陷民國於萬劫不復耳。願公堅塞兩耳，切勿妄聽。公從政有年，富於閱歷，思保令聞，宜由正軌。煊廷忝列舊交，愛國愛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古人有言，一傳衆昧，終歸無效。時徐東海當選總統，中國行省，幾有十八九處，同表贊成，獨粵東數省，勸勿就職，是明明叫做一傳衆昧了。況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銜，係人人所欣羨，徐東海猶是人心，難道儻來富貴，不願接受？實是好看中吃的物件，不過臨時手續，總有一番謙遜話頭，敷衍人目。差不多三揖三讓，及經各電到津，由老徐檢閱一番，只有粵東軍政府與他反對，默思寡不敵衆，遠難圖近，罕伍雖硬來攔阻，究竟人寡地遠，怎能達到北方？且待自己登臺以後，可和卽與言和，不可和何妨再作計較。爲人在世，能就此出些風頭，也好作一生紀念，於是碎然心動，有意就職，惟一時尚未入京，且待各方面再來敦促，方可動身。是謂之耄耋頭，果然不到數日，京內外的促駕電，連

番拍來，他乃提出「息事寧人」四字，作爲話柄，允即赴京就職。好容易又挨過一二旬，已屆民國第七週國慶日，方纔束裝赴都。馮國璋聞徐將至，特於十月七日發出通電，陳述一年中經過情形，及時局現象，由小子錄述如下：

督軍省長各省議會各商會教育會各報館暨林下諸先生公鑒：國璋代理期滿，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爲個人計，法理尙屬無虧，爲國家計，寸心不能無愧。茲將代理一年中經過情形，及時局現象，通告國人，以期最後和平之解決。查兵禍之如何醞釀，實起於國璋攝職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結束，則在國璋退職以後。其中曲折情形，雖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國璋無德無能之所致。兵連禍結，於斯已極。地方則數省糜爛，軍隊則徧野傷亡。糜爛者，國家之元氣，傷亡者，國家之勁旅。而且軍紀不振，土匪橫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寧不痛心！以此言之，國璋固不能無罪於蒼生。而南北諸大要人，皆以意見爭持，亦難逃世之公論。吾輩爭持意見，國民實受其殃。現在全國人民厭亂，將士灰心，財政根本空虛，軍實家儲罄盡，長此因循不決，亦不過彼此相持紛擾日甚。譬諸兄弟訴訟，傾家蕩產，結果毫無。即參戰以後，吾國人工物產之足以協助友邦者，亦因內亂故而無暇及此。歐戰終局，我國之地位如何，雙方如不及早回頭，推誠讓步，恐以後爭無可爭，微特言戰而戰無可言，護法而亦無法可護。國璋仔肩雖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職權已解，國民之義務仍存。各省區文武長官，前敵諸將領，暨各界諸大君子，如以國璋之言爲不謬，羣起建議，挽救危亡，趁此全國人心希望統一之時，前敵軍隊觀望停頓之候，應天順人，一唱百和。國璋不死，誓必始終如一，維持公道。且明知所言無益，意外堪虞，但個人事小，國家事大，國璋只知有國，不計身家，不患我謀之不臧，但患吾誠之未至，亦明知繼任者雖極賢智，撐拄爲難，不得不通告全國人民，各本天良，以圖善後。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電表明心迹，絕非有意爭論短長，臨去之躬，決無勢力一心爲國，不知其他。倘天意人心，尙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國璋一生願望，早已過量，絕無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諸所公鑒！

話雖如此，但對着總統府中值錢的物件，却是樣樣歡喜，一古腦兒搜括攏來，移出外府，據爲己有。相傳馮氏素性愛財，從前爲江督時，已是販運烟土，官商並營，此次總統卸任，所有公家貴重各物，樂得取去，何必客氣。甚至南北海中的禁魚，亦被賣罄，只剩下歷年檔冊，移交後任罷了，小子有詩歎道：

滿紙牢騷力辨認，誰知心口不相符。試看載寶還鄉去，可問身家計有無？

過了兩宵，徐氏已至，馮國璋卽就此卸職。欲知徐氏接任後事，且至下回再詳。

民國成立以來，強有力之大總統，惟一袁項城，然彼以豪養武人，而自殖勢力，旋且失敗於武人之手。袁氏固自貽伊戚，而武人之勢力，不肯隨袁氏而俱逝，可勝慨哉！黎失之庸懦，馮失之貪狡，徐東海以文武相兼之資，望宜若勝任而無慚，然徐究非武人，妙手空空，詎能與武人相敵，況其爲城府深沈，未肯坦然相與乎？岑伍一電，已爲南北不能統一之兆，朕且內有安福派之環集其旁，將視徐爲奇貨，可居充作傀儡，此座固未易居也。老翁多智，何亦黨心，祿位，遽爾登臺耶？

第九十九回 應首選發表宣言書 借外債勸告軍政府

却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正是第七週國慶紀念，都下人士，爭迎新總統蒞任。午前十時，來了幡幡黃髮的老成人，制服登堂，行就職禮，一切儀注，統照歷屆總統就職的成例，所有誓詞，亦踵襲舊文，不少更改。文武百僚，羣來謁賀，當由新總統派委祕書長，代讀蒞任宣言書，全文如下：

世昌不敏，從政數十年矣。憂患餘生，備經世變，近年閉戶養拙，不復與聞時政，而當國是糾紛，羣情隔閡之際，猶將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蓋平日愛國之抱，不異時賢，惟不願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當能共見。乃值改選總統之期，爲國會一致推選，屢貢悃忱，固辭不獲，念國人付託之重，責望之殷，已於本日依法就職。

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於國家自身之計畫，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誠懇之意，爲我國民正告之。今我國民心目之所注意，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達，則不得不訴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兩者皆有困難。當日國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時機，亦何至擾攘頻年，重傷國脈？世昌以救民救國爲前提，竊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閱牆知悟，休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否則息爭弭亂，徒托空言，或虞詐之相尋，致兵戎之再見，邦人既有苦兵之歎，友邦且生厭亂之心。推原事變，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爲全國告也。雖然，此第解決一時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國之圖也。立於世界而成國，必有特殊之性質，與其運用之機能。我國戶口繁殖，而生計日即凋殘，物產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乃爲目前根本之計。蓋欲使國家之長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資生，而欲國家漸躋富強，以與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國實業，日以發展。況地沃宜農，原料無虞，不給果能懋集財力，佐以外資，墾政普興，工廠林立，課其優劣，加之牖導，更以國力所及，振興教育，使國人漸有國家之觀念，與夫科學之知能，則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後，必有可觀。此立國要計，凡百有司，暨全國商民，所應出全力以圖之者。立國之主要既如上述，但揆諸目前之狀，土匪滋擾，戶口流亡，商業凋零，財源枯竭，匪惟驟難語此，抑且適得其反，是必先去其障礙，以嚴勦盜匪，慎選有司，爲入手之辦法，然後調劑計政，導金融，次第而整理之，障礙既去，而後可爲。此又必經之階級，當先事籌措者也。內政之設施，尙可視國內之能力，以爲緩急之序，其最有重要關係，而爲世界所注目者，則爲歐戰後國際上之問題。自歐戰發生以來，我國已成合縱之勢，參戰義務所在，唯力是視，詎可因循而戰備遑防，同時並舉，兵力財力，實有未敷，因應稍疎，動關大局，然此猶第就目前情勢言之也。歐戰已將結束，世界大勢，當有變遷，姑無論他人之對我何如，而當此漩渦，要當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爭既終，商戰方始，東西片壤，殆

必爲企業者集目之地。我則民業未振，內政不修，長此因仍，勢成坐困，其爲危險，什百於今。故必有統治之實力，而後國家之權利，乃能發展，國際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則委蛇其間，一籌莫展，國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國家存亡之關鍵，我全國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民德墮落，國紀凌夷，風氣所趨，匪伊朝夕，欲挽回而振勵之，當自昌始。是必以安敬律己，以誠信待人，以克儉克勤爲立身之則，以去貪去僞爲制事之方。凡有損於國，有害於民者，必竭力驅除之。能使社會稍息頹風，卽爲國家默培元氣。而尤要在尊重法律，扶持道德，一切權利之見，意氣之爭，皆無所用其紛擾，賞罰必信，是非乃公。昌一日在職，必本此以爲推行，徑徑之性，始終以之。冀以刷新國政，振拔末俗，凡我國民，亟應共勉。昌之所以告國民者，此其大略也。蓋今日之國家，譬彼久病之人，善醫者須審其正氣之所在，而調護之。庶幾正氣之虧，由漸而復，假令培補未終，繼以損伐，是自戕也。醫者何預焉？愛國猶如愛身，昌敢以最誠摯親愛之意，申告於國民！

宣言書讀畢，就職禮成，大衆皆陸續散去，於是馮政府告終，徐政府開始了。老徐既以息事寧人爲口頭禪，當然是主張和平，不願再戰，與段合肥的政策絕對不同。段因主戰無功，也有倦意，更兼前時曾宣告大衆與馮一同下野，馮已去位，自己若再戀棧，豈不是食言無信，坐失人格？合肥猶知信義乃即提出辭職書，呈入總統府。徐總統雖無意留段，但表面上只好虛與周旋，派員慰留。旋經段祺瑞決意告辭，乃下令允准，改命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惟參戰督辦一職，仍屬老段，段亦不再鳴謙，專顧參戰事務罷了。

徐總統與錢代總理，方互相籌商，設法息爭，欲爲南北統一的籌畫，忽由北方遞入軍報，乃是俄國過激派新政府，見九十五回與俄國遠東總司令謝米諾夫相爭不已，謝是舊黨，不服新政府命令，所以雙方交戰，已將兩月。偏謝軍連戰連敗，退至大烏里，擬退入蒙古境內，俄新政府的討謝軍，也隨勢追逼，勢且軼入外蒙，所以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達中央，請兵防堵。徐政府乃命黑龍江吉林兩省軍隊，并察哈爾特別區域戍兵，分道防邊。先是俄

領西伯利亞境內，有捷克斯陸伐克軍，自組團體，舉軍官蓋達爲總司令，獨立自治。聞他自主的原因，實由俄國與德奧交戰，已歷四年，此四年中所得的俘虜，統充錫西伯利亞境內，會俄國內亂，不遑顧及囚犯，德奧俘虜，如鳥脫籠，索性四處騷擾，大肆猖狂。捷克民族，本來是反對德奧，及爲德奧俘虜所迫害，不得不設法加防，西顧俄京，已無出援的餘力，只好自集兵民，獨當一面，並且移文協約各國，請他援助。協約國聞報，多半派兵赴海參崴，聲援捷克。中國居參戰地位，亦得捷克軍來文，前由參戰事務處擬派兵二千人往海參崴與協約國一致進行，但須假道日本南滿鐵路，未得日人許可，因此遷延過去。及徐氏爲總統時，已與日政府商妥，概允借道，乃遣陸軍第九師部下四營，作爲先驅，餘亦陸續出發，一面承認捷克軍隊爲交戰團體，特發出宣言書云：

捷克民族，欲組織獨立國家，其志甚堅，經久勿懈。中國政府，素表同情。查該民族素以反對德奧爲宗旨，中國政府，因其舉動與聯盟各國一致，是以對於該民族軍隊之西進，曾經允其假道中東鐵路，爲種種之協助。現該民族軍事局勢日益發展，中國政府深冀該民族能以武力，達到抵禦德奧之能力，故特承認在西伯利亞作戰之捷克軍隊，爲對於德奧正式從事之聯盟交戰團，並與各聯盟國軍隊，爲同等之待遇。中國政府，並承認捷克國民委員會，具有統御之能力，遇有必需事件，甚願與該委員會交際。特此宣告。

這種對外處置，統是外交部與參戰處，會同辦理的條件，且尙是無關重要，不必大加計議，但教隨時制宜，自不至有意外變端。只是南方軍隊，自組成軍政府後，與北方對壘分峙，變做兩頭政治，却有些不易融和。徐總統乃先令錢代總理及各部總長，聯名通電，傳達南方商量休兵息戰的辦法，電文有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禍相尋，苦我人民，勞我將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國力旣殫，紛爭未息，政治隔滯，百業凋零，僅就對內而言，已岌岌不可終日。況歐戰現將結束，行及東亞問題，苟內政長此糾紛，大局何堪設想，夫歐西戰禍，誼切同仇，猶復尊重和平，致其勸告，矧均屬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繫，休戚與同，豈忍以

是非意見之爭，貽離析分崩之患，試念戰禍蔓延，窮年累月，凋殘者皆我之國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傷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識所痛，推其所至，適足以摧傷國脈。自蹙生機，當茲國步艱難，一髮千鈞，再事遷延，噬臍何及？邇者東海膺運，首倡和平，能訓等忝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誠悃，敬告羣公。倘念民困已深，國家爲重，不遺懇陋，相與籌維，各該省一切軍政財政及用人諸端，無妨開誠布公，從容商榷。善後辦法，更僕難詳。大要在收束軍隊，勵行民治，以勞來安集之政，收清淨寧一之功，俾國脈漸蘇，民生自厚。若法律問題，雖爲當日爭端所繫，第一是非素剖，決甚難，以今日外交吃緊，若舍事實而爭言法理，勢必曠日持久，治絲益棼，陸沉之憂，懸於眉睫。謂宜先就事實，設法解紛，而法律問題，俟之公議。凡茲愚慮，悉出真誠。諸公愛國夙殷，審時猶切，慮難匡濟，當有同心，尚冀示我周行，俾資商洽，引領南望，翹佇德音！

看官閱過上文徐氏宣言書，及此次錢代總理等通電，應知徐氏心理，無非企望和平。但兩文中統言歐洲戰事，已將結束，這事匪賂，小子未曾敘過，應該補敘出來。歐戰詳情，應歸專史，不屬本書範圍，因事有牽涉，不得不表明大略，此即文法絲密處。自從奧塞兩國啓釁開戰，已見前文，遂致全球各國，陸續牽入戰潮。德皇威廉第二，素欲爭霸歐洲，想乘勢削平各國，因此極力助奧，決計用兵。初出兵時，原是銳氣百倍，盪破比利時，直入法國北部，復分兵佔奪俄屬波蘭侵略俄羅斯西部等地。奧亦破滅塞爾維亞，甚至英法俄三大國，合力抵抗，尙擋不住德國凶鋒。嗣經英法俄四面聯絡，招集世界中二十國，同抗德奧，於是德奧勢孤，反勝爲敗。當時英國外交大臣巴爾福，曾把歷年加入戰團反抗德奧諸國名，及宣戰日月，列爲一表，送交下議院備案。小子當將原表抄來，加註民國年計，載入本編如左：

俄羅斯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一日宣戰。即中華民國三年

法蘭西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三日宣戰。同上

比利時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三日宣戰。同上

英吉利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四日宣戰。同上

塞爾維亞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六日宣戰。同上

門的內哥羅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九日宣戰。同上

日本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宣戰。同上

葡萄牙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三月九日宣戰。即中華民國五年

意大利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戰。同上

羅馬尼亞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宣戰。同上

美利堅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六日宣戰。同上

古巴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七日宣戰。同上

巴拿馬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十日宣戰。同上

希臘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宣戰。同上

暹羅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宣戰。同上

利卑里亞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八月四日宣戰。同上

中華民國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宣戰。同上

巴西

西歷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宣戰。同上

海地

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宣戰。即中華民國七年

危地馬拉

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宣戰。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維亞，尼加拉瓜，散多朋各，哥斯德黎加，祕魯，烏拉圭，厄瓜多諸國。亦與德奧宣告斷絕邦交，幾

乎五洲列國，統與德奧反對。惟巴爾幹半島中有二孱國，一是土耳其，一是保加利亞，向在德人勢力圍內，不能不聽德人指揮，與衆宣戰。兩孱國有何大力，簡直是不足齒數，那奧國也自顧不遑，全仗德人幫助，勉力支持。照此看來，實是一個德意志帝國，抵當全球二十餘邦，相持至四年有奇，德皇威廉第二，真好算是個歐洲霸王呢。却是罕有，但古人有言：「佳兵不祥，過剛必折。」難道威廉第二，果能持久不敵，戰勝英雄嗎？當美國未曾宣戰時，大總統威爾遜，屢思出作調人，勸雙方休戰言和，輾轉通問，終歸無效。嗣因德國潛艇政策，妨礙海上交通，美乃提出質問書，向德抗議。德仍操強硬手段，却還美牒，因激起美人公憤，加入戰團，與德宣戰。德之失策在此。德人與各國交關，已將三年，正是兵疲糧盡的時候，怎堪加入一財厚兵雄的大國，與他爭雄，而且美政府商決軍情，派遣百數十萬大軍，直入歐洲，與聯合國軍隊，併力進行，又輸送軍械食品，分助各國，使他再接再厲，聯合國當然益奮，德意志當然益怯。更經過一年有餘，保土兩國境內，已被聯合軍衝入，相繼降服。奧亦一敗塗地，只好向聯合國請和。德皇威廉第二，還想倔強到底，偏國內社會黨勃發，昌言革命，推倒政府，竟將威廉第二父子，逐出國外，亡命荷蘭。於是空前絕後的大戰爭，至此始止。當由聯合國推舉美總統威爾遜，爲世界牛耳，開會議和。時正中華民國七年十月，爲徐東海當選就職的時期，小子有詩譏德皇道：

善敗不亡善戰亡，楚歌四面總難當。
要知中外原同轍，好向西歐鑒德皇。
歐戰將了，徐氏因有此言論，欲借歐洲和局，勸示南方，欲知南方果否願和，待至下回再敘。

歷屆新總統登臺，必有一種政見，頒告大眾。無論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但觀其發言之時，已別具一雜言之希望，不過借普通論調，籠絡輿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言豈欺我哉。歐洲戰史，於本編無甚關係，第有時牽及中國，如絕交參戰，以及俄亂影響，侵入蒙古等情，不能不撮舉大舉，以瞻閱者，故本編依次插敘，而本回於德奧戰敗原因，尤簡而不漏，作者固具有苦心也。

第一百回 呼奧援南北謀統一 慶戰勝中外並臚歡

却說廣東非常國會，開北方新選總統，當然反對，曾於雙十節前一日，特開兩院聯合會議，決定方針，暫委廣東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所有總統選舉從緩舉行，當下宣布議案道：

選舉大總統，爲國會議員之職責，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惟現值國內非常政變，次任大總統之選舉，應暫緩舉行。自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起，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之規定，攝行大總統職權，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爲止。特此宣言，咸使聞知。

議案既定，復咨照廣東軍政府，軍府政即開政務會議，承認國會議決案。當日通電布告，代行國務院職權，並攝行大總統職權，越日又發一通電云：

軍興以來，軍政府及護法各省各軍，對內對外，迭經宣言，其護法之職志，唯在完全恢復約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國會之亂令，以求真正之共和，爲根本之解決。庶使奸人知所警惕，此後以暴力蹂躪法律之事，自不發生。民國國基，乃臻鞏固。至具希望和平一切依法辦理之心，尤爲國人所共聞。其見軍府及前敵將領，屢次通電，可覆按也。及北京非法偽國會選舉總統，本軍政府於事前既通電聲明非法選舉，無論選出何人均不承認。事後又致電徐世昌，勸其遵守約法，勿爲人愚。乃聞徐氏已就僞總統，事果屬實，何殊破壞國憲。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覺悟，勿搖國本，而自陷於危。本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護法戡亂，固責無旁貸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看官閱此兩電，可想見南北論調，是絕對不能相容。就使北方的徐總統與錢代總理，如何勸告，也屬枉然。徒落得舌敝唇焦，不見成功。徐總統未肯罷休，想從外交上着手，聯絡美英法日意各國，從中調停，力謀南北統一，也算苦心孤詣。且美大總統威爾遜，嘗一再演說，力勸世界和平，中國為世界中一部份，理應如美總統所云，列入和會。唯南北自相爭擾，內部尚且未和，怎好對外？所以窮思極想，呼求外援，外人却也贊成，願效臂助，乃再由徐氏分飭前敵軍隊一體罷戰，且申頒一令云：

歐戰以來，兵禍至烈，影響政治，震動全球。而立國久遠之圖，究未可悉憑武力，故欲保障人類之幸福，必先維持國際之和平。美大總統有鑒於斯，迭次宣言，咸以尊重和平為主旨。吾國政府，以逮士庶，莫不佩其憫世之誠，而大勢所趨，即列邦亦多贊進行，以為世界和平之先導。吾國此次加入歐戰，對德奧宣戰，原為維持人道，擁護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達此的，必當合國人全力，勤助協商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本大總統適以斯時，謬膺衆選，亟當詳審世局，用定設施。夫以歐西戰禍，擾攘累年，所對敵者，視若同仇，所爭持者，皆關公議，且佳兵為戒，倡議息爭。況吾國二十餘省，同隸於統治之權，雖西南數省，政見偶有異同，而休戚相關，奚能自外？本無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試數上年以來，幾經戰伐，罹鋒鏑者，孰非同胞，與糜餉械者，皆我脂膏，無補時艱，轉傷國脈，則何不釋小嫌，而共匡大計，獨私忿而同勵公誠？俾國本繫於苞桑，生民免於塗炭，平情衡慮，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對待國人，而誠意所施，或難盡喻。長岳前事，可為借鑒。故虞詐要當兩泯，防範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當力圖綏定。茲值列強偃武之初，正屬吾國肇新之會，欲以民生主義，與協商諸邦相提挈，尤必粹國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張實業，以應時勢，而赴時機。及茲罷勉幹濟，尤慮後時，豈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貽，破斧缺斨之痛，況兵事糾紛，四方耗數，庶政擱滯，百業凋殘，任舉一端，已有不可終日之勢，即無國外關係，詎能長此稽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圖，共銷兵革，先以圖國家之元氣，次以圖政策之推行，民國前途，

庶幾有豸。以言政策，莫要於促進民智，普興民業，而二者皆當具有世界之眼光，我國文教早闢，而民智蔀塞，進步轉晚，是宜旁采列邦之文化以灌輸之。吾國物產素豐，而興業之資，母財尤乏，是宜兼集中外資力以輔助之。以國家為根本，以世界為步趨，務使人民智識，及於大同，社會經濟，日臻於敏活。民智進則國權自振，民生厚則國力益充，夫如是乃可保文物之舊邦，乃可語共和之真諦。本大總統不憚曉音，藉口以尊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國人，固渴望我東亞一隅，與世界同其樂利。此時大局未定，保養為先，軍民長官，各有捍衛地方之責，仍應遵照前令，力除匪患，用保公安。民瘼攸關，勿稍玩忽。惟茲有位，其共念之。此令。

令文云：雖似明白剴切，語語皆真，但終是紙上空談，怎能感動南方軍隊，使他幡然變計，願息戰爭？嗣經美國公使出來幫忙，電告駐粵領事，向廣東軍政府提出說帖，勸他速息內爭，自謀統一。於是廣東軍政府乃通令前敵各軍，一體休戰。政務總裁岑春煊等，方有電文傳達北京，寄與徐總統道：

徐菊人先生鑒：護法軍興年餘，雙方相持，國是莫由解決。比者歐戰告終，強權銷滅，吾國亦有順世界潮流，而回復和平之必要。美總統威爾遜於本年九月二十九號，為開幕第四次自由公債之演說，實為國際及國內解決一切政爭之本據。無論何國均可賴之以為保證。世界各國方將崇正義而永息兵，爭豈吾國獨不可捨兵爭而求和平之解決？執事既令所部停戰，本軍政府亦令前敵將士止攻，惟彼此猶未實行接近和平談判，玩日廢時，殊屬無謂。燿等特開誠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認上海租界為適中之中立地點，宜仿辛亥前例，由雙方各派相等人數之代表，委以全權，剋日開議一切法律政治問題，不難據理而談，依法公決。庶可富民利國，永保和平。特電表意，即希速覆。

徐總統接到電文，喜如所望，因即致電作覆：

廣州岑雲階先生，春煊字雲階，伍秩庸先生，廷芳字秩庸，林悅卿先生，葆懌字悅卿，武鳴陸幹卿先生，榮廷字幹卿，畢

節唐冀庚先生，繼發字斐。上海唐少川先生，紹儀字少川。孫中山先生，即孫文。鑒來電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擾攘，兵革所經之地，膏血盈野，井里爲墟，溯其由來，可深憫惻。歐戰告終，此國彼國，均將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國之人，猶復紛爭不已，勢必不能與世界各國處於同等之地位。淪墮之苦，萬劫不復。世昌同是國民，顛覆是權，況南北一家人也，本無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謀和平，以毅力致統一。今讀美總統威爾遜今年九月間之演說，所主張國際同盟，用知世界欲躋平和，必先自求國內息爭，然後國際和平，乃有堅確之保證。爰即明令停戰退兵，表其至誠，冀垂公聽。固知諸君亦是國民之一分子，因心橫慮，冒百難以求一當，決無不可解決之端。今果同聲相應，是我全國垂盡生機，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憂患餘生，專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國依然比數於人，芸芸衆生，得以安其食息，營其生業，此外一無成見。所有派員會議諸辦法，已由國務院另電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又由國務院附致一電云：

讀諸公致元首電，敬諗開誠表示，共導和平，至深佩服。歐戰告終，潮流方迫，元首鑒於世界大勢，早經屢頒明令，申正義而弭兵爭，當爲國人所共見。近於通令停戰之後，繼以籌議撤防，積極通行，實出渴望和平之旨。會議辦法，前已詳細盡畫，向李督秀山、韓商，茲承示雙方各派代表，剋日開議，籌謀所及，實獲我心。所云代表人數，論省區版籍，不能無多寡之殊，惟爲迅釋糾紛，固可不拘成見，似可由雙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臨時推定，首席公同協議。至會議地點，原定南京，本屬適中之地，寧滬同屬國土，焉有中立可言？且會議商決內政，不宜在行政區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爲適宜。至來電所舉辛亥前例，辛亥係因國事問題，不幸同時而有兩種國體，今則雙方一體，論對內則同係國人，協商國政，固無畛域之分。論對外國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時局急迫，促進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當於會議辦法，切實商決進行，其他枝節之論，宜從蠲棄，以免曠廢時日。此

間正酌選代表，爲先事之籌備。尊處選派有人，卽希電示，以便雙方派定，剋期組織，俾法律政治各問題，日趨接近，速圖解決，民國幸甚！

如上電文，乃是北方和議，擬委任江蘇督軍李純主持。李純本服從河間，素來主和，聯同贛督陳光遠、鄂督王占元，稱爲長江三督，與主戰派相齟齬。此次徐政府鼓吹和平，李純當然同意，所以與中央往來文件，除例行公事外，多是籌商和平辦法。惟一方欲在江寧議和，一方欲在上海議和，兩方交爭地點，尙未決定。不過和平空氣，總算有些鼓動起來。中外人士，統以爲和平在卽，唱唱望治，再加歐戰終了，協約國得了戰勝的結果，中國亦居參戰地位，雖未曾發兵臨敵，親獲勝仗，也覺得借光他族，與有榮施。自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爲始，至三十日爲止，舉行慶賀協約國戰勝大會，居然有古時大酺三日的遺意。無非是張皇粉飾大總統親至太和殿前，行閱兵禮，凡京師所有軍隊，都排成隊伍，各執槍械，鵠立東西兩旁，聽候總統命令。徐總統帶同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等，序立殿階，檢校軍隊，又有外國公使及使館中衛兵，亦由徐政府先期通知，彼此關係協約國，不能不請他參加，所以碧眼虬鬚的將弁，也來會集。端的是鸚鵡耀采，貔虎揚鱗，約計有四五小時，各軍隊左入右出，紛紛告退，外兵亦皆散去。惟各公使同至總統府，相率留宴，賓主交錯，中外一堂，大家歡飲至晚，興盡始歸。是日黃昏，商學界各發起提燈會，游行都市，金吾不禁，彷彿元宵，銀火齊輝，依稀白晝。紅男綠女，空巷來觀，白叟黃童，臚歡踵集，幾疑是太和翔洽，寰宇昇平。就是各省奉到中央命令，亦如期慶賀，綠酒笙歌，唱徹太平曲子，紅燈燦爛，勝逢熙世良辰。還有北京的克林德碑，乃是清季拳匪作亂，德使被戕，特約豎碑，垂爲永遠紀念。至此亦皆毀平，不留遺跡。惟是勝會不常，盛筵難再。小子敝到此處，轉不禁憂從中來，隨筆湊成一詩道：

自家面目自家知，粉飾徒能炫一時。漫說鄰家西子色，效顰總不掩東施。

三日大慶，忽成過去。各協約國將開議和大會，擇定法國巴黎，卽法京凡爾賽宮，爲和會地點。中國當然要派

遣專使，赴會修和。欲知所派何人，容至下回報明。

以本國之內訌，而乞援外人，出爲調停，不可謂非徐東海之苦心。然中政府失權之漸，實自茲始。處在同種，誼本同袍，乃連歲戰爭，自相譁擾，東海登臺，不能以誠相感，徒欲爲將伯之呼，乞靈外族，其心可憫。其迹實可愧也。至若協約國之戰勝，實由彼數年血濺而成，中國徒有參戰之名，而無參戰之實。外人之勝，於中國似無預焉？乃以各國之舉行慶典，遂亦開慶賀大會，政府倡於前，各省踵於後，慷他人之慨，以爲一己之光榮，得毋爲外人所竊笑耶？虛橋之態，只可自欺欺人云乎哉？

民國通俗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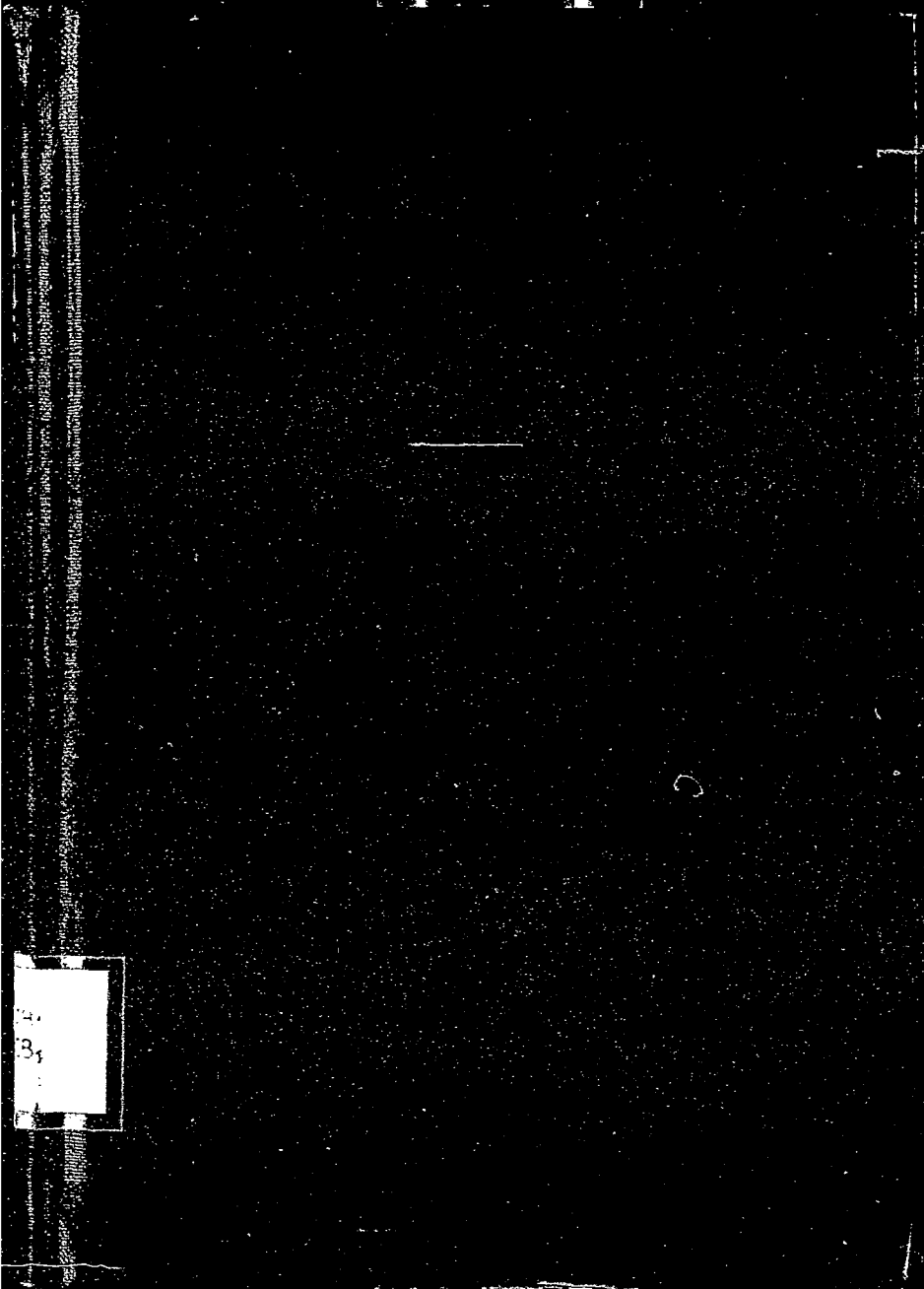
第一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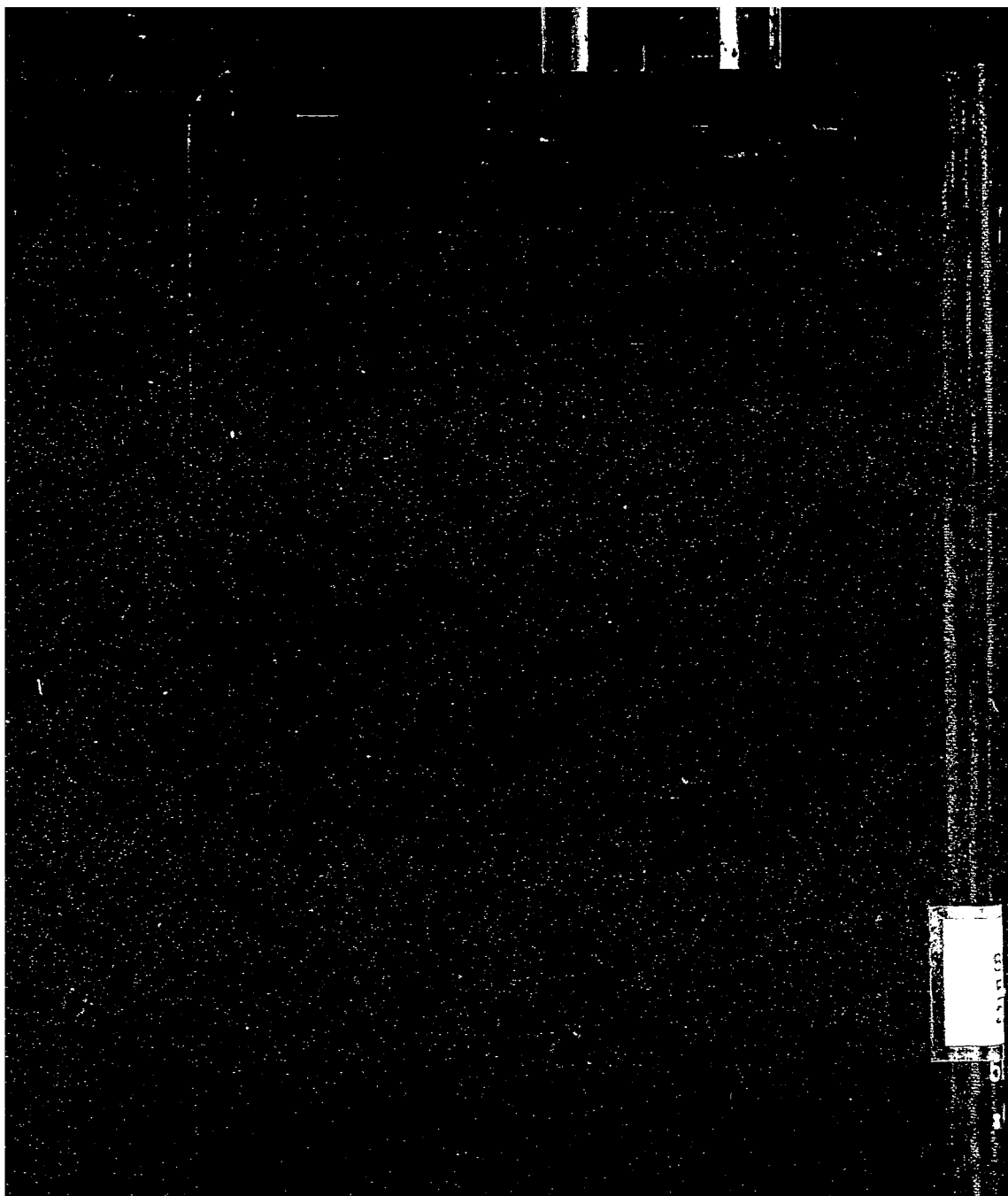
呼與擬南北謀統一

慶戰勝中外並盛歡

六三〇







蔡東藩著

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六册

(42)



3 0528 037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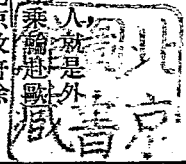
第一百零一回 集靈囿再開會議 上海灘悉燬存烟

却說歐戰已畢，各國將開議和大會，中國政府，不得不派遣專使，赴會議和，當下由徐總統擇定二人，就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徵祥會因事請假，部務次長陳錦哲行代理，此次奉使赴洋，不便逗留，便即束裝起行，乘輪赴歐，

去了。是時英、美、法、日、意五國公使，統奉五國政府訓令，願為中國南北調停和議，先提出勸告書，遞交北京政府，徐總統本是請他幫忙，當然心心相印，不煩瑣覆，五國公使，又電令駐粵領事，各向廣東軍政府致書勸和大略說是：

法、英、意、日、美諸國政府，因見此二年內，中國內亂，已久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為懸系。此項紛亂情形，不特與外國利益有損，且致中國治安之慘禍，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勵敵人之氣，而與大戰緊急之轉機，妨礙中國與協和諸國實行會辦之舉。今該轉機已成過時黃花，各國人民，正盼組織環球，以達各處人民平安公允之時，中國未能統一，則各國民應為之事，更屬難為。茲法、英、意、日、美諸國政府，對於中國大總統解決內亂之所設施，深滋冀望之懷，且對於南方各要人之態度，亦樂觀其有欲和平了結，同等趨向，是以各該政府，就此聲明對於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願與廢除箇人私懷，及泥守法律之意見，一面謹慎從事，免除障礙，議和之行爲，一面迅以慷慨會商之行，而以法律暨願及中國國民利益之熱心爲根據，尋一兩造和息之路，始克使華境以內，平安統一，此各國政府同心暨殷盼之忱也。此時法、英、意、日、美諸國政府，聲明其切實贊同雙方，欲解決向日分裂之爭端，惟擬欲使知毫無最後干涉之策，亦無指揮或諫勸，此次議和條件之意，故此項條件，必須由中國國人自行規定所欲者，只係盡其所能，鼓勵雙方於所望所行各事上，達議和統一之目的，俾中國國民，對於各國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責，於中國歷史上，更爲擴充矣。特此勸告。

4053509



這篇勸告書，已經將西文譯作華文，廣東軍政府，即用華文答覆云：

兩年以來，中國因內爭而致國內治安及外國利益俱受損失，并使中國不能切實協助聯盟國，爲公道正義之競爭，軍政府對此，殊深痛惜。軍政府對於此項協助，尤爲關切者，蓋以其戰爭之主義，與法、英、意、日、美各聯盟政府之主義，若合符節。護法者非爲個人意見，或法律細節而動干戈，實爲反對武力主義，並求民主主義之得安全於中國也。國會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開會於廣州）憲法視爲具文，武力派之橫暴亂政，皆所以使護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見，伸張直道。今各友邦覺悟，欲縮短中國內爭，回復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給款項於武力派，本政府極爲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現有言和，經已令所部各軍停止進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選出之首領，在適合地點，直接開和平會議矣。此種和平，不能苟且從事，無相當之保障，遺留勢力，使將來隨時復可擾亂國內和平。英、法、意、日、美各聯合政府之意見，謂須根據法律及注重全國人民利益，以爲調和之主旨，各政務總裁深表同情。然則此次和平，必爲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幾中國得以設立一適任及進步之政府，發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國際會議上，占應得之地位。各政務總裁，感謝法、英、意、日、美各聯合政府關切中國之幸福，而對於各政府希望中國在籌議世界善後，亦應列入關注盛意，尤爲深感。謹此布復。

先是徐總統與錢代總理已得外人承認，許爲調人，因即通電各省，召集督軍等至京，會議辦法。於是奉天督軍張作霖，安徽督軍倪嗣沖，直隸督軍曹錕，吉林督軍孟恩遠，湖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山西督軍閻錫山，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綏遠都統蔡成勳等，均先後到京。徐總統特在集靈園四照堂中，作爲會議場，帶同全體國務員暨參戰督辦段祺瑞，入堂開會。各督軍聯翩趨至，列席討論。本來是黨派不同，有主戰的，有主和的，此番因內外交迫，主戰派亦不便堅持前議，只好見風使帆，同聲呼呼和。就是倡議平南的段督辦，也以爲久戰無益，與徐總統表示同情。非服徐東海實爲外議所迫不得不然。當時議定政策五條：（一）便是停戰撤兵；（二）乃是應付

外交(二)是被兵各省的善後(四)是收束軍隊的辦法(五)整理財政的用途。彼此討論了大半日，即在四照堂開宴，飲酣乃散。越宿，便將議決各節通電各省。各督軍亦陸續出京，各回原任。嗣是禁募軍隊，飭守官方，各種弭亂求治的通令，蟬聯而下。徒託空言。還有熊希齡汪大燮等為聯絡協約國感情起見，特在京中發起協約國國民協會，組織就緒，推定熊希齡為會長，汪大燮及法人鐵士蘭為副會長。又由總統府中特設外交委員會，令汪大燮為會長，熊希齡等為委員，調查審議對外事項。凡各部署亦得派遣事務員入會與議。此外如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亦皆推舉代表，就京師組織全國和平聯合會。於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宣告大衆略云：

本會聯合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業於十八日開成立大會。各法團推定代表到會者，已逾過半數。本會實為完全成立，用特宣布本會進行宗旨，以告我國民。本會由全國法定團體組織而成，為真正民意機關，故對於南北和平會議，應實行共和國民應盡之職務，遇有雙方衝突之點，及與大多數利益關係之處，實行發表國民真正意見，以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會對於南北雙方，本無偏袒之見，惟此次南北會議，凡關於種種善後問題，均待解決，茲擬於本會內附設各種研究部，於事前預先討論，以便將來發表民意，主張公道，不居國民會議之名，實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會既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國民責任之重可知。茲後計畫進行，尤關重大，本會自當推出對外最負重望之人，主持一切，為會中之砥柱，並將本會一部分事務，移至南北會議地點，實相結合，與貫徹我國民正大之主張，非達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此其三。凡此三大宗旨，均經本會評議部議決實行，用特宣布，深望於全國同胞，贊成本會，協同進行，除通告南北當局外，謹此宣言。

朝野上下，一致言和，饒有轉危為安，悔禍求存的希望。差不多望極止焉。但中國人往往有口無心，口中雖說得天花亂墜，心中却未必真能踐言。又況各省軍閥，統是意氣自豪，不願國家，專顧自己，所有逐月賦稅，除撥作軍餉

外，多半納入私囊，所以一做督軍，便成富翁，多則千萬，少即百萬，百姓原不能過問，就是中央的財政部，也未敢澈底清查，只好聽他一塌糊塗，遷延過去。此外如關卡征權，局廠徵收，又皆抵充外債，無從支取，看官試想，這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總統就職以後，仍然是借債度日，什麼電話借款，什麼紙幣借款，表面上俱爲整頓實業起見，由財政交通兩總長出面，告貸東鄰，暗中實多是指東話西，救濟眉急。還有各種公債名，係向人民借貸，不一而足，當時雖有一種定例，按期抽籤，逐次還本，但也未能確昭信用，故民間所受的公債，平時若有急需，轉向他入抵押，不過三折四折，最多至五六折爲止，而且中國人多不願轉受，有時反由外人出爲承攬，吸收中國各種公債，視爲投機生意，以十易百，以千萬萬，將來好執券坐索，不怕中國政府不將全數償還。爲週斃魚，總是中國人民晦氣。但自中國加入歐戰，外人格外幫忙，協約各國，許將庚子賠款，延期五年，然後交付。即償季季匪時之賠款。獨俄國只允延交三分之一，共計五年延交總數，約六千餘萬圓，政府稍得暫紓困難。

但自民國成立以後，歷年借債，除外款不計外，如積欠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款項，多至八千萬圓以上，遂致該兩銀行轉運不靈，鈔價日跌，市面動搖，到了民國七年的殘冬，簡直是支撐不住，財政部無法可施，沒奈何再向國民借貸，發行短期公債券，稱爲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額定四千八百萬圓，票面定爲一萬圓，一千圓兩種，利息六釐，每年付息兩次，仍用抽籤法，分五年償還，每年分作兩度抽籤，每屆抽還總額十分之一。此項公債券，全數發給中交兩銀行，令他經募，募集諸款，即歸還兩行墊欠各賬，所有公債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賠款爲基金，就中八成還本，二成付息，並援照三、四兩年公債辦法，即將此項公債基金，按月撥交總稅務司安格翰，存儲備付。當下草定章程，提交國務會議，國務員當然通過，但教君靈無損，安在而不贊成？再呈與總統察閱，徐總統爲救急計，也即指令照准，無如國庫既空，民財亦盡，一國中有限脂膏，半被外人盤剝，半遭軍閥搜括，窮民已不聊生，就使有幾個豪紳富賈，亦怎肯毀家紓難，效那楚子文漢卜式故事，坐是公債券無人過問，免不得硬行指派，騷擾民間。

或且搭付官吏薪金，官吏統有父母妻孥，日需事畜，再加百物日昂，米珠薪桂的時候，那堪承受這種公債券？有名無實，不能抵用，於是吏民俱困，都累得扼腕興嘆，愁眉百結了。只有軍閥各家，還算財星照臨。

當時尚有一種鴉片烟，本在前清宣統三年間，由清政府與外人訂約，限期戒絕，轉眼間已有七八年，期限已屆。上海洋商所儲鴉片，數尚不少，民國七年一月間，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公司妥商立約收買，約中載明條件，乃是專供製藥，并不轉行銷售。洋商已經允認，且願把每箱定價，減短英洋二千圓，悉數歸蘇省承買，統計得一千五百六箱。過了數月，駐京英美公使向外交部致書抗議，略云：「蘇省收買存土，不免有私下販售，賺錢欺人等情。」又被外人查出幾點，外交部看到來文，應歸財政部理處，即將原書移交財政部。財政部調查蘇省公文，已早備案，因即據實答覆，具陳理由，內稱：「近年以來，政府對着烟禁，未嘗不積極進行，只因滬濱洋商積存關棧的印藥，為數甚多，不能令他過受損害，所以上年一月，由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立約收買，專供藥品，嚴杜吸食，今來文謂有轉銷等情，未免誤會。查烟土製藥，各國皆然，此次蘇省收買存土，與宣統三年禁烟條約，並無違反情事，請即查照。」云云。這項覆文，仍須先遞外交部，然後由外交部轉交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始終不甚相信，尚有微言。再經中國政府特開國務會議，決定將所買存土，一併銷燬，當由徐總統核准下一指令道：

政府前次收買存土，專為製藥之用，原為體恤商艱起見，願雖慎加考訂，限制甚嚴，而留此根株，誠恐易滋流弊，轉於禁烟前途，不無影響。著內務財政兩部轉飭查明此項存土現存確數，除已經領售者不計外，其餘均由部派員督視，一律收回，彙集海關，定期悉數銷燬。並候特派專員會同地方官及海關稅務司等，公同監視，以昭慎重。此令。

越日，又復嚴申禁令道：

鴉片為害最烈，迭經明頒禁令，嚴定專條，各省實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國家挽回積習，備極艱難，設禁令

之稍疎，愚民即懷僥倖，在稽察所不及，遺害仍恐潛滋。此次厲行烟禁，在國人固具毅力，在友邦並致熱誠，倘復陽奉陰違，始勤終怠，將何以策內政之修明，而樹國家之威信？茲當政治刷新，亟望盪穢滌瑕，共臻仁壽，所有前次收買存土，業經特令彙集上海地方，限期悉數銷燬。國家不惜捐棄鉅金，委諸一燼，凡以注重烟禁，力策進行者，當為中外所共喻。嗣後我中華人民，當益知鴉片流毒之酷，中於民生，政府禁令之嚴，不容嘗試。凡會犯吸食者，既經戒除，自應振作精神，力祛習染，至私種私運私售，均干厲禁，並當各懷刑章，勿貽伊戚。各地方長官，有督察之責，務各分飭所司，認真稽察，期在有犯必懲，其辦理不力者，著隨時糾劾，依法懲戒。本大總統以保民為重，不憚為諄諄之告誡，先哲有言：「除惡務盡。」又曰：「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凡茲有衆，其共勸之。此令。

兩令既下，特派專員張一鵬，赴滬監視焚土。一面再由外交部出名通告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得悉後，即電令滬上海關監督稅務司，會同中國專員，督視存土焚燬。至張一鵬到滬，與江蘇長官調查買儲烟土一千六百餘箱，除已售出三百餘箱外，尚剩一千二百餘箱，悉數運至浦東，邀同海關監督稅務司到場，並及地方各團體代表，統皆會齊，當場開箱查驗，果非假冒，於是架薪縱火，陸續焚毀，共閱三日，有奇，方將一千二百餘箱的鴉片，盡付劫灰。滬上未之烟鬼，到此可盡量一吸了。上海各國領事團及地方長官紳商軍學各團體，更組織萬國禁烟會，主張限制烟土嗎啡，務使除醫藥用途外，不得種銷，乃即就銷燬烟土的第一日，在滬北開會，嚴訂條約，總道是中外同心，朝野合力，好把那數十年的毒蟲，從此永除。但究竟除絕與否，想看官具有見聞，自能察知隱情呢。只小子却有一首俚詞，作為焚土的餘慨詩云：

欲除烟毒願捐金，一炬成灰示決心。可奈莠民偏不諒，私銷私吸總難禁。
禁烟禁烟仍舊有名無實，或包運，或偷銷，時有所聞，政府不得不再行查緝，從嚴辦理，欲知如何設法，待至下回表明。

議和足以安民，禁烟足以祛毒，兩事俱爲美政。徐東海上臺之初，首先注意，著手進行，宜乎爲中外所屬望，交口贊同也。況集鑿園之會議，主戰派亦有悔禍之心，上海灘之焚烟領事團且有開會之助，祝南北之統一者，在此起斯民之膏肓者亦在此，豈非中華民國之一大轉機，饒有革新之望乎？乃觀於後來之結果，俱乏成效，屢次議和而衝突如故，屢次禁烟而吸食如故，徒見長官之忙碌而已，徒見存土之焚銷而已，天豈未欲平治民國耶？何事與願違若此，至若債務之日增，吏民之兩困，元氣已耗，如何持久？有心人固杞憂無已矣。

第一百零二回 贊和局李督軍致疾 示戰電唐代表生瞋

却說徐總統有志禁烟，特命將上海存土，悉數燬去，再加萬國禁烟會嚴禁種銷，也算是竭誠辦理。偏包運偷銷的奸民，專知牟利，不顧大局，事爲徐總統所聞，因復飭令嚴查道：

近今烟禁甚嚴，乃以厚利所在，莠民奸商，多方嘗試，甚至有假冒軍人，由各路包運銷售情事，似此違禁營私，肆無忌憚，若不嚴行查緝，則禁煙要政，直同虛設。於國家前途，影響至鉅。本大總統治軍有年，凡隸軍符，夙知國紀，豈容僉王影射，玷我戎行？嗣後應責成各省督軍省長，遴派專員，會同各稅關嚴密查禁，無論是否假冒軍人，但遇有包運烟土，亟應切實拏辦，勿任漏網。其京奉、京漢、京綏、津浦各路，爲近畿綰轂之地，尤應切實偵緝，著京師軍警督察長馬龍標，督飭所屬幹員，隨時梭巡稽察。一面由交通部通飭各路警員，襄同認真辦理。一經查獲，卽予盡法懲罰，查出烟土，悉數焚燬，仍當偵查明確，勿得擾累行旅。經此次通令之後，凡我邦人，當知令出惟行，除惡務盡，其各滌瑕蕩穢，力祛舊染，用副保民除害之至意。此令。

未幾，復有禁運嗎啡的嚴令，大致與禁烟相同。但天下事，往往法立弊生，立法時均欲求效，偏效力未睹，弊已

百出。各處鐵路的站旁，環列警察，調查來往客商，鏡日裏翻箱倒篋，鬧個不休，而且搜檢身上，視客商如盜賊一般，客商稍有忤意，便即狐假虎威，任情凌辱，甚至私出鴉片烟，擲入旅客行篋，硬指他爲偷帶禁物，拘入警署，威逼苛罰，取財入私，可憐遭害的客商，不能與抗，只好忍氣吞聲，傾囊相贈，還要索得保人，方准釋出，這真是行路艱難，荊天棘地，較諸前清時代，交通無阻，任從客便，試問是誰利誰不利呢？尤可恨的是真帶鴉片嗎啡的人，犯反得賄通警察，由他過去，又有軍隊過境，借軍閥作靠山，雖滿身藏着鴉片嗎啡，警察亦不敢過問，有幾處乃是軍警串通，聯絡一氣，所賺厚利，彼此分肥，再加各省軍官，多半染着盤龍癖，以芙蓉膏爲性命，半榻橫陳，吞雲吐霧，雖經中央政府，禁令煌煌，彼且視若弁髦，毫不少悛，又或藉此取利，暗中授意左右，包運包銷，俗語說得好：「袖大好做賊，一威靈顯赫的軍閥家，作奸舞弊，何人敢來偵查？試看徐總統所下禁令，尙說是僉壬影射，未敢顯斥軍官，如此軍閥滔天，橫行無忌，還要問甚麼烟禁有效無效呢？嗚呼言之！這且擱過不提。

且說錢代總理能訓，攝職兩月，當由徐總統提出咨文，交與參衆兩院，徵求同意。兩院照例投票，錢得多數，因即覆咨總統府。徐總統便下明令，特任錢爲國務總理。錢既正式秉政，當然要重組內閣，自將內務總長的兼職，遞呈告辭，此外一班國務員，連帶辭職。旋經徐錢兩人商定，後任國務員，再向參衆兩院咨問，是否同意，竟得相繼通過，乃再經下令，仍使國務總理錢能訓兼任內務總長，外交總長一缺，亦令陸徵祥原任。惟因陸赴歐議和，未到任時，由次長陳籙代理部務。司法總長朱深，教育總長傅增湘，海軍總長劉冠雄，亦均繼任。交通總長曹汝霖，兼財政總長，此時免去兼職，但令曹主交通部，另授龔心湛爲財政總長，獨撤去陸軍總長段芝貴，改用了「一個新雲鵬」。新內閣既皆任定，乃再從事內外和議，添派外交委員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四人赴歐，與前造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同爲巴黎和會見前同。全權委員一面令朱啓鈞南下江寧，作爲南北會議全權代表，會同江蘇督軍李純等，開始議和。廣東軍政府，也推選政務總裁唐紹儀，做了南方總代表，行次上海，不肯過往江寧。兩下爭執和會

地點，又費了一番筆舌，復經江蘇督軍李純，曲爲調停，請朱啓鈴移往上海，允從南方所請。朱爲速和起見，因亦許諾，時已爲民國八年二月間了。李督軍因再發一通電，宣告中外道：

時局糾紛，垂及二稔，幸賴內外上下，一德一心，舍己從人，共謀寧息。護國者知法壞而國無由立，護法者知國壞而法亦罔存，遂以和平之公理，共謀善後之解決。純與湖北王督軍、江西陳督軍、內承中央政府之指揮，外荷西林即曹春煊、武鳴即陸榮廷諸公之啓迪，黃陂、河間、合肥暨在位英俊，在野名賢，隨時指導維持，經迭次之洽商，得各方之同意，議定開一會議，雙方各派總代表，解決法律事實等項問題。比由朱桂莘、唐少川兩總代表商定，於本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開會，是純與王陳兩督軍二年以來，千迴百折，所希望於護國護法兩方面，有兩全而無兩傷者，幸已達其目的，遂其請求，凡所擔任，已可告一結束。嗣後解決各項問題，總代表與各代表諸公，皆一時人望，必有可以慰吾儕之具瞻。副人民之心理者，純惟當與居間諸君子，洗耳聽之，拭目俟之。魯仲連有云：「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竊願會議諸公，本良心上主張，從根本上救濟，爲國家謀長久，爲人民謀福利，期有以善其後而已。浮圖七級，重在合尖，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純仔肩雖卸，願望正殷，苟其義不容辭，力所當盡，敢不從諸君子之後。更願當代弘達，布所蘊蓄，同力匡扶，弼成郅治，則尤純所馨香禱祝也。謹布悃忱，伏惟鑒照。

看此一電，李督軍的苦心孤詣，亦可想見。當下派定會議辦事處幹事數十人，充當朱總代表的差遣。各幹事均來謝委，正由李純出來接見，坐談未竟，那朱總代表亦來拜會。復經李純引入別廳，略談數語，復出與幹事接洽。各幹事並出廳站班，李純向他搖手，似叫他不必客氣，且口中方說出「各位」二字，不防腳下一絆，竟從第一層臺階，跌至第四層臺階，直挺挺的仰臥臺階面上，背骨被第一層臺階所格，忍不住疼痛起來，一時不便呼號，只好閉目熬住。嗣經從役將他扶起，勉強在廊下緩行數十步，舒動筋骨，各幹事見此情形，只得告辭。李純復慢慢兒回

入別廳，再與朱總代表談話片時，朱始別去。

純索性堅忍，尚以為稍稍痛苦不必多慮，又往簽押房批覽文件。到了午刻，背骨越覺加痛，乃趨入內室，取飲舒筋和血的藥酒，大約數杯，繼以午膳，然後休息了兩三鐘點。至起食夜餐，仍照午膳辦法，是夕尚得安睡。越宿醒來，覺得腰背酸疼得很，再加兩脇氣痛，以致不能起床。麾下僚屬聞知督軍有恙，自然前來請安。適警察廳中有張醫官，素精按摩各術，大衆統交口保薦，請李純召入醫治。純乃將張醫官召至軍署，先令親吏傳述病狀，與他討論。嗣聞他確有信心，乃引入上房，囑用手術療治。張醫官問及事前種種情狀，并傾跌後種種感覺，純歷述無遺，即由張醫官診視脈象，并替他前後按摩，果然脇間氣痛較前舒快。張醫官方說道：「失足跌倒七日內必發酸痛，這乃當然的事情。而且倉猝跌倒，因痛悶氣，害得兩脇氣痛，亦是尋常病患，毋庸深憂。」純不待說畢，便詰問道：「此外果無別症嗎？」張醫官答道：「此乃失足致跌，與風火痰三種症候，毫無關係，但教用止痛和血的藥料，按穴敷治，再施運舒筋順氣的手術，逐日撫摩，待閱一星期自然痊可了。」張醫官頗有經驗。李純點首稱善，遂命張醫官如法施治，一面乞假靜養。過了七日，疼痛雖已減輕，舉動還未能復原，直延至旬月餘，始得告痊。這也是翊贊和議中一段軼聞。恐即是不祥之兆。惟當李純告假時，朱總代表啓鈞等已赴上海，履行開會期約，借上海舊德國總會為會場。二月二十日上午，南北總代表各引分代表等同蒞會所，衣冠踴濟，秩序雍容，相見無非舊識，兩派并聚一堂，差不多與辛亥會議相似。彼時唐為北方代表，此次却易北為南，少川少川，可會回憶七年前情事否？當時列席諸公，姓氏如下：

(北方總代表) 朱啓鈞 (分代表) 吳鼎昌 王克敏 施愚 方樞 汪有齡 劉恩格 李國珍

江紹杰 徐佛蘇

(南方總代表) 唐紹儀 (分代表) 章士釗 胡漢民 繆嘉壽 曾彥 郭椿森 劉光烈 王伯羣

彭允彝

開會伊始，不及議款，但兩總代表依次表明宗旨，先由南總代表宣言云：

國內戰爭，至今日告一結束，但推厥禍源，外力實有以助長之。蓋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則金錢無自來，軍械無從購，兄弟鬩牆，早言歸於好矣。何至兵連禍結，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於此極。今北方已經覺悟，開誠言和，舍舊謀新，請自今始！

南總代表宣言甫止，北總代表也即宣言道：

民國成立以來，國家政權多握於武力派之手，故戰爭紛亂，迄無寧歲。邇者時勢所趨，潮流所迫，將化干戈爲玉帛，換刀劍以犢牛，一切干羽戈矛，皆應視爲過去。陳舊之骨董，後此戰爭當無從再起，和平統一，請視諸斯。

宣言俱畢，兩總代表與各代表均起座，向着國旗，歡呼中華民國萬歲，和平統一萬歲。極力爲下文反射。嗣復開談數語，各隨意取食茶點，便即散席。越日，始開正式會議。商方總代表唐紹儀，首先提出陝西問題，要求撤換陝督陳樹藩。原來南方民黨于右任，曾入陝西境內，糾合黨徒與陳樹藩互相爭論，致起戰爭。樹藩本段派健將，不肯容留民黨，佔據片土，因此屢攻于軍。于軍亦不甘退讓，相持未下。徐政府雖已通令停戰，但於陝西一方面，不甚注意。且陳樹藩靠着段氏勢力，玩視中央命令，自由行兵，所以唐總代表首先質問，迫令將陝督撤換。此外尚有閩鄂衝突等情，亦會連類談及，但尚未及陝西的緊要。北方總代表朱啓鈴，願轉達中央，即席草就電稿，着人拍發請政府速令陝督陳樹藩停戰。此外所議各件，如八年公債，參戰借款，以及湘督張敬堯，讎視民黨等情，尚沒有極大辨難。或擬電京問明，或擬電湘阻止，否則交付審查，決諸後議。越日，得徐政府覆電，謂已特派委員張瑞璣，赴陝監視，實行停戰。於是兩總代表又復會議，彼此商榷，決用和會名義，致函張瑞璣，催他即日赴陝，監束兩方軍隊，以便和議早日結束。當下函電並發，約俟陝督暫停，再申餘議。兩下便又散歸。又越兩日，再行開會，兩總代表相見後，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取出陝西于右任來電，聲言陳樹藩部下劉世瓏，仍率衆進攻于軍，如此情形，顯背和議，應歸北方擔

負責任。朱總代表只好申電陳請，權詞相答。又越二日，唐紹儀又邀朱啓鈴赴會，取示于軍失去整屋的警電，累得朱總代表無可容喙，但言政府如不速停陝戰，自當辭職以謝。再越二日，已是二月二十八日了，唐總代表至會議席上，竟向朱總代表抗議陝西戰事，限期四十八小時答覆，也是一篇哀的美敦書。說畢即去。朱總代表自覺中央理屈，未便議和，特與各分代表全體電京，請即辭職。徐政府覆電慰留，並令陝西一體停戰。令文有云：

陝西兵燹頻年，瘡痍滿目，唇言民莫，軫念殊深。亟應促進和平，早謀安集。前由國務院依照協定辦法，通飭停戰劃防。已派張瑞璣馳往監視區分，務在一律實行，剋期竣事。各該將領，自應共體斯意，恪遵辦理。倘或奉行不力，職責所在，不得辭其咎也。此令。

徐政府雖決意停戰，始終謀和，但陳樹藩仍未遵令，備戰不休。南方總代表唐紹儀，且得于右任親筆書函，謂：「陳樹藩密奉參陸處電文，促令進攻，故北京運陝軍械，或由參陸處，或由漢陽兵工廠，次第出發，絡繹不絕。」云云。唐總代表乃復提出宣言書，歸咎北方中止和議，是為第一次和議停頓。江蘇督軍李純得知消息，很是憤悶，因力疾起牀，特擬定辦法五條，電陳中央，請行。徐總統原無他意，不過為安福系所牽掣，未能貫徹主張，既得李純電請，自然照准。李純又電達廣東軍政府，請求同意，隨即通告全國云：

萬急北京國務院各部院，廣州軍府各總裁，保定曹經略，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海陸軍各司令，南京朱總代表暨代表諸公，上海唐總代表暨代表諸公，永州譚月波，紐巷兩先生，衡州吳將軍均鑒。近月以來，和平空氣，布滿全國，因善後之解決，有會議之盛舉。既經中央覆准，各方贊同，雙方各推總代表，亦均先後分蒞寧滬。惟以中央頒布停戰罷兵令，廣東軍府亦通令停戰罷兵，各省雖皆奉行，而陝西鄂西等處，尚有糾葛，經多次之協商，定簡捷之辦法：(一)陝西鄂西雙方，一律嚴令實行停戰。(二)援閩援陝軍隊，即停住前進，擔任後方勦匪任務，嗣後不再增援。(三)閩省鄂西陝南，由雙方將領，直接商定停戰區域辦法。簽字後，各呈報

備案。(四)陝省內部，由雙方總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員，前往監視區分。(五)劃定區域，各擔任勦匪衛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國人共棄之。此上五條，均陳奉中央允准，電得廣州軍府同意，即日雙方通令，按照實行。所有陝閩等問題，指日解決，會議即可進行。知關塵念，特此佈聞。

自經李督軍通電後，上海和會又有復活的趨嚮。再經朱總代表啓鈐，函致陝西陳樹藩，並及于右任，竭誠勸解，爲廣續和議地步。就是中外輿情，也多方敦促，催令速議。只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因未得陝省停戰確聞，尙未便與北方議和，連日託詞稱疾，杜門不出。冤冤相湊，又有一種外交激刺，從海外傳入中華，遂致羣情大憤，競起詆排，東也噪，西也鬧，反把上海和會視爲緩圖，正是

內地機槍猶未靖，外洋波浪又重生。
究竟外交激刺，從何而生，容待下回再詳。

督軍如李秀山，尙爲軍閥中之有心人，故本回具述其求和之苦心，并及當時致仆情狀，爲世間之涼血動物，作一龜鑑。朱啓鈐之平時行誼，雖不甚卓著，然觀其赴滬議和，猶非悍然不顧公議，自作主張。陝戰未停，曲在陳樹藩，與無大過人之才力，乃敢違背中央命令，備戰不休，此非有人煽使，誰其信之？天下方日望和平，而主戰派乃好爲播弄，必欲破碎河山，塗炭生靈，而後快，甚矣其惡也。鷄鶩相爭，終無了期，雖有文治派之徐世昌，亦奚補乎？而李督軍則更枉費苦心矣。

第一百零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會 爭膠澳勉抗強權

却說外交總長陸徵祥，奉命赴歐，參與和會，嗣又有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依次續發，同充巴黎和議全權委員。陸徵祥到法國時，各協約國所派專使，先後馳集。既而顧、王、施、魏各委員，亦皆踵至，共計列席會議，得二

十七國使人全權大使，約有數十代表及秘書等，不下數百，好算是五大洲中，空前絕後的盛會。當時會中議定各國列席委員，多寡不一。中國指定兩人，除陸總長外，餘四人得輪流出席。小子聞得和會組織的大略，開列如下：

美國專使列席得五人。英國同上。法國同上。意國同上。日本同上。比國三人。波利維亞一人。巴西三人。中國二人。古巴一人。

厄瓜多一人。希臘二人。危地馬拉一人。海地一人。漢志國二人。即阿刺伯國。開都拉斯一人。里卑利亞一人。巴拿馬一人。秘書

一人。波蘭一人。葡萄牙二人。羅馬尼亞二人。塞爾維亞三人。暹羅二人。捷克斯洛伐克二人。烏圭拉一人。

和會中正副會長

會長 法人克勒孟沙

副會長 美人藍辛 英人勞合喬治 意人歐蘭都 日本人西園寺侯爵

協約國最高議會中會長會員

會長 法人克勒孟沙

會員 美總統威爾遜 藍辛 英人勞合喬治 貝爾福 法人克勒孟沙 畢勛 意人歐蘭都 沙尼諾

日本人西園寺侯爵 牧野男爵

據上所列已見得和會大權實為美法英意日本五大國所把持，中國專使雖得列席，已等諸自鄙以下，無足重輕。就中對於德與兩國如何賠償損失，如何割讓土地，如何放棄權利，如何撤除兵備，統歸五大國主張，中國專使，幾無容喙餘地。堂堂古國，如此倒竈，豈不可恥？惟關係中德事件，始准中國與議，但也須由五大國決定，大致如下：

(一)德國專使放乘由一九〇一年拳匪條約而得之各種特別權利與賠款，與其在天津漢口德租界及其他中國境內，除膠州外，所有之房屋碼頭營房砲臺軍火船隻無線電臺及其他產業，惟使署領署不在其內，並允將一九〇〇年與一九〇一年所奪取之所有天文儀器一律歸還中國。

(二)中國未經署名於拳亂條約之各國同意，不得施行處分北京使館界內德人產業之計畫。

(三)德國承認放棄漢口與天津之租界，中國允准兩處租界，闢為萬國公用。

(四)德國對於中國，或對於任何與國之政府，不得因在華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被沒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

(五)德國放棄其在廣州英租界內之國有產業，讓與英國。並放棄上海法租界內德人學校之產業，讓與中法兩國。

這五項條約，講到平允二字，已不甚合。德國既放棄在華權利，為什麼除開膠州北京使館內德人產業，例應歸中國處分，為什麼應得署約各國同意？漢口與天津租界，為什麼要闢作萬國公用？廣州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內的德國產業，為什麼讓與英法？這豈不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明徵嗎？大聲疾呼！又有一種關係山東條件，由日本專使西園寺侯爵等提出和會，硬要占利。美法英意諸國，明知日本恃強欺弱，但與自己無損，那個肯替中國幫忙，代鳴不平？弱國無公法，當由日使擬定約文道。

(一)德國以膠州各項權利所有權特別權利，與因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與中國立約及其他關於山東條約而得之鐵路鐵產海底電綫，讓與日本。

(二)屬於青島至濟南鐵路之德國各項權利，連同器用鐵權開掘權，一併讓與日本。

(三)自青島至滬及烟臺之海底電綫，亦讓與日本，免償其值。

(四)膠州德國國有之一切動產與不動產，亦歸日本所有，免償其值。

膠州是我中國的膠州，青島是我中國的青島，從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間，為了一個德州教士，在山東曹州地方，為華民所害，德國政府即派兵來華，佔據膠澳，清政府無法拒絕，不得已將膠澳租與德國，定期九十九年。嗣是

德人築路開鑛，竭力經營，至歐戰開手，中國宣告中立，日本獨不顧公法，破壞我中立國章程，竟出兵攻奪膠澳，且將德國所有路權鑛權，悉數佔領。彼時日人曾向中國聲明，謂將膠澳租借地移交日本，以備日後交還中國云云。水展見專使此舉，技倆中政府一再抗議，均歸無效。後來袁項城熱心帝制，乞援東鄰，駐京日使遂提出二十一款的要

求，包含膠澳全境在內。袁項城自討苦喫，沒奈何與他簽約，但約文中尚有交還膠州灣，待諸戰後解決字樣。此次戰事已了，各協約國爲公道主義，組織和平大會，理應將德國租佔地歸還中國，方算得公正無私。爲何日使眈眈，竟視膠澳爲囊中物，曷時尙聲言交還，到此竟說出一「讓與」二字，不但有違公理，并且自食前言。美法英意諸國，作壁上觀，那時中國專使陸徵祥等，忍無可忍，只好當場抗議，先提出山東問題說帖，繳入和會，憑諸公判。說帖中文字甚繁，小子不便直錄，但撮舉大要，臚列如下：

(甲) 德國租借權，暨其他關於山東省權利之緣起及範圍。

(一) 租借之緣起。(二) 租借地之範圍。(三) 德國之路鑛權利。(四) 中國之鐵路警察權。(五) 德國

對於鐵路借款之優先權。

(乙) 日本在山東軍事佔領之緣起及範圍。

(一) 日本之對德宣戰。(二) 日本軍隊在租借地及百里環界以外之龍口地方登岸。(三) 中國宣言劃出特別行軍區域。(四) 日本收管青島之中國海關。(五) 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之要求，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關於山東省之條約。(六) 沿鐵路之日本民政權。(七)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鐵路借款草合同及換文。即濟順及高徐兩路草合同。

(丙) 中國何以要求歸還

(一) 膠澳租借地，素爲中國領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從前中德租借條約中，本有主權仍歸中國之明文，

今德國既放棄權利，當然歸還中國，以彰公道。(二)膠澳居民，種族語言宗教，均完全屬於中國，既得脫離德國關係，自不願再屬他國。(三)山東爲中國文化所肇始，孔孟兩聖賢，誕生此地，人民稱爲聖域，膠澳爲山東屬境，既得由德國收回，何能輾轉讓入？(四)山東居民稠密，不能再容納他國人民，前時德國逞橫暴勢力，據有膠澳，今彼既遭天忌，自棄權利，山東百姓，方慶其蘇，不堪再受他國剝削。(五)山東一省備具中國北部經濟集權之要則，膠澳地居海口，尤關重要，將來必成爲中國北部外貨輸入土貨輸出之要路。若植立外國勢力範圍，適與門戶開放主義，互相背馳，中外通商，必交感不便。(六)膠澳爲中國北部門戶之一，膠濟鐵路，至濟南接津浦，可以直達北京，即自旅順大連至奉天，直達北京之鐵路，亦與膠澳相近。中國政府爲固圉計，久欲杜絕德人之蟠踞青島，今經德人放棄，中國深願收回此地，自鞏國防。(七)和平大會中，該租借地及附屬權利之問題，悉還中國，不特德國肆意橫行之罪惡，藉以矯正，且各國在遠東之公共利益，亦藉以維護。否則山東人民，前拒後迎，勢必不樂，或致激成劇烈之行動，即他國亦必與將來移轉權利之國，互相齟齬，是與日本攻擊青島時，宣言鞏固東亞長久穩固和局之用意，難以相容。亦與英日同盟之宗旨，所謂護中國之獨立完整，守各國在華商工業機會之原則，亦不相符合。何以彰中外之大信，何以保遠東之永久和平？

(丁)何以應直接歸還？

(一)程序簡單，不致滋生枝節。且中國參戰以後，得向德國直接收回青島，及山東權利，既足以增我國家之光榮，復足以彰友邦維持正義公道之原則。(二)中國政府，非不知日攻青島，所損失之生命帑款，爲數亦鉅。但日本固宣言戰爭之目的，在使遠東和局，不爲德人所危害，目的既完全達到，則雖有所犧牲，亦必不惜寧有加惠中國，反自取怨之理。(三)日本以軍事佔領青島，及所有權利，不過暫時辦法，究不能因此而終

得所佔七地或產業之主權，以與其在戰事中之中國權利相抗。(四)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與日本訂立關於山東省之條約，中政府本所不願。經日本送遞最後通牒，勉強承認，以待和平會議為最後之修正。況所訂條文，日本並未獲得關於山東租借地與鐵路暨他項德國權利，不過得有保證，謂所有關於德國權利利益讓與之處分，倘經日本與德國協定，中國即當承認云云。彼時中國尚為中立國，日本係設想中國始終中立，不能參與最後之和平會議而言。今中國早加入戰局，有列席和議之權，則該約設想之情形，固已根本改變，不得視為有效。(五)中國宣言布告，曾聲明從前中德所訂之條約，一律廢止，是德國所有租借地與一切權利，當然在廢止之列。既已廢止，領土權即回復於中國，且與德人訂約租借時，本有不准轉租之明文。即一九〇〇年之中德膠州鐵路章程，亦有中國國家可以收回之規定，依約辦理，德國無轉讓第三國之權。中國既得收回領土，亦當然不能讓與他國。

最後又有一段總結云：

中國鑒於上列各理由，深信和平會議，對於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暨關於山東省之他項德國權利之直接歸還，必能認為合於法律公道之舉。苟完全承認此項要求，則中國政府人民對於諸國秉公好義之精神，必永永感激於無涯，而對於日本，必且加甚。此一舉也，不特日本與諸友邦所願維持之中國政治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藉以鞏固而遠東之長久和局，亦藉此新保而益堅矣。

此項說帖遞入和會，會長克勒孟沙，方將說帖出示，日本專使西園寺侯爵等，怎肯退讓，自述：「從前攻取青島，如何損失，並譏評中國參戰，並沒有甚麼助力，不過辦運些須糧食，派遣幾個工役，便算了事。今日所得利益，不啻百倍，還想與我爭回青島，這真叫做不度德不量力，妄事請求，不值一睬。」云云。在會諸人，見日使很是忿激，也不便參入異議。惟美總統威爾遜，略加勸解，按照德國前約，謂領土權應屬中國。日使遂接口道：「我國並不欲長

據膠澳，自願將膠澳領土權歸還中國，惟行軍所受損失，中國可能悉數償還嗎？中國既不能償還，便應該將從前德人所有的權利歸與我國享受，這乃是公允辦法。我國並沒有意外要求哩！英法各國專使，多隨口贊成。以強護強，應有此應。美總統亦不便與爭，付諸一笑罷了。

是時意國代表歐蘭都等，爲了亞得里亞海沿岸問題，與美總統意見不合，致有違言。亞得里亞海，在意大利東北，海口有阜姆一埠，爲通商出入要樞。意國欲據爲己有，惟美總統威爾遜，以爲匈牙利波希米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諸國，均與阜姆相近，應該享有出入權利，不應專歸意國。意使極力反對，甚至歐蘭都等宣告退出和會。所以和會中主持，只有法英美日本四國，主持各議。日本與中國互爭膠澳，中國不能敵日，法英又皆左袒日人，美總統雖略存公道，也因口衆我寡，未便堅持，因此逐日延宕，竟把中國專使的說帖，置諸高擱。嗣經中國專使陸徵祥入會敦促，乃由會長克勒孟沙，與美總統威爾遜，英專使勞合喬治，作爲領袖，再集議膠澳問題。日使西園寺侯爵等，堅執前議，一些兒不肯讓步。法英美三國，樂得袖手旁觀，任從日本自由處置。中國專使陸徵祥等，智盡能索，不得已再向和會中提出抗議，申明意見。小子有詩歎道：

徒將筆舌抗凶鋒，力薄如何望折衝。
益信外交惟鐵血，一強一弱總難容。

巴黎會議，列席者得二十七國，而俄羅斯不在其列，良由俄國內亂，政府屢易，各國或承認於其前，未嘗承認於其後，故遂爲之闕席耳。膠澳之爭，日本代表藉口於前日軍事之損失，必欲承受德人之舊有權利，而後快然。德國既已戰敗，屈服於和議之下，則從前即無日人之行軍，亦當放棄固有之權利，將膠濟歸還中國，寧必待日人之佔領乎？況日人固嘗破壞我國之中立，乘機攫取，顯違國際公法之慣例，所有犧牲，莫非自取，公法家固不應袒日也。中國專使之抗議，義所當然，而日人乃恃強而凌弱，英法亦欺弱而袒強，持公如威爾遜，尙不欲爲不平之爭，誰謂世界中尙有公理耶？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我國人，盍亟起返

第一百零四回 兩代表滬濱續議 衆學生都下爭譁

却說膠澳問題，已由中國專使提出說帖，經法美英三國申議，仍不能使日本讓步，反教日本自由處置，中國專使陸徵祥等，不得不再行抗議，詞意如下：

按德人之佔據山東權利，始於一八九七年，當時普魯士武人，藉口小故，強迫中國讓與，顯係一種侵犯手段，華人至今不忘此恥。今三大國若以此項權利，移讓於日，是承認侵犯手段爲正當矣。況日本在南滿與蒙古東部，業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東爲日所有，則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隸海灣之兩岸，鞏固其地位。且得霸據直達北京之三大路綫，從此北京將爲日本勢力所環繞，不亦大可懼乎？中國於一九一七年，向德與宣戰，加入協約，所有中國與德前訂各約，一律取消，然則德國權利當然歸還中國，且中國之宣戰，曾經協約及公同作戰各國政府正式承認，及今三大國會議，解決膠州與山東問題，反將前屬於德人之權利，讓給日本，由此可見大會議所讓給與日本之權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純粹之中國權利，且中國亦協約之一，並非一敵國，中國在協約中固較懦弱，但總不能以敵國待之，抑有進者，山東爲中國之聖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國人視山東爲文化之發祥地，焉肯輕讓於外人？至於三大國會議，既有歸還中國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將該地移讓與一外國，然後由該外國自願，再將該地歸還原主？此種重疊手續，不知何所根據？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係根據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換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時，中國所以簽約者，實爲強權所迫，世人常憶日本提出哀的美敦書，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要求，否則大戰立見於東亞。再一九一八年

之交換文件，乃因日本允許撤退山東內地之日兵，並取銷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國所以議定如此解決者，實以英法曾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許日本在和會席上助其奪得德人在山東之權利。然當時此等密約，雙方訂結，中國並未加入。其後協約國勸中國參戰，亦未曾將密約內容預先通告，及中國於加入協約之後，直至今日戰爭了結和約告成，中國反爲各大國之商議品與抵償品，其何以堪？或曰：大會議之認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國際同盟也，中國豈不知爲此而有所犧牲？但中有不能已於言者，大會何以不令一強固之日本放棄其要求，（其要求之起點，乃爲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軟弱之中國犧牲其主權？代表等敢言曰：此種解決方法，不論何方面提出，中國人民聞之，必大失望，大憤怒。當意大利爲阜姆決裂，大會議且爲之堅持到底，然則中國之提出山東問題，各大國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東問題，關於四萬萬人民未來之幸福，而遠東之和平與利益，皆繫於是也。

這一篇抗議書，比前次較爲激烈，也是由中國專使陸徵祥等，情不能忍，不得已有此文牒，爲聲明公理起見。無如世界中只論強弱，不論公道，任你舌敝唇焦，總敵不過強隣氣焰。日本專使只付諸不睬，英法美各國也袖手旁觀，怎能如意。國專使爲了阜姆問題，退出和會，幾至決裂。後來仍由英法美三國代表，請意國代表再入和會，曲爲調停，可見得中華積弱，事事遜人，爲什麼軍閥政客，不思協力圖強，儘管爭權奪利，內訌不休哩？雖有長鐘，喚不醒軍人癡夢，奈何？

卽如上海南北和議，自從南方代表唐紹儀，宣言中止，停頓至一月有餘，江蘇督軍李純，苦心調議，提出辦法五條，請令雙方允准。見前同。唐代表尙因未得陝省確開，逐日延宕。嗣經張瑞璣入陝報告，謂已確實停戰，江督李純，又邀同鄂贛二省，迭電敦促，甚至上海五十三公團，聯成一氣，催迫南北總代表等，趕緊議定和局，方可一致對外。於是南方諸代表，也爲環境所逼，未便再行停頓，乃於四月四日間，在唐總代表寓宅內，自開緊急會議，決定和

議再開，函告北方總代表朱啓鈴等，約七日起，繼續開談。朱總代表當然照允。到了四月七日，兩總代表及各代表，又復齊集，先開談話會，核定會議程序，至晚未畢。越日，又復續核，大致粗了。代表中或主張扁門會議，免得人多語，徒滋紛擾。北代表多數贊成，惟南代表却多數反對。結果是雙方協議，雖不必定要扁門，但除代表以外，閒人不得擅入。門外委警察嚴加邏守，慎重關防。自四月九日正式開議，南北代表，均將全部議題提出，互相討論。當時各守秘密，未曾宣布。嗣逐日審查，集議了好幾日，惹得上海一般社會，統相探聽會議消息，是否就緒，怎奈會中諱莫如深，無從察悉。但據各通信社特別傳聞，只說南代表所提，計十三項，另附懸案六項，北代表所提，計大綱兩項，節目八項，討論結局，雙方議題併作國會軍政，財政，政治善後，未決等六項。究竟一切底細，無人能詳，所有謠傳，無非捕風捉影，想像模糊呢。

延至五月初上，尚沒有甚麼確聞，大衆詫爲異事。公事不妨公言，何必守此秘密。忽由都中傳出警電，乃是各校學生，爲了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大起喧嘩，演成一種憤激手段，對付那親日派曹章陸三人。就中詳情，應該表白一番。從前中日各種合同，多經曹章陸三人署名，海內人士，已共目他爲漢奸，就是留學日本諸學生，亦極力反對章宗祥。此次巴黎會議，中國專使陸徵祥等赴歐，道過日本，日人即向章問明陸意，章會誇口道：「陸與我素來莫逆，諒不至有何梗議哩。」日人滿意而去。那知徵祥去後，政府又續遣委員數人，如王正廷、顧維鈞等輪流出席在巴黎會議中，極力反抗山東問題，且致電與日本所訂之山東兩路合同，即濟順及高徐兩路。亦遭打擊。章恐無詞對日，乃暗與曹汝霖通信，擬運動政府，召回顧王，自去代充委員。曹得信後，即力爲設法，並召章回國。章便擬起程西歸，偏被上海時事新報及東京時事新聞，探悉密情，驟然登出，留日諸中國學生，激起公憤，即欲發電攻擊。因日本電報局不肯代拍，乃郵致上海各報館各機關各團體，請他宣布，略云：

頃據上海時事新報及東京時事新聞，載章宗祥此次回國，入長外交，出席巴黎和平會議，改善中日和會

關係，同人聞之，不勝駭異。章宗祥自使日以來，種種賣國行爲，罄竹難書，幸今日暴德已倒，強權屈服，正義人道，風靡全球，吾大中華民國全體國民，方期於歐洲和平大會，戰勝惡魔，一雪國恥。苟兩報所載不虛，則是我政府受日奴運勤，倒行逆施，以賣國專家，充外交總長，兼歐洲和平會議代表，勢非賣盡中國不止。同人一息尚存，極力反對，並將頸血濺之。貴報貴機關貴團體，素來仗義敢言，衆所共仰，伏乞喚起輿論，一致反對，庶么魔小醜，不容於光天化日之下，俾東方德意志，亦得受最後之裁判。中華民國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上海各報館，依電照登，曹章兩人的密謀，越致揭露。章經此一阻，又欲逗留，適政府已傳電促歸，暫命參事官莊景珂代理，章不得不行，且默想到了京都，總有良法可圖，乃收拾行李，啓程歸國。至東京中央新橋車站，將挈愛妻陳氏登車，突有留學生數十人，踉蹌前來，趨近章前，伴爲送行，隨口質問，歷數章在任時，經手若干借款，訂立若干密約，究有多少賣國錢，帶了回去。章宗祥連忙搖首極口抵賴，無如留學生不肯容情，竟起而攻，好似鳴鼓一般。章雖臉皮老厚，也不禁面紅頸赤，無詞可答。難免天良發現，幸虧日警從旁排解，方將一對好夫婦送入車中。留學生尚在後大呼道：「章公使，章宗祥，汝欲賣國，何不賣妻？」妙語。章妻陳氏聽了此言，更不覺愧憤交併，粉臉上現出紅雲，盈盈欲淚，只因車中行客甚多，未便發作，沒奈何隱忍不發。及車至神戶，舍陸乘船，官艙內分門別戶，彼此相隔。陳氏彥安懷着滿腔鬱憤，不由的發洩出來，口口聲聲，怨及乃夫。章宗祥任他吵鬧，置諸不答。陳氏且泣且詈道：「我父母生了我身，本是一個清白女子，不幸嫁與了汝，受人污辱，汝想是該不該呢？」欲免人污，何如不嫁。章至此亦忍耐不住，反唇相譏道：「人家同我瞎鬧，還無足怪，難道汝爲我妻，也來同我胡鬧麼？」陳氏道：「汝究竟賣國不賣國？」宗祥道：「汝不必問我，就使我是賣國，所得回扣，汝亦享用不少，何必多言？」不啻自招。陳氏尚嘖嘖叨叨的說了半夜，方纔無聲，但已爲同船客人，約略聽聞。及船已抵岸，陳氏面上，尚有慍色，悻悻上車去了。

章既入京，遂與曹汝霖陸宗輿等，私下商議，還想掉動顧王，壹意聯日，相傳曹汝霖計畫尤良，竟欲施用美人

計往餌顧維鈞。顧元配唐氏，卽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女，適已病歿，尙未續娶。曹家有妹待字，汝霖因思許嫁維鈞，借妹力籠絡。或云係曹女，可巧梁啓超出洋游歷，卽由曹浣梁作伐，與顧說合。梁依言，至法，急晤顧氏，極言：「曹家小妹，貌可傾城，才更山積，如肯與締姻，願出五十萬金，作爲妝奩。」顧本來與曹異趨，聽到美人金錢四字，也覺得情爲所迷，願從婚約。當時中外諱傳，謂顧已加入親日派，與曹女訂婚，究竟後來是否如梁所言，得諸好事，小子也無從探悉，不過照有聞必錄的通例，直書所聞罷了。已而留日學生界中，復有一篇聲討賣國賊電文，傳達海內，原電如左：

歐洲議和大會，爲我國生死存亡所關，凡我國人，應如何同心協力，共挽國權，乃專使方爭勝於域外，而權奸作祟於國中，旬日以來，賣國之謀，進行益力。曹汝霖、陸宗輿、徐樹錚、靳雲鵬等，狼狽爲奸，甘心媚日，迹其邇來所爲罪狀，足以制國家之死命，約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賈路、賣鐵，不計焉。略陳如下，冀共擊討。一曰：掣專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國所派專使，尙能不辱國命力爭，日本因之大懷疑忌，始則用威嚇手段，冀制顧王之發言，繼則行利誘主義，賄通曹陸之內應。且使章宗祥回國運動，入長外交，以掣專使之肘，並豫先商議，改竄已訂之中日祕約，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諸賊，甘爲虎俎。章氏既奉命西歸，曹陸更效忠維謹，日前竟請當局，電飭專使，對日讓步。夫中日之利害，極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國往日所被奪於日本之權利，方期挽救於壇坫，而乃遇事退讓，自甘屈服，豈非承認日本之霸權，而欲自儕於朝鮮乎？賣國之罪，夫豈容諉，此其罪狀一。二曰：藉邊防之名，以親日也。年來北方軍閥之跋扈橫行，皆由徐樹錚、靳雲鵬等，親日政策之所致。舉國權以易外款，殺同胞幾如草芥，全國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輩迄無悔禍之意。近且大肆陰謀，藉邊防爲名，欲將參戰軍擴爲九師，十大混成旅，而與日人實行軍械同盟，將各省鐵路及兵工廠，抵借日款，並聘日人爲教練官及技師，種種企圖，無非欲達其武力統一之目的。無論世界潮流趨向和平，此等背逆時勢之舉，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使果如諸賊計

畫，有萬一之效，而軍隊訓練之權，已操諸日人，兵器製造之廠，已屬於敵國，我國家尙能保其獨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將復見於遠東二次大戰，此其導火既惡，惡於現在復貽禍於將來，諸賊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狀二。凡茲二事，僅舉大端，其他違法不軌之行，諒爲國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學以來，鮮問內政，惟事涉對外，有損國權，則筆伐口誅，不遺餘力。矧諸賊近日賣國之罪，彰明較著，良心所逼，安敢緘默。用特舉其事，實訴諸國人，所望全國父老昆季，速籌對待國賊之法，安內攘外，咸繫乎此。蓋共和國國民爲主體，朝有奸人，而野無志士，將見國家遂卽淪亡，而國民無力之譏，永蒙羞於歷史矣。

爲這一電，激起北京學生的公憤，紛紛聚議，計在嚴拒賣國賊，並保全青島領土權，當由北京大學發起，卽於五月三日下午，召集本校學生全體會議。先是，北京各學校已互相商議，定期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會，集天安門爲大示威的運動，旋接得留學生通電，并聞青島問題將讓歸日本，乃急不暇待，就由北京大學爲首倡，羣集法科大禮堂，會議進行辦法四條：（一）是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是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是通電全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街示威運動；（四）是決定星期日卽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當下有幾個資格較深的學生，登臺演說，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就中有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胸，竟勃然登臺，用中指放入口內，將牙一齧，指破血流，當卽扯碎衣襟，取指血書成四大字，揭示大衆，衆目睽睽，望將過去，乃是一「還我青島」一語。彼此越加感動，鼓掌聲，萬歲聲，相繼迭起，表現一種淒涼悲壯的氣象。嗣又徧發傳單，知照各校，與約翌日上午，邀請各校代表，借法政專門學校爲會議場，集議進行辦法。各校接着傳單，無不贊成。轉眼間已隔一宵，法政專門學校已騰出臨時會所，專候各校代表到來，霎時間各校代表聯翩趨至，共計得數十人。學校亦約十數，校名列後：

北京大學 法政專門學校 高等師範學校 中國大學 朝陽大學 工業專門學校 警官學校

農業學校 匯文大學 鐵路管理學校 醫學專門學校 稅務學校 民國大學 數校代表齊集，當場會議，如何演說，如何散布旗幟，如何經過各使館表示請求，如何到曹汝霖住宅，與他力爭。一面預定秩序，各守紀律。至日將晌午，已經議畢，隨即分頭散去，趕製小白旗，且約下午二時，至天安門會齊。未幾已是午後，天安門橋南，先豎起一張大白旗來，上書一聯語云：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末行又寫着一二十字，乃是北京學界輓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這一張大旗下面，又有小白旗數十面，旗上寫着或爲「取消二十一款」或爲「誓死力爭」或爲「保我主權」或爲「勿作五分鐘愛國心」或爲「爭回青島方罷休」或爲「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或爲「頭可斷，青島不可失」種種字樣，不可勝紀。就是謝紹敏的「還我青島」的血書，也懸挂在內。還有一班小學生，站立道旁，手中都高執白旗，大小不一，有用布賞，有用紙質。旗上所書，無非是「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小子有詩爲證道：

甘將領土贈東鄰，賣國奸徒太不仁。莫怪青年多越俎，興亡原繫匹夫身。各校學生，陸續馳集，差不多有三千人。欲知衆學生行止如何，待至下回再表。

內地有上海之和議，外洋有巴黎之和會，全球人士，各有厭戰求和之思想，而我國武夫，乃多以挑釁爲得計，不願言和，是何肺腸甘令兵民之送死乎！上海和議，停頓至一月有餘，重以環境之敦促，勉強續議，所有議案，各守秘密，識者已慮其不足示誠，無能爲役矣。至若曹之登意，親日爲虎作倀，雖未必如傳聞之甚，而作奸牟利，見好強鄰，要不得謂其真無此事也。留日諸學界及北京各校學生，或傳電，或集會，奔走呼號，代鳴不平，人心未死，民氣猶存，吾國之所以不亡者，賴有此耳。然徒爭一時之憲氣，未能爲最後之維持，寧非即五分鐘之愛國心耶？學生勉乎哉！

第一百零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傷 踰後垣曹汝霖奔命

却說各學生齊集天安門，總數不下三千人，當由學生界推出代表，對衆宣言，主張青島問題，堅持到底，決不忍爲漢奸所賣。文云：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企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爲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黯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之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儕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是亡山東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之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撤勞連兩洲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爲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髮，幸共圖之。

宣言書既經曉示，復有學生部幹事數人，分發傳單，見人輒給。傳單上面寫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項傳單，多至數萬張，一半被沿途巡警攔截了去，口中說是代為散布，其實是到手即扯，撕毀了事。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得着學生暴動消息，急忙調派警察到場彈壓。就是教育部亦派出司員，勸阻學生，囑勿輕舉，諸事有部中主張，當代衆學生辦理等語。如驕小兒衆學生那裏肯信，儘管照上午議案，自由行動。當下整頓隊伍，擬赴東交民巷，往見各國駐京公使，請求協助中國，爭還青島。這也是無聊之極。教育部代表，又向學生勸解，謂：「事先未會通知使館，恐不能在使館界內通行，爾等不如暫先歸校，舉出代表數人，方可往見外使。」學生團聽了，又不肯認，可仍然向東前進。嗣由警察總監吳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車，親來攔阻，口中所說，不外老生常談，各學生全然不睬，反且踴躍前進，直向東交民巷。炳湘見他人多勢盛，也不便自犯衆怒，只好眼睜睜的由他過去。

學生團擁入東交民巷，至美國使館前，排隊站立，特舉羅家倫等四人為代表，進謁美使。適美使不在館中，當有通事出來，問明意見，羅家倫略述情由，通事答稱：「今日禮拜，各公使俱不在館，諸君愛國熱誠，當代向美公使轉陳。」云云。羅家倫等鞠躬道謝，并取出意見書交給了他，然後退出，轉往英法各使館。果然各公使均已他出，無由進見，惟將意見書遞交，隨即行過日本使館，突遇日本衛役，前來索取中政府護照，方准通行。偏是他來出頭，學生團無可對付，又不便違法逕行，乃由東向北，改道他往，穿過了長安街及崇文門大街，竟赴東城趙家樓，走至曹汝霖住宅，將抵門前，學生團全體大呼，統稱賣國賊曹汝霖，速來見我！這聲浪傳入門中，司閤人當然驚惶，立將雙扉

掩住。附近警士，不得不爲曹部長幫忙，奔集數十名，環門代守。學生團既已踵門，當然上前叩擊。警士當場攔阻，那裏壓得住學生銳氣，兩語不合，便起衝突。警士寡不敵衆，也屬無能爲力。各學生透屋環行，見屋後有窗數扇，統用玻璃遮住，當即拾起地上磚石，飛擲進去。砰砰礮礮，響了好幾聲，已將玻璃盡行擊碎，留出窗隙，趁勢拋入賣國旗，或把白旗紛投屋上，變成一片白色。惟叩門各學生，尙在門前亂敲亂呼，好多時不見開門，學生正擬另想別法，轟聽一聲响，門竟大啓。這是曹氏心計，請看下文便知。學生團乘勢直入，魚貫而進，到了前面大廳，呼曹出見。待了片刻，並沒有一人出來，環顧左右，也不見有曹氏僕役，惟廳上擺設整齊，所陳桌椅，多是紅木紫檀製成，學生免不得動怒。一齊喧聲道：「這都是賣國賊的回扣，得了若干昧心錢，製成這般物件，看汝賣國賊能享受幾時！」道言未絕，已有數學生搬動桌椅，拋擲出外，一動百動，頓將廳上陳設毀壞多件。廳旁有一甬道，學生卽循道再進，裏面乃是曹家花園，時正初夏，日暖風和，園內花木爭榮，紅綠相間，却似一座小洞天，並有汽車兩輪擺着，益觸衆怒。七手八脚，打毀汽車，又將花木折損數株，再向裏面闖入。裏面係是內廳，有幾個東洋人士，與一面團團的東洋裝的中國人，怡然坐着，好像沒事一般。學生皆趨前審視，有幾個指着面團團的人物，願語同儕道：「他就是章宗祥。」到此尙驚着有人麼？一語甫畢，卽由衆學生擁入，向章理論道：「你就是章公使嗎？久仰久仰。但問你是東洋人，中國人，爲甚麼甘心賣國，願作日奴？」章宗祥尙未及答，旁座的日本人，已起視學生，現出一副憤怒的面孔，非常難看。學生俱勃然道：「章宗祥，你敢是請他來保駕麼？你不要外人保駕，究竟是我中國官長，我等學生，只好向你致敬，你今要仰仗外人，明明是個賣國賊了！我等不好犯中國官，只不肯容你賣國賊。」章宗祥到了此時，尙自恃有日人保護，奮然起座道：「你等讀書明理，爲何糾衆作亂？」說到「亂」字，便聽得衆聲嘈雜，起初是一片賣國賊罵聲，入後只鎔成一個打字，打打打，竟由幾個手快的學生，舉起拳頭，攢擊過去。章宗祥無法掙脫，飽受了一頓老拳，數日人慌忙遮攔，左擁右護，始得將章扶往後面尋門出奔。究竟是誰着外人得逃性命。衆學生因有外人在側，究不好任人

毆擊，惹起外交，因即放章走脫，自去尋覓曹汝霖。四處找到，並無曹汝霖蹤跡，只有曹妾一人，躲在內房，此外不過婦女數名，統已嚇得渾身發顫，面如土色。學生見純是女流，不便相逼，惟見有寶貴什物，統說他是民脂民膏，不容賣國賊享受，乃隨意毀壞幾具。俄而吳炳湘進來，指揮警官，接出曹妾，並婦女數人，上了摩托車，由巡警武裝衛護，奔向陸宗輿家。陸爲匯業銀行經理，該行與日人品股同開，本在東交民巷使館界內，所以陸氏家眷，亦住居東交民巷。學生不能往鬧，陸行道遙自在，置身事外。曹家妾已飽受虛驚，幸得吳總監將他救出，登車避難。玉貌花容，已是委頓得很，不意行至半途，將入東交民巷，突被外國巡警攔住，叫他卸裝，惹得曹家妾又吃了一驚。還道要他襯去衣飾，半晌答不出話來。外人並不姓曹，叫你襯去什麼衣飾？及見護衛的巡士，卸除武裝，外國巡警纔讓他過去，得至陸家。看官聽着外國使館界內，向由外人定例，汽車行駛，不許過快，又不許軍警武裝，百忙中的吳炳湘，忘記囑咐，巡士亦恃有主命，以爲無妨，那知外人不肯少容，徒剝去吳總監的面子，更把那曹家寵姬，驚上加驚，這都由曹汝霖一人，惹出這番孽障呢。

學生尋不出曹汝霖，便擬整隊退出，忽見曹宅裏面，煙霧迷濛，火光迸射，也不知爲何因，但顧着自己同儕，陸續出外，外面已是軍警聚集，撲入救火，並對着學生，發放空槍，學生也覺着忙，衝出曹氏大門，分頭歸校。就中有年幼幼弱，不能速走的學生，如易克嶷、曹允、德桁等十九人，竟被巡警抓去，拘入警察廳。及各學生回校後，自行檢點，北京大學，失去最多，十九人中，竟居大半，於是同儕憤激，又至法科大禮堂，續開會議，要去保那數人出來。校長蔡元培，亦到，當由學生報告經過情形，略謂：「學生雖感動義憤，舉止未免鹵莽，若云犯法，學生實不甘承受，警察擅自捕人，殊屬無禮。況曹章兩人，受此挫折，未必干休，既與日本人勾結，又與軍閥派有密切關係，必要借着外人壓迫，與軍隊疊橫，罪我無辜，學生，納入刑網，恐被捕去的同學，將遭毒手，務請校長設法保全。」云云。蔡校長亦不免躊躇。各學生或從旁計議，謂：「不若齊赴警察廳，與他交涉。」蔡校長搖首道：「這却不必。學生既非無禮，警察

廳亦不能盲從權閥，違背公理，汝等且少安毋躁，待我往警察廳探明確信，極力轉圜便了。一言畢，便出門自去。

小子彼到此處，應該將曹汝霖的蹤跡，交代明白。

閱者亦極待開明。汝霖本在家中，與章宗祥等密室談話，驟聞

學生到來，呼喊聲震動內外，料知來勢不佳，難以排解，先令門役將大門闔住，暫堵凶鋒，一面入探後門，擬從屋後逸出。偏後面已環遶學生，擲碎玻璃窗，投入小白旗，勢更洶湧，勢難輕出。他不禁暗暗着急，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索性開了前門，放入學生，免得他管住後門，以便乘機逃逸。且內客廳有章宗祥及日人數名坐着，樂得借他做了擋牌，自己好從容出走。計畫已定，如法辦理。及學生團已入前門，陸續闖進，隨意搗毀，風頭很是兇猛，遂欲挾着家眷，越出後門，又恐後門外尚有學生阻住，不得已擇一短牆，爲踰垣計。可奈生平未習武技，不善跳牆，此次顧命要緊，勉強一試，畢竟跳法不妙，把腿摔傷，幸由家人依次越出，忙爲扶掖，始得忍痛跛行。躑躅數十步，得着驛車一輪，奔往六國飯店中去了。曹妾不能跳牆，只好返入房中，暫時躲避。至學生毆傷章宗祥，章由日人保護逃出，曹宅後門送往日華醫院療治。惟曹宅起火原因，言人人殊，或說是由學生放火，或說是學生擊碎電燈，溜電所致，或說是曹宅家人自行放火，希圖搶掠財物，或說由曹汝霖出走時，授意家人，令他擇地縱火，既可架誣學生罪名，復可藉此號召軍警，趕散學生。究竟如何詳情，小子也無從臆斷。但自起火以後，曹宅附近的東堂子胡同及石大人胡同一帶，人山人海，擁擠不堪，一時保安警察隊，步軍游擊隊，消防隊，各救火會等，紛紛馳往保衛，不到片時，火即停息。可知非由學生所爲。學生團不得不走，巡警乘他解散，捕去了十九人，這也好算是一場大風潮了。此段說明，萬不能省。

且說章宗祥到了醫院，又氣又痛，又愧又悔，好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他自日本歸來，既受留學生的擲擻，復遭乃妻陳氏的吵鬧，心中已很是不樂。抵天津時，陳氏尚與翻臉，不願隨入京師，或將家屬安頓津門，乃妻不遵人殿，幸有此著。獨自至京，暫寓總布胡同魏某住宅。連日忙碌得很，既要與曹陸等密商隱情，復要應酬一班老朋友，正是往來不停，幾無暇晷。五月四日，適應故人董康的邀請，作賞花會，因赴法源寺董與同午宴，宴畢作別日

長未暮，途次又得傳聞，謂各校學生有大會等情，因即順道至趙家樓，進見曹汝霖，商議抵制學潮方法。適有日本人在座，與曹互談，彼此很是心照，正好加入席間，共同討論，不意冤冤相湊，偏來了許多學生團，餉給老拳，竟代曹汝霖受罪。汝霖潛逸，自己替晦，害得頭青面腫，腰酸背痛，白吃了一種眼前虧，教他如何不恨？如何不憐？旁人見他神志昏迷，不省人事，還道是身負重傷，已經暈厥，實在是滿懷委屈，氣到發昏。第十二章因致肝陽上升，痰迷心竅，好警察。好一歇纔見活動，又經醫生施用藥物，外敷內服，漸漸的回復原狀，清醒起來。當下有許多友人入院探疾，宗祥對着幾個好友，託他將被毆情節呈報中央，且撫榻歎息道：「中國近年以來，累借外債，豈止我章姓一人經手，而且主張借債，自有總統總理負責，我不過代為幫忙，怎得遂指我為賣國？但我平心自問，亦略有過處，我以為段合肥等，挾着武力政策，定能統一全國，所以熱心借債，甘任勞怨，那知一班武夫，拏錢不做事，除正餉外，今日要求開拔費若干，明日要求特別費若干，外款隨借隨盡，國家仍不能統一，遂至釀成今日的禍祟。講到遠因，實是武人所賜。若欲據事定罪，亦應由武人居首，為何各校學生，不去尋着浪用金錢的武夫，反來尋着手無寸鐵的章某，豈非一大冤枉嗎？」說到此句，兩眼中含着淚痕，幾乎墮下。諸好友連忙勸慰，宗祥又徐說道：「這乃是我料事不明，誤認武夫為有為，致遭此報。現在我已決意隱退了，是非曲直，待諸公論罷。」語亦近是，但不去發手借款，如何得着同扣，恐一念知悔，轉念又不如是了。諸好友仍勸他靜養，俟呈報政府外，自當嚴懲學生，代為洩忿。彼此解勸多時，纔各退出，替他呈訴去了。還有奔往六國飯店的曹汝霖，亦因腿傷待醫，移居日本同仁醫院。當時即令部中僚屬，將學生毀家縱火，毆人傷捕等情，敘述了一大篇，繕作兩份，分遞總統府及國務院，就是警察總監吳炳湘亦早已呈報內務部，由內務部轉達總統府中，這一番有分教：

纔知衆怒原難犯，到底漢奸應受災。

欲看徐政府辦法如何，待至下回續敘。

觀北京學生團之暴動，不可謂其無理取鬧，章曹諸人之專借外款，自喪主權，安得諉爲非罪？微學團之羣起而攻之，則煽外者且踵起未已，既得見好於武人，復得自肥其私囊，何所憚而不爲乎？惟毀物毆人，迹近鹵莽，幾致爲曹章所藉口，詞詞架詬，起火一節，未得確音，但必謂學生所爲實未足信。學生第執小白旗，並未隨帶火具，何有縱火情事？溜電一說，較爲近理耳。曹汝霖得以潛逃，章宗祥獨至遭毆，而陸宗輿且逍遙無事，我亦當爲章仲和代呼晦氣。然章固一局中人，受毆亦不枉也。曉曉自訟，亦何益哉？

第一百零六回 春申江激動諸團體 日本國毆辱留學生

却說徐總統迭接呈文，也知輿情憤激，罪有攸歸，但曹宅被毀，章氏受傷，似覺學生所爲，未免過甚，一時不便爲左右袒，獨想出一條絕妙的通令來，便即頒發出去，令云：

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糾衆集會，縱火傷人一事，方事之始，曾傳令京師警察廳調派警隊，妥爲防護，乃未能即時制止，以致釀成縱火傷人情事。迨經警察總監吳炳湘親往指揮，始行逮捕解散。該總監事前調度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範無方，有負職守，着即由該總監查取職名，呈候懲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寧，至關重要。該總監職責所在，務當督率所屬，切實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藉名糾衆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此令。

這道命令，既不爲曹章伸冤，又不向學生加責，反把那警察總監吳炳湘訓斥數語，更要懲戒幾個警察人員，徐總統實是使乖，故意下此命令，諉過到警察身上，免得雙方更增惡感。那知吳炳湘不肯任咎，又將學生如何滋擾，不服警察攔阻，明明是咎在學生，不在警察，申請內務部轉達總統，嚴辦學生云云。再經曹章等一班好友也替

曹章滙陳冤情，請政府依法懲辦學生，逼得徐總統無乖可使，只得再下一令道：

據內務總長錢能訓轉據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呈稱：「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學等十三校學生，約三千餘名，手持白旗，陸續到天安門前齊集，議定列隊游行，先至東交民巷西口，經使館巡捕攔阻，遂至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持磚擲瓦，執木毆人，兵警攔阻均置不理。嗣將臨街後窗擊破，盜擁而入，砸毀什物，燃燒房屋，駐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攢毆，傷勢甚重，並毆擊保安隊兵，亦受有重傷。經當場擊斃滋事學生多名，由廳豫審，送交法庭訊辦」等語。學校之設，所以培養人材，為國家異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質性未定，自當專心學業，豈宜干涉政治，擾及公安？所有當場逮捕滋事之學生，即由該廳送交法庭，依法辦理。至京師為首善之區，各校學風，亟應力求整飭，着該部查明此次滋事確情，呈候核辦。並隨時認真督察，切實牖導，務使各率訓誡，勉為成材，毋負國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為這一令，又惹起學界風潮，不肯就此罷休。先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自往警察廳中，保釋學生，總監吳炳湘出見，却是婉言相告：「決不虐待學生，俟章公使病有起色，便當釋出，儘請放心。」云云。蔡校長因即辭歸，慰諭學生，寬心待着。及炳湘受責，情有未甘，乃不得不加罪學生，為自己卸責地步。既而通令頒下，着將逮捕學生送交法庭懲辦。北京大學諸學生，當然要求蔡校長，再向警察廳交涉。蔡校長又親赴警察廳，往復數次，俱由吳總監擋駕。於是蔡校長亦發起憤來，即提出辭職書，離校出京。教育總長傅增湘，亦因職任關係，呈請辭職。曹汝霖得知消息，還道是傅蔡兩人袒護學生，也憤然提出辭呈，自願去職。匯業銀行經理陸宗輿，時正受任幣制局總裁，與曹章等通同一氣，學生概目為賣國賊，所以彼亦連帶辭職。各呈文俱遞入總統府，徐總統不得不着人慰留。曹汝霖尚一再做作，欲提出二次辭呈，就是章宗祥傷勢略痊，也願辭歸。甚至錢內閣俱被動搖，相繼提出總辭職。呈文。徐總統到也失驚盡把呈文却還，教他勉持大局。國務員始全體留住，姑作緩圖。且付且住，莫使權位失去。

當時交通次長曾毓雋等，本屬段派範圍，與曹章共同攜手，一聞學生鬧事，即與陸宗輿聯名電邀徐樹錚入京，商量嚴懲的方法。小徐應召入都，察看政府及各方面形勢，多半主張緩辦，並親見章氏傷勢，已經漸痊，所以不願出頭，免拂輿情。內閣總理錢能訓，恐得罪段氏，獨去拜訪段祺瑞，請他出來組閣。段亦當面謝絕。他見徐東海、張和平，樂得讓他去演做一臺，看他能否達到目的，再作計較。因此置身局外，做一箇冷眼旁觀罷了。却是聰明。

五月七日，爲民國四年日本強索二十一款的紀念日，國民或稱五九紀念，便是此事。五七條日使遞交最後通牒之日，五九乃袁政府簽字之期。海內志士，吞聲飲恨，此次青島問題，又將被日人佔據過去，再經北京學界風潮，相激相盪，傳達各省，各省國民，越加動憤，或開大會，或佈傳單，口講筆書，無非說是外交失敗情形，應該由國民一致奮興，爭回青島。就中要算上海灘上，尤爲熱鬧，各團體各學校各商幫，借上海縣西門外公共體育場，作爲會址，特開國民大會。下午一時，但見赴會諸人，奔集如蠅，會場可容萬人，還是不夠，站立場外，南至斜橋，北至西門，肇周路，民國路，統皆摩肩擊轂，擁擠不堪。當場人數，約有二萬以上，學生最多，次爲各團體，次爲各商幫，會中幹事員，各手執白布旗一面，上書大字，字迹不同，意皆痛切。大約以『爭還青島』、『挽回國權』、『國民自決』、『討賣國賊』、『誓死力爭』諸語爲最多。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本科學生錢翰柱，年甫十九，也仿北京學生，謝紹敏成例，截破右手兩指，瀝血成書，就布旗上寫明『還我青島』四字，揭示會場。又有某校學生近百人，自成一隊，人各一旗，旗上寫着統用成語，如『時日曷喪』及『國人皆曰可殺』等類。又有一人，胸前懸一白布，自頸至踵，大書『我是中國人』，五字，手中高持國恥一冊，種種形色，不能盡舉。可惜中國人專務外觀，開會時，衆推江蘇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爲主席，登臺演說，最緊要的數語，乃是

今日何日，非吾國之國恥日乎？凡我國民，應盡吾雪恥之天職，並望勿爲五分鐘之熱度。時過境遷，又復忘懷，則吾國真不救矣。望吾國民堅忍勿懈，爲國努力！

說畢下臺，再由留日學生救國團幹事長王宏實報告開會宗旨，次由葉剛久汪憲章朱隱青光明甫等相繼演說，均極激昂。光明甫更謂：「目前要旨，在懲辦賣國賊。」這語提出臺下拍掌聲響徹屋瓦。時報名演說，共有二十七人，有幾人尚未及演說，主席因時間不早，報告演說中止，特宣示辦法四條：

(一) 電達歐洲和會我國專使，對於青島問題，無論如何，必須力爭，萬不獲已，則決不簽字。

(二) 電告英法意四國代表，陳述青島不能為日有之理由，以我國對德宣戰，本為剷除武力主義，若以青島付之日本，無異又在東方樹一德國，非獨中國受其禍，即世界各國之後患，亦正未有已。

(三) 電致各省會，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電京，力爭外交問題，營救被捕學生。

(四) 由本日國民大會推代表赴南北和會，要求兩總代表電京，請從速嚴懲賣國賊，釋放學生。

預會諸人聽這四條辦法，無不鼓掌贊成，且多願全體整隊前往和會主席，乃對衆宣告全體出發，路過英法租界，洋巡捕出來干涉，援照租界章程，謂：「人數過多，必先通知捕房，領給牌照，方許通行，否則不能違章。」云云。全體會員被他一阻，不得不改推代表赴和會請求兩代表。惟有數校學生，必欲前往，與洋巡捕辯論再三，洋巡捕乃令收去旗幟，聽他過去。直至和會門首，全數尚有四百餘人，即由代表光明甫彭介石黃界民鄭浩然等入見，可巧南北兩代表，尚未散歸，因即問明來意，隨口與語道：「我等已有急電，傳達中央了。」說着，即各取出電稿一頁，遞示光明甫等，但見唐總代表電文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頃得京耗，學生為山東問題，對於曹陸章諸人，示威運動，章仲和受傷特重，政府將擬學生死刑，解散大學。果爾，恐中國大亂從此始矣。竊意學生純本愛國熱誠，胸無黨見，手無寸鐵，即有過舉，亦可原情。況今茲所爭問題，當局能否嚴懲學生，了無愧怍？年來國事敗壞，無論對內對外，純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之所積怨蘊，怒譬之堤水，必有大決之一日。自古刑賞失當，則游俠之風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

懲官吏之以文賣國，執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爲心，分別涇渭，嚴行黜陟，更於學生示威之舉，措置有所失當，星之火，必且燎原，竊爲此懼，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尚有朱總代表一電，乃是拍交國務院，文云：

錢總理鑒：北京大學等各校學生，聞因青島問題，致有意外舉動，爲維持地方秩序計，自無可代爲解說。惟青島問題，現已動全國公憤，昨接山東省議會代表王君等來函請願，今日和平會議，開正式會，已由雙方總代表，聯名電致巴黎，專使暨各專使，代陳國民公意，請向和會力爭，非達目的，不可簽字，已將原電奉達。各校學生，本係青年，忽爲愛國思潮所鼓盪，致有逾越常軌之行為，血氣反事，其情可憫。公本雅尚和平，還請將被捕之人，迅速分別從寬辦理，以保持其愛國之精神，而告戒其過分之行動。爲國家計，爲該生計，實爲兩得之策。迫切陳詞，伏惟採納，不勝企禱之至。

光明甫等看罷，卽向兩總代表道：「兩公電旨，正與衆意相同，足見愛國愛民的苦心。但鄙人等尚有一種要求，請兩公特別注意！就是懲辦賣國賊，最爲目前要着。」朱總代表道：「待轉告北京政府便了。」光明甫復接入道：「北京賣國黨，國民斷不承認他爲政府，今國民所可承認，惟本處和議機關，所望出力幫助，就在和會諸公，況事關國家存亡，何能再分南北？願諸公勿存南北意見。」唐總代表聽了，亦插口道：「賣國兩字，國人可言，如負有政治責任，却不便如此云云。試想有賣必有買，豈不多生糾葛？」唐君亦畏木屐見塵，光明甫又道：「我等國民，但清內亂，並未牽涉外交總之賣國賊，不去世界和會，決無辦法。」唐紹儀躊躇半晌，方徐徐道：「這也不必拘牽文義，但說是行政人員，辦法不當，卽令去位，便足了事。」光明甫等齊答道：「唐公謂不必拘名，未始不可，總教除去國賊便了。惟請兩公從速辦理！」朱唐兩代表，方各點頭。光明甫等乃告別而退，出示大衆，全體拍手，始各散會。

是晚國民大會籌備處，續開會議，召集各公團各學校代表，討論日間未盡事宜，及將來對付方法，大衆都說

是「北京被捕學生，存亡難下，應急設法營救，不如往見護軍使盧永祥，要求電請釋放學生。」各學校更存兔死狐悲的觀念，主張尤力。統云：「目的不達，即一律罷課。」此外如改國民大會籌備處，為國民大會事務所，並推起草員，速擬宣言書，傳示國民大會的宗旨，議決以後，時已夜半，共擬明日依議進行，定約而散。古人有言：「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這原是聲響相感的原因，物且如此，人豈不如內地各省，為了國恥紀念及青島問題，集衆開會，不甘默視，就是我國留學日本的學生，繫懷故國，未忍淪胥，也迫成一腔公憤，應聲如響。五月初上，留學生議擇地開會，四覓會場，均被日本警察阻止。衆情倍加憤激，改擬在我駐日使館內開會，免得日人干涉。當時選派代表往謁代理公使莊景珂，說明意見。莊頗有難色，唯當面不便駁斥，只好支吾對付。待代表去後，即通知日本報館，否認留學生開會。

到了五月六日晚間，使館內外，巡警憲兵，層層密布，彷彿如臨大敵。留學生前往偵視，但聽得使館裏面，笙簫激越，絃管悠揚，又復度出一種嬌聲脆生生的動人耳鼓，是何情由快樂至此，及問明究竟，乃是燕京名伶梅蘭芳，赴日賣藝，即由使館中人延聘，令唱天女散花，侑酒娛賓，所以這般熱鬧。中國官吏，尙得講有人心麼？留學生得此報聞，無不歎恨，料知使館開會一節，定難如願，乃當夜改議，決定分隊游行，向各國駐日公使館中，遞送公理書。待至天曉，留學生約集二千餘人，析為二組，一從葵橋下車，一從三宅坂下車，整隊進行。三宅坂一路，遇着日本巡警，脅令解散，各學生與他辯論，謂無礙治安舉動，奈何見阻。當即舉起白布大旗，上書「打破軍國主義」，維持永久和平。一「直接收回青島」，「五七國恥紀念」等字樣。日警欲上前奪旗，因留學生不肯照給，竟去會同馬隊，截住去路，甚且拔劍狂揮，橫加陵踐。留學生冒死突出百餘人，竟至英國使館，進謁英代理大使。英使倒也溫顏相見，且云：「諸君熱心國事，頗堪欽佩，我當代達敝國政府，及巴黎講和委員，惟諸君欲往見他國公使，當舉代表前往，倘或人數過多，徒受日警干涉，有損無益」等語。留學生即將陳述書交出，別了英使，再往法國使館。法使所言，與英

使略同。外人都尚優待，偏是同樣同族，不肯相容。各學生又復辭出，時已爲下午四時，因向未知蔡橋一路情形如何，特往日比谷公園相候。不意行至半途，又有日本軍警，雜沓前來，所有留學生的白布旗幟，盡被奪取。羈姓學生，持一國旗前行，亦爲日警所奪，抵死不放手，旁有學生吳英，朗聲語曰：警道：「這是中華民國國旗，汝等怎得妄犯？」日警瞋目呵叱道：「什麼中華民國！中國人總著說着，復召同日警數十名，攢擊吳生，把他打倒，拳毆足踢，更用繩捆住兩手，狂拖而去。還虧後隊留學生，拚死赴救，猛力奪回。日警尚未肯干休，沿路毆逐，又被捕去數名。餘衆奔入中國青年會內，暫免凌轢，但已是不堪困憊了。

同時蔡橋一路，先至美國使館，求見美使，美使適因抱病，未能面會，特令書記官出與接洽，亦許電達美國政府，暨巴黎會議委員。學生辭退，轉至瑞士公使館，爲日警所阻，不得入內，因即舉出代表，入遞意見書。復循行至俄使館，俄使出語學生道：「現在我國內亂方張，連巴黎和會中且未開代表出席，本使對着諸君舉動，也表同情，可惜力不從心，勢難相助，但仍當就正義人道，上極力主張，仰副諸君熱望。」說罷，爲之歔噓不已。彼亦得毋有同慨麼？學生慨然辭退。到了館外，統說是外國使館，尚許我等出入，同聲贊成，獨我國使館，反閉門不納，太沒情理，我等非再至使館一行不可。乃各向中國使館折回，將至使館前面，忽來了無數軍警，馬步蹀躞，刀劍森橫，惡狠狠的奔向留學生前隊，奪取國旗，執旗前導的，是著名留學生山東人杜中，死力堅持，不肯放手。偏軍警兇橫得很，用十數人圍住杜中，一面指揮衆士，蹂躪學生，把全隊衝作數段。可憐杜中，勢孤力竭，被他擊仆，不但國旗被奪，并且身受重傷，被他拘去。此外各學生不持寸鐵，赤手空拳，怎能禁得住馬蹄？受得起劍械？徒落得傷痕纍纍，氣息奄奄。有一湖南小學生李敬安，年纔十齡左右，身遭毒手，倒地垂危，雖經衆力救出，已是九死一生。各學生遭此兇焰，不得不各自奔回，陸續趨入中國青年會館，當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代開一臨時職員會，籌議辦法，即派人赴代理公使莊景珂，及留學生監督江庸處，請他提出此事，與日本政府交涉。那知使人返報，統受了一盤閉門羹。小子有詩歎道：

閉門不顧國顛危，官跡無非效詭隨。笑罵由他笑罵去，眼前容我好官爲。

畢竟留學生如何自救，待至下回表明。

青島問題，純爲弱肉強食之見端，各界奮起，求還青島，雖未能執爨前驅，與東鄰爭一勝負，然有此人，猶足爲一髮千鈞之繫，假令有良政府起，救之養之，使其配義與道，至大至剛，則他日干城之選，胥在於是。越王勾踐之所以卒能沼吳者，由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於前，上海各界踵於後，留學生復同時響應，爲國家力爭領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與夫行尸走肉之官吏，不能因勢利導，曲爲養成，反且漠視之，摧抑之，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竊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氣，大好河山，將隨之而俱去也。讀是回，殊不禁有深慨云。

第一百零七回 停會議拒絕苛條 徇外情頒行禁令

却說留學生遭了凌辱，欲請駐日公使，及留學生監督，出爲維持，藉洩衆忿，偏莊江兩人，置諸不理，好似胡越相視，無關痛癢一般，其惡得罪強鄰，惹得衆學生滿腔怨憤，無處可洩，嗣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親往日警署探問，共計學生被捕爲三十六人，拘入麴町區警察署，約二十三人，拘入日比谷警察署，約十一人，尚有二人，受麵表町警察署。於是設法運動，得於次日午後六時，放還麴町區警察署中二十三人，尚有十三人，未曾釋出。日本各報，反言留學生胡俊，用刀砍傷日警，不能無罪，所以日比谷警察署中，拘有胡俊在內，應該移入東京監獄，照律定刑。留學生看着報語，當然大譁，一面登報辨誣，一面再函詰莊公使及江監督，詞極迫切。莊景珂、江庸方電達北京政府，自稱制馭無方，有辭職意。假惺惺的做什麼。這消息傳到上海，上海總會中，便覆電慰勉，且決計不買日貨，作爲抵制。一經鼓吹，八方響應，就是廣州人民，亦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號召各界，於五月十一日大開會議，到會人數幾至十萬，比

上海尤爲踴躍，演說達數十萬言，傳單約數十萬紙，結果是張旗列隊，至軍政府遞請願書，要求岑春煊、伍廷芳等力起與爭。請願書分三大綱：（一）宜取銷三十一條件及國際一切不平等條件，直接收還青島。（二）應盡法嚴懲賣國賊。（三）請北方釋放痛擊賣國賊，因此被逮的志士岑伍等極口應許，大衆纔各散歸。既有這番要請，遂由岑春煊等致電上海，使總代表唐紹儀提出和會，嚴重交涉。上海和會中正彼此爭論，凡各種條件審查，統有雙方齟齬情事，相持已一月有餘，再加入青島問題，致生衝突，那裏還罷融洽？唐紹儀即擬定八大條件，通告北方總代表朱啓鈴，作爲議和綱要，條件列左：

（一）對於歐洲和會所擬山東問題條件，表示不承認。

（二）中日一切密約，宣布無效，並嚴懲當日訂立密約關係之人，以謝國民。

（三）參戰軍國防軍邊防軍，立即一律撤銷。

（四）惡逆昭著不協民情之督軍省長，即予撤換。

（五）由和會宣布前總統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國會令，完全無效。

（六）設政務會議，由和平會議推出全國負重望者組織之，議和條件之履行，由其監督，統一內閣之組織，由其同意。

（七）所有和會議決審查案，由政務會議審定之。

（八）北方果承認以上七條約款，悉數履行，則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爲大總統，執行職權，至國會選舉正式總統之日爲止。

看官試想這八條要約，與北方都有關係，就使末條中有承認老徐字樣，也祇得爲短期大總統，不能正式承受，多約半年，少約數月，還要受政務會議的節制，這等無名無望的總統，何人願爲？顯見是南方作梗，強人所難哩。

朱總代表啓鈞，不待電問政府，便即覆絕，然後報告中央，聲言辭職。就是唐總代表紹儀，亦向廣東軍政府辭職。廣東軍政府尚有覆電留唐，獨北京政府，竟准朱啓鈞辭職，不再慰留，明令如下：

國步多艱，民生爲重，和平統一，實今日救國之要圖。本大總統就任以來，屢經殫心商洽，始有上海會議之舉。其間羣言嘖雜，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誠，所期早日觀成，稍慰海內嗚唱之望。近據總代表朱啓鈞等電稱：「唐紹儀等於十日提出條件八項，經正式會議據理否認。唐紹儀等即聲明辭職，啓鈞力陳國家危迫情形，敦勸其從容協商，未能容納。會議已成停頓，無從應付。進行實負委任，謹引咎辭職。」等語。所提條件外，則牽涉邦交，內則動搖國本，法理既多抵觸，事實徒益糾紛，顯失國人想望統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進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剴切電商，撤回條議，續開會議外，因思滬議成立之初，幾經挫折，嗟昔瘡口，前事未忘，既由艱難擘畫而來，各有勉勉維持之責。在彼務爲一偏之論，罔恤世禁，而政府毅力肫誠，始終如一，斷不欲和平曙光，由茲中絕。尤不使兵爭慘戮，再見國中，用以至誠惻怛之意，昭示於我國人，須知均屬中華，本無畛域，艱危夙共，休戚與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則政治無自推行，人民益滋耗斁，甚至橫流不息，坐召淪胥，責有攸歸，悔將奚及。所望周行羣彥，戮力同心，振導和平，促成統一。若一方所持成見，終戾事情，則輿論自有至公，非當局不能容納。若彼此同以國家爲重，凡籌慮所及，務期於法理有合，事實可行，則政府自必一秉夙誠，力圖幹濟，來軫方適，泯禁何極。凡我國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相傳徐總統派遣朱啓鈞時，曾與啓鈞密約，除總統不再易人外，餘事俱有轉圜餘地，就使犧牲國會，亦可磋商。玩這語意，可知徐東海上臺，雖由安福派擁他上去，但心中却暗忌安福，意欲借南方勢力，隱爲牽制。朱氏受命至滬，果然南方總代表等有反對北京國會的論調，經朱氏傳達徐意，許爲通融，所以二次周旋，未開將國會問題，互生爭論。惟北方分代表方樞、汪有齡、江紹杰、劉恩格等，統是安福系中人物，探知朱氏詞旨，即電致北京本部，報

告機密。安福派頓時大譁，衆議院中的議員，幾全受安福部卵翼，便即招請內閣總理錢能訓出席質問。謂：「朱雖受命爲總代表，究竟是一行政委員資格，不能有解釋法律的特權。國會係立法最高機關，總統且由此產出，內閣須由此通過，若沒有國會，何有總統？何有內閣？今朱在上海，居然敢議及國會問題，真是怪事，莫非有人畀他特權不成？」這一席話，說得錢總理無言可答，只好把未會預聞的套話敷衍數句，便即退還。報知老徐，老徐已是焦煩，偏偏變端迭出，內外不寧，南方提出八項條件，又是嚴辭得很，簡直無一可行，自知統一希望萬難辦到，不如召還朱總代表等，另作後圖。爲下文派遣王揖唐張本。一面令國務院出面，召集參衆兩議院議員，商及青島問題，應該如何辦法。各議員當然說出不宜承認，應仍電令陸使力爭，決勿簽字。國務院俟議員別去，即有電文徧致各省云。

青島問題，迭經電飭專使，堅持直接歸還，並於歐美方面多方設法，嗣因日人一再抗議，協商方面極力調停，先決議由五國暫收，又改爲由日本以完全主權歸還中國，但得繼續一部份之經濟權及特別居留地。政府以本旨未達，正在躊躇審議，近得陸使來電，謂：「美國以日人抗爭，英法瞻顧，恐和會因之破裂，勸我審察，交還中國一語，亦未能加入條文。」但和約正文，陸使亦未閱及，尙俟續電，此事國人甚爲注重，既未達最初目的，乃並無交還中國之規定，吾國斷難承認。但若竟不簽字，則於協商及國際聯盟種種關係，亦不無影響，故簽字與否，頗難決定。本日召集兩院議員，開談話會，僉以權衡利害，斷難簽字爲辭，並謂：「未經簽字，尙可謀一事後之補救，否則鑄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還之宣言，亦恐因此搖動。」討論結果，衆論一致，現擬以此問題正式提交國會，一面電囑陸使暫緩簽字。事關外交重要問題，務希卓見所及，速賜教益，不勝禱企。近日外交艱棘，因之風潮震盪，羣情靡雜，政府採納民意，堅持拒絕，固已表示態度，對我國人在國人亦當共體斯意，勿再藉口外交，有所激動。台端公誠體國，并希於晤各界時，切實曉導，共維大局爲要。

原來歐洲和會中，本有國際同盟的規定，爲協約國和議章約第一條件。列席諸國委員，統入同盟會，應該簽

字，惟同盟雖另訂約章，却與和約有連帶關係，和約中若不簽字，便是同盟會不得加入，所以中國專使陸徵祥等，爲了日人恃強，不肯將青島交還，列入和約，更生出許多困難，屢與政府電文往還，政府也想不出完全方法。國民但爲意氣的主張，東誹西噪，鬧成一片，惹得政府越昏頭越腦，無從解決。再加南北和議，又復決裂，安福派且橫梗中間，這真是徐政府建設以後第一個難關。做總統與做總理，趣味不過爾爾，奈何發強還想爭此一席？但中國到了這個地位，還虧有奔走呼號的士人不甘屈辱，所以外人還有一點敬意，就是東鄰日本也未免忌憚三分。自從我國排日風潮迭起不已，歐洲和會頗受影響，日本代表牧野男爵，方發表山東主權歸還陳述書，因此青島始有交還的傳聞。但日代表雖有此語，終未肯加入和約，故陸專使亦終未便簽字。此次國務院通電各省，各省督軍省長，多數麻木不仁，有幾個稍具天良，也無非寄一覆電，反對簽約，獨安福派中人物，還要替曹章二人出氣，硬迫徐政府懲辦學生。教育總長傅增湘，本爲段氏所引重，恂恂儒雅，無甚黨見，但爲了京師學潮，滿懷鬱憤，無法排解，自遞出辭呈後，不待批准，便匆匆離京，莫知所往。自好者應該如此。部務寬宕了半月，徐總統只好准令辭職，暫使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

於是北京各學校學生，公議罷課，發布意見書，大致分作三層，首言外交緊急，政府不予力爭，次言國賊未除，反將教育總長解職，且連下訓戒學生的命令，禁止集會自由，末言日本逮捕我國留學生，政府至今毫無辦法，所以提出請求，向政府要求照辦，特先罷課候令，非達到目的不止。一面布告同學，無論何人，不得擅自上課。又組織十人團，研究救魯義勇隊辦法，並四出演說，促進國民對外的覺悟。既而京外各中學校紛紛繼起，先後宣告罷課。此外各界人士，排斥日貨，力行不懈，日商各肆，無人過問，甚且華商預定各日貨，都要退還，累得日人多受損失，當然去請求本國政府設法挽回。日人素來乖巧，先由外務大臣通告中國駐日代理公使莊景珂，說出一派友善的虛詞，籠絡中國，略云：

觀日本與中國之關係，中國官民中，往往對於日本之真意，深懷疑慮，且有誤信日本此次於交還膠州灣、德國租借地於中國之既定方針，將有變更之圖。余聞之甚出意外，且深為遺憾。近如牧野男爵為關於山東問題，說明日本之地位，曾發表其聲明於新聞紙上，余於此確認此項之聲明，即日本於所口約者，嚴正遵守山東青島連屬中國主權，均須交還中國。而中日兩國為增進相互利益所締結之一切協定，亦當然誠實遵行。其中國因參戰結果，由聯合國商得之團匪賠償金之停付，關稅切實值百抽五之加增，并根據講和條約由德國取回之有利條件，日本對於此等事項，無不欣然維持。中國正當之希望，且帝國政府仍擬照余在前期議會所聲明者，以公正協和之精神為根據，而確定對華之方針，以期實行。中國官民固不必多滋疑慮也。

代理公使莊景珂得了此信，立即電達政府。彷彿小兒得餅情形。政府也道他是改變風頭，可望軟化，那知過了八日，即由駐京日使送達公文至外交部，略言：「近來北京多散布傳單，不是說膠州亡，就是說山東亡，此種論調，傳播各省，煽動四處人民，實行排斥日貨，應請注意。」並指外交委員林長民有故意煽惑人民的嫌疑，亦與邦交有礙等語。林長民聞知消息，不得不呈請辭職，就是政府亦只好勉徇所請，特下令示禁道：

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衆游行演說，散布傳單情事，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羣言汜濫，多軼範圍，而不逞之徒，復藉端構煽，淆惑人心，於地方治安，關係至鉅。值此時局艱屯，國家為重政府責任所在，對內則應悉心保衛，以期維持公共安寧，對外尤宜先事預防，不使發生意外紛擾。着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重，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疎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此令。

越數日，又有一令，宣示青島案情，並為曹章陸三人，洗刷前愆。文云：

國步艱難，外交至重，一切國際待遇，當悉準於公法，京外各處，散布傳單，集衆演說，前經明令申禁，此等舉動，悉由青島問題而起，而羣情激切，乃有嫉視日人，抵制日貨之宣言，外損邦交，內墮威信，殊堪慨喟。抑知青島問題，固肇始於前清光緒年間，德國藉口曹州教案，始而強力佔據，繼乃訂約租借。歐戰開始，英日軍隊，攻佔青島，其時我國，尚未加入戰團，猶賴多方磋商，得以縮小戰區，聲明還付。迨民國四年，發生中日交涉，我政府悉力堅持，至最後通牒始與訂立新約。於是有交還膠澳之換文，至濟順高徐借款合同，與青島交涉，截然兩事。該合同規定線路，得以協議變更，又有撤退日軍，撤廢民政署之互換條件，其非認許繼續德國權利，顯然可見。曹汝霖迭任外交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後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覆按。在國人不明真相，致滋誤會，無足深責。惟值人心浮動，不逞之徒，易於煽惑，自應剴切宣示，俾釋羣疑。凡我國人，須知外交繁重，責在當局，政府於此中利害，熟思審處，視國人爲尤切。在國人，惟當持以鎮靜，勿事驚疑。倘舉動稍涉矜張，轉恐貽患國家，適乖本旨。所有關於保衛治安事項，京外各該長官，自應遵照迭次明令，切實辦理，仍著隨時曉導，咸使周知此令。

這令一下，更與全國人士的心理，大相反背，國民怎肯服從命令，統做了仗馬寒蟬？政府却還要三令五申，促使各校學生，即日上課，正是

民氣寧堪常受抑？學潮從此又生波。
欲知政府諭令學生諸詞，且至下回錄述。

自政黨二字，出現於前清之季，於是世人反以朋黨爲美談，甲有黨，乙亦有黨，丙丁戊無不有黨，黨愈多而意見愈歧，語言愈雜，欲其互相通融，各泯猜忌，豈不難哉！觀南北兩派之會議，俱各挾一黨見以來，朱代表雖有求和之意，而安福黨人從旁牽掣，烏足語和南方之所以痛嫉者，即爲安福派安福不去，和必無望。此八條苛約之所以出現也。夫和議既歸無效，則督案當然

不能解決。曹章陸三人，固安福派之旁系也，彼既親日，日人亦何憚而不恃強借交還之美名，迫中央之譴禁，毋乃更巧爲僥倖乎？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然！

第一百零八回 迫公憤滬商全罷市 留總統國會却咨文

却說學生罷課，已閱旬餘，徐政府外迫日使，內顧曹章，不能不促令上課，令文有云：

國家設置學校，慎定學程，固將造就人才，儲爲異日之用。在校各生，惟當以殫精學業，爲唯一之天職，內政外交，各有專責，越俎而代，則必治絲而棼，譬一家然，使在塾子弟，咸操家政，未有能理者也。前者北京大學等校學生聚衆游行，釀成縱火傷人之舉，政府以青年學子，激於意氣，多方啓導，冀其感悟，直至舉動逾軌，構成非法行爲，不能不聽諸法律之裁制，而政府咎其暴行，憫其蒙昧，固猶是愛惜諸生之意也。在諸生日言青島問題，多所誤會，業經另令詳切宣示，俾釋羣疑，諸生爲愛國計，當求其有利國家者，若徒公開演說，嫉視外交，既損鄰交，何裨國計？況值邦家多難，羣情紛擾，甚有挾過激之見，爲駭俗之資，雖凌蔑法紀，破壞國家而不恤，潮流所激，必至舉國騷然，無所托命，神州輿區，坐召陸沈，以愛國始，以禍國終，彼時蒿日顛危，雖追悔始謀之不臧，嗟何及矣！諸生奔走負笈，亦爲求學計耳，一時血氣之偏，至以罷課爲要挾之具，抑知學業良窳，爲畢生事業所基，虛廢居諸，適成自誤。況在校各生，類多勤勉向學，以少數學生之憧擾，致使失時廢業，其痛心嫉首，又將何如？國家爲儲才計，務在範圍曲成，用宏作育，茲以大義正告諸生，於學校則當守規程，於國家則當循法律，學校規程之設，未嘗因人而異，國家法律之設，亦惟依非科罰，不容枉法徇人。政府雖重愛諸生，何能備棄法規，以相容隱？諸生勸業有年，不乏洞明律學之士，誠爲權衡事理，內返良知，其將何以自解？在京著責成教育部，在外責成省長暨教育

應督飭各校職員，約束諸生，即日一律上課，毋得藉端曠廢，致荒本業。其聯合會義勇隊等項名目，尤應切實查禁，糾衆滋事，擾及公安者，仍依前令辦理。政府於諸生期許之重，凡茲再三申諭，固期有所鑒戒，勉爲成材。其各砥礪濯磨，毋負諄諄誥誡之意！此令。

各校學生聞悉此令，當然不願受命，罷課如故。并由學生聯合會中派遣演講團，分頭至京城內外，舉行露天演講，數約千餘人。這邊說得慷慨激昂，那邊說得淋漓感奮，甚至聲淚俱下，引起一班行人的感情，統是傾耳靜聽。東一簇，西一團，好像聽文明戲一般，越來越衆，警察廳又出來干涉，特派保安馬隊若干人，到處彈壓，先勸學生不得演講，學生置諸不理，仍然侃侃而談。嗣由警察動怒，拍動馬頭，竟向人多處衝突進去，聽講諸人，恐遭蹂躪，陸續奔散，只剩了演講學生，被警隊強加驅迫，押入北京大學，閉置法科理科各室，不准自由出入，且由警士環守學校大門，再從步軍統領署內，派出兵士數百，竟在門前紮營，視學生如俘虜，日夜監束，還想加用壓力各校教職諸員，均向政府遞呈，要求釋放學生，撤退軍警，政府並不批答。教育次長袁希濤，見學校風潮愈緊，未免左右爲難，因亦慨然告辭，政府准令免職，另命傅嶽棻爲教育次長，攝行部務。北京各學校，不得不通電外省，聲明曲直，上海灘頭，學校最多，消息最靈，聽得北京各學生一再被拘，自然憤氣填胸，立即號召各界，續開大會，時已爲六月初旬了。會場決議，以學界爲首倡，以商界爲後繼，務要罷斥曹章陸三人，及釋放北京被拘學生，然後了事。當下繕成一篇宣言書，分布如下：

嗚呼！事變紛乘，外侮日亟，正國民同心戮力之時，而事與願違，吾人日夕之所呼籲，終於無毫髮之效，前途瞻望，實用痛心。本會同人，謹再披肝瀝膽，以危苦之詞，求國人之聽。自外交警信傳來，北京學生，適當先覺之任，士氣一振，奸佞寒心，義發所播，咸知奮發，而政府橫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此咎及教育負責之人，致傅蔡諸公，紛紛引去，夫段祺瑞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迭與日本借債訂約，辱國喪權，憑假外援，營植私

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國國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於人民之所惡，則必百計保全，於人民之所欲，則且一網打盡，更屢頒文告，嚴懲學生，並集會演說，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剝削，是政府不欲國民有一分覺悟，國勢有一分進步也。愛國者科罪，而賣國者稱功，誠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在爭亂頻年，民曰：「止！政府猶不從事於根本之改革，肅清武人勢力，建設永久和平，反藉口於枝葉細故，以求人之見諒。」繼此紛爭，國於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實，足以令人恐懼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託，當使政治與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國家為孤注，吾民何罪？當從為奴隸。嗚呼！國人幸垂聽焉。共和國家之事，人民當負其責，方今時機迫切，非獨強鄰乘機謀我，即素懷親善之邦，亦無不切齒憤恨，以吾內政之昏亂，我縱甘心，人將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豈可再蹈故習，常依違容忍，慕穩健之虛名，速淪胥之實禍。夫政府之與人民，譬猶兄弟骨肉，兄弟有過，危及國家，固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終不見聽，雖奮臂與鬪，亦所不辭。何則？切膚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計也。吾人求學，將以致用，若使吾人明知禍機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學業既畢，徐以遠者大者貢獻於國家，非獨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國家亦何貴有此學子？」吾人幸得讀書問道，不敢自棄責任，謹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罷課，期全國國民聞而興起，以要求政府懲辦國賊為唯一之職志。政治肅清，然後國基強固，轉危為安，庶幾在此。同人雖出重大之代價，心實甘之。所冀政府澈底覺悟，幡然改圖，全國同胞，亦各奮公誠，同匡危難，中國前途實利賴之。同人不敢請任前驅，戮力同心，還期繼起。

上海商民爲了學界宣言，都不知不覺的流露一種熱誠，與學生共表同情。六月四日，南商會開會集議，各商人聞風前往，不下千餘，偏警兵無理取鬧，硬要把他攔阻，遂致衆情大憤，以爲如此壓迫，非罷市不足對待。越宿便即實行。南市各商肆，先行罷市，法租界各商家，照樣閉門，公共租界，一律照辦。又俄而英租界中，如永安、先施、兩大公司，亦皆杜門謝客。到了午後，無論華租各界，所有大小商店，統已關門閉戶，不納主顧，街上只有學生奔走分發。

傳單，巡警往來，防備鬧事，餘外無非是各處行旅，偵探消息，好好一個大商埠，弄得烟雲失色，簫鼓無聲。過了二宵，商店仍舊閉市，華界一帶，由警官挨戶曉示，勒令開門，照常交易，商人早已將答語預備，說是買賣自由，不勞警官過問。好一個回語手本。警官倒也無詞可駁，悻悻自去。租界中的洋巡捕，不過沿路巡查，維持秩序，却未曾硬行干涉。惟商肆各懸挂白旗，上面寫着，無非是一萬衆一心，同聲呼籲，力抗漢奸，喚醒政府一等語。全市旗布飄颺，做了一種特別的招牌。又越一日，華界租界，只有幾家吃食店，半開半掩，賂賣些餅餌糕粿，惠顧行人，此外依然抱着關門主義。警察署不能漠視，又派出武裝警察，游行華市，用了一派威嚇的厲詞，逼令開市。商民或怕他兇焰，勉強除去排門，及警察去後，復將排門關好，拒絕賣買。再過兩天，閉市如故。

看官你想上海一隅，是中外各國交通的埠頭，行人似蟻，比戶如鱗，怎能好幾日不做買賣？華人爲反對政府起見，就使受些困難，尚是甘心，那洋商豈肯無端受累，聽他過去？當下由中外官吏，迭電中央，報明情狀。政府至此，也不得不改變方針，就是安福派亦無法擺佈，只好聽令政府，自行處置。政府乃擬將曹陸章三人一併免職，并釋放先後拘禁的學生。這消息傳到上海，閉市已經六日了。商會因徧發通告，傳知各業，所有要求各事，目的已達，應即於次日開市交易等語，到了翌晨，各商人購閱新聞紙，尚未載有免除曹陸章三人命令，恐京中所傳未確，仍然閉市，直到晚間，方得駐滬總領事法磊斯轉奉駐京英公使朱爾典氏來電，證明曹陸章三人免職命令，已由徐政府頒布，確鑿無訛。電文由英公使寄滬，可知曹陸章之免職，還是假手外人。且由總領事勸告商學兩界，開市上課，商界已有一星期停止交易，既已得遂一部份的請求，乃全體開市，照常營業，並在門首各挂五色國旗，作爲民意勝利的慶賀。學生團又拍電至京，問明被拘學生情狀，旋得京中各學校覆電，已經一律釋放，於是學生團選出代表，向大小商號道謝，自歸各校上課去了。

是時南京杭州武昌漢口天津九江山東廈門各處，因開滬上罷市，亦皆先後相繼，一致要求，或五日，或三日，

連工界亦相約罷工，羣起抵制，所以安福派不能堅持。徐政府方得行使命令，這也好算得衆志成城，有此效果哩。惟曹汝霖既已罷職，交通總長一缺，暫任次長曾毓雋代理。徐總統尙恐得罪安福，且慮國民爲了青島問題再有要求，因提出辭職咨文，送交參衆兩議院，一面通電各省，自述咨文內容略云：

國步艱難，百度糾紛，世昌力絀，能鮮謹於昨日咨行參衆兩院辭職。其文曰：「本大總統猥以衰年，謬膺衆選，硜硜之性，本不承任。惟以邦人責望之殷，督以大義固辭不獲。其時歐會肇始，關係綦鉅，而國內和平之望亦甫在萌芽，一線曙光，萬流歧囑。私衷竊揣，以爲此時對內對外，皆爲貞元絕續之交，不乘茲着手，迅圖挽救，後將無及，所以躊躇再四，不得不勉膺鉅任者，固期有所匡救也。馮會成立以來，經過詳情，業經咨達國會，在案。原擬全約簽字，惟提出關於膠澳各條，聲明保留此項，原屬不得已辦法。但體察現情，保留一層，已難辦到，即使保留辦到，於日德間應有效力，並不變更，而日人於交還一舉，轉可借端變計，是否於我有利，此中尙待考量。若因保留不能辦到，而並不簽字，不特日德關係不受牽制，而吾國對於草約全案，先已明示放棄，一切有利條件及國際地位，均有妨礙，故爲兩害從輕之計，仍以簽字爲宜。前此因膠澳交還，未有確證，政府亦深爲顧慮。近日迭接全權委員等報告，日代表在三國會談中，已有宣言可證，英外部亦正式來函，聲明日本將膠澳連同完全主權，交還中國一層，係屬切實。日外部對於還付膠澳問題，亦已有半公式之聲明，由駐京日使送達外部。凡茲各節，雖未列在草約，固已足資證明。即美總統前於保留辦法，極表贊助，近亦謂須與公法家詳慎考酌。此時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惟有重視英美法日各國之意見，毅然全約簽字，以維持我國際之地位。惟我國內輿論，堅拒簽字，如出一轍，在人民昧於外交情形，固亦在意計之中，而共和國家人爲主體，總統以下，同屬公僕，欲徑情措理，既非服從民意之初衷，欲以民意爲從違，而熟籌利害，又不忍坐視國步之顛躓，此自對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至於和平計畫，不外法律事實諸端，曩在就任之初，目睹兵氛未銷，時局危迫，竊以爲非促進統一，無以謀政

治之進行，即無以圖對外之發展，迭經往返商榷，信使交馳，始有會議之舉。果其誠意言和，互謀讓步，則數月以來，從容籌議，何難早圖結束，乃滬議中輟，羣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決之方，在中央欲進和平，而終之積極進行之效，執成不悟，事勢多歧，築室道謀，蹉跎時日，循此以推，即使會議重開，而雙方隔閡尚多，必至仍前決裂，一摘再摘，國事何堪？此皆本大總統德薄才疎，無統治國家收拾時局之智能，知難而退，竊慕哲人，此就對內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抑且民爲邦本，古訓昭然，本大總統來自閩閩，深知疾苦，亦冀厲行民治，加惠羣生，稍盡藐躬之責，乃以統一未成之故，閩閩凋零，萑苻四起，士卒暴露，老弱流離，每念小民痛苦之情，惻然難安，寢饋心餘力絀，媿疚滋深。自維澹定本懷，原無名位之見，經歲以來，既竭疏庸，無裨國計，雖閣制推行，責任有屬，國人或能相諒，而揆諸平昔律已之切，既未能挈領提綱，轉移元會，猶冀以難進易退之義，率我國人，謹咨達貴院，聲請辭職，幸早日提議公決，另行選舉，以重國政。至此項選舉手續紛繁，在未經選舉新任大總統以前，本大總統一日在職，仍當盡一日之責，相應咨達貴院查照辦理等語。各該地方長官，務當督飭所屬，保衛地方，毋稍疏虞，是爲至要。

各省督軍省長，得了徐電，正想覆電挽留，旋接參議院議長李盛鐸，及衆議院議長王揖唐，通電各省云：

本日本總統咨送蓋用大總統印文一件到院，聲明辭職。查現行約法，行政之組織，係責任內閣制，一切外交內政，由國務院負其責任。大總統無引咎辭職之規定。且來文未經國務總理副署，在法律不生效力。當由盛鐸、揖唐即日躬齎繳還，籲請大總統照常任職。恐有訛傳，馳電奉聞，敬希鑒察。

自兩議院有此電文，各省督軍省長，越加向徐、巴、結紛紛電達中央，挽留徐、駕。徐、東海原是虛與周旋，並非真欲去位，既得內外慰留，自然不生另議。惟國務總理錢能訓，不得不呈請辭職。總理一辭，全體閣員當然連帶關係一併告退。原來此時爲責任內閣，一切政治，當由內閣負責，總統尚可推諉，所以老徐通電，也有閣制推行，責任有

屬的明文。錢總理無可諉答，還是卸職自去，離開此煩惱場。總計錢內閣成立，半年有餘，至此似山窮水盡，不可復延了。小子有詩道：

揆席原來不易居，況經世變迫淪胥。何如卸職歸休去，好向家園賦遂初。

錢內閣既倒，徐總統亦許令歸休，欲知繼任爲誰，下回再行表明。

古人有言：「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滬上罷市，即其見端也。夫曹陸章三人之親日，非真欲賣國也，但欲見好於武夫，爲之借資運械，竭盡機謀，顧目前而忘大局，誤國道同賣國耳。老徐亦何嘗愛此三人，無非因安福派之掣肘，不得不下禁令以顯聲望，促上課以抑學潮，迨致激動公憤，全滬罷市，而各省又相繼響應，於其安福派之計窮，而曹陸章免職之令乃下，此未始非武夫專擅之反動力，而亦由老徐欲擒姑縱之謀，有以致之也。然三人雖去，而安福系之勢力猶張，徐乃復提出辭職咨文，以免安福派之非議，此中之煞費苦心，不足爲外人道。然徐雖留而錢則已倒矣。

第一百零九回 乘俄亂徐樹錚籌邊 拒德約陸徵祥通電

却說錢能訓辭去總理，當由徐總統下令照准，其餘閣員，亦會連帶辭職，徐總統却不加批答，且令財政總長龔心湛，代任國務總理，所有內務總長一職，本由錢能訓兼職，此時錢亦辭免，因特使司法總長朱深兼署，此外俱仍舊貫。惟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既已免去，後任乃是李思浩。大學校長蔡元培，不願回京，改任胡仁源署理。內外風潮總算少平。駐京英法日意美五國公使，以爲風潮少靖，正當把上海的和會繼續進行，特由英使朱爾典氏，作爲五國總代表，向徐政府提出說帖云：

茲由英法日本意美五國公使，對於上海和會停頓，致生中國國內糾葛，遲緩解決之情，深系不平之念，故

擬聲明其所希望，重行開會，以使會議之舉，可以儘前妥爲了結之意。查雙方之目的，現既彼此說明，則似可早達於與各方公平，及與中國并國民共同利益相宜解決之方法。此時未及其時，而各本公使望無論何方面，必不以何方法而尤重開戰事。各國公使陳述此意時，並欲向中國國民及政府聲明，其各本國政府與各本國國民存友睦良好之忱，且對於中國能恢復統一國內和好之狀，並中國政府能完全施行其欲達國民普通幸福所組織之權。屆時各本國政府及國民，當必滿意歡迎也。

徐總統接着說帖，免不得長嘆數聲。看官須知徐總統本意，原是極端求和，不過因總代表朱啓鈴，赴滬數月，毫無頭緒，雖由南方不肯讓步，終致無成就，中亦爲安福派作梗，陰受牽制，所以老徐聞到「議和」二字，不能不一再唏噓。安福作梗，已見一百零七回中。安福派中的首領，名目上爲段合肥，實是小徐背後捉刀，獨力造成。故一個徐樹錚，實足概括安福全部。徐樹錚的意見，欲派選本系中人，作爲議和總代表，故當和議停頓後，即密囑心腹，向總統府中進言，老徐含糊答應，及五國公使說帖遞入總統府，遂使老徐躊躇再四，默思派一別員，仍歸無效，不若將計就計，使安福系中推舉一人，叫他前去一試，如能妥協和議，原是不必說了，否則亦使他親嘗艱苦，免得橫生枝節。多來饒舌。當下授意段派，即令推薦委員。偏有一位衆議院議長王揖唐，願當此任，徐總統毫不遲疑，即派令南下。徐樹錚又因南北停戰，無從逞威，段合肥又不得秉政，內乏奧援，必且失職，乃更想出一條大名目來，居然欲效漢終軍，請纓故事。自從民國二年，俄人嗾使外蒙獨立，迫我承認，中國政府因內亂未平，不遑兼顧，只好放棄一部分主權，聽令自治。事見前文。蹉跎至四五年，雖尚有駐庫辦事員住着，但已徒有虛名，不能監制外蒙。外蒙惟藉俄人爲援，抵抗中國。至俄國革命，已失保護外蒙的能力，西伯利亞一帶，亂黨蠢起，且屢與外蒙爲難。外蒙王公，頗悔從前錯誤，復思內禱。小徐得了此信，樂得趁這機會，博取功勞，乃即呈入條陳，自請防邊。徐總統以小徐好事，在內多患，還是調他出去，較爲安靜，因即准如所請，特令爲西北籌邊使。這西北籌邊使的官名，乃是民國以來所創見。

當時議定籌邊使職權，頒行如下：

(一) 政府因規畫西北邊務，並振興各地方事業，特設西北籌邊使。

(二) 西北籌邊使，由大總統特任，籌辦西北各地方交通、墾牧、林礦、硝鹽、商業、教育、兵衛事宜。所有派駐該地各軍隊，統歸節制指揮。

關於前項事宜，都護使應商承籌邊使襄助一切，其邊事長官佐理員等，應併受節制。

(三) 西北籌邊使，辦理前條事宜，其有境地毗連，關涉奉天、黑龍江、甘肅、新疆各省，及其在熱河、察哈爾、綏遠各特別行政區域內者，應與各該省軍政民政最高長官，及各都統妥商辦理。

(四) 西北籌邊使施行第二條各項事宜時，應與各盟旗盟長、札薩克、妥商辦理。

(五) 西北籌邊使設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籌邊使選定呈報。

(六) 西北籌邊使公署之編制，由西北籌邊使擬定呈報。

(七) 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

小徐既任籌邊使，尚以為權力未足，再向中央要求，欲兼充西北邊防總司令。徐總統拘他不過，索性也下一任命，使他如願以償。予取予求的徐樹錚，方握虎符，擁獸旄，威風凜凜，馳往塞外去了。筆寫有致。

且說青島交涉，終未定奪。簽約不簽約兩問題，各執一詞，亦難解決。山東紳民，前曾在省城演武廳中，特開國民請願大會，要求省長代電中央，請將青島及路礦等，由和會公判，直接交還，並請懲辦禍首，撤除非法秘約。當經省長代為轉電政府，政府擱置不答。嗣因日本恃強欺弱，陸專使等不能爭回主權，乃再由山東省議會，省教育會，省商會，農會，報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濟南商會等七團體，公舉代表八十五人，入京呈遞請願書。書中總旨分三大綱：(一) 係巴黎和約，關於山東三條，必須拒絕簽字。(二) 係高徐順濟鐵路草約，必須廢除。(三) 係賣國奸人，必

須一律嚴懲。六月二十日，各代表亦皆到京，即至總統府中，要求謁見大總統。徐總統未允接見，各代表待至傍晚，方纔散去。次日，又往總統府，堅求面謁。乃由龔代總理心湛、朱總長深出來相見。各代表振振有詞，定要親見總統。龔代總理等謂既有請願書，且俟總統閱後，再行定奪。各代表始遞交請願書，由龔代總理轉遞進去。既而徐總統也親蒞居仁堂，傳見各代表，各代表纔得面陳民意，追請總統代爲主張。徐總統慰諭數語，教他出外候批。各代表乃一併退出。及國務院發出請願書批示，語帶游移，未見切實。各代表因復詣國務院，謁見龔代總理，聲稱奉閱批語，尙涉含糊，公民等名爲代表，實不能歸見父老，應請將原批收回，確實示明。龔代總理無語可駁，當允於二日內另行批覆。各代表乃再出外守候。過了兩日，國務院總算踐言，發出批語如下：

據來呈均悉。該代表等關懷桑梓，注重國權，所述特爲痛切。此次歐會和約，政府以關於山東問題各條，最爲重要，迭經電飭專使，悉力爭持，近據專使等電述保留一節，尙在多方進行，所有各代表等陳請，不能保留，即拒絕簽字等情，昨亦經電達專使，遵照在案。國家領土主權，斷難絲毫放棄，政府與國民主張，初無二致，無論如何，必將膠澳設法收回，此則夙具決心，可爲國民正告者也。所稱高徐順濟路約一節，查該路原係草約，自必多方磋商，力圖收回，斷不續訂正約，以慰羣望。至中日二十一條密約，及高徐順濟路約，經過情形，案牘具在，前經擇要宣布。共和國一切措施，悉當準諸法律，必有確實證據，乃受法律制裁。政府與國家利害，人民疾苦，無日不在注念之中，乃以國家多艱，致該代表等遠涉京師，有妨本業，殊深軫念。其各歸告父老子弟，俾曉然於外交真相，及政府維持國權之苦心，各持鎮靜，勿滋疑慮。此批。

各代表見了批示，比前批較爲切實，雖未能盡如所求，也算得了三分之二。因各陸續出都，還鄉去訖。未幾，復由北京各團體公推代表五百餘人，排隊舉旗，亦赴總統府請願，備有公呈，要求三款：(一)不保留山東和約，決不應簽字。(二)決定廢除高徐順濟兩路草約。(三)立即恢復南北和會。徐總統聞報，又遣龔代總理及教育次長傅

嶽葵接見北京各代表。各代表求見總統，到晚未出，大眾不肯散歸，並在新華門外露宿一宵。翌日，始由徐總統召見，並即由國務院發出批詞，略云：「所陳三事，政府具有決心，亟應竭力進行，慰從衆望，艱難困苦，當與國人共勉。」等語。於是衆代表不復多言，相率退歸，靜候解決。

到了七月二日，政府接到巴黎來電，乃是協約國對德和約，已經議決，即在凡爾賽宮正式簽字。獨中國專使，因山東問題，未得和約保留，只好拒絕簽字，所以來電聲明。先是各國代表，共至巴黎，開議對德條約，德亦派出代表議和，總代表爲藍超伯爵，餘爲內閣閣員藍斯堡、吉斯白、資暨國會議長萊勒特、華白公司經理美爾恰、國際法學家休克金等。並至巴黎，共同談判。協約國疊經磋商，公定對德議和草約十餘件，統計得八千字，大致可分爲數網：(一)割讓和約指定的土地；(二)放棄歐洲以外一切殖民地及權利；(三)承認波蘭捷克斯南斯拉夫各國獨立；(四)減少常備兵額，與所有軍艦，不得沿用徵兵制及潛水艇軍用飛機；(五)懲罰前德皇威廉第二；(六)賠償各國損失全數爲墨銀五百萬萬圓；(七)協約國商貨，得自由通過德國境內，尚有著名鐵道運河水道等，歸協約國管轄；(八)德國承認國際同盟，但一時不能加入，所有一切代管地，與國際公有地，均由國際同盟掌管。此外尚有細件，不及備載。此屬西史範圍，故從略。德國代表，當然不肯承認，提出抗議。旋經協約國再加修改，不過就割讓土地部份間，稍從變換，餘皆不肯更動。會長克萊孟梭，且嚴詞語德國代表道：「今無庸再來嘵嘵，大小各國，因汝德人違背公道，非常酷待，所以結成團體，各派代表到此。汝國若再不從，恐要與汝國大決算了。」可憐德國代表藍超伯爵等，無由申說，不得已電告本國，請示定奪。戰敗國原是如此，但亦統由德人自取。德國新大總統愛培爾德，及內閣總理施特曼，俱不願允此和約。施特曼內閣，遂全體辭職，就是議和總代表藍超伯爵，亦連同告辭，乃由巴浮氏重組內閣，另派外交總長慕勒氏，殖民總長貝爾氏，繼爲議和代表。終因勢孤力屈，抗不過協約國的威稜，且將協約國議案，付諸國會表決，投票結果，願簽字的二百二十八票，不願簽字的，只一百三十八票，大多數通過和約，電致

議和總代表，勉強簽約。德既簽字，與會諸國代表，皆相繼簽字。惟中國代表陸徵祥等，均不出席，聲明爲山東問題的障礙，礙難簽約，一面報告中央。文云：

和約簽字，我國對於山東問題，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會，依據五月六日，祥在會中所宣言維持保留去後，迭向各方竭力進行，迭經電呈在案。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提請重議云云。豈知直至今日午時，完全被拒。此事於我國領土完全，及前途安危，關係至鉅。祥等所以始終不敢放鬆者，固欲使此問題，留一綫生機，亦免使所提他項希望條件，生不祥影響。不料大會專斷至此，竟不稍顧我國纖微體面，曷勝憤慨！弱國交涉，始爭終讓，幾成慣例。此次若再隱忍簽字，我國前途，將更無外交之可言。內省既覺不安，即徵諸外人論調，亦羣謂中國決無可以簽字之理。詳審商榷，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當即備函通知會長，聲明保存我政府對於德約最後決定之權等語。姑留餘地，竊惟祥等猥以菲材，謬膺重任，來歐半載，事與願違，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尙難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職無狀，致貽我政府主座及全國之憂。乞即明令開去祥外交總長委員長，及廷鈞等差缺，一併交付懲戒。並一面迅即另簡大員，籌辦對於德與和約補救事宜，不勝待罪之至。

這電自六月二十八日，由巴黎發出，是日即協約國對德和約共同簽字的期間，途中不知何故淹留，至七月二日方纔接到。政府正在着忙，會議善後辦法，忽又接到陸專使續電云：「德約我國既未簽字，中德戰事狀態，法律上可認爲繼續有效，擬請迅咨國會建議，宣告中德戰事告終，通過後即用明令發表，逾速逾妙，幸勿遲延。」政府因即覆電云：

事勢變遷，并聲明亦不能辦到，政府同深憤慨。德約既未簽字，所謂保存我政府最後決定之權，保存後究

應如何辦理？此事於國家利害，關係至爲鉅要。該全權委員等責職所在，不能不熟思審處，別求補救，未便以引咎虛文，遽行卸職。至所擬咨由國會建議，宣告中德戰爭狀態，告終俟通過後，明令發表一節，片面宣布，究竟有無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對德種種關係，將來如何結束，統望熟籌詳覆。再與約必須簽字，務即照辦。

重洋遙隔，一電往還，未能朝發夕至，免不得有稽遲情形。政府恐國民因此憤激，再起風潮，故不待陸專使等答覆，便即由徐總統下令道：

巴黎會議對德和約，關係至鉅，迭經電飭各全權委員審慎從事，頃據全權委員陸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電稱：「我國對於山東問題，自通知大會宣言維持保留後，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提請重議，又復完全被拒，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備函通知會長，聲明保存我政府對於德約最後決定之權」等語。披覽之餘，良深慨惋。此次膠澳問題，以我國與日德間三國之關係，提出和會數月以來，乃以種種關係，不克達我最初希望，曠覽友邦之大勢，返省我國之內情，言之痛心，至爲危懼。惟究此項問題之由來，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決定簽字與不簽字，即可作爲終結。現在對德和約，既未簽字，而和會折衝，勢不能遽然中止。此後對外問題，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視協約各友邦之善意。國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謀挽救，國際地位所繫，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審處，妥籌解決。凡我國人，須知圓海大同，國交至重，不能遺世以獨立，要在因時以制宜，各當秉愛國之誠，率循正軌，以鎮靜，勿事囂張，俾政府與各全權委員等，得以悉心籌畫，竭力進行。庶幾上下一體，共濟艱危，我國家前途無窮之望，實繫於此。用告有衆，咸使周知。此令。

這令下後，嗣接陸專使覆電，除與約應該簽字外，仍執前議。政府乃照來電進行，小子有詩嘆道：

對外全憑後盾多，徒持公理漫言和。試看炎日天驕甚，瘡口無成恨若何？

欲知後來對日情事，容至下回續敘。

小徐才識，未嘗不卓絕一時，惜乎其心術之不堪告人也。彼欲效戰國策士之行，為縱橫捭闔之謀，不知彼時七國分峙，各私其策，士猶得乘勢而操縱之，今豈猶是戰國時耶？明明為共和政體，而乃專事破壞，不顧和平，至南北停戰以後，即起擾西，北邊防使一席名，日防邊實仍欲把持軍權耳。民國有小徐，欲求安寧難矣。陶徵祥等之出使巴黎，參入和會，始終欲保留膠澳，不肯簽字，較諸曹章陸諸人，較為得體，然至於舌敝唇焦，卒不能挽回萬一，豈不可歎優勝劣敗，已成公例，奈何軍閥家猶專知內關，不顧大局耶？

第一百十回 罷參戰改設機關 撤自治收回藩屬

却說山東問題，未曾解決，國民當然不服，屢有排日舉動。山東齊魯大學生，常在通商要港，調查日貨出入，不許華商販售。一日，見有車夫運糧，輸往海口，學生疑他私濟日人，趨往過問，偏被日人瞧見，號召日警，竟將學生拘去，事為學商各界聞知，即聚集數千人，共至省長公署，請向日本領事交涉。當由省長派員勸慰，許即轉告日領事，回學生。大衆待至晚間，未見釋歸，又向省長署中要求，直至次日始得將學生放歸，衆始散去。嗣又有鄉民數千人，因日人在膠濟鐵路橋洞旁，抽收人畜經過稅，亦至省長公署，要請與日人理論。經省長婉言勸導，教他少安毋躁，待政府解決青島問題，自不至有此等情事。鄉民無可奈何，只好退歸。惟排日貨，始終未懈，不但山東如是，各省亦皆如是。駐京日使，專用強力壓迫我國政府，嚴行禁止，政府不得不通電各省，但說是一陸專使拒絕簽字，正當統籌全局，亟謀補救，各省排日貨，徒然意氣用事，反損友邦感情，務希責成軍警實力制止等語。各省長官，雖亦照式曉示，惟國民不買日貨，乃是交易自由，並非犯法，所以禁令屢申，也是徒然。政府也不過虛循故事，既而上海租

界內，有懸挂日皇形像，當衆指誓等情，四川重慶境內，日本領事宴請中國官紳，轎夫馬弁，羣集領事署，用泥土塗抹門首的菊花徽章，兩事又經日使提出，請中國政府設法消弭，並查辦犯人，嚴行懲罰云云。政府也只好通電各省，申諭人民，毋得再犯友邦國徽及君主肖像。此外尚有各種交涉，不勝枚舉。惟巴黎和會中，陸專使等對德條約，已不簽字，接連是對奧條約，亦由協約國與奧使議定，迫令承認。奧使倫納爾等，起初也極力抗辯，終因兵敗國危，無能爲力，沒奈何，忍辱簽字。協約國當然簽約，陸專使等對着奧國，沒甚關係，也即簽字。奧約與德約略同，無非是割讓土地，裁損軍隊，放棄歐洲以外一切權利，承認匈加利獨立，奧匈本聯邦國至此匈始獨立。及捷克斯南斯拉夫新建諸國，并賠償各國戰爭損失等情。中國專使既經簽字，便即電達中央，時已爲九月中旬了。徐總統乃連下二令道：

我中華民國於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對德國立於戰爭地位，主旨在乎擁護公法，維持人道，阻遏戰禍，促進和平。自加入戰團以來，一切均與協約各國，取同一之態度。現在歐戰告終，對德和約，業經協約各國全權委員，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簽字，各國對德戰事狀態，卽於是日告終。我國因約內關於山東三款，未能贊同，故拒絕簽字，但其餘各款，我國固與協約各國，始終一致承認。協約各國對德戰事狀態，既已終了，我國爲協約國之一，對德地位，當然相同。茲經提交國會議決，應卽宣告我中華民國對於德國戰事狀態，一律終止。凡我有衆，咸使聞知此令。

對德戰事狀態終止，業於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茲據專使陸徵祥電稱，奧約已於九月十日，經我國簽字等語，是對德與戰爭狀態，業已完全解除。惟宣戰後對德與人民所訂各項章程，非有廢止或修改之明文，仍應繼續有效。此令。

還有廣東軍政府，比徐總統占先一着，也對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歐戰發生，德人以潛艇封鎖戰路，加危害於中立國，我國對德警告無效，繼以絕交，終與美國一致宣戰，當即聲明所有中德兩國從前所訂一切條約合同協約，皆因兩國立於戰爭地位，一律廢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協約國與德國訂休戰條約，隨開和平會議於巴黎，我國亦派專員出席與會，惟對於和約中關係山東問題三款外，其他條款及中德關係各款，我國均悉表示贊成。今因我專使提出保留山東無效，未簽字於和約，此係我國保全主權，萬不獲已之舉。對於協約各國，實非常抱歉。而對於德國恢復和平之意，則亦與協約各國相同，并不因未簽字而有所變易。我中華民國希望各友邦對於山東問題三款，再加考量，為公道正誼之主張，而為東亞和平永久的保障，實所馨香禱祝者也。特此通告。

看官閱過上文，應知中國與德奧宣戰，本由段祺瑞首先主張，所以段祺瑞辭去總理，名為下野，實是仍任參戰督辦。德奧約定，易戰為和，參戰處應該撤銷，所有參戰處辦事人員，統皆敝功。段祺瑞得受勳一位殊榮。惟段派不願就此閑散，當然預先籌畫，以便改設機關。徐樹錚出任邊防，就是保持權力的先聲。好在俄蒙交涉，屢次發生，中國不能不積極籌備。小徐已做了前驅，中央應特任一督辦大員，作為小徐的援應。督辦大員的資格，當然非老段莫屬了。於是由政府下令道：

現在歐戰告竣，所有督辦參戰事務處，應即裁撤。惟沿邊一帶，地方不靖，時虞激黨滋擾，綏疆固圍，極關重要，著即改設督辦邊防事務處，特置大員，居中策應，以資控馭而赴事機。其參戰處未盡各事，並歸該處繼續辦理，藉資收束。此令。

這令後面，便是特任段祺瑞督辦邊防事務。好一篇改頭換面的大文章，仍由段老一手做去。倚段奉段的人，也得聯輝辦事，權力依然，可喜可賀。語譯生芒，先是俄國內亂，不遑外顧，西伯利亞一帶，新舊各黨，互生抵觸，亂匪亦乘勢蠡起，隨處滋擾，我國除蒙古外，如吉林黑龍江新疆各界，均與俄境毗連，免不得為彼所逼，時有戒心。吉黑

兩省督軍省長，屢次致電中央，請派海軍艦隊，馳往松花江為駐防計。當經海軍部提出議案，咨交國務會議，國務員一體贊成，並援前清咸豐八年愛理條約，作為證據。查愛理條約，為中俄兩國所協定，內載：「龍黑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口，為俄羅斯國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為大清國屬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其間地方，為大清國、俄羅斯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大清國、俄羅斯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行走。」等語。據此約文，既稱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如同連接，是我船由海潮江、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中，雖經過俄屬江流，也是依據條約行事。況條約載明，只准中俄兩國行船，不准各別外國船隻行走，是中國船隻顯然可行。現在俄亂方亟，不暇顧及邊境治安，我國若籌辦黑龍江防，正是目前急務。且黨匪所至，中俄商民，並皆罹殃。如果我國江防成立，不但華民免禍，就是俄民也受益不淺。俄政府應該歡迎，不至抗議。國務員執此理由，因即決議進行。由海軍部派出王崇文為吉黑江防籌辦處處長，並飭海軍總司令，調駛利綏利、捷利、通利、川江、亨靖安等六艦，由滬北往松黑二江駐防。各艦駛至海參威，俄人提出抗議，不容中國艦隊上駛。經海軍代表林建章，與外交委員劉鏡人等，一再理論，始得放行前進。將抵松花江口，暫泊達達島，又為俄官所阻，不能逕入。達達島地曠人稀，無從購取煤糧，俄人且截斷各艦的運輸，幾至坐困。林建章等一面與俄人交涉，一面自由駛入廟街，擬尋一避冷港內，寄泊禦寒。不料西伯利亞、俄軍，竟不分皂白，放起礮來，連聲轟響，向中國艦隊激射。艦隊慌忙退避，已有弁目三人受傷，當即拍電到京，一再告急。政府先已照會俄使，依照愛理條約，與他辯論。俄使倒也說不出理由，但言：「本使只能隨本國政潮，從權辦理。中國若據愛理條約，亦可自行上駛，各行其是。」照此口吻，也是由俄國內亂，故從柔軟。政府得了此信，却放心了一半，至是接到告急電文，復向俄使嚴重責問，書面寫着：

查愛理條約第一條第二項，載明中俄船隻，得以駛入松花江等，不受限制。中俄在松黑權利，原屬平等，今

俄艦擊破吾艦，殊出意外，應請從速允許我艦江亨利捷利綏利川四艘，安全通過，否則吾國不得不執相當之對付，將以同樣手段加之貴國松黑兩江之艦艇，亦希速電海參崴當事者，以短小之時間為滿意之答覆，是所至盼。不意中國亦有此強硬之公文。

除此責問書外，又電駐海參崴高等委員，與俄新政府直接交涉。其實俄政府尚徒擁虛名，未能統馭全國，就是駐京俄使傳電通告，也沒有確實表示。中國駛往松花江的艦隊，只能暫避兵鋒，退駐下流，靜待解決便了。會駐庫辦事大員都護使陳毅，報稱外蒙古王公，情願取消自治，歸附中華，這算是民國難得的機會。政府自然去電獎勵，並飭外交部蒙藏院等機關，會同商酌辦理。陳毅復派屬員王仁詔到京，面陳一切情形。原來外蒙自受俄人唆使後，名為自治，實不啻為俄人保護國。俄人屢給借款，盤剝外蒙，外蒙已不堪凌逼，自知為俄所欺，苦難悔約。及俄國革命亂黨，又屢次入境，騷擾益甚。外蒙自治官府，乃復向中國乞援，當由外蒙親王巴特瑪多爾濟領銜，呈請取消自治。凡歷年所借款項，歸俄蒙雙方交涉，應由中央逐年歸還若干。餘如各王公等年俸，亦請中央承認等語。陳毅以為所損有限，所得實多，便替他殷勤呈報。還有西北籌邊使徐樹錚，正欲借此圖功，可巧得了這個消息，乃是天上飛來的喜事，急忙電呈中央，說是一「外蒙歸化，懷德畏威，應速加慰撫」等語。明明是自已吹牛。徐總統連接呈文，因即頒發明令道：

據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詞請願呈文，內稱：「外蒙自前清康熙以來，即隸屬於中國，嗚呼向化，二百餘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無事。自道光年間，變更舊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穢污，衆心益滋怨怒。當斯之時，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獨立之舉。嗣經協定條約，外蒙自治告成，中國空獲宗主權之名，而外蒙官府喪失利權。迄今自治數載，未見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誠有可嘆者也。近來俄國內亂無秩，亂黨侵境，俄人既無統一之政府，自無保護條約之能力，現以不能管

轄其屬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通土匪，結黨糾夥，迭次派人到庫，催還歸從，擬行統一全蒙，獨立爲國。種種煽惑，形甚迫切。攘奪中國宗主權，破壞外蒙自治權，於本外蒙有害無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該布匪等，以爲我不服從之故，將行出兵侵疆，有恐嚇強從之勢。且唐努烏梁海向係外蒙所屬區域，始則俄之白黨，強行侵佔，拒擊我中蒙官軍，旣而紅黨復進，以致無法辦理。外蒙人民生計向來最稱薄弱，財款支絀無力，整頓槍之兵弱，極爲困難。中央政府雖經擔任種種困難，兼負保護之責，乃振興事業，尙未實行。現值內政外交，處於危險，已達極點，以故本官府窺知現時局況，召集王公喇嘛等，屢開會議，討論前途利害安危問題，冀期進行。咸謂近來中蒙感情敦篤，日益親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計圖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願取消自治，仍復前清舊制。凡於扎薩克之權，仍行直接中央，權限制一。所有平治內政，防禦外患，均賴中央竭力扶救。當將議決情形，轉報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時，業經贊成。惟期中國關於外蒙內部權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議定，則於將來振興事務，及一切規則，並於中央政府統一權，兩無抵觸，自與蒙情相合。人民萬世慶安，於外蒙有益，卽爲國家之福。五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禱者也。再前訂中蒙俄三方條約，及俄蒙商務專條，並中俄聲明文件，原爲外蒙而訂也。今旣自己情願取消自治，前訂條件，當然概無効力。其俄人在蒙營商事，宜將來俄新政府成立後，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另行議訂，以篤邦誼，而挽回利權等語。並據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呈，同前情，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及王公喇嘛等，聲明五族一家之誼，同心愛國，出自至誠，應卽俯如所請，以順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崇，與四盟應享之利益，一如舊制。中央應當優爲待遇，俾同享共和幸福，垂於無窮，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同日又加封外蒙古呼圖克圖汗，令文有云：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贊助取消自治，爲外蒙謀永久治安，仁心哲術，深堪嘉尚，着加封

爲外蒙古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以昭殊勳。此令！

兩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會駐京俄使，通報外蒙取消自治，凡前訂中俄蒙條約，及俄蒙商約，并中俄聲明文件，一概停止效力，且將外蒙取消自治，仍復舊制各情形，通告駐京各國公使。各國公使與外蒙均無甚關係，當無異言。俄使雖不願贊成，但因本國內情非常擾亂，實不能顧及外蒙，自己僑寓中國，亦手空拳，徒靠着三寸舌根，究有甚麼用處，所以暫從容忍。俟新政府穩固後，再與中國交涉。那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尚在內蒙駐節，至此且受命爲冊封專使，得與副使恩華李垣，睥睨自若，馳往庫倫去了。小子有詩詠道：

本是無功翼有功，一麾出使竟稱雄。此君慣使刁鑽計，如此機心亦太工。

欲知小徐赴庫情形，且至下回敘明。

參戰處成立以後，將及二年，未聞有如何大舉，故外人時有不滿意之論。然使當時無段氏之主張，列入參戰地位，則巴黎和議，中國當然不能列席。此後之外交困難，不僅青島問題已也。即斯以觀段氏不得謂無功，但段氏生平之誤，在信任一小徐。小徐因參戰之將罷，亟倡議邊防，彼若爲段氏效忠，而不知其處心積慮，無非爲自己之權力起見。陳毅之取消外蒙自治，功已垂成，而小徐即起而乘之，欲奪陳毅之功爲己有，巧固巧矣。亦知人有千算，天教一算之，俚諺云：「試觀俄羅斯，歷來猖獗，謀擾外蒙，迫我認約，會幾何時，而國亂如塵，不遑兼顧國，且如是，况一人一身乎？」小徐小徐，汝謂已智，果何智之足云。

第一百十一回 易總理徐靳合謀 宴代表李王異議

却說徐樹錚出任邊防，無非爲微功起見，及外蒙取消自治，又得受中央任命，做了一個冊封專使，便與副使恩華李垣等，馳赴庫倫，駐庫辦事員陳毅，也知小徐此來，不懷好意，但不得不出郊相迎。就是外蒙王公，既已歸附，

中央，理應歡迎專使，相偕出迓，執禮頗恭。小徐昂然前來，意氣揚揚，及與陳毅等相遇，乃下馬晤談，略道寒暄，便即上馬入庫倫城，當下將冊書授與外蒙呼圖克圖。呼圖克圖依禮接受，擺宴接風，皆意中事，不消細敘。散宴後，小徐出寓陳毅公館，便作色與語道：「汝亦曾知我徐某的聲名否？汝在庫倫多年，沒甚建暨，今我奉使到此，爲汝成立功勞，並非越俎代謀，汝勿疑我有他意，暫請汝勿與外界通問，俟我辦理告竣，自當南歸，否則與汝不利，汝宜留意。」驕態如昔。陳毅聽了，也覺憤不可遏，但默思小徐兇橫，未可與爭，不如虛與周旋，還可敷衍過去，俟他覆命，便可無事，因此含糊應允，聽令小徐辦理。小徐也樂得張威，即借庫倫爲行轅，安居起來，嗣是邊防情事，均歸小徐主張，陳毅毫無權力，不過虛有職位罷了。

是時財政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龔心湛，因爲財政支絀，不敷分撥，屢受各方指摘，情願卸去職任，免得當衝。乃即遞上辭呈，獲被出都。徐總統無從挽留，只好准令免職，改任他人。向例總理缺席，嘗由外交內務兩總長代任，外交總長陸徵祥，赴歐未回，內務總長田文烈，因病乞假，當然不能任命，挨次輪流，應歸陸軍總長靳雲鵬權代。靳爲段合肥門生，資望尚淺，全靠老段一手提拔，始得畧躋階，官至陸軍總長，特授勳二位。老徐本陰忌段氏，如何肯令靳雲鵬接手，他却另有一種意見，以爲靳係武夫，頭腦簡單，容易就我約束，且靳爲新進後輩，駕馭更易，若優加待遇，使他知感，當可引爲己用，樂效指揮。就中尚有兩件利益：一是使安福國會不致違言；二是使曹錕張作霖互相聯應。原來靳爲段派嫡系，本與安福部同情，好在靳氏兒女，新近與曹張兩軍閥聯姻，曹張兩派，本非段系，將來靳得重用，曹張自必爭從，兩方擁護，靳亦可乘勢自展，免受段派牽掣。爲靳氏計，爲自己計，真是一舉兩得的計策。當即將靳氏提出，咨交國會。府秘書長吳笈孫，草定咨文，呈與老徐。徐總統閱後，復親自援筆，把靳雲鵬三字下加寫「才大心細，能負責任」兩考語，然後再令吳笈孫繕正，蓋過了印，着人齎交參衆兩院。院中投票表決，得大多數同意，因即通過。已如老徐所料之第一着。徐遂任命靳雲鵬兼代國務總理，所有財政總長遺缺，便命次長李思浩攝

行。既而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曹錕，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果有電文到京，力保靳氏，略云：「國家政治，須由內閣負責，龔代閣已經告退，聞已奉中央明令，着靳總長兼代。靳總長心地光明，操行穩健，令他代龔，衆望允孚，即請令靳總長正式組閣，俾當內憂外患時候，付託得人。」云云。老徐第二著所料又復中式。徐總統覽到此電，免不得捋鬚微笑，遂令靳雲鵬正式就任，竟爲國務總理。

靳既受命登臺，可巧廣東軍政府有電到京，請取消八年公債，略謂：「八年公債條例，聞已公布，額定二萬萬，取田賦爲擔保品，得將所領債券，隨時抵押賣買，某報中載有券額八十萬圓，已抵於某國商人，每百圓只抵三十圓，是直接爲內債，間接即係外債，轉輾抵押，自速危亡。況公債發行，抵及田賦，尤爲世界所未有。全國人士，已一律反對，異口同聲，請即取消明令，用孚輿情，并盼速復。」等語。靳雲鵬接電後，即覆電與軍政府，說是：「八年公債，係維持財政現狀，所稱押與某國一節，並無此事，幸勿誤信。」這電既拍發出去，靳氏更通報老徐，且談及財政奇窘，未易支持。徐總統亦皺眉道：「這都是軍閥家的禍祟，試想近年軍餉，日增一日，政府所入有限，怎能分供許多將弁？今日借外債，明日借內債，一大半爲了武夫。如果武人有愛國心，固防息爭，倒也不必說了，更可恨的，是吃了國家的糧餉，暗謀自己的權力，南爭北戰，鬧得一塌糊塗，如此過去，怎麼了怎麼了呢！」靳雲鵬答道：「看來非裁兵節餉不成。」徐總統道：「我亦嘗這般想，但必須由軍閥倡起，方不至政府爲難。若單靠政府提議，恐這般軍閥家，又來與政府反對了。」靳雲鵬應了一個「是」字。徐總統復接入道：「目前曹張兩使，電呈到來，並言君才能大任，我看此事非君莫成，請君電告曹張，煩他做個發起人，當容易收效哩。」雲鵬復應聲稱是，因即告退自去，電致曹張，如法辦理。果然曹張代爲幫忙，分電各省督軍省長，願裁減軍額二成，爲節餉計。僅減去二成軍額，所獲幾何？各省督軍省長，聞是兩大帥發起，當然贊成，便推曹張爲領袖，聯名進呈大綱，就是一「裁兵節餉」四大字。徐總統喜如所望，因即下令道：

軍興以來，徵調頻繁，各省經制軍隊，不敷分布，因之招募日廣，餉需驟增，本年度概算支出之數，超過歲入甚鉅，實以兵餉爲大宗。此外各軍積欠之餉，爲數尚多。當此民窮財匱，措注爲艱，卽息借外資，亦屬一時權宜之計。將來還本償息，莫非取諸民間，紓須臾之急，適以增無窮之累。抑且治軍之道，餉源爲重，久飢之卒，循撫良難。統馭設有稍疏，則事變或難盡弭。本大總統受任伊始，力導和平，實發於爲民請命之誠。現大局雖未底定，而停戰久已實行，徒養不急之兵，虛耗有盡之餉，非所以奠民生，固邦本也。至若軍餉支出，悉資賦稅，比來國家多故，百業不興，農成商通之數，已遜承平，益以整理失宜，歲入銳減，長此以往，固有餉源涸可立待，被兵省分更無論矣。本大總統與念及茲，夙夜祗懼，計惟有裁減兵額，清釐稅收，救弊補偏，暫資調節。茲據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直隸督軍曹錕、東三省巡閱使奉天督軍兼署省長張作霖、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倪嗣沖、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署浙江督軍盧永祥、時浙督楊善德病歿，由滬滬護軍使盧永祥升調。署吉林督軍鮑貴卿、吉督孟恩遠調京，鮑由黑督調任。黑龍江督軍孫烈臣、繼任。山東督軍張樹元、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兼署省長趙倜、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張敬堯、福建督軍兼署省長李厚基、陝西督軍陳樹藩、甘肅省長兼署督軍張廣建、新疆省長兼署督軍楊增新、熱河都統姜桂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蔡成勳、江蘇省長齊耀琳、安徽省長呂調元、湖北省長何佩澂、浙江省長齊耀珊、江西省長戚揚、山東省長屈映光、陝西省長劉鎮華、直隸省長曹銳、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等聯名電呈稱：「中央財政奇絀，軍費實居鉅額，如各省徒責難於中央，於義未安，於事無濟。權宜濟變，勢不外開源節流兩端。如就軍隊裁減二成，以之鎮懾地方，尚可敷用，約計歲省二千萬圓，一面由中央責成各省，督飭財政廳，於丁漕稅契各項，暨一切雜捐，切實整頓，涓滴歸公，增入之款，亦當有二千萬圓左右，確定用途，暫充軍餉，一俟和平就緒，裁兵之議，首先實行」等語。該督軍等明於大計，兼顧統籌，體國之忱，良深嘉許。所擬裁減軍額二成及整頓賦稅各辦法，簡要易行，與中央計畫正合。卽著各該管官署

會同各該督軍省長總司令等，安速籌議，確定計畫，剋日施行。經此次裁減之後，並應認真訓練，以期餉不虛糜，至於清釐賦稅，首重得人，著責成財政部暨各省長官，於督徵經徵官吏，嚴為遴選，仍隨時留心考核，切實糾察，以祛積弊。總期兵無冗額，士可宿飽，減輕閭閻之疾苦，培養國家之元氣，本總統實嘉賴焉。將此通令知之。此令。

看官，你道各省督軍省長，聯名呈請，果真是為國節財，通曉大計麼？從前袁項城時代，只有一班國民黨，與袁項城死做對頭，後來項城一死，北洋軍系，遂分作兩派，一是皖系，一是直系。皖系就是段派，與國民黨不協，常欲被一武力主義，剷除國民黨，所以南北紛爭，連年不解。直系本是馮河間為首，馮既下野，資格最崇的要算曹錕。錕嘗與馮聯合一氣，嗣經徐東海從中調停，乃偶或助段，但終為直系中人，不過為片面周旋，究未願向段結好。再加出一位張帥來，攬住關東三省，獨抱一大蒙滿主義，既不聯直，又不聯皖，前次為小徐誘動，謀取副總統一席，所以助段逼馮。及馮去徐來，副總統仍然沒分，累得張大帥空望一場，於是心下怪及小徐，更未免猜及老段。閱者看過前文當知前因後果。三派鼎立，爾詐我虞，那裏肯協力同心，經營國是？各省督軍省長，如徐總統通令中所述，有直派的，有皖派的，有奉派的，彼此牽率入呈，無非表面上賣個虛名，紛飾大局，其實暗中傾軋，入主出奴，就是叫他實行裁兵，他亦未必從令。軍閥家的威力，全靠著許多丘八老爺，若逐漸裁減，威力何存？所以他的呈文，簡直是有口無心，隨說隨忘的。

惟這位老總統徐世昌，本來是翰苑出身，夙嫻文藝，及出任東三省總督，始得躬膺節鉞，結識了若干武夫。到了受任總統，逆料國民心理，厭亂惡兵，因此力主和平，提倡文治。如前清宿儒顏習齋、李璫兩師生，並令人祀文廟，且就公府旁舍，開前清太僕寺舊址，設立四存學會，四存名義，就是顏習齋所講的存人、存性、存禮、存治四綱。有時政務少閑，或邀入樊樊山、易實甫、嚴範菴等遺老，評風吟月，飲酒賦詩，立了一個晚晴移社，作為消遣。夾敘一段徐氏文治，也是托中補筆。無如尚文的古調獨彈，如何普及尚武的積重難返，相率爭權。老徐非不聰明，乃欲運用一靈敏

手腕，駕馭武人。惟段、派因老徐上臺，全是安福部推戴，應居監督地位，故老徐有所舉動，往往爲所鈐制。就是南北和議的決裂，也是爲此。

後任北方總代表的，乃是王揖唐。見一百零九回。揖唐生平行事，多爲輿論所不容，他敢貿然南下，實由小徐許爲暗助，極力慫恿，所以直任不辭。偏偏滬上士商，不待揖唐到滬，便已羣起反抗，登報相訾。揖唐視若無睹，道出江寧，入見江蘇督軍李純。李爲東道主人，自然開筵相待，酒過數巡，揖唐談及議和方略，並乞代爲疏通，說了數語，未見答辭。揖唐不禁發急道：「公曾始終主和，奈何今日反噬若寒蟬，不肯以周行見示？」李純纔微笑道：「鳳凰已鳴，我何妨且作寒蟬。」揖唐聽了，越覺莫名其妙。原來揖唐出京時，曾由熊希齡編成一篇俳優詞，隱譏揖唐。希齡常因地得名，時人號爲熊鳳凰，故李純亦援此相嘲。獨揖唐尚且未悟，更欲絮問。李純直言道：「熊鳳凰已說過了，敢是君尚未聞麼？」兩語說出，揖唐也不覺自慚，還虧面上已略有酒容，尙得遮蓋過去。與其獻醜，何如藏拙。李純自覺所言過甚，因復接入道：「今欲議和，並非真正難事，總教北方諸公，果無賣國行爲，且能推誠相與，便容易就緒了。」揖唐勉強回答道：「我公久鎮南疆，爲南方空氣所鼓舞，故所言若是。其實北方，也自有苦衷，公或未能悉知哩。」李純又不禁憤憤道：「人生在世，但求問心無愧，純一武夫，知有正誼罷了，他非敢知。公奉命南來，必有成竹在胸，得能和議早成，純亦得安享和平，感公厚賜哩。」蕭殿軍臨，借此流露。揖唐乃不便多言，再勉強飲了數觥，當即別去。

一到滬上，通衢大市，均有譏笑揖唐的揭帖，煌煌表示。揖唐非無耳目，也自覺進退兩難，默思當今時勢，錢可通靈，從前收買政黨，包辦國會，那一件不是金錢做出，此番來滬，議和仍可用着故智，倚仗錢神，於是揮金如土，各處賄託。好在小徐亦密派心腹，運動南方領袖孫中山及南方總代表唐少川，陽爲說合，陰圖反間，叫他與岑陸諸人，分張一幟，免爲所制。那時南方七總裁，也分粵、滇、桂三派，貌合神離，暗存黨見。一經小徐設法浸潤，唐總代表，却也略被聳動，欲與王揖唐聚首言和。一日，王唐兩人相遇席上，宴會周旋，各通款曲，惟終未及和議事件，兩方分代

表中，亦有數人預席，互相驚異，竊竊私議。及散席後，南代表對了唐紹儀，各有違言，多說是一魚行包辦，何足議和。王有魚行包辦的綽號。我輩若與開議，便是自失聲價了。」唐總代表雖有和意，究竟不好違衆，乃向廣東軍政府，電告辭職。從此和議聲浪，又變成一番畫餅了。小子有詩歎道：

五洲和會猶成議，一國軍人反好爭。南北紛紜無定局，難堪只是我蒼生。

內憂未已，外憂又生。種種事變，待至下回再表。

翹斬同爲段派中人，翹去而斬代，猶一段派也。但徐之用斬，恰含有一大命意。經本回直書其隱，乃知用斬之際，與用翹不同。鏡內閣之倒，段派實排擠之，翹之起而暫代，原爲徐之一番作用，非本意也。未幾而易斬之令下，當時謂去一段派，來一段派，本是同根，何必參換，而亦安知老徐之別有智謀耶？裁兵節餉一事，爲靳氏登臺後之政策，實由老徐授意而成。果能軍閥同心，逐漸進行，寧非一時至計，惜乎其言未願行也。王揖唐之南下議和，本爲老徐請君入彀之策，而彼則有挾而來，盛裝南下，李督軍之面加規勉，猶不失爲忠厚人本色，實則黑幕重重，李氏固尙未洞悉也。彼此詐力相尙，國家寧能有豸乎？

第一百十二回 領事官袒兇調艦隊 特別區歸附進呈文

却說各省抵制日貨，一致進行，再接再厲。閩省學生，亦當至各商家調查貨品，見有日貨，便即毀去。日本會與前清訂約，有福建全省不得讓與外人的條文，因此日人視全閩爲勢力範圍，格外注意。僑居閩中的日商，因來貨壟積，不能銷售，已是忿懣得很，更聞中國學生檢查嚴密，越加憤恨，遂邀集數十人，持械尋釁。民國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游行城市，適遇學生等排斥日貨，便即下手行兇，擊傷學生七人，站崗警察急往彈壓，他竟不服解勸，當場取出手槍，撲通一聲，立將警察一人擊倒，彈中要害，嗚呼畢命。還有路人趨過，命該遭晦，也爲流彈所傷。警察見

已擾事，索性大吹警笛，號召許多同事，分頭擊捕，拘住兇手三名，一叫作福田原藏，一叫作與津良郎，一叫作山本小四郎，當即押往交涉署，由交涉員轉送日本領事署，並將事實電達政府，請向駐京日使，嚴行交涉，駐閩日本領事，袒護兇手，反電請本國政府，派艦至閩保護僑民，日政府不問情由，即調發軍艦來華，真是強權世界，閩人大譁，又由交涉員電告中央，政府連得急電，便令外交部照會日使，提出抗議，日使總算親到外交部公署，聲明閩案交涉，已奉本國訓令，決定先派專員赴閩調查真相，以便開始談判，此項專員除由外務省選派一名外，並由駐京日使館加派一名，會同前往，所有本國軍艦，已經出發，礙難中止，惟艦隊上陸，已有電商阻云云，外交部只好依從，惟亦派出部員王鴻年沈觀辰等，赴閩調查。

爲此一番緝隙，北京中學以上各校學生，全體告假，出外游行演講，謂「日人無端殺人，蔑理已甚，應喚起全國同胞，一體拒日」，各省學生，先後響應，並皆游行演講，表示決心，就是閩省學生，前已發行學術週刊，提倡愛國，至此復宣布戒嚴，示與日人決絕，官廳恐他釀成大禍，即取締學術週刊，勒令停止，並將報社發封，各學生等，遂皆罷課，風潮沿及濟南，濟南學生聯合會，正爲着青島問題，常懷憤激，此次聞閩中又生交涉，越覺不平，擬開國民大會，並山東全省學生聯合會大會，誓抗日本，事被官廳阻止，也一律罷課，且擬游行演講，致與軍警發生衝突，有好幾個學生，被毆受傷，學生以日人無理，尚有可原，軍警同爲國民，乃甘心作伥，實屬可惡，決計與他大開交涉，官廳却也知屈，特挽教育會代作調人，允許學生要求，始得和平解決，惟閩中一案，明明是曲在日人，日領事恃強達理，非但不肯將兇手抵命，反去電請軍艦來閩示威，一經日政府派員調查，也覺得福田原藏等，所爲不合，獨未肯宣付懲戒，反令日艦游閩江，逗留不歸，中國外交部，迭次抗爭，乃始下令撤退，並在東京、北京、福州三處，聲明一種理由，略云：

帝國政府，曩因福州事變突發之結果，該地形勢，極爲險惡，深恐對於我國僑民，仍頻加迫害，僑民毆傷學生，

擊死警察，反說閩人要迫害僑民，理由安在？特不得已派遣軍艦，前赴該地，以膺我僑民保護之責。惟最近接報告云，該地情狀，漸歸平穩，當無上述之懸念。帝國政府深加考量，特於此際決定先行撤退該地之帝國軍艦，此由帝國政府考察實際情況，自進而所決行者也。帝國政府中心，切望中國官廳對於各地秩序之維持與我僑民之保護，更加一層充分之盡瘁，幸勿再生事態，使帝國政府為保護我僑民利益之被迫害，再至不得已而派軍艦焉。

看這口吻，好似日僑並未犯罪，全然為閩人所欺，凌並咎及中國官廳，不肯極力保護，所以派艦來華，為自護計。好一種強詞奪理，是已非人！最後還說出再派軍艦一語，明明是張皇威力，預示恫嚇。中國雖弱，人心未死，聽到這般語意，難道就俯首帖耳，聽他架誣嗎？各省民氣激昂如故，就是外交部亦調查確實，再向駐京日使提出撤領懲凶賠償道歉四項，要他履行。日使一味延宕，反謂「我國各省官吏，不肯取締排日人民，應該罷斥，并須由政府保證，永遠不排日貨。」兩方面各執一詞，茫無結果，時已為民國八年終期了。

政府東借西撥，勉過年關，正要預備賀歲，忽聞前代總統馮國璋病歿京邸，大眾記念舊情，免不得親去弔奠。就是徐總統也派員致賻，素車白馬，稱盛一時。原來馮下野後，仍常往來京師，猝然抱病，不及歸鄉，遂致在京逝世。馮雖無甚功業，究竟代理總統一年，故特敘其終。越二日，即係民國九年元旦，政府停止辦公數日，一經銷假，便由駐京日使遞到公文，大略如左：

聯合國對德講和條約，業於本月十日交換批准，凡在該批准約文上署名之各國間，完全發生效力。日本依該講和條約第四編第八款，關於山東條約，即第一百五十六條乃至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繼承膠州灣租借權，及德意志在山東所享有之一切利權。日本政府確信中國政府對於繼承右列權利一節，必定予以承認。蓋以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中日條約中，關於山東省部分之第一條，曾有明文規定云：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於

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故也。以上權利交還中國政府。至關於此事，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兩國所交還膠州灣換文中，曾言明日本政府於現下之戰役終結後，膠州灣租借地全然歸日本國自由處分之時，於左開條件之下，將該租借地交還中國。(一)以膠州灣全部開放為商港。(二)在日本國政府指定之地區，設置日本專管租界。(三)如列國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設置。(四)此外關於德國之營造物及財產之處分，並其他之條件手續等，於實行交還之先，日本政府應行協定。是以日本政府為決定交還關於膠州灣租借地及其他在山東各種權利之具體的手續起見，提議中日間從速開始交涉，深信必得中國政府之允諾也。

公文中既云交還，又云繼承德國舊有一切權利，是明明欲占領膠澳，不過塗飾人目，以為日本承受權利，乃是一個租借權，並非絕對的領土權。然試問向人假物輾轉借用，原物未歸故主，但聲明由何人所借，便好算得交還嗎？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等，尚在巴黎，因為保加利亞、匈牙利、土耳其諸國和議尚未就緒，所以留待簽字，不得遽歸。外交部次長陳籙當將日使來文，提交國務會議。國務員樂待推諉，統說待陸總長回國，再定辦法，因此把來文暫行擱起，不即答復。廣東軍政府聞悉此事，也電致北京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文云：

迭據報載，日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聲明協約國對德條約已發生效力，日政府自己完全繼承租借膠州權，并德國在山東各種權利等語。查我國拒絕簽字和約，正當此點。如果謬然承認，則前此舉國呼號拒絕簽約之功，墜於一旦。即友邦之表同情於我者，至此亦失望，後患何堪設想？如果日使有提出上列各節情事，亟應否認，并一面妥籌方法。再查此案我國正擬提出萬國聯盟申訴，去年盛傳日使向北京政府直接交涉，當即電詢旋准尊處電復「青島問題關係至重，斷不敢掉以輕心，現在并無直接交涉之事」等語。此時更宜堅持初旨，求最後勝利。究竟現在日使有無提出對付國脈主權所關，國人惴惴，特電奉詢，統盼示復。

南北政府，雖似對峙，惟爲對外起見，仍然主張聯絡，所以對德和約，也嘗以不簽字爲正當，前次通電聲明，與北京政府論調相同，至此更反對中日直接交涉，一再致電，當由北京政府答復，決計堅持，待到一月二十五日，外交總長陸徵祥，自歐洲乘輪回京，謁見徐總統，報稱德奧和約經過情形，尙有餘事未了，留同僚顧維鈞等在歐辦理。徐總統慰勞有加，並與談及山東交涉。陸總長亦謂：「不便與議，只好徐待時機，再行解決。」於是日使提案，仍復懸擱不理。

惟西北邊防，日益吃緊，俄國新舊二黨，屢在西伯利亞境內，交戰不休。政府已將防邊護路各要件，迭經討論，適值陸總長回國，因再公開會議，決定辦法。從前西伯利亞鐵路，接入黑龍江、吉林兩省，爲俄人所築，吉黑境內，稱爲中東鐵路，鐵路總辦，當然歸俄人主任。西伯利亞有亂，免不得順道長驅，突入黑吉，故政府時爲擔憂。自經陸總長列席議決，即由外交部名義，備具正式公文，向協約國正式申明：（一）中東路屬我國領土全權，不容第二國施行統治權。（二）俄員霍爾瓦特，僅爲鐵路坐辦，無擔負國家統治之權能。（三）按照鐵路合同，公司俄員及沿綫僑居中外人民，應由我國完全保護。除這三事宣告各國外，又分電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四省督軍，及現駐庫倫、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等，令他厚集軍隊，極力防邊。籌備的款，實行護路，並應監視中東路總辦霍爾瓦特，勿任有逾軌舉動。種種辦法，無非是思患預防的要着。可巧呼倫貝爾特別區域，亦恐俄亂擾入，願將特別區域的名目取消，歸屬中政府指揮。這呼倫貝爾地方，本在黑龍江西北，向屬黑龍江省管轄，自俄人垂涎此地，硬要中國與他定約，承認呼倫貝爾爲特別區域，以便逐漸染指。及俄亂一起，該地總管協領，自知站立不住，乃與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熟商，託使電請中央。貴福乃先咨呈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暨黑龍江督軍孫烈臣，間接傳遞呈文。到了京師，與外邊情形相似。徐總統當然欣慰，便即下令道：

據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黑龍江督軍孫烈臣呈稱：「據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咨呈，竊查呼倫貝爾，

向屬中國完全領土，隸黑龍江省管轄，自改置特別區域以來，政治迄未發達，自非悉聽中央政府主持，不足以臻治理。茲據全旗總管協領左右兩廳廳長幫辦等會議多次，僉謂取消特別區域，並取消中俄會訂條件，實爲萬世永賴之圖，因推左廳廳長成德，右廳廳長巴嘎巴迪，索倫左翼總管榮安，索倫右翼總管德陞等代表全體，籲懇轉電中央，准將呼倫貝爾特別區域取消，以後一切政治，聽候中央政府核定。其中華民國四年中俄會訂呼倫貝爾條件，原爲特別區域而設，今既自願取消特別區域，則該條件當然無效，應請一併作廢。伏乞鑒核轉呈一等語。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深明大義，應即俯如所請，以順羣情。所有善後一切事宜，着該使等會商主管各都院，察酌情形，分別妥籌，呈候核定施行。總期五族一家，咸霑樂利，用廣國家大同之化，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令下數日，又任命貴福爲呼倫貝爾副都統，張奎武爲呼倫貝爾鎮守使，鍾毓督辦呼倫貝爾善後事宜。嗣復經黑龍江督軍孫烈臣電達中央，請援照舊制，設立呼倫臚濱兩最，並改吉拉林設治局爲室韋縣，當由政府交與內務部核辦。從前光緒三十四年間，原設呼倫臚濱兩府，及吉拉林設治局，局址係唐時室韋國故都，因以名縣。內務部看到黑督呈文，並沒有甚麼關礙，當然贊同，即覆呈總統府核准，下一指令，飭照呼倫貝爾原管區域，設置呼倫臚濱室韋三縣，統歸呼倫貝爾善後督辦管轄，這且不必細表。

惟俄國新舊交爭，兩邊設立政府，新黨佔住俄都彼得格勒，仍在歐洲東北原境，舊黨失去舊都，移居西伯利亞，組織臨時政府，暫就鄂穆斯克地方爲住址，旋又遷至伊爾庫次克。偏新黨節節進取，舊黨屢戰屢敗，幾至不支。再經伊爾庫次克境內的社會黨，自賭舊黨失勢，竟與新黨過激派聯絡，驟起革命，推翻舊政府。舊政府領袖柯爾恰克將軍等，統皆逃散，不能成軍。俄國新政府既佔優勢，自謂剷除一切階級，以農人爲本位，故號爲勞農政府。且因俄都彼得格勒偏據歐洲，改就俄國從前舊都莫斯科爲根據地，一面聲告各國，除舊有土地外，不致相侵。協約

各國，本皆派兵至海參崴，出次西伯利亞，防禦俄亂。事見前文。美國因俄新政府既已聲明，不侵外人，當即將西伯利亞駐屯軍，全數撤回。獨日本政府不願撤兵，反且增兵，別寓深意。遂牒告美國政府，略謂：「日本處境，與美國不同。就俄國過激派現勢觀察，實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決定增派五千補充隊，駐防西伯利亞東端。」云云。美國也不暇理論，撤兵自去。獨中國前與日本協商訂定中日軍事協定條件，所派軍隊不能自由往返，屢經廣東軍政府通電反對。國務院乃電覆廣東，內稱：「軍事協定，原為防止德奧起見，現在各國駐俄軍隊，業經分起撤退，我國軍隊自當與各國一致行動，待至全隊撤回，即為軍事協定終止的期間。」但日本不肯退軍，中國亦當被牽制。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謂西伯利亞的政局，影響波及滿洲朝鮮，危及日本僑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視滿洲為朝鮮第二了。必待滿洲朝鮮，脫除危險，日僑生命財產，可得安全，並由俄政府擔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亞屯兵。中政府得聞宣言，也覺不能容忍，即由外交部出與抗議，略云：

貴國關於西伯利亞撤退之時機，有滿洲朝鮮并稱之名詞，查朝鮮係與日合邦者，本國不應過問，而滿洲係東三省，係吾國行省之一部，豈容有此連續之記載，實屬蔑視吾國主權，特此抗議。

這抗議書，發交日使，日使延宕了好幾日，方致一覆文，還說：「由中國誤解，或誤譯日文，亦未可知。我帝國宣言中，並述滿洲朝鮮，不過指摘俄亂影響，始及滿洲，繼及朝鮮，足危害我日本僑民，並無蔑視中國東三省主權。」着官試想，此等辯詞，果有理沒有理麼？正是

畢竟野心謀拓土，但誇利口太欺人。

爲了日本種種恃強，遂致中國內地，常有排日風潮，欲知詳情，且看下回便知。

日人毆傷學生，槍斃警察，尙欲調派軍艦，來華示威，假使易地處此，試問日人將如何辦理乎？夫俄與日本，皆強國也，前清之季，交相憑陵，迨民國紀元，又牽率而來，俄染指於北，日垂涎於東，中政府之受其要挾，窮無所訴，視俄固猶日也。乃俄亂驟起，

土字分崩，外蒙離俄而取消自治，呼倫貝爾亦離俄而取消特別區域，可見強弱無常，暴興者未必不暴仆。況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豈同處頭東，胡不思唇齒之誼，而屢與中國爲難耶？日人日人，其亦可少休也歟。

第一百十三回 對日使迭開交涉 爲魯案公議覆書

却說各省學潮，迭起不已，大半爲了中日交涉，相率爭譁。一是魯案，一是閩案，兩案俱未解決。天津學生，屢次求見省長，要請轉電政府，與日本嚴重理論。省長不允接見，反派衛隊驅散學生，甚至毆傷數名。天津各校，遂全體罷學。北京各校，亦依次響應，公舉代表，謁見國務總理。靳雲鵬雖未拒絕，但也不過支吾對付。學生等復游行演講，被大隊軍警干涉，驅入天安門嚴守，待至天暮，始得釋放。學生未肯罷休，仍然四處鼓吹，壹意排日，有時爲軍警拘去，終不少屈。嗣是上海、安慶、杭州各校，亦往往因嚴查日貨，發生衝突，政府不得已下一禁令，不許學生干政，令云：

近年以來，學潮頽靡，法紀不張，以諸生雋異之姿，動輒聚衆暴行自由行動，國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經明令剴切誥誡，申明約束，深冀其濯磨砥礪，勉爲異日致用之才，諸生等果知自愛愛國，當亦憬然愧悟。乃據京師警察廳報告，本月四日，京師各校學生，有在前門外排列演說，阻斷交通，並有擊毀車輛，毆傷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隸省長，亦有學生包圍公署，擊傷警衛，不服制止之報告，似此擾亂秩序，顯干法紀，菁莪之選，淪於榛棘，甚爲諸生惜之！自來學生干政，例禁綦嚴，誠以向學之年，質性未定，紛心政治，適墮學業，抑且立法行政之責，各有專屬，豈宜以少數學子，挾出位之思，爲蹶軌之舉，在國家則有妨統馭，在諸生亦自敗修名，在政府雖愛惜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須知國家生存，全賴法律之維繫，學生同屬國民，卽同在法權統治之下，負執行法律之責，詎能以學生干法，置之不問？茲特依據法律，再爲諄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後，應卽責成教育部，督飭辦學

各員，恪遵迭令，認真肅導。凡學生有軼出範圍之舉，立予從嚴制止，總期銷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棄，希圖煽亂，查明斥退，情節較重，構成犯罪行為者，交由司法官廳依法懲辦。辦學各員，倘有徇庇縱容，併予撤懲。總之國紀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國家爲重，執法以繩，決無寬貸，其共懷之！此令。

令下後，又飭京師警察廳根據自治警察法條例，布告將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暨北京小學以下學校教員聯合會，一體解散。但壓制自壓，制諱噪自諱噪，終歸沒有了結。就是日人亦好來尋衅，屢有越境侵權，傷人斃命等事。除上文所述闕案外，類舉如左：

(一) 吉省日人越境逮捕韓人交涉。吉林省毗連韓境，韓人嘗謀獨立，被日本軍警制壓，往往竄入吉林省邊境，日人遂屢有越境搜捕等情。經吉林督軍電請政府，特向駐京日使抗議。

(二) 日本軍艦入內河交涉。日本宇治軍艦，攔入江蘇南通天生港，經江蘇長官電請外交部向駐京日使交涉。

(三) 日兵佔據滿洲里車站交涉。日本兵隊，佔據滿洲里車站，四面架機關槍，禁人出入，外交部因向駐京日使質問理由。

(四) 日人在蘇槍斃兵士交涉。駐蘇陸軍第二師第五團兵士，在虎邱山旅行，被日人射放獵槍，擲將軍士胡宗漢擊斃。當經警察將兇手拘住，解至交涉公署，轉送駐蘇日領事，由交涉員向日交涉。

(五) 海參崴日軍傷害華人交涉。駐海參崴日本軍隊，與俄國新黨軍隊衝突，日軍擊敗俄軍，佔領海參崴及附近各地。我國旅俄僑民，多遭日軍傷害，且被拘去十餘人。當由駐崴委員李家鏊向日軍長官提出抗議。

(六) 海拉爾日捷軍衝突，傷害華兵交涉。中東鐵路附近，日本軍與捷克軍發生衝突，雙方開槍轟擊。中國護路軍隊在旁守視，致遭流彈擊傷。中國外交部，又不得不與日捷兩軍，抗論曲直。

(七)日軍佔據哈爾濱華軍營房交涉。日本突調大隊軍士至哈爾濱，佔用中國營房多處，經吉林長官請外交部向駐京日使交涉。

(八)日本在中東路增兵交涉。日本在中東路綫一帶，增兵運械，自由行動。中國外交部因向駐京日使提出抗議，要求從速撤退。

(九)日軍侵犯中東路權交涉。日本軍隊，屢在中東鐵路旁，侵佔中國軍站營房，及扣留車輛等事。政府迭接東三省報告，特由外交部向駐京日使提出抗議。

(十)日人在山東內地設置電桿交涉。日人近在山東高密古城一帶，擅自設置電桿。山東交涉員，即向駐濟

日本領事抗議，日領並不答覆。因由山東省長電請外交部向日使交涉。

如上所述，統是民國九年五月以前情事，中國雖屢與交涉，往往沒甚效果。惟蘇州槍斃胡宗漢一案，兇犯叫倣角開孝二日本駐蘇領事，也不能硬為辯護，乃正式道歉，且令兇犯賠償卹費，便算了事。胡宗漢總是在死。至若日擄軍傷害華兵，當經英法軍官調停，由日捷兩軍，撫卹死傷，並向中國道歉，也即銷案。惟山東問題，中政府因全國人民反對中日直接交涉，所以遲遲不答。駐京日使又奉本國訓令，照會外交部，催促從速開議，內容分三項：(一)謂日本駐德代理公使，已收到關係膠州各種文件，並送達東京，日本繼承德人在山東權利，依照和約，有三強國批准，即生效力，現五國中已有四強國批准。只有美國尚未批准，故從前德人在山東權利，當然由日本繼承，毫無疑義。(二)日本政府本善意與友誼，要求中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解決山東問題，圖謀雙方利益。不意日政府種種好意，不但中國人不肯原諒，反發生種種排日舉動，日政府不得不切實聲明，如中國依然抱持延宕政策，日本即視此種行為，為默認日本的要求。(三)因上述兩種理由，故日政府請中國政府，速將方針決定，并定期與日本討論，解決山東問題，不容再延。看官，你道這樣的照會，是嚴刻不嚴刻？使陸子欣歛字子欣，有專對才

也覺得瞠目結舌，無從應付。當下與國務總理靳雲鵬等，共同商議，靳雲鵬取出一篇電文，交與大衆審視，但見紙上寫着，係是湖北督軍王占元領銜，聯名共四十八人，電文略云：

山東問題，自接收日本通牒以來，羣經各界人士，集合研究，僉以拒絕直接交涉，提交國際聯盟，爲唯一之辦法。詎道路傳聞，有與希望相反之趨向。占元等處墓所在，痛切剝膚，父老責言，似難緘默，敢進危言，幸垂聽焉。外交重要，關係國本，詳慎考慮，誰曰不宜。顧詢謀既已，僉同方針，依然未定，逆料鈞座左右，必有謂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聯盟，未必有利，持此說以熒惑聰聽者，此非毫無知識，便是別有肺腸。一言喪邦，莫此爲甚。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於共同，利在秘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試問二十年來，我國利權斷送於密約者幾何？此次彼以甘言誘我，非愛我也，果誠意親善，則宜先將完全主權，逕行交還，並即時撤退軍警，以示退讓，不必斤斤焉爲條件磋商矣。故直接交涉，結果必與吾無利，可以斷言。倘慮提交聯盟，未必可恃，在歐會簽字和約之時，或者尙屬疑問，今則德約保留山東之款，已由美參議員通過，且英法各國，對於保留案，亦表贊同。專欲難成，得道多助，利害明瞭，無待善龜，與其爲條約之贈與，寧使爲強力所佔有。與其菁華盡棄，留空殼之地圖，毋寧死力抗爭，作國際之懸案。否則引狼入室，爲虎作倀，羣情憤激，鋌而走險，禍變之來，將有不忍言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伏祈俯鑒民意，斷而行之。山東幸甚！國家幸甚！

大衆看罷，暗想湖北督軍王占元，平時本無甚表白，此次却獨來領銜，居然有慷慨激昂的情勢，到也有些奇怪。其實這篇電文，王占元不過被動，那主動力却是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平湘一役，吳氏已露頭角，此次又重現鋒芒。吳本山東蓬萊縣人，幼喪父母，門祚衰微，單靠着兄嫂撫養，始得成人，及入塾讀書，學爲時藝，頗有成效。出應童子試，一戰獲售，卽入巖宮。後來三試秋闈，偏皆落第，遂發憤改途，投入保定武備學堂，舍文習武。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學滿畢業，成績最優，一介書生，忽變爲干城上選。當時校中有一教員，便是後來的靳總理，夙垂青眼，特爲吹噓，薦諸

江北提督王士珍麾下。士珍因情誼難却，權置幕右，命司傳宣。既而士珍丁艱去任，佩孚隨與俱北，輾轉爲第三師營弁師長，非別就是曹錕。錕實非將才，得吳佩孚爲屬校，遇事與商，皆爲錕智所未及，因此漸加倚重。由營長薦擢旅長。至曹錕統兵援湘，已密保佩孚署第三師長，任前敵總司令。岳州長沙，依次克復，應推佩孚爲首功。錕既北返，受四省經略使職銜，留佩孚駐守湘南，於是佩孚權力所及，不止第三師全部，就是曹錕所有舊僚屬，也悉聽佩孚指揮。佩孚知感恩，願爲曹氏盡力。但曹係直派，與段派貌合神離，並見前文。佩孚向曹盡忠，當然反對段派。湘督張敬堯爲段氏心腹，竭力主戰，獨佩孚駐防以後，隱承直派意旨，舍戰主和。兩人宗旨，既已不同，更兼長沙收復，功由吳氏，張敬堯後來居上，竟將湘督一席安然據去。佩孚心實不甘，嗣經段祺瑞意圖籠絡，表薦佩孚爲平威將軍，促赴前敵。佩孚得了一個虛名頭銜，有何用處？越恨段氏使詐，反對益甚。青島交涉，段派或主張讓步，爲親日計；佩孚既感念董藩，復繫情桑梓，所以壹意抗日，特聯結同鄉軍吏四五十人，同聲勸阻。靳吳誼關師弟，平時信件，嘗相往還。佩孚對內主和平，對外主強硬，已是說不一說，時有所陳。靳氏豈無感動？怎好專顧那親日派，與日人直接交涉，坐將那青島讓去？故對着日使公文，初主延宕，至此延無可延，若無可宕，不得不將王占元等一篇大文，取示大衆，表明微旨。大衆原多數拒日，便以爲今日要着，莫如覆絕，就使有幾個親日派在旁，也只好隨聲附和罷了。乃擬定覆文，約略如左：

關於解決交還青島及其山東善後問題一事，准四月二十六日照開等因。查此事前一月准貴公使面交節略，所述貴國因條約實施之結果，擬爲交還青島及膠濟沿綫之準備各節，本國政府均已了解。無如中國對於膠濟問題，在巴黎大會之主張，未能貫徹，因之對德和約，并未簽字，自未便依據德約，逕與貴國開議。且全國人民，對於本問題態度之激昂，尤爲貴公使所熟悉。本國政府基於以上原因，爲顧全中日邦交起見，自不容率爾答覆。至續准送交改正節略釋文，獲見貴國政府願將膠濟沿綫軍隊之撤退，本國政府與該地方官，籌商辦

法，從事編制警衛隊以任保護全路之責。又惟照開前因，當經本部長將上述本國政府不能遽行與貴國開議各情形面達在案，惟根據目前事實上之情形，對德戰爭之狀態，早經終止，所有貴國在膠濟環界內外軍事設施，自無繼續保持之必要。而膠濟沿路之保衛，從速恢復歐戰以前之狀態，實爲本國政府及人民所最欣盼，自當於最短之期間，爲相當之組織，以接貴國沿路軍隊維持沿路之安寧。此節與解決交還青島問題，純爲兩事，想貴國政府必不執定會否開議，藉以遲延其實行之期，致益滋本國人民及世界觀聽之誤會也。貴國政府果願將戰事一切軍事上之設施，從事收束，以爲恢復和平之表示，本國政府自當訓令地方官，隨時隨事，與貴國領事官等接洽辦理，相應奉復，即希查照爲荷！

看這覆文，便知靳氏是採納吳言，有此決心，還有統一南北政策，主張和平解決，也是依從吳議。會先有通電促和，由小子補錄如下：

近迭據各方來電，促進和平，具見愛國之誠。一年以來，中央以時局危迫，謀和至切，開誠振導，幾於瘡口嗟音，乃以西南意見殊歧，致未克及時解決，不幸而彼方變亂相尋，且有同室操戈之舉，缺斨破斧，適促淪胥，蒿目艱虞，能無心痛！中央對於西南，則以其同隸中華，誼關袍澤，深冀啓其覺悟，共進祥和，但本素誠，絕無成見。而對於各方，尤願鑒彼糾紛之失，力促統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圖匡濟。誠以國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關，苟一旦未底和平，則一日處於艱險，而以目前國勢而論，外交艱難，計政賈虛民困，既甚，危機四伏，尤在迅圖解決，不容稍事迂迴。中央倦懷大局，但以利國家福人民者，無不踴躍圖之。而所以積極擊劃，共策進行，仍惟羣力之是賴。各軍民長官，匡時幹國，夙深倚任，所冀其體斯情，以時匡翼，庶幾平成早睹，國難以紓，功在邦家，實無涯涘奉諭特達。

是時北方總代表王揖唐，寓滬多日，借愛儷園爲行轅，名爲議和專使，實是未曾開談。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前

已向軍政府辭職，軍政府雖未照准，但南方各分代表，不願與王揖唐開議，所以唐王兩人，有時或得相晤，不過略有議論，未得公開談判。徐總統與靳總理，一再促和，那知和議毫無端倪，王揖唐唯逍遙瀟灑，作汗漫遊。一夕，在愛園中，忽發現炸彈一顆，幸未爆裂，不致傷人。但王揖唐的三魂六魄，幾被這一顆炸彈，驅向黃浦灘上去了。小子有詩嘆道：

無情鐵彈竟相造，猶幸餘生尚未糜。爲語世人休自昧，本來面目要先知。

王揖唐經這一嚇，勉強按定了神，攝回魂魄，暗想此事必有人主使，想了一番，不禁私歎道：「諒想是他，定歸是他。」究竟推測何人待小子下回報明。

本回舉中日各案，依次臚敘，僅半年間，而已積案至十，雖似無關鉅要，而無在非特強凌弱之舉。虎邱山及海拉爾兩案，擾斃華民，不過以撫卹道歉了事。夫殺人抵命，中外同揆，若僅以撫卹之微資，道歉之虛文，即可置兇手於不問，彼亦何憚而不再爲耶？弱國之外交，已可概見。至若山東問題，既已不簽字於德約，自不能與日人直接交涉。愚夫猶知，寧待吳氏，但吳氏之聯合同鄉，推王占元爲領袖，合力電阻，不可謂非愛鄉愛國之熱誠。因事屬辭，亦作者之特筆也。

第一百十四回 挑演釁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却說王揖唐遇着炸彈，僥倖不死，自思前至江寧，曾被江督李純，當面擲楸，此次以炸彈相餉，定是李純主使，遂不加考察，即致書李純，責他有心謀害。李純本無此事，瞧着來書，便怒上加怒，便親筆作覆，出以簡詞道：

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即有恨於公，何至下效無賴之暗殺行爲，況拜無所憾於公乎？

這書覆寄王揖唐，揖唐閱後，尙未釋意，每與賓朋談及，謂李秀山不懷好意，秀山即李純字，見前。從此更與李純有

嫌。但前次朱使南下，李純本極力幫忙，恨不見效，此次揖唐代任，派系本與李純不同。況揖唐品格，不滿人意，所以李純原袖手旁觀，坐聽成敗。揖唐孤立無助，又不見南方與議，叫他一個「和」字，從何說起？只好逐日蹉跎，因循過去。

滬上有猶太人哈同，素號多財，建築一大花園，爲逍遣地，揖唐在滬無事，便去結納哈同，做了一個新相知，鎮日裏在哈同花園，讌飲流連。或謂揖唐到滬，挈一愛女，自與哈同爲友，便矚愛女拜哈同爲義父，事果屬實，揖唐行狀，更不問可知了。恣在言外。

惟西南各省，亦各分派別，滇、粵、桂三派，組成軍政府，陽若同盟，暗却互相疑忌。岑春煊係是桂系，資格最老，陸榮廷亦桂系中人，向爲岑屬，當與岑合謀。江督李純，屢次通信老岑，敦勸和議，就是徐總統亦密託要人，說合岑陸。岑陸頗思取消自主，擁戴北方，但粵派首領，爲民黨中堅，不願奉徐爲中國總統，且經小徐設法離開，使他自排岑陸，免得直派聯絡西南，厚植勢力，於是西南各派，被直皖兩派分頭運動，也不禁起了私見，各自爲謀。中國人之無國籍心，可見一斑。心志相離，事變即起。駐粵滇軍第六軍軍長李根源，由雲南督軍唐繼堯，派爲建設會議代表，免除軍長職務，所有駐粵滇軍，直隸督軍管轄，並令稟承參謀部長李烈鈞辦理。時廣東督軍爲莫榮新，偏與唐繼堯反對，電令滇軍各師旅團長，仍歸李根源統轄指揮。於是滇軍各軍官，一部份服從滇督命令，不屬李根源，一部份服從粵督命令，仍留李根源爲統帥。雙方互起衝突，激成戰變，連日在韶州始興英德四會等處，私鬪不休。唐繼堯接得戰電，不由的憤怒起來，以爲駐粵滇軍，應歸滇督處分，莫榮新怎得無端干涉？當即通電西南海陸軍將領，略謂：「留粵滇軍問題，滇省務持慎重，茲據報莫榮新派兵四出公然開釁，自無滇省甘爲戎首，繼堯不能坐視兩師滇軍受人侵奪，決取必要手段，特行通電聲討。」云云。因派遣乃弟唐繼虞，爲援粵總司令，率兵三師，由滇出發。陸榮廷特自廣西出師，駐紮龍州，爲莫聲援。

旋經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出與調和，方得停戰。惟經此一番齟齬，滇桂兩派，已經決裂。廣東軍政府中，爭潮日烈，政務總裁海軍部長林葆懌，提出辭職，政務總裁外交兼財政部長伍廷芳，亦離粵赴香港，尋且移駐上海。在粵舊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褚輔成，與一部份議員，先後離粵，通電攻擊政務總裁岑春煊，說他潛通北方，有背護法宗旨，特與他脫離關係，另擇地點開會。尚有一部份議員，仍留廣州，照常辦事，並另選主席，代理議長事務。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遂免去外交財政總長伍廷芳職銜，改任陳錦濤爲財政部長，溫宗堯爲外交部長，且因伍廷芳離粵時，攜去西南所收關稅餘款，未會交清，軍政府又派員向香港上海法庭實行起訴，一面咨照留粵議員，續舉政務總裁，得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三人，補充缺數。惟伍廷芳至滬後，與孫文、唐紹儀暗敘，主張另設軍政府，屏斥岑陸諸人，孫唐也都贊成，再致電唐繼堯，詢明意旨。繼堯已與廣州軍政府反對，寧有不依的道理。隨即覆書允洽，廷芳遂與孫文、唐紹儀、唐繼堯聯名通電聲明道：

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衆兩院同時他徙，而廣州無國會。雖其殘餘之衆，濫用名義，呼嘯儔侶，然豈能掩盡天下耳目？即使極其詐術與暴力所至，亦終不出於兩廣，而兩廣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沒。況雲南、貴州、四川，固隨靖國聯軍總司令爲進止，閩南、湖南、湘西、鄂西、陝西各處護法區域，亦守義而勿渝。以理以勢，皆明白若此，固知護法團體，決不因一二人之構亂而渙散也。慨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地點在廣，遂爲一二人所把持，論兵則惟知擁兵自固，論和則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橫逞其欲，護法宗旨，久已爲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烟苗遍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飽驕兵悍將之願，軍行所至，淫掠焚殺，鄉里爲墟，非惟國法所不容，直人類所不齒。文等辱與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當，而終於忍無可忍，夫豈得已？惟既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澈主張，前已決議移設軍府，紹儀當受任議和總代表之始，以人心厭亂，外患孔殷，爲永久和平計，對北方提出和議八條，尤以宣布密納，及聲明軍事協定

自始無效爲要。今繼續任務，俟北方答覆，相度進行，廷芳兼長外交財政，去粵之際，所餘關款，妥爲管理，以充正當用途。其未收者，亦當妥爲交涉。文繼堯倡率將士共濟艱難，苟有利於國家，惟力是視，謹共宣言。自今以後，西南護法各省區，仍屬軍政府之共同組織，對於北方繼續言和，仍以上海爲議和地點，由議和總代表准備開議。廣州現在假托名義之機關，已自外於軍政府，其一切命令之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并抵押借款，概屬無效。所有西南鹽餘及關餘各款，均應交於本軍政府，移設未完備之前，一切事宜，委託議和總代表分別接洽辦理。希北方接受此宣言以後，瞭然於西南所在，廣續和議，庶幾國難救平，大局早日解決。不勝厚望，惟我國人及友邦共鑒之！

發電以後，即由唐紹儀另行備函，並宣言書繕錄一份，送達北方總代表王揖唐。揖唐正因南方代表，不肯與議，愁悶無聊，既得唐紹儀正式公函，自應歡顏接受，覆函道謝。語太挖苦。那知廣東軍政府因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四人發表宣言，也即憤憤不平，即開政務會議，免去議和總代表唐紹儀，改派溫宗堯繼任，且電致北京，聲明伍等所有宣言爲無效。北京政府接到此電，又即知照王揖唐，令他且停和議。王揖唐正與高采烈想與唐紹儀言和，偏又遭此打擊，害得索然無味，真正悶極。但此尚不過王揖唐一人的心理，無足重輕。看官試想南北紛爭，頻年不解，海內人民，那一個不望和議早成，可以安閒度日？偏是越攪越壞，愈出愈奇。起初只有南北衝突，漸漸的北方分出兩大派，一直一皖，互相暗鬪，遂致北與北爭，繼又南方亦分出兩大派，滇粵系爲一黨，桂系自爲一黨，也是與北方情形相似，爭個你死我活，這真是何苦呢！想是此生不死，還有四川境內，自周道剛爲督軍後，被師長劉存厚所扼，憤然去職，竟將位置讓與存厚。存厚繼任，又被師長熊克武等攻訐，退居綿州，成都由熊克武主持。克武得選爲廣東軍政府政務總裁，却有意與岑陸相連，反對雲南唐繼堯，就是滇軍師長顧品珍，亦爲克武所要，結竟與唐繼堯脫離關係，於是川滇相爭，滇與滇又自相爭，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只苦了各省的小百姓，流離蕩析，靡所定居。大

軍閥戰興越豪，小百姓生涯越苦，革命革命，共和共和，最不料攪到這樣地步哩。痛哭流涕之談。話分兩頭。

且說俄國勞農政府，自徙居莫斯科後，威力漸張，把俄國舊境壓服了一大半。外交委員喀拉罕，派人至中國外交部送交通牒，請正式恢復邦交，聲明將從前俄羅斯帝國時代，在中國滿洲及他處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並將中東鐵路礦產林業權利及其他由俄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即俄國革命時第一次政府，與霍爾瓦特，謝米諾夫，暨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各種特權，並俄商在中國內所設一切工廠，俄國官吏牧師委員等，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特權，皆一律放棄，返還中國，不受何種報酬，並拋棄庚子賠款，勿以此款供前俄帝國駐京公使及駐各地領事云云。外交部接着此牒，並呈入總統府及國務總理徐靳兩人召集國務員等開席會議，大眾以舊失權利，忽得返還，正是絕大幸事，但協約國對俄情形，尙未一致，就是俄國勞農政府，亦未經各國公認，中國方與協約國同盟，不便驟允俄牒，單獨訂約，只好將來牒收下，暫不答覆，另派特員北往，與來使同赴莫斯科，先覘勞農政府情形，審明虛實，一面探聽協約國對俄態度，再行定議。嗣聞協約國各派代表到了丹麥，與勞農政府代表開議，因亦派駐丹代辦公使曹雲祥為代表，乘便交涉。曹代使復請詳示辦法，政府乃電示曹代使，令他將所定意見轉告俄國勞農政府的代表略云：

中華民國對於俄國勞農政府，前日提議將各種權利及租借地歸還中國，以為承認莫斯科新政府之報酬，此種原意，實感激異常。惟中國為協約國之一，所處地位，不能對俄為單獨行動，如將來協約國能與俄恢復貿易與邦交，則中國政府對於俄政府此種之提議，自當尊崇。希望勞農政府善體此意，并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亞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及委員，勿虐待中國人民及沒收其財產，並令伊城，即伊寧，及威埠，即海參崴，之勞農政府官吏，對於前日所沒收中國商人之糧食及貨物，以賑濟西伯利亞之饑民，一律予以公平之賠償，以增進中俄國民之友誼，是所至盼。

過了旬餘，復接曹代使覆電，謂已與勞農政府代表接洽，該代表已允斟酌辦理，政府恰也欣慰。這消息傳到瀨上，全國各界聯合會等，統皆喜躍異常。從前俄國雄據朔方，屢爲我患，所失權利不可勝計。此次俄國勞農政府竟肯一律返還，豈非極大機會。當即電達政府，請速解決。中俄問題，收回前此已失權利，機不可失，幸勿稽遲等語。徐總統尚在遲疑，將來電暫從擱置。既而海參崴高等委員李家鏊報稱：「歲埠俄國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認有俄國通牒，送達中國，恐就中有欺詐等情。」政府得報，又不禁疑慮叢生，諸多瞻顧。意外之利却是可備偏瀛，上各界聯合會，疑政府無端延宕，錯過機宜，免不得大聲指摘，歷登報端。且云政府難恃，不得不自行交涉。存心愛國，也不是怪風聲傳到京師，政府又恐他激起政潮，急忙通電各省，飭令查禁。一年被此咬三年怕爛稻案。電文如左：

查前次勞農政府通牒，雖有歸還一切權利之宣言，惟旋據高等委員李家鏊電稱：「一詢據該政府代表威林斯基，此事恐有人以欺騙手段，施諸中國，危險莫甚。即使俄國人民，確與中國有特別感情，然必須將來承認統一政府時，各派代表，修改條約，方爲正當。想中國政府，亦必酌量出之，弗爲所愚。」等語。是前通牒果否可憑，尙屬問題。現在熱加考察，如果該政府實能代表全權，確有前項主張，在我自必迎機商榷，冀挽國權。該全國各界聯合會等，不審內容，率爾表決承受，并有種種陰謀，實屬謬妄。是亦言之太過。除已電飭楊交涉員，時楊爲上海交涉使。力與法領交涉，想是聯合會機關，在上海租界內，務令從速解散，並通行查禁外，希即飭屬嚴密偵查，認真防範。遇有此類文件，并應注意扣留，以杜亂源，特此通告。

話雖如此，但西伯利亞所駐華軍，亦已主張撤回。次第開拔，並向日本聲明，從前中日軍事協定，本爲防德起見，並非防俄。現在德事已了，不必屯兵，所有俄日衝突事件，中國軍隊，無與日軍共同動作的義務，所以撤還。日人却也不加抗辯，自去對付俄人罷了。此外一切中西交涉，如對匈和約，對保和約，對土和約，中國既無甚關繫，亦不能自出主張，但隨着協約國方針，共同簽字。且因各國和議終了，多半添設使館，外交部亦呈請增設墨西哥古巴

瑞典那威玻利非亞五國使館，以便交通。旋經徐靳兩人酌定，特派專使駐紮墨西哥，並兼駐古巴。瑞典那威亦各派專使分駐玻利非亞唯派員爲一等祕書兼任代辦。當下頒一指令，准此施行。最可愛的是支出日繁，收入日短，平時費用，不能不向外人借貸。英、美、法、日，見中國屢次借款，特組織對華新銀行團，正式成立，爲監督中國財政的雛形。中政府不遑後顧，但管目前，隨他如何進行，總教借款有着，便好媿安旦夕，總有一日破產。得過且過，債多不愁。偏湘省又鬧出一場戰衅，遂致干戈迭起，殺運復開。小子有詩歎道：

革命如何不革心，仇讎報復日相尋。三湘七澤皆愁境，惟有漫天戰霧侵。

欲知湘省開戰的原因，容待下回續表。

子輿氏有言：「上下交征利，不遑不饑。」可見利之一字，實爲啓爭之媒介。試觀南北之戰，其爭點安在？曰：惟爲利故。南北之戰未已，而直皖又互生衝突，其爭點安在？曰：惟爲利故。南方合數省以抗北京，而滇桂又自啓猜嫌，其爭點安在？曰：惟爲利故。甚矣哉利之誤人，一至於此無怪先賢之再三誥誡也。彼俄國勞農政府之資交通牒，願返還舊政府所得之權利，誠足令人生疑。中國軍閥家，方野心勃勃，自爭私利之不遑，彼俄人乃肯舉其所得而棄之，謂非一大異事乎？然俄人豈真甘心喪利，欲取姑與之謀，亦中國所不可不防也。

第一百十五回 張敬堯棄城褫職 吳佩孚臨席據詞

却說張敬堯督湘以後，一切舉措，多違人意。湘省爲南北中樞，居民頗傾嚮南方，不願附北，再加張敬堯自作威福，爲衆所譏，所以湘人競欲驅張。就是湘中紳宦熊希齡，亦嘗通電示意，不滿敬堯。敬堯却恃有段派的奧援，安然坐鎮，居湘三年，無人搖動。只第三師長吳佩孚，久戍湘南，鬱鬱居此，爲敬堯做一南門守吏，殊不值得。且士卒亦

屢有歸志，此時不歸，尚待何時？當下電告曹錕，請他代達中央，准使撤防北返。偏政府因南北和議，未曾告成，礙難照准，遂致吳氏志不得伸，悶上加悶，嗣是與敬堯常有齟齬，且對着段派行為，時相攻擊，種種言動，無非爲撤防計畫。辭馳之材，原難駕馭，而況張敬堯。敬堯也忍耐不住，密電政府，保薦張景惠、張宗昌、田樹勳三人，擇一至湘，接辦湖南防務。准吳北返。政府不肯依從，反屢電曹錕，轉慰第三師，教他耐心戍守，藉固湘防。

看官！你想這志大言大的吳佩孚，遭着兩次打擊，還肯低首下心，容忍過去麼？過了數日，卽由湖南轉出一篇電文，聲言張敬堯罪狀，力圖攆逐，署名共有數軍，第三師亦燦然列着。明明是吳氏主裁，敬堯偶閱報紙，得見此電，且忿且懼，自知兵略不及佩孚，湘南一帶，虧他守着，故得安安穩穩的過了三年，倘若吳氏撤回，南軍必乘隙進攻，轉使自已爲難，乃急電中央，取消吳氏撤防的原議。略謂：「佩孚在湘地方，賴以乂安，所有湖南各團體，俱不願他撤防，懇請政府下令慰留。」云云。政府本不願吳氏撤回，因復電致曹錕，代阻吳軍北返。吳與張既不兩立，恨不卽日北還，乃覆電政府，仍請曹錕轉達，措詞極爲懇切，內稱：「湘鄂一役，幾經劇戰，各將士出生入死，傷亡的原宜憫卹，勞瘁的亦須慰安。迭據各旅長等呈請，或患咯血，或患濕疾，悲慘情狀，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大有急不能待的狀態，斷非空言撫慰所能遏止。」等語。不使曹湘恚怨久居。政府接着覆電，不得已想一變通辦法，准令駐湘吳軍三成中先撤退一成，以後陸續撤退。吳佩孚又不謂然，以爲全部調回與一部調回，範圍雖有廣狹，但總須由他軍接防，何必多費如許手續，遂再電達中央，說是：「戍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准予全部撤回，以慰衆望。」中央尙不欲遽准，覆電曹錕轉飭阻止。那知吳佩孚已決意撤防，竟不待曹錕後命，便已報明開拔日期，全營北返了。不可謂非跋扈將軍。湘南商民，頗欲竭誠挽留，終歸無效。

佩孚先遣參謀王伯相北上，料理駐兵地點，旋經伯相覆電，謂舊有營房，早被邊防軍佔據了去。佩孚不禁大憤，立電曹錕，促令退讓，一面啓程言旋。惟段派讎視吳佩孚，說他自由行動，目無中央，因責成內閣總理靳雲鵬，嚴

加黜罰。靳吳有師生關係，免不得隱袒吳氏，師生關係，已見一百十三回中。且自己雖爲段派中人，與小徐獨不相協。小

徐出閣後，攬得外蒙歸附的功勞，報知老段，老段益加寵愛，嘗語靳雲鵬道：「又錚眼光，究竟比爾遠大，爾勿謂我受制又錚，要想與他爲難，須知我讓他出一風頭，實爲儲養人才起見，我看現在人物，無過又錚，能使他做成一個偉人，也不枉我一番提拔了。」老段此言，未免失之忠厚。雲鵬聽了，越加快快，從此與老段也覺有嫌，再加徐總統引用靳氏，寓有深心，前文已經說過，諒看官當已接洽，見一百十一回。徐靳兩人，合成一派，本想統一南北，連合南方人士，抵制段系，偏是和議不成，南方亦自相水火，因此靳氏另欲結合吳佩孚，樹作外援，惟段祺瑞資格最老，儼然一太上總統，不但靳氏有所動作，必須報告，就是老徐作事，亦必向府學胡同請教，府學胡同，係是段祺瑞住宅，總統府中祕書吳笈孫，逐日往返，亦跑得很高興，常有怨言，彼徐靳兩人，怎能不心存芥蒂呢？

自吳佩孚撤防北返，段派歸責靳雲鵬，靳雲鵬乃擬托疾辭職，先去謁見段祺瑞，但云病魔纏擾，不能辦事。祺瑞冷笑道：「果屬有疾，暫時休養，亦無不可，惟不能謂被擠辭職，怨及他人。」語中有刺。雲鵬撞了一鼻子灰，即起身別去。翌日提出辭職書，投入總統府徐總統，方藉靳爲助，怎肯批准，只令給假十日，暫委海軍總長薩鎮冰代理。纔閱數日，便接湘中警耗，乃是南方譚延闓軍隊，趁着吳佩孚撤防，攻入湘境，連破耒陽、祁陽、安仁、防綏，佔去衡山、衡陽、寶慶等縣。湘督張敬堯，不能抵禦，飛使乞援，靳總理方在假中，薩鎮冰雖然代理，究終是五日京兆，樂得推諉。徐總統本不願張敬堯督湘，只因段派一力助張，沒奈何令他久任。此次敬堯收報到了京都，約略一瞧，便令送往府學胡同，聽候老段解決。段祺瑞當然袒張，擬急派本系中的吳光新，率部援湘，覆議陳入，徐總統又遲延了兩天。那張敬堯實是無用，節節敗退，如湘鄉、湘潭、郴州等地方，均先後失守，甚至南軍進逼長沙。敬堯又不能固守，竟把長沙讓去，出走岳州。真是一箇老飯桶。看官閱過上文，應知從前北軍南下，費了無數氣力，纔得收復長沙，遂走譚延闓，張敬堯乘便入境，攬得湘督一席，全靠吳佩孚替他守門，他始享受了三年。以民脂民膏，及吳氏一去，譚延闓乘機報

復。他竟不堪一戰，又不能久守，如此闖背人物，尙算得是段氏門下的健將，段氏的用人智識，也可見一斑了。評論得當。張敬堯既退往岳州，不得已據實呈報，徐總統便即下令褫奪張敬堯職銜令云。

迭據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等電呈「譚延闓所部乘直軍換防之際先後侵占未陽、祁陽、安仁防綫，並攻陷衡山、衡陽、寶慶等縣，遂由湘鄉、湘潭直逼省城，猶復進攻不已，我軍不得已退出長沙」等語。查自七年十月停戰和議以來，湘省防線曾經訂定本極分明，久爲中外所共見。此次譚延闓等乘機構釁，迭陷城邑，蓄謀破壞，事實昭然。該督軍有守土之責，自應力營防守，以固湘局，何得節節退縮，置原劃防區於不顧，又復擅離省垣，實屬咎有應得。張敬堯着即褫去本兼各職，暫行留任，仍責成督飭所有在湘各軍隊，迅速規復原防。倘再不知奮勉，貽誤地方，張敬堯不能當此重咎也。此令。

這令既下，再特派王占元爲兩湖巡閱使，吳光新爲湖南檢閱使，令他會同援湘，收復重鎮。偏南軍得步進步，終是利害，譚延闓尙是書生本色，稍諳軍略，未嫻戎馬，獨趙恆惕爲南方健將，領兵逐張橫厲無前，既得佔據長沙，又乘勝進攻岳州，喪師失地的張敬堯，中央方責他奮勉不意他越加畏縮，一聞南軍進迫，仍舊照着老法兒，桃之夭夭，撇撇巧。岳州剩了一座空城，自然被趙恆惕軍佔去。敬堯遁入湖北，借寓鄂省嘉魚縣中，再將敗狀入報。於是徐總統又復下令道：

據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電呈「南軍進攻不已，退出岳州，暫至嘉魚收集候令」等語。張敬堯前經棄瑕留任，原冀其效力自贖，乃復退出湘境，實屬咎無可道。張敬堯著毋庸留任，所部軍隊，即刻交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接管，切實考核整理。張敬堯於交卸後，迅速來京，聽候查辦。此令。

查辦查辦，也不過徒有虛名，張敬堯仍羈居湖北，並未赴京。好像傳良在第二。惟吳光新得超任湖南督軍兼署省長，接管張敬堯後任去了一個段派，復來了一個段派，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吳光新的戰略，亦非真勝過敬堯，岳

性造出種種流言，散布京華。徐總統得此謠傳，也不禁心下大疑，默思直皖兩派，愈爭愈烈，一旦政變發生，與自己大爲不利，不如預先說一調人，從中和解，或得消融惡感，免致變生不測。此老無權無勇，只有調和之法，但獨不懂黎菩薩之張，此時除直皖兩派外，要算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雄長三邊，好配與直皖首領扳談，因此發一密電，敦促張兩帥入京，調停時局。張兩帥眼光奕奕，常思染指中原，擴張勢力，既得老徐密電，正好乘機展足，作作生芒。就中尚有一段隱情，乃是復辟禍魁張，屢向兩帥請求，託他代爲斡旋，恢復原狀。兩帥也爲心動，意欲進京密保，俾洗前愆。爲了兩種奢望，遂毅然受命，乘車入都，一進都門，卽往總統府報到。徐總統當然接見，與談直皖兩派衝突情形。張作霖不待說畢，便已自任調人，毫不推辭，惟言下已談及張少軒。少軒卽張勳字見前替他解釋數語。徐總統支吾對付，無非說是直皖解決，總可替少軒幫忙。於是張兩帥欣然辭出，立赴保定。曹錕聞兩帥遠來，派員出迎，迨彼此相見，握手道故，兩下裏各表殷勤。時已傍晚，曹錕特設盛筵，爲張洗塵，陪客就是吳佩孚及各省區代表等人。席間由張作霖提議，勸從和平辦法。曹錕對答數語，尙是模稜兩可的話頭，獨佩孚挺身起座道：「佩孚並未嘗硬要爭戰，不尙和平，但現在國事螭蟻，人心震動，外交失敗，內政不修，正是岌岌可危的時候，乃一班安福派中人物，還是醉生夢死，媚外誤國，但圖一己私利，不顧全國輿論，抵押國土，喪失國權，引狼入室，爲虎作倀，同是圓顛方趾的黃農遺裔，奈何全無心肝，攪到這般地步？試想國已垂亡，家將曷寄皮且不存，毛將焉附？存亡危急，關繫呼吸，我等身爲軍人，食國家俸祿，當爲國家干城，部下子弟，雖不敢謂久經訓練，有勇知方，惟大義所在，却是奮不顧身，力捍社稷，岳州長沙，往事可證。無論何黨何派，如不知愛國，專尙陰謀，就使佩孚知守軍人，不干政的名義，不願過問，竊恐部下義憤填胸，併力除奸，一時也無從禁止呢。」語非不是，但已稍涉幹頭。作霖聽着，徐徐答道：「吳師長亦太覺性急，事可磋商，何必暴動兵戈，害及生靈？」曹錕亦勸佩孚坐下，從容論議。佩孚乃復還坐，且飲且談，再經作霖勸解一番，佩孚終未愜意。到了酒闌席散，復由曹張兩人，與各省代表，商決調停辦法，一是挽留靳總理，二是內閣局部改

組，三是撤換王揖唐議和總代表。四五兩條，是安插邊防軍，與對付西南軍。張作霖尚欲有言，佩孚復從旁截止道：「照這辦法，仍屬迂緩，如何能永息政爭？譬如剜肉補瘡，有何益處？愚見謂不從根本解決，終非良策。」作霖道：「如何叫作根本解決？」佩孚道：「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不罷免徐樹錚，事終難了。佩孚亦誓不承認呢。」作霖道：「王揖唐已擬撤換，餘兩條尚須酌議。」佩孚奮然道：「一段合肥的劣迹，惟誤信安福部，安福部的黨魁，就是一徐樹錚。小徐不去，就使解散安福部，也似斬草不除根，一剗那間，仍然是滋蔓難圖了。」作霖見他執拗難言，默然不答。曹錕乃插入道：「夜已深了，且待明日再議罷！」佩孚等因即告退。張作霖便在曹錕略使署中，留宿一宵。正是：

亂世難爲和事老，客鄉姑作夢中人。

一宵易過，旭日又升，欲知次日續議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長沙一捷，吳佩孚始露鋒芒，長沙一失，吳佩孚尤關重要。蓋吳佩孚鎮湘三年，而南軍不能動其毫末，一旦撤防北返，卽爲南軍所攻入，昂然自大之張敬堯，節節敗退，舉長沙、岳州而盡棄之，何勇怯之不同如此乎？然正惟由張敬堯之無用，而吳佩孚之自信也漸深，卽其蔑視段派之觀念亦因此漸進。保定會議，全然爲倒段計，兩帥遠來，曹錕接風，吳佩孚以陪座之主人，獨挺身起座，大放厥辭，饒有王景略侃侃而談之概，彼時之孚威將軍，固已目無全虜矣。然張之忌吳，未始不因此伏案也。

第一百十六回 罷小徐直皖開戰 顧大局江浙慶和平

却說張作霖下榻一宵，越宿起來，已近巳牌，盥洗以後，吃過早點，時將晌午，尚未見曹錕出來。作霖料他有烟霞癖，耐心守候，直至鐘鳴十二下，午膳已進，方見曹老三入門陪客，餚饌等依然豐盛，彼此分賓主坐定，小飲談心。

作霖先說及吳佩孚態度，未免過剛，漸漸的談到張辦帥，謂：「帝制罪魁，事過即忘，近或仍作顯官，何必苛待張勳？」却是說得有理。曹錕與張勳本無惡感，樂得隨口贊成。其實張勳遁居荷蘭使館，靠着徐州會議的約文，抵抗馮徐馮徐，恐他聲洩機緘，先後未曾過問，所以張辦帥仍得行動自由，逍遙法外。不過他舊有權利，已經喪盡，單靠着從前積蓄，取來使用，斷難久持，因此急奔頭路，請託張雨帥設法轉圜，或謂：「從前兩張，曾有婚媾預約，」或謂：「張勳嘗罄鉅金出關，為賄託計，」小子依同姓不婚的故例，似乎婚媾一層，未足憑信，如兩張的祖父，恐亦未必拘此。即如登金一節，亦未曾親眼相見，不便妄斷。只張作霖迴護張勳，乃是確事，就中總有一綫情誼，牽結而來。自曹老三贊同張議，作霖却也欣然，所有談論，愈覺投機。

待午餐已畢，吳佩孚及各省代表陸續趨集，再行會議。討論了若干時，纔議定辦法六條：（一）是留靳雲鵬繼任總理，撤換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曾毓雋，司法總長朱深。（二）是撤換議和總代表王揖唐。（三）是湘事由和會解決。（四）是和會不能解決各條件，應另開國民大會，公同解決。（五）是邊防西北軍，與南方軍隊，並及各省兵額，同時裁減。（六）是開復張勳原官。吳佩孚瞧這六條辦法，尙未滿意，謂必須罷免徐樹錚。作霖道：「待我入京返報，可將小徐罷去，自然最好。」當下議決散會。作霖復勾留一宵，至次日辭別回京，看官閱此，應不能無疑。吳佩孚肯容張勳，何故不容徐樹錚？那知吳佩孚的心理，但主倒段，小徐為段氏第一腹心，綽號為小扇子，所以必欲罷免。若張勳與段氏，明係仇讎，何妨令復原官？多一個段家敵手，故張勳開復原官一條，吳氏並無異議。這可見吳氏心理，亦全然為私不為公。

張作霖既返京，即將議定辦法六條，面呈徐總統。徐總統閱畢，便語作霖道：「翼青，即靳雲鵬，字。定要辭職，我已於昨日批准了。財政交通司法三總長，當然連帶辭職，可無庸議。此外數條，我却不便作主，須要先通知段合肥，俟他認可，方得照辦。」作霖也知老徐難辦，因即應聲道：「且去與段氏一商，何如？」徐總統道：「別人無可差

委，仍煩台駕一行。」作霖又慨然承認，起身即去。段祺瑞方出駐圍河，由作霖前去晤談，先說了許多和平的套話，然後將議案取閱。段祺瑞聽了一周，不由的懊惱起來，再經作霖委婉陳詞道：「據吳佩孚意見，定要解散安福部，撤換王揖唐，罷免徐樹錚，作霖亦會勸解數次，終不得吳氏退步。公爲大局起見，何必與後生小子爭此異點。否則作霖想作調人，看來是徒費跋涉，不能挽回了。」祺瑞作色道：「吳佩孚不過一個師長，却這般恃勢欺人，他若不服，儘可與我兵戎相見，我也未嘗怕他呢。」作霖聽了此言，說不下去，只好反報老徐。老徐再要他曲爲周旋，作霖也出於無奈，再往與段氏婉商。偏段氏態度強硬，一些兒不肯轉風，累得張雨帥奔走數次，毫無效果，乃向徐總統前告別返奉。老徐又苦苦挽留，堅囑作霖設策調停。作霖乃再詣保定，勸曹吳略示通融。吳佩孚勃然道：「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事尚可以通融，惟不能免小徐誓不承認。」曹錕亦說道：「老段聲名，統被小徐敗壞，難道尚不自知麼？」作霖見兩人言論，與段氏大相反對，遂續述段氏前語，不憚一戰。佩孚更朗聲道：「段氏既云兵戎相見，想無非靠着東鄰的奧援，恫嚇同胞，我輩乃堂堂中國男兒，願率土著虎賁三千人，鶻候疆場，若稍涉慌張，便不成爲直派健兒了。」兩派相爭，純是惹氣用事。作霖長嘆道：「我原是多此一行。」曹錕便即插口道：「公以爲誰曲誰直？」作霖道：「我亦知曲在老段，但我爲總統所迫，不得已冒暑馳驅，現雙方同主極端，無法調和，我只好覆命中央，指日出關了。」曹錕又道：「事若決裂，還須請公幫忙。」作霖點首道：「決裂就在目前，願公等盡力指麾，待得一勝，那時再需我老張說和，也未可知，我就此告辭了。」隱伏下文曹錕復把臂挽留，作霖不肯，且笑語道：「我已做了嫌疑犯，還要留我做甚？彼此相印在心，不宜多露形迹呢。」說畢，匆匆告辭，返京覆命。徐總統具悉情形，復與作霖密商多時，方纔定計越兩日，即由京城新聞紙上，載出徐樹錚六大罪狀，略述如下：

(一)禍國殃民。(二)賣國媚外。(三)把持政柄。(四)破壞統一。(五)以下殺上。(六)以奴欺主。文末署名，爲首的係是曹錕，第二人就是張作霖，殿軍乃是江蘇督軍李純。又越日，由徐總統發出三道命令，

臚列下方：

(一)特任徐樹錚爲遠威將軍。

(二)徐樹錚現經任爲遠威將軍，應即開去籌邊使，留京供職，西北籌邊使，著李垣暫行護理。

(三)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

看官聽說，當時徐樹錚久住庫倫，對着南北用兵，本常注意，既聞湘省失守，正擬密調西北軍，分道援湘，但究因相隔太遠，鞭長莫及，且恐直軍中梗，急切不能通過，未免躊躇，忽又得遼東電報，乃是張作霖應召入都，願作調人，他亦預料一着，祇防直奉兩派相連，壓迫皖系，於是不待中央命令，星夜南回，馳入都門，運動兩帥，願以鉅金爲壽，并云：「事平以後，定當擁張爲副總統。」作霖前次爲小徐所給，怎肯再爲所欺？因此拒絕不答。樹錚見運動無效，復德惠東鄰，阻止奉軍入關，一面唆使東三省鬍匪，擾亂治安，襲擊作霖根據地。種種詭計，却是虛毒，不料事機未密，所遣密使，竟被奉軍查獲，報知作霖，作霖當然大憤，即電告曹錕、李純，聯名痛斥小徐。曹錕正乞奉張爲助，巴不得有此一舉。李純亦素恨段派，與曹錕不謀而合，同日覆電，並表同情。作霖便發表聲討小徐的電文，并向總統府獻議，請罷免徐樹錚，撤銷西北邊防軍。徐總統尚欲保全皖系面子，但調小徐爲遠威將軍，並聞小徐已經來京，仍有留京供職的明文。惟將小徐的兵權一律撤盡。竊入此段爲下文作一註腳。小徐不禁着忙，急赴圍河，見段合肥，涕泣陳詞道：「樹錚承督辦謬愛，借款練兵，效力戎行，今總統誤信二三奸人，免樹錚職，是明明欲將我皖系排去，排去皖系，就是排去督辦，樹錚一身不足惜，恐督辦亦將不免了！」膚受之愆。

段祺瑞被他一激，禁不住怒氣上衝，投袂起座道：「我與東海交好，差不多有數十年，彼時改選總統，我願與河間同時下野，好好把元首位置讓與了他，那知他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舉動，彼既不念舊情，老夫何必多顧，就同他算帳便了。」說至此，即出門上車，一口氣驅入京都，徑至總統府中，見了老徐，說了幾句冷嘲熱諷的話兒，面

目上含着怒容，更覺令人可怖。徐總統從容答道：「老大哥何必這般憤怒？又錚錚邊使，本與籌邊督辦，一事兩歧，犯那重牀疊屋的嫌疑，今將又錚調任，無非掩人耳目，暫寒衆謗。一俟物議少平，便當另予位置。目前暫令屈居將軍府，閑散一二月，想亦無妨。」老段聞言，怒仍未解，且反唇相譏道：「曹錕吳佩孚，擁兵自恣，何勿罷免？乃必罷徐樹錚。」徐總統復道：「曹吳兩人，克復長沙，鎮守湖南，全國輿論，一致推崇，若將他無故罷免，必致輿情反對，說我賞罰不明。況有功加罰，將來如何用人？難道曹吳等果肯忍受，不致反動麼？」老段見話不投機，悻悻起座道：「總統必欲罷任曹吳，儘管罷任，休要後悔！」說着，拂袖自去。好個鄉曲武人，但事輸白，不願體裁。老徐送了幾步，見老段全不回頭，只好歎息而返。

段祺瑞既出總統府，復回至團河，與小徐商決發兵，即由小徐帶了衛隊，入逼公府，迫令罷斥曹吳，一面調動邊防軍第一第三第九各師，用段芝貴爲總司令，向保定進發，與曹吳一決雌雄。京保一帶戰雲驟起，張作霖聞報，匆匆回奉，也去調兵入關，援應曹吳，可憐京城內外的百姓，紛紛遷避，一夕數驚，這豈不是殃及池魚，無辜遭害麼？徒喚奈何。

京中方擾攘不安，東南亦幾生戰事，險些兒亦飽受虛驚，說將起來，也是與直皖兩派，互生關係。江南督軍李純，原是直派，署浙江督軍盧永祥，乃是皖派，永祥本爲松滬護軍使，自調署浙督後，仍念念不忘松滬，但松滬係江蘇轄境，李純欲收爲己有，獨永祥謂舊有護軍使一職，不歸江蘇節制，應仍劃出區域，由自己兼管。這問題互相抵觸，爭論不休，仍然是直皖之爭。吳淞司令榮道，與李盧二督，俱有師生情誼，特出爲調停，漸得兩方諒解，共保旅長何豐林充任。事早就緒，不意中央忽下一明令，特任盧永祥爲浙江督軍，裁撤淞滬護軍使，改設淞滬鎮守使，卽命何豐林調任。何豐林雖係李督門徒，但得此護軍使一席，全然由盧督幫護，一力造成，若叫他改任鎮守使，是要歸江南節制，不但官職上顯有升降，就是盧何兩人聯絡的作用，亦盡付東流。何豐林原不甘受屈，盧永祥亦豈肯干

休當下由永祥授意豐林令豐林代發通電道：

恭讀大總統命令，特授盧永祥爲浙江督軍，淞滬護軍使着卽裁撤，改設鎮守使，調任何豐林爲淞滬鎮守使，此令等因。當此南北爭持之際，國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趨危險，松滬地方重要，未便驟事更張，除電呈大總統外，現仍以盧永祥兼任淞滬護軍使名義，由豐林代行，維持現狀。謹此電聞，卽請查照爲荷。

何豐林復自發一電，轉向中央辭職文云：

大總統國務院參陸部鈞鑒，恭讀大總統令，松滬護軍使一缺，着卽裁撤，改設松滬鎮守使，調任何豐林爲松滬鎮守使，此令等因。奉令之下，惶悚莫名。伏念松滬地方重要，綰轂東南，自民國四年裁併上海松江兩鎮守使，特設護軍使一職，直隸中央，當時設官分職，用意至爲深遠。數年以來，迭經事變，用能本其職權，隨機應付。至去歲盧督調任後，學潮震盪，工商輟業，人心搖動，閭里虛驚，豐林一秉成規，幸免意外。現方南北相持，大局未定，忽奉明令，改設鎮守使，職權驟縮，地方既難維持，事機尤多貽誤。對內對外，咸屬非宜。豐林奉職無狀，知難勝任，惟國家官制，必須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而設。惟有退讓賢路，仰懇大總統准予免去松滬鎮守使一職，以重舊制，而維大局，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兩電既發，復囑第四師第十師全體軍官，拍電到京，籲請收回成命，並任何豐林爲松滬護軍使。京中方爲了直皖決裂，兩下裏備戰洵洵，連徐總統俱吉凶未卜，尙有何心顧及東南？一時未及答復，何豐林越疑到李純身上，以爲中央命令，定是李督嗾使出來，彼乘直皖交爭的時候，要想收回松滬，擴充地盤，所以有此一舉，遂不待探明確信，卽電致李督一書，語多憤懣，並有解鈴繫鈴，全在吾師等語。一面商令吳淞司令榮道一，亦拍電詰問李純，內有一同人等羣相詰責，無詞應付，私心揣測，亦難索解，非中央欺吾師，卽吾師欺學生。一云云。當由李純電覆何豐林，略謂：「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無顏見弟，無顏爲人。」語本明白痛快，偏何豐林尙未肯信，聯同浙督盧永

祥，暗地戒嚴，密爲防禦。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浙滬各軍，既四處分布，如臨大敵，免不得謠言百出，傳入江南。李純也不得不疑，并因直皖分爭，愈覺愈烈。恐滬軍亦趁勢襲擊江蘇，爲此先事預防，特派兵分布蘇州崑山一帶，並掘毀黃渡至陸家濱一帶鐵道，阻截滬軍。何豐林開滬寧鐵路被蘇軍拆斷，越覺師出有名，遂也派軍直上，與蘇軍相犄角。彼此列陣相持，摩拳擦掌，專待廝殺。祇江蘇一班士紳，已嚇得心驚膽裂，慌忙奔走號召，結合各界團體，呼籲和平。再加外交團保護僑民，力爲調解，電文絡繹，送達江浙。李純本無心開戰，對着南北紛爭，尚日日把和平二字，挂諸齒頰，怎有江浙毗連，反致輕自開釁？若盧何二人目的，但在松滬，得能將松滬一方，仍歸掌握，此外自無他望。結果是李督讓步，盧何罷休，總算雙方訂約，江蘇不侵松滬，松滬也不犯江蘇，撤退兵備，易戰爲和。江浙人民，幸得苟安。後來中央亦收回成命，特任何豐林爲松滬護軍使，這還是李督軍愛惜蒼生的厚惠。小子有詩詠道：

縮領軍符貴保邦，如何仗戟自相撞。罷兵獨爲寧人計，贏得仁聲滿大江。

民國戰爭，無一非爲私利而起，南北之戰，公乎私乎？顧南方猶得以護法爲藉口。若直皖之戰，全爲私利起見，小徐之欲擴張安福部勢力私也，卽吳佩孚之反對小徐，不惜一戰，亦安得謂爲非私？一則挑撥段氏，一則煽動曹使，各求逞志而已，與國家之凋敝，民生之痛苦，固視若無睹焉。張雨帥亦好動不好靜，本以調人自居，反致激成戰禍，是豈不可以已乎？若松滬護軍使一職，胎禍者爲袁項城，袁因鄒汝成有功於己，特劃松滬一隅俾鄒自主，而鄒竟死於非命，及盧何之與李純齟齬幾至宣戰，微李純之顧全東南大局，甘心讓步，江浙人民，寧有幸乎？國民苦兵革久矣，好戰者民之賊也，主和者民之望也，觀乎江浙之言和安，得不感念夫李督軍。

第一百十七回 吳司令計敗段芝貴 王督軍誘執吳光新

却說徐樹錚帶領衛隊，直入京師，將演逼宮故事，一面至將軍府，強迫各員，聯銜進呈，請即褫奪曹錕曹錕吳佩孚官職，下令鞏辦。曹錕為曹錕第七弟，曾任近畿旅長，故小徐亦列入彈章，並推段祺瑞領銜，呈入總統府，大有咄咄逼人的氣勢。徐總統不便遽從，延擱一宵，未曾批准。那小徐確是厲害，竟率衛隊圍住公府，硬要老徐懲辦吳，否則即不認老徐為總統。徐總統無奈，只好下一指令道：

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撤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恤。乃該軍行抵豫境，逗留多日，竝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著即開去第三師師長署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中央所以指揮將帥者，即將帥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綱紀不張，各軍事長官，往往遇事輒託便宜，以致軍習日漓，紀律因之頹弛。嗣後各路軍隊，務當恪遵中央命令，切實奉行，不得再有違玩，著陸軍部通令遵照。此令。

看官！你想這道命令，曹吳兩人，尚肯聽受麼？當下由曹錕出面，聯同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長江三督軍李純王占元陳光遠等，發一通電，具論老段及小徐罪狀，大略如下：

自安福部結黨營私，把持政柄，挾其國會多數之勢力，左右政局，而陰謀作用，輒與民意相反，實為禍國之媒，寔成輿論之敵。其尤影響國事者，政爭所及，牽動閭閻，以致中樞更迭不定，庶政未由進行。甚至黨派之後，武力為援，政治中心，益形机阻。試察其行動之機，則發縱而指使者，多係徐樹錚等主持，恣睢專橫，事實昭然。元首

明燭破奸，於是下令開去徐樹錚籌邊使之職，解其兵權，籌紓黨禍，并因靳揆辭職，提出周少樸氏，即周樹模，欲用周代靳，已送咨文至衆議院，未得議員同意。方期從容組閣，以文治之精神，奠邦基於永固，詎條傳驚耗，變出非常，合肥方面，以段芝貴爲總司令，派邊防軍直趨保定，宣言與直軍宣戰，并計定攻蘇攻鄂，攻豫攻贛，強迫元首，下令討伐。近日元首已被其監視，舉動均失其自由，假借弄權，惟出自一二奸人之手。此時政本已搖，發號施令，無非倒行逆施之舉，似此專橫謬妄，實爲全國之公敵。夫元首有任免官吏之權，乃因免一徐樹錚，彼竟敢遽行反抗，詎諸武力以直軍而論，自湘南久戍，奉准撤防，無非藉資休整，備國家禦侮之用，既無軌外之行動，有何討伐之可言？詎合肥欲施其一網打盡之計，是以有觸即發爲徐樹錚之故，爲安福部之故，乃不惜包圍元首，直接與曹錕等宣戰，總施攻擊。錕等素以和平爲職志，對此發起蕭牆，無術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馬厲兵，共伸義憤，紓元首之坐困，拯大局於瀕危，掃彼妖氛，以靖國難。特此電聞。

通電喧傳，全國鼎沸，再加張作霖回到奉天，立即派遣重兵，入山海關，也有一篇宣言書，說是一作霖奉令入都，冒暑遠征，冀作調人，乃我屢垂涕而道，人偏充耳勿聞。現聞京畿重地，將作戰場，根本動搖，國何由立？且京奉鐵路關係條約，若有疏虞，定生枝節。用是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如有與我一致，願即引爲同袍，否則視爲公敵。等語。這是張雨帥獨自出名，與上文聯銜發電的文章，又似情迹不同，未嘗指明討段。其實乃是聰明辦法，留一後來餘地，看官莫要被牠瞞過呢。謂予不信，試看後文。

曹錕得知奉軍入關的消息，料他前來援應，遂放膽出師，親赴天津，當場行誓衆禮，派吳佩孚爲總司令，號各軍爲討賊軍，即就天津設大本營，高碑店設司令部，意與段軍對敵。段軍分四路進兵，第一路統領劉詢，第二路統領曲同豐，第三路統領陳文運，第四路統領魏宗瀚，均歸總司令段芝貴調度。總參謀就是徐樹錚。七月十四日，兩軍相距不過數里，刁斗相聞，兵刃已接，眼見是戰雲四布，無法打銷了。總統府中尚發出通令云：

民國肇造，於茲九年，兵禍侵尋，小民苦於鋒鏑，流離瑣尾，百業凋殘，羣情皇皇，幾有僥焉不可終日之勢。本大總統就任之始，有鑒於世界大勢，力主和平，比歲以來，兵戈暫戢，工賈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猶以統一未即，觀成，生業不能全復。今歲江浙諸省，水潦爲災，近畿一帶，雨澤稀少，糧食騰踊，訛言朋興，眷言民艱，憂心如擗。乃各路軍隊，近因種種誤會，致有移調情事，兵車所至，村里驚心，饑饉之餘，何堪師旅。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膺國民付託之重，惟知愛護國家，保乂人民，對於各統兵將帥，皆視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剴切申誠。自此次明令之後，所有各路軍隊，均應恪遵命令，一律退駐原防，戮力同心，共維大局，以副本大總統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軍閥相爭，勢不兩立，還管甚麼大總統命令。大總統要他撤防，他却即日開戰，鏗鏘的鼓聲，拍拍的槍聲，就在琉璃河附近一帶發作起來。邊防軍第一師第一團馬隊，與第十三師第一營步軍，進逼直軍第十二團第二營，氣勢甚猛，悍不可當。直軍也不肯退讓，即與交鋒，正在雙方攻擊的時候，忽見直軍步步倒退，將下去。邊防軍越加奮迅，趁勢追逼，再加總司令段芝貴，性急微功，下令軍中，併力進擊，不得瞻顧。小段號稱能軍，何併誘敵之謀，尙不知曉。邊防軍自然銳進，那知直軍退到第一防線，均避入深壕，伏住不動，所有邊防軍射來的槍彈，盡從壕上拋過，一些兒沒有擊中空將彈子放盡，猛聽得一聲怪響，便有無數彈子飛向邊防軍擊來，烟塵抖亂，血肉橫飛，邊防軍支撐不住，立即轉身飛奔。直軍返退爲攻，統從壕溝中躍出，還擊邊防軍，嚇得邊防軍沒路亂跑，紛紛四散。段芝貴顧命要緊，早已遁去。尙有西北軍第二混成旅及邊防第三師步兵第二團，由張莊蔡村皇后店三路分攻楊村的直軍防線，激戰多時，統爲直軍所敗。楊村係曹錕駐守，與吳佩孚同日得勝，先聲已播，可喜可賀。獨段芝貴等未免懊恨，向段祺瑞處報告，但言爲直軍所襲，因致小挫。祺瑞乃欲鼓勵戎行，特令秘書員草就檄文，布告中外，略云：

曹錕、吳佩孚、曹錕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業於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拿辦，罪惡確鑿，誠屬死有餘辜。九日奉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拿辦。令下之後，

院部又迭電促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寬予優容，曹錕等應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電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頭派兵北進，不遺餘力。京漢一路，已過涿縣，京奉一路，已過楊村，逼窺張莊，更於兩路之間，作搗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直犯京師，震驚畿內，已難姑容，而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師為根本重地，使館林立，外商僑民，各國畢屆，稍有驚擾，動至開罪鄰邦，危害國本，何可勝言。更復分派多兵，突入山東境地，竟佔黃河兩岸之李家廟，嚴修備戰，拆橋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墜之懼。本上將軍束髮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為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今經明呈大總統，先儘京漢附近各師旅，編為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鋤奸兇而定國是。職懇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錕三人，其餘概不株連，其中素為祺瑞舊部者，自不至為彼驅役，即彼部屬，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即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至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家，重風義，避此急難，必有屢及，劍及，與起不遑者，祺瑞願從其後，為國家除奸慝，即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為此檄聞。

同日曹錕亦通電各省，說是開釁原由，當歸邊防軍任咎，略述如下：

邊防軍稱兵近畿，擾害商民，近仍進行不已，以衆大之兵力，佔據涿州、固安、涇水等處，於寒刪兩日，詩韻有十三寒，十五刪兩韻電碼即借作十三日十五日之省文。向高碑店方面分路進攻，東路則佔據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攻擊，砲火猛烈，槍彈如雨。敵軍力為防禦，未及還攻，而彼竟愈逼愈緊，實為有意開釁。事實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厲將士，嚴陣以待，固我防圍而衛民生。特電奉聞，諸惟察照。

兵戈不足，濟以筆舌，兩造各執一是，互爭曲直，這也是習見不鮮的常調，無足深論。公論自在人間，兩造曉曉，何足取信？惟戰事既開，勢難收拾，最激烈的是徐樹錚，他以為敵寡我衆，敵弱我強，曹三庸夫，毫不足懼，吳子玉雖號知兵，究竟是個戎馬書生，不慣力戰。西北軍身長膽壯，但藉那靴尖蹴踏，已足踢倒曹吳，不意一戰即挫，前驅潰退，惱得

小徐氣沖牛斗，投袂奮起，自往督軍，就將高碑店戰事，儘交段芝貴主持，親赴楊村一帶，督同三路大軍，進攻曹錕。一面電致鄂豫魯等省，密令同黨起事，響應京畿。

湖南督軍吳光新，本是段氏嫡派，得繼張敬堯後任，兼充長江上游總司令，已見前文。蒞鄂已有多日，因見岳州長沙爲南軍所佔據，無隙可乘，不得已寓居湖北。張敬堯奉令查辦，始終不肯到京，尚在湖北潛住。自徐樹錚密電到鄂，由吳光新接着，遂與張敬堯會商，圖取湖北，助攻直軍，並因舊部趙雲龍駐守河南信陽縣，好教他乘機發難，攻奪河南。當下發一密電，囑告雲龍，約期並舉。鄂督王占元與曹吳聯絡一氣，當然隱忌吳光新，時常派人偵查，防有他變。及直皖戰起，偵察益嚴，所有吳光新暗地舉動，竟被王占元察知，遂借請宴爲名，備了東帖，邀吳入飲。吳光新未曾防着，還道是密談未洩，樂得撥他一餐，快我老饕。況臨招不赴，乃是官場所忌，并足使王占元生疑，爲此貿然前往，怡然入席。主客言懽，觥籌交錯，暢飲了一二小時，已覺酒意微醺。突由王占元問及近畿戰事，究係誰曲誰直。吳光新不覺一驚，勉強對答數語，尚說是時局危疑，不堪言戰。假惺惺。王占元掀髯微笑道：「君亦厭聞戰事麼？如果厭戰，請在敝署留宿數宵，免滋物議。」說着，即起身出外，喚入武士數名，扯出吳光新，驅至一間暗室中，把他軟禁起來。吳光新孤掌難鳴，只好由他處置，惟自悔自歎罷了。得全性命，還是幸事。王占元既拘住吳光新，更派出鄂軍多人，往收吳光新部曲，果然吳軍聞信，乘夜譁變，當被鄂軍擊退，解散了事。獨張敬堯生得乖巧，已一溜烟似的遁出鄂省，得做了一個漏網魚。占元遂通電曹吳，曹吳亦爲欣慰。嗣復接得廣東軍政府通電，也是聲討段氏，但見電文中云：

國賊段祺瑞者，三玷揆席，兩逐元首，舉外債六億萬，魚爛諸華，募私軍五師團，虎視朝左，更復曠鑿徐樹錚，排逐異己，嘯聚安福部，劫持政權。軍事協定，爲國民所疾首，而堅執無期，延長青島問題，宜盟會之公評，而主張直接交涉，國會可去，總統可去，而挑釁煽亂之徐樹錚，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財產，可以犧牲，國家主權，森林礦產，

可以犧牲。而彼輩引外殘內之政會，必不可以犧牲。凶殘如朱溫、董卓，而兼譚國肥私，媚外如秦檜、李完用，而更擁兵好亂。綜其罪惡，罄竹難書。古人權奸，殆無其極。軍府恭承民意，奮師南服，致討於毀法賣國之段祺瑞，及其黨徒，亦已三稔於茲，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內爭宜戢，周旋壇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鷹麟猶存，曠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護私權，揖盜談廉言之可醜，始終峻拒，寧有他哉？亂源不清，若和奚裨？吳師長佩孚，久駐南中，洞見癥結，痛心國難，慷慨撤防，直奉諸軍，爲民請命，仗義執言，足爲國鋤奸，南北初無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惡飾過，焚煽姦同，盤踞北部，首構兵釁，以對南贖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許對內之邊軍，痛毒畿輔。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異己即噬，不惜舉國爲鱷，故曩諉爲南北之爭者，實未徹中邊之論也。道路傳言，僉謂該軍有某國將校，陰爲之助，某氏顧問，列席指揮，友邦親善，知必讐言，揣理度情，當不如是。然而敬璫猶在，終覆唐室，慶父不除，莫平魯難。今者直省諸軍，聲罪致討，大義凜然，爲國家振綱紀，爲民族爭人格，揮戈北指，薄海風從，軍府頻年討賊，未集全勦，及時鷹揚，義無反顧，是用獎率三軍，與愛國將士，無間南北，併力一向，誅討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與維新，若更徘徊，必貽後悔。維我有衆，壹乃心力，除惡務盡，共建厥勳，禡奸確之魄，毋或後時，挾鄆郟之藏，相偕飲至，昭告遐邇，盍興乎來！

據這電文，明明是岑春煊主張，與曹吳遙相呼應，直派聯合岑陸，已見一百十四回中。曹吳大喜，頒示將士，遂令軍心益奮，慷慨臨戎，小子有詩嘆道：

武夫本是國干城，禦侮原因不愛生。
可惜局中差一着，奮身誤作鬪牆爭。
欲知兩軍再戰情形，請看下回便知。

絕交不出惡聲，是謂之君子人。試觀直皖之爭，彼此相詬，無異村姬鄉童之所爲。試思同袍同澤，本有借作偕行之義務，就使意見不合，偶與絕交，亦當爲國家起見，各就本職，守我範圍，豈可自相詆排，自相攻擊乎？況虛詞架詛，情節支離，徒快一時之

意氣，甘作兩造之讐言，本欲欺人，適以欺己。天下耳目，非一手可掩，何苦爲此山窮馬蹶之伎倆也。彼段芝貴之遭敗，與吳光新之被拘，皆失之躁率，均不足議，即勝人執人者，亦爲君子所不齒，朝爲友朋，暮成仇敵，吾不願聞此豆萁相煎之慣劇也。

第一百十八回 開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

却說直皖兩軍，互相角逐，分作東西兩路，西路就是高碑店，東路乃是楊村，徐樹錚率同西北軍，猛攻曹錕，曹錕倉猝抵敵，一時措手不及，竟爲西北軍所乘，槍似林攢，彈如雨注，不由曹軍不走，曹錕只好號召兵士退出楊村，樹錚把楊村佔住，很是得意，偏接高碑店戰報，一再敗衄，急得小徐又轉喜爲憂，原來段芝貴前次失敗，收合餘軍，再圖大舉，七月十五日晚間，復向高碑店進攻，意欲乘他不備，得一勝仗，直軍也會防着，出陣接戰，小段見直軍嚴肅，料不可襲，便另生一計，密令部衆散陣四趨，誘入直軍，也欲作認敵計，直軍踴躍直前，向敵陣中殺入，敵陣先散，後聚，復一齊裹合攏來，擬把直軍困在垓心，直軍也覺情急，猛力衝突，各自爲戰，小段見直軍中計，喜不自禁，便申令軍中，再接再厲，要殺得他片甲不回，誰知陣後忽來了數百人，統執着新式快槍，接連擊射，好似連珠一般，無從趨避，爲首的統兵大員，不是別人，正是直軍總司令吳佩孚，小段被他一撥，嚇得方寸已亂，亟欲分兵對敵，偏偏兵不應命，相率潰去，直軍前後夾攻，幾把小段擒住，幸虧小段跨一駿馬，跑走得快，纔得逃脫，退至三十里外下營，小段經此兩敗，方知吳佩孚計中有計，不敢輕敵。

吳佩孚得勝收軍，休息一宵，到了次日的夜間，令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與第三補充旅旅長龔漢治，合力向涿州進攻，再令補充旅旅長彭壽辛作爲後應，派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駐守涿州，正與蕭耀南相值，兩軍接觸，卽劈劈拍拍的放起槍來，邊防軍屢遭敗仗，未戰先怯，勉強支撐了一小時，看直軍來勢益盛，便想退下，那龔

治部下補充旅，正從右邊攻入，衝斷邊防軍，彭壽幸又復繼至，擊斃邊防軍無數，俘獲旅團長以下共五十餘人。曲同豐帶領殘兵，遁入涿州。直軍便至涿州城外安營，再圖進取。詰且有奉軍到來加入，直軍氣焰益盛。曲軍已失戰鬥的能力，眼見得支持不住，沒奈何派員請和。吳佩孚只准乞降，不得提出和字。曲同豐保命要緊，就丟掉面子，也不暇顧，只好依吳佩孚所言，與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三十旅旅長齊寶善，帶同殘軍二千餘人，向直軍繳械投降。不愧姓曲，涿州遂由直軍佔住。邊防軍第三師師長陳文運，聞得曲軍降敵，竟棄師遁去。蛇無頭不行，兵無主自亂，大都棄械逃生，各走各路。段芝貴亦遁入京師，西路軍完全失敗。

徐樹錚得此消息，方在憂思，聽聞營外槍聲大震，乃是曹錕領軍殺到。從來出兵打仗，全靠着一鼓銳氣，銳氣一挫，雖有良將，不能爲力。此時曹錕奮勇殺來，無非爲了西路大捷，鼓動士氣，前來奪還楊村。那小徐部下，正因西路覆沒，垂頭喪氣，還有何心接戰？頓時出營四潰。小徐到此，就使鬱憤滿腔，要想拚命一爭，怎奈兵心已散，無可挽回，也惟有行了三十六策中的上策，一溜風跑入都門，竄匿六國飯店中，可巧與小段撞着。『愁人莫對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想兩人當時情狀，應亦如此，毋容筆下描摹了。這是好職的觀應。段祺瑞迭接敗耗，且憤且慚，當即取過手槍，意欲自戕。幸經左右奪去，勸他入京，求總統下停戰令。祺瑞不得已，還都上書老徐，引咎自劾。徐總統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遂令靳雲鵬、張懷芝等往見曹吳，商議停戰，一面頒下通令道：

前以各路軍隊，因彼此誤會，致有移調情事，當經明令一律退駐原防，共維大局。乃據近日報告，戰事迄未中止，羣情惶懼，百業蕭條，嗟我黎民，何以堪此！況時方盛夏，各將士躬冒鋒鏑，尤屬可憫。應責成各路將領，迅飭前方，各守防綫，停止進攻，聽候命令解決，用副本大總統再三調和之至意！此令。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自段氏四路大軍，一齊敗潰，於是魯豫各省的段派軍官，亦皆瓦解。山東德州方面，本被邊防軍統領馬良攻入，守將商德全逃走，嗣由奉軍往援，德全復擊敗邊防軍，奪回德州。馬良當然竄去。就是

信陽成將趙雲龍率領部下與河南旅長李奎元激戰亦爲所敗被逐出境還有察哈爾都統王廷楨起應曹吳入駐康莊就在居庸關附近與邊防軍西北軍一場劇鬪邊防軍西北軍均皆敗降解除武裝老段小徐的計策無不失敗段祺瑞自欲解嘲因電致直奉蘇贛鄂豫等省大略說是

頃奉主座電諭「近日疊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甯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並非贖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屢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貽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瀝情自効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謹先電聞

投奔下石古今同慨況段氏誤信小徐組織安福部黨同伐異借債興兵究爲輿論所未容此次一敗塗地雖然返躬自責情願去官畢竟衆怒未消謗言益甚江蘇督軍李純發一通電有「殲厥渠魁指日可待從此魑魅斂迹日月重光」等語又有南北海軍將校林葆懌藍建樞蔣拯杜錫珪等亦通電聲討安福黨人歷數罪狀並稱「南北實力提攜共濟艱難」云云最激烈的是吳佩孚趁這全軍大勝的機會與奉軍同詣京師駐紮南苑北苑請大總統誅戮罪魁靳雲鵬與張懷芝到了吳軍與吳佩孚從容籌商特提出四大條件（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是解散安福部（四）是解散新國會這四條已經中央承認勸吳即日罷兵吳佩孚尚未肯干休再經靳張兩人苦口調解纔得吳最後答覆謂「當轉達曹經略佩孚不便作主」等語靳張乃往與曹錕商議曹錕雖允停戰惟對着中央承認四事尙嫌不足靳張雖各具三寸舌根終未能妥爲斡旋只得回京覆命徐總統聞報默付多時想此事非借重奉張不能排解因即電召張作霖再作調人一面派王懷慶收束近畿軍隊兼任督辦懷慶

奉令辦理，尚稱得手，所有邊防軍與西北軍，或編入隊伍，或給資遣散，近畿一帶，總算粗安。

既而張作霖出爲調停，與曹吳商定條件：(一)爲解散安福部；(二)爲懲辦罪魁十四人；(三)爲取消邊防軍與西北軍及其他屬於該兩軍之一切機關；(四)爲京畿保衛歸直奉軍，永遠駐紮京城以內，由京畿衛戍總司令擔負全責；(五)撤銷安福包辦之和議機關，驅逐王揖唐，另與西南直接辦理和議；(六)解散新舊兩國會，另辦新選舉。這六項爲主要條件，尚有先決事件兩項：(一)爲政府速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途分布全國；(二)爲罷免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議定以後，即由張作霖轉呈徐總統。徐總統非不贊成，但尙欲稍示通融，願全段氏面目，因復使靳張二人電覆張作霖，託他再爲轉圜。作霖乃復與曹吳磋商，大致仍照前議，惟略改細目罷了。於是中央命令，蟬聯而下，由小子彙錄如左：

七月二十四日大總統令。

准財政總長李思浩，司法總長朱深，交通總長曾毓雋，免職，令財政次長潘復，司法次長張一鵬，代理部務。特任田文烈兼署交通總長。

准京畿衛戍總司令段芝貴免職，特派王懷慶兼署京畿衛戍總司令。

二十六日大總統令。

據兼代國務總理薩鎮冰呈稱：「師長吳佩孚等，所部軍隊，前次在豫暫駐，未能即時回直，證以曹經略使來電，始則因住兵房舍，一時難騰，繼則因鐵路車輛，未能即時應付，並非有意逗留，其情事既有不符，擬請將處分令撤銷」等語。應准將本年七月九日，關於曹錕吳佩孚處分命令，即行撤銷，交陸軍部查照。

准京師警察廳總監，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吳炳湘免職，令田文烈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殷鴻壽爲京師警察廳總監，並會辦京都市政事宜。

准交通次長姚國楨免職，任命權量兼署交通次長。

二十八日大總統令

准督辦邊防事務兼管理將軍府事務段祺瑞免職。

前以沿邊一帶地方不靖，當經令設督辦邊防軍務處，以資控馭。現在屯駐邊外軍隊，業已陸續撤退，該處事務較簡，所有督辦邊防軍務處，應即裁撤，其所轄之邊防軍，着陸軍部即日接收，分別遣散，以一軍制而節冗費。此令。

前有令將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即日接收辦理，所有西北軍名義，應即撤銷，着責成該部迅速收束，妥為遣散，仍將辦理情形，剋日呈復。此令。

准大理院院長姚震免職，特任董康為大理院院長。

二十九日大總統令

國家大法，所以範圍庶類，循規干紀，邦有常刑。此次徐樹錚等稱兵畿輔，貽害閭閻，推原禍始，特因所屬西北邊防軍隊，有令交陸軍部接收辦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繼乃煽動軍隊，遽啟兵端，甚至迫脅建威上將軍段祺瑞，別立定國軍名義，擅調隊伍，佔用軍地軍械，逾越法軌，恣逞私圖。曾毓雋、段芝貴等，互結黨援，同惡相濟，或參預密謀，躬親兵事，或多方勾結，圖擾公安，竝有濫用職權，侵挪國帑情事，自非從嚴懲辦，何以伸國法而昭炯戒。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着分別褫奪官職，勳位勳章，由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一體嚴緝，務獲依法訊辦。其財政交通等部款項，應責成該部切實澈查，呈候核奪。國家雖政存寬大，而似此情罪顯著，法律具在，斷不能為之曲宥也。此令。

統觀以上命令，除為曹吳洗刷外，所有免職各條，都是對着段派的關係。惟免職二字，不過去官而止，與身家

無甚礙處。至若上文嚴緝禍魁一令，乃是誣犯刑章，將加體罰，這是小徐等人，特別畏忌的條件，不得不設法趨避。況直奉各軍，滿布京畿，一被緝獲，尚有何幸？當下統避匿東交民巷，作為京城裏面的逍遙藪。東交民巷，是各國使館所在地，政府不得過問，就是六國飯店，亦在東交民巷，故小徐小段，先就該飯店藏身。徐總統下此命令，主動力全在曹吳，他雖然陰忌段派，但教段氏下臺，段派失勢，已算是如願以償，不欲再為已甚，所以命令中尚為段氏洗愆，惟罪及小徐等十人。所云緝獲訊辦，無非虛揚威名。看官試回溯民國以來，中央所頒懲辦大員的命令，能有幾人到案，如法辦理麼？這就是致亂原因。獨此次曹吳主見，本思乘着勝仗，罰及老段，上文敘及罪魁十四人，必乘老段在內。旋因徐總統曲為調停，方將老段除去，且把小徐等盡法懲治，聊洩宿忿。

及聞小徐等避匿使館界內，不能直接往拏，只得派人疏通各國公使，請他驅逐罪魁。各國公使團乃會議辦法，磋商多時，英、美、法三國公使，暗中幫助曹吳，並在會場中發表政見，謂：「此次小徐諸人，擾亂京畿，貽害中外，人民不應照國事犯例保護。」國事犯即政治犯，各國公法，有容留國事犯通例。惟日本及意大利國公使，力持異議，所以東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國公使文告，通飭本國僑民，不准容留中國男子，如有容留，限令即日遷出。徐樹錚等聽着告示，禁不住慌張起來。自思六國飯店，乃是各國公共寓所，勢難久居，尚幸日意兩國，無此禁令，留出一條活路，可以投奔於是。徐樹錚段芝貴，會毓隲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相偕計議，擬往日意兩公使館，乞請保護。轉想日本感情，比意國為厚，不如同去懇求日使，較為妥洽。當下聯袂偕行，共至日使館中，拜會日使。可巧日使未曾外出，得蒙邀入，遂由徐樹錚等當面哀求，仗着幾寸廣長舌，說得日使怦然心動，不由的大發慈悲，力任保護，便令九人居留護衛隊營內，安心避難。好在九人各有私財，預儲日本銀行，一經挪移，依然衣食有着，不致凍餒。獨李思浩生平，常在金融界中主持辦理，與日人往來更密，他聞懲辦令下，早已營就兔窟，藏身有所，看官不必細猜，想總是借着日本銀行，做了安樂窩呢。小子有詩歎道：

好兵不戢自焚身，欲丐餘生藉外人。早識窮途有此苦，何如安命樂天真。
小徐等既得避匿，眼見中國政府無從緝獲，只好付作後圖。此外尚有各種命令，容至下回續敘。

兵志有言：「驕兵必敗。」小段小徐之一再敗，正坐此弊。彼吳佩孚方脫穎而出，挾其久練之士卒，與小段小徐相持，小段小徐徒恃彼西北邊防等軍，即欲以衆凌寡，以強制弱，而不知驕盈之態，已犯兵忌。曹操且懼師赤璧，符堅尙覆軍淝水，於小段小徐何怪焉？及戰敗以後，遁匿六國飯店中，坐視段合肥之丟除面子，一無善策，放火有餘，收火不足，若輩伎倆，可見一斑。段合肥名爲老成，奈何輕爲寵信也。英美法三國公使，不願容留小徐等人，而日使獨出而保護之，其平日之利用段派，更可知矣。合肥合肥，安能不授人口實乎？

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衆罪犯 靳總理會敘兩親翁

却說徐總統迭下命令，黜免段系，至通緝罪魁以後，已與段系不留情面，遂又陸續下令，罷免湖南督軍兼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職，並將長江上游總司令一缺，飭令裁撤，所有吳光新舊轄軍隊，由王占元妥爲收束，藉節軍費。同日，又褫奪吳炳湘原官，及勳位勳章，說他黨附徐樹錚等，不知遠嫌，有背職務，雖經免職，未足蔽辜，應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勳位勳章，以示懲儆云云。過了數天，已是八月三日，復由徐總統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令云：

政黨爲共和國之通例，約法許集會結社之自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自爲法律所不禁。近年以來，迭據各省地方團體函電紛陳，歷舉該部營私誤國，請予解散。政府以爲黨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會統等，稱兵構亂，所有參預密謀，籌濟餉項，皆爲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國兵，喋血畿甸，肆行無忌，但徇一黨之私，雖荼毒生靈，貽禍國家，亦若有所不恤。是該部實爲構亂機關，已屬踰越法律範圍，斷不能容

其仍行存在。着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即將該部機關，實行解散。除已有令拏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區，如設有該部支部者，並着各該省區地方長官，轉飭一律解散。此令。

再進一步的辦法，就是撤換王揖唐了。徐總統不遽下令，但使國務院電致江蘇，將王揖唐的議和代表，即日撤銷，改派江蘇督軍李純爲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與廣東軍政府接洽和議。李純本與王揖唐有嫌，遂有一篇彈劾王揖唐文，電達中央。徐總統乃申令道：

據江蘇督軍李純電呈：「王揖唐遣派黨徒，攜帶金錢，勾煽江蘇軍警及緝私各營，竝收買會匪，攜帶危險物，散布揚州鎮江省城一帶，以圖擾亂，均有確鑿證據，請拏交法庭懲辦」等語。王揖唐經派充總代表職務，至爲重要，乃竟勾煽軍警，多方圖亂，實屬大干法紀，除已由國務院撤銷總代表外，著即褫奪軍官，暨所得勳位勳章，由京外各軍民長官，飭屬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此令。

王揖唐寓居滬上，距京甚遠，不比那小徐等人，留住京師，一時不能遠颺，權避日本使館中，所以命令雖下，一體嚴緝，他却四通八達，無地不可容身，就使仍居上海租界內，亦爲中國官吏，勢力所不能達到的地點，怕甚麼國家通緝呢？這叫法外自由。但徐總統承認曹吳要求，除新舊國會未見解散明文外，餘已一律照辦。更因段派中尚有數人，爲曹吳所指劾，因復連下二令道：

前以安福俱樂部爲擾亂機關，業有令實行解散，所有籍隸該俱樂部之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寬、臧廕、松、張、宣，或多方勾煽，贊助奸謀，或潛亂是非，潛圖不逞，均屬附亂有據，着分別褫奪官職勳章，一律嚴緝，務獲懲辦。其餘該部黨員，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務各濯磨砥礪，咸與維新。此令。

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瀚，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

張樹元於此次徐樹錚稱兵近畿，甘心助亂，以致士卒傷亡，生靈塗炭，均屬罪有應得。曲同豐陳文蓮魏宗瀚劉訓張樹元，着即褫奪軍官軍職，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以伸軍紀。此令。

令申所布，徒有具文，各犯官統開風避去，近走津門，遠赴滬濱，津滬均有外國租界，非中國法律所能及，鴻飛冥冥，弋人何篡，外人譏中國爲紙糊章程國端的是不認呢。章程國尙有章程，現今中國朝令夕更，併章程國三字尙有愧辭。惟曹吳所最痛恨的乃是小徐，小徐與段芝貴會毓莠等，匿居日本使館，曹吳必欲外人交出，按法懲辦，因即迭呈徐總統，請與日使館嚴重交涉。徐總統申飭外交部，照會外交團，索交禍魁徐樹錚等十八人。當經英法美三國公使，分別覆稱引渡罪魁事，引渡二字，係含有交出意義，語本日本法典。各使會開會商議，意見不同，結果由各使自覆，但稱「本國使館並未收納此項人等」云云。外交部乃直致文日本使館，問他有無收留日本公使竟據實答覆，略云：

徐樹錚會毓莠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邗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咸來本使館懇求保護，本公使鑒於國際上之通義，及中國幾多往例，以爲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認，決定對於此等諸氏，加以保護，刻將此等諸氏，悉收容公使護衛隊營內，並嚴重戒告，在收容所內，萬不得再干預一切政治，且斷絕與外部之交通。茲本使特通告於貴代理總長之前。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稱病請假，由顏惠慶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諸氏所受之保護，決非基於附屬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別待遇，恰以該氏等不屬於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館不得拒絕收容。本使並信貴部對於此等衷意，必有所諒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覆文，又致書日使，與他辯論，略云：

敝國政府不能承認貴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爲抱歉。刻敝國政府正從事調查各罪犯之罪狀，一俟竣事，即將其犯罪證據，通知貴使，請求引渡，並希望貴使勿令諸犯逃逸，或遷移他處，藏匿爲荷。日使得書隔了數日，又覆詞拒絕道。

貴總長答覆敝使，本月九日，關於收容徐樹錚等於帝國使署兵營之通告回文，業已領悉。據稱：「貴國政府，不能承認敝使上次通告之件，且將以根據法律之罪狀，通知敝使」云云。惟貴國大總統頒發捕擊該犯等之命令，係以政治為根據，故敝使署即視為政治犯，而容納保護之。敝使並聲明無論彼等將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訴，敝使不能承認貴總長所請將彼等引渡也。

自經日使兩番拒絕，徐總統亦無可奈何，就使曹吳恨煞小徐，也不能親到東交民巷中，把他擊來，只好忍氣吞聲，暫從擱置。惟直奉兩派既併力推倒段系，自然格外親暱，當由兩派軍官代為曹張作撮合山，聯為婚媾。張有庶子，為第二姨太太所生，曹有庶女，亦為第二姨太太所出，年均幼稚，好似一對金童玉女，先後下凡，特為兩豪家隱縮紅絲。後來張家行聘，曹家受聘，兩造禮儀，非常華麗，比那帝王時代的王侯，還要加倍。中外報紙傳為艷聞，這且無容絮述。且看後來何如

左：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因時局糾紛，連年未定，特欲公諸國民，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草定大綱八條，臚列如

(一)定名為國民大會。

(二)性質由國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縱把持。

(三)宗旨取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解決，地方不得藉口破壞。

(四)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會各會各舉一人，為初選所舉之人，不必以各本會為限。如無工商會，寧缺勿濫。再由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為複選。俟各省複選完竣，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

(五)監督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 事務所。先由各省農工商學總會公同組織，爲該省總事務所，再由總事務所電知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剋日成立各縣事務所。辦事細則，由該所自訂。

(七) 經費。由各省縣自由經費項下開支。

(八) 期限。以三個月內成立，開會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列諸項，議決公布，即行閉會。並主張將南北新舊國會，一律取消，南北議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歷年一切糾紛，均由國民公決。

看吳佩孚這番論調，本來是一篇絕好章程，不但編書人絕對贊成，就是全國四萬萬同胞，也沒有不贊成的心理。試想中國自革命以來，既已改君主爲民主，應該將全國主權，授諸國民全體，爲何袁項城要設籌安會，想做皇帝？爲何徐樹錚等要組安福部，想包攬政權財權軍權？這種行動，都爲全國民心所不願。結果是袁氏失敗，洪憲皇帝私做了八十三日，終歸無成。徐樹錚頻年借款，頻年練兵，也弄到一敗塗地，寄身日本使館。可見軍閥家硬奪民權，終究是拘不過民心，民心所向，事必有成，民心所背，事無不敗。不啻當頭棒喝，奈何各軍閥家尙然不悟？吳佩孚師長，既有此絕大主張，絕大議案，豈不是中華民國一大曙光，無如他曲高和寡，言與心違，所以國民大會四字，仍是個夢中幻想，徒託空談。又況段派推倒，權歸曹張，曹張也是武力主義，願甚麼國民不國民。

更兼西南一帶，黨派紛歧，若粵系，若桂系，若滇系，若黔系，條合條分。那一個不想擴充地盤？那一個不想把持權利？四川全省，地肥美，民殷富，不啻一長江上源的金穴。三五軍閥，你爭我奪，攪得七亂八糟。周道剛爲劉存厚所逐，劉存厚爲熊克武所擠，已如上文所述。至直皖戰後，熊克武又被呂超排出，川軍即推呂超爲總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復向劉存厚乞得援兵，再入川境。川民連遭兵燹，傾家蕩產，不可勝計。他如滇黔桂粵各派，分裂以後，也是兵戈相見，互闕不休。此外各省督軍師長，表面上雖沒有如何爭擾，暗地上實都是懷着私謀。天未悔禍，民誰與治？欲要實做到民權主義，恐前途茫茫，不知再歷若干年，方好達此目的呢。慷慨而談，彷彿高麗擊筑聲。

且說段派失勢，靳閣復興，靳雲鵬復由曹張推舉，徐總統特任，起置國務總理。閣員亦互有參換，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田文烈等，並皆免職，即任顏惠慶署外交總長，張志潭署內務總長，周自齊署財政總長，董康署司法總長，范源濂署教育總長，王迺斌署農商總長，葉恭綽署交通總長，靳雲鵬自兼署陸軍總長，內閣又算成立了。靳氏二次登臺，更欲收攬時譽，力謀和平，特請徐總統不究既往，赦免安福部餘支。徐總統乃有眷從岡治的赦文。靳氏復思履行前議，為南北統一計畫，請命總統召曹張兩使到京，商決時局問題。曹錕張作霖並皆應召，各乘專車入都，與靳相見。三親翁並會一堂，和氣融融，自然歡洽。嗣經徐總統下令，裁撤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缺，改任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與張作霖職權相同，副使就令吳佩孚升任。張作霖與吳佩孚雖未免猜忌，但此時尚沒有甚麼惡感，所以中央超擢吳氏，張亦不加異詞。獨吳氏主張的國民大會，被張作霖極力批斥，謂政府自有權衡，用什麼國民大會，因此靳氏轉告吳佩孚，就把他一時偉議，無形打銷。吳氏之與張反對，激成後來之武力統一政策，實自此始。只靳氏提議的南北統一，張作霖還表同情。曹錕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物，也即同聲附和，儘令靳氏一力做去。兩巡閱使駐京半個月，分電各省督軍，採集時議。這是表面上的虛文。各督軍派遣代表，趨集天津，曹張就此出京，由靳雲鵬送至津門，即與各省督軍代表晤商一宵。各代表統順風敲鑼，何人敢持異議？那時曹張喜氣洋洋，分道自歸原鎮，靳總理也即還京，各代表亦統回本省去了。

自靳總理還京以後，便想把南北統一計畫，積極進行，無如南方軍閥，已是黨派紛歧，比前次議和時候，還要為難。滇黔粵桂，各成仇敵，舊國會一部份議員，離粵赴滇，自開國會議決取消岑春煊政務總裁職務，補選貴州督軍劉顯世為政務總裁。一國中有三國會如何致治？劉本為廣東軍政府選入，未曾就職，仍與唐繼堯唇齒相依，不願合入桂系，旋經北京靳總理，及南北議和總代表李督軍，一再電勸，敦促和平，唐劉二人乃通電各省，表明意見。文云：西南護法，於今三載，止兵言和，業已二週，因法律外交兩問題，迄無正當解決之法，以致和會久經停頓，時

局愈益糾紛。夫維持法紀，擁護國權，此吾輩夙抱之主張，亦國民應盡之天職。顧大義所在，雖昭若日星，而時勢變遷，則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觀聽益淆。吾輩救國護法之初衷，將無以大白於天下，而僉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圖。恐國家前途，益敗壞而不可挽救。吾輩爲貫徹主張計，謹掬真誠，鄭重宣言，以冀我全國父老兄弟之共鑒。特立條件如下：(甲)關於收束時局之主張。(一)南北和平辦法，應由正式和會解決。(二)和議條件，以法律外交兩問題，爲國本所關，須有正當之解決。(乙)關於刷新政治根本救國之主張。(一)宜將督軍以及其他特設兼轄地方之各種軍職，一律廢除，單設師旅長等統兵人員，直隸於陸軍部，專任行兵及國防事務。(二)全國軍隊，應視國防政情形，編爲若干師旅，其餘冗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設軍事委員會，計畫執行。(三)實行民主主義，雖在憲法未定以前，宜先籌辦各級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團體，以確立平民政治之基礎，而實現國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條，繼堯顯世，謹決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諸友，其有與我同志者乎？吾輩當禱祀以期。至地方畛域，黨派異同，非所敢擇也。

據這電文，似乎有條有理，一些兒不存私見，於是北方各省軍閥家，也有覆電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豈必心中期實踐，何妨紙上作高談。

欲知覆電中如何措詞，待至下回錄明。

刑賞爲國家大典，無論若何政體，要不能有功無賞，有罪無刑，獨自民國成立以來，法律已處於無權，冒功邀賞者，實繁有徒，而禍國殃民諸罪犯，則往往爲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連逃有藪，趨避有方，烏從而緝捕之？試觀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絕引渡，無論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國之刑律而論，已等諸無足重輕之列，有罪不能加罰，何憚而不爲亂耶？早佩孚之主張國民大會，此時尙有要求名，故倡議正大，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即令吳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達目的，況掣肘者之羣集其旁也。若夫靳翼青之主張統一，計非不善，演說一督之發表意見，語亦甚公，但終不得完滿之結果者也。吾得而斷

之曰：「言不願行，行不願言。」

第一百二十回 廢舊約收回俄租界 拚餘生驚逝李督軍

却說北方各省軍閥家，見了唐劉兩人的通電，就由曹錕張作霖兩使領銜，覆電滇黔，也說得娓娓可聽。文云：接讀通電，尊重和平，促成統一，語長心重，感佩良深。就中要點，尤以注重法律外交爲解決時局之根本，羣情所向，國本攸關。錕等分屬軍人，對於維持法紀，擁護國權，引爲天職，敢不益勳初心，勉從兩君之後。所希望者，關於和議之進行，務期迅速，苟利於國，不尙空談，精神既同，形式可略。此次西南與師揭櫫者爲二大義，一曰護法，一曰救國，南北當局，但能於法律問題，持平解決，所謂軍職問題，民治問題，均應根據國會，及國會制定之憲法，逐漸實施，決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機關，而於個人或少數人之意思，爲極端之主持，致添紛擾。是法律問題之研究，當以國會問題爲根本，即軍職之存廢，及民治之施行，亦當以國會爲根本。現在新舊國會，怠棄職務，不能滿人民之希望，復以黨派關係，不足法定人數，開會無期，而時效經過，尤爲法理所不許。值此時局艱危之際，欲求救濟，舍依法改選，更無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據舊法，重召新會，護法之義既達，則統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至於中國國家，實因列強均勢問題而存在，國際關係與國家前途之興亡，至爲密切。前次滬會停滯，實以外交問題爲主因，即北方內部之紛爭，亦由愛國者，與專恃粵援，不知有國，只知有黨之軍閥，爲公理與強權之決戰。試問自己，其心，果能愛國否？差幸公理戰勝，違反民意之徒，業經匿跡銷聲，嗣後中央外交之政策，應以民意爲從，違誤何容易？在南北分裂之際，無論對於何國所訂契約，皆應舉而訴諸輿論。國本既固，庶政始成，此應注意者二也。若夫和議方式，尤宜以早日觀成爲旨歸，軍事收束，特設委員會，尤爲施行時所必要。此皆中央屢徵同意。

一期在必行，毋容過慮者也。總之時局日艱，民困已極，難解紛，當得其道。凡我袍澤，果能及早覺悟，不事私爭，所謂護法救國之宗旨，均經圓滿解決，則同心禦侮，共謀國是，人同此心，何敢自外？兩公主持和議，情真語摯，敬佩之餘，用敢貢其一得，希即亮察。

看這電文，也是對情酌理，釋躁平矜，南北兩方，應該由此接近，可望和平，及細覽語意，纔知兩造仍多扞格，未盡通融。北方的主張，擬解散新舊國會，新國會爲段派所組成，南方原是反對。但舊國會分徙滇粵，方思恢復立法權，怎肯被他解散？是當然做不到的事情。段氏的武力統一主義，南方向與抗爭，此時段派雖去，曹張猶是軍閥家，怎能使南方信服？況徐總統爲新國會所產出，南方未肯承認，欲要南北和平，還須改選總統，是又當然不易辦到的。所以雙方通電，仍是兩不相下，怎能遼達和平呢？詮釋甚明。

湖南第七師及暫編一旅砲兵各一營，突在武穴騷動，當由馮玉祥率兵彈壓，始得平定，即令變兵邀械遣散。旅長張敬湯，係張敬堯兄弟，前曾在湘敗逃，經中央明令通緝，至武穴兵變，敬湯適暗中煽動，因所謀未遂，匿居漢中，被湖北督軍王占元察悉，派兵將敬湯拘住，訊明罪狀，電呈中央，奉令准處死刑，當即就地槍斃。還有張敬堯舊部第二混成旅旅長劉振玉等，曾在寧鄉安化新化等縣，縱兵焚掠，被各處災民告發，由湖南總司令部遣兵拘獲，審訊屬實，亦即處死。敘此兩事，證明張敬堯之不職。此外如保定通縣兗州等境，偶有兵變，多是安福部餘孽，經地方長官勸撫，幸皆盪平。惟張勳已得脫然無罪，移住天津，因從前段氏檄文，有曹錕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一語，便在津門通電聲辨。他由張雨帥保護，又想在軍閥界中占踞一席，所以有此辨論。其實是年力已衰，大福不再，還要幹甚麼富貴呢？復辟原屬非宜，但不忘故主，情猶可原，此次辨論，多增其醜，真是何苦？

且說外蒙古取消自治，已將一年，自徐樹錚到了庫倫，削奪前都護陳毅職權，見一百十八回。陳毅也不願辦事，索性離庫南歸。及樹錚還京主戰，事敗奔匿，不遑顧及外蒙，政府以陳毅駐庫有年，素稱熟手，仍令暫署西北籌邊

使，剋日赴庫。陳毅尙未到任，那外蒙又潛謀獨立，竟於九月十三日夜間，大放槍礮，自相慶賀。幸駐庫司令褚其祥，派隊彈壓，拘住首犯二人，驅散餘衆，一面電達巡閱使曹錕，詳報情形。曹錕便轉告中央，請撥餉濟助，並促陳毅蒞任。政府自然照辦。惟聞得外蒙爲變，仍由俄人暗地唆使，俄新政府雖已戰勝舊黨，國亂未平，烈強均未承認，並因俄兵四出拓地，擾波蘭窺印度，尤爲列強所難視，所以列強勸告中國，與俄絕交。中政府恃有列強爲助，樂得照允。遂由外交部出面，呈請徐總統、徐總統因卽下令道：

據外交部呈稱：一、比年以來，俄國戰團林立，黨派紛爭，統一民意政府，迄未組成。中俄兩國正式邦交，暫難恢復。該國原有駐華使領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國家之資格，實無由繼續履行其負責之任務。會將此意，面告駐京俄使，并請卽日明令宣布，將現在之駐華俄國公使領事等，停止待遇。等語。查原呈所稱各節，自屬實在情形。惟念中俄兩國，壤地密邇，睦誼素敦，現雖將該使領等停止待遇，而我國對俄國人民，固友好如初。凡僑居我國安分俄民，及其生命財產，自應照舊切實保護。對於該國內部政爭，仍守中立，並視協商國之趨向爲準。至關於俄國租界暨中東鐵路用地，以及各地方僑居之俄國人民一切事宜，應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區長官，妥籌辦理。此令。

駐京俄使庫達攝福，聞令以後，卽致牒外交部，抗稱：中國背約，並責成中政府安護僑民。政府置不答覆。但飭將各處所有俄國租界，一律收還，並向駐京各國公使處聲明，各公使均無異言。俄使無可奈何，只得轉懇法國公使代管俄產，法使不允。嗣是俄國租界，陸續由中國長官收受。天津本有俄租界，俄國僑民，雖然不能力拒，却提出抗議條件，欲與中政府交涉。東三省哈爾濱海參崴各俄商，且紛紛改挂法旗。俄商道勝銀行，亦托詞歸法國保護，不容中國接收。外交部因特照會法使，提出三事，請求法使履行，大綱如左：

(一) 根據於九月二十四日法使拒絕俄使庫達攝福請求法使代管俄產之事，證明法國並非希望接管俄產。

之意。

(二)哈爾濱之法旗，係出於俄人規避接管之一種作用，對於法政府，未爲何等讓渡之手續，故事實上不澈底。
(三)俄商濫用法旗，若吾國前往接收，轉涉及法國國徽，當嚴故先行聲明，希望轉告其撤收法旗，以免因俄人關係，損及中法完全無缺之睦誼。

照會去後，再由交通總長葉恭綽與華俄道勝銀行經理蘭德爾，改訂關係中東鐵路之合同。此後中東鐵路，純歸商辦，中國得加入管理，俟至俄國政府統一告成，經中政府承認後，方得另行議定。蘭德爾即作該路代表，簽字立約，於是哈爾濱道勝銀行及中東路公司所懸挂的法旗，擬即撤去。法使亦有公文關照，令他撤下法旗。若俄國人民願將法旗懸挂，仍聽他自行決定。旋由駐京公使團照會政府，正式承認中國對俄行動，得收回俄租界。惟議定將俄使館之房屋，仍委前俄使庫達攝福管理，外交部不得不允。因此，俄使庫達攝福，仍得寄居京師，不過實際上無代表資格，做了一個中國寓公罷了。

俄事方纔就緒，那東南的江蘇省中，忽出了一種骸間，令人驚疑得很。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李督軍突然自戕。事因可驚，筆亦突兀。李督軍純，因和議歷年未成，憤極成病，常患心疾，特保薦江寧鎮守使齊燮元爲會辦。燮元方在壯年，曾任第六師師長，頗能曲承李意，李故引爲心腹，遇有軍國重事，往往召入密問，不啻一幕下參謀。至段系失敗，安徽督軍兼長江巡閱使倪嗣沖，亦爲段系中人，迹涉嫌疑，年亦衰邁，自請辭職，歸休。徐總統乃命張文生暫署安徽督軍，並將長江巡閱使一職，令李兼任。長江巡閱使本來是徒有虛名，未得實權，李純不願就此職銜，遂派參謀長何恩溥赴京，晉謁總統，代辭長江巡閱使一席，且併議和總代表兼差，亦願告辭。請徐總統，另派重員。徐總統不允所請，但已窺透李純隱衷，特將長江巡閱使裁去，改任李純爲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爲副使，李純始受命就任。但江西督軍陳光遠，本與李純比肩共事，慕聞李純權出己上，并要聽他指揮，當然心中不服，有一情願歸鄂，不願

歸蘇的宣言。新署皖督的張文生，久縮兵符，向爲張悅部下的健將，亦抗辭不服李純。蘇省土紳，又謂：「李純生平，素稱不預民政。」因即乘機拍電，請他移駐九江，當塗等處。電文中語，含有諷辭。李純受了種種激刺，益覺煩懣不寧。高而益危。江蘇財政廳長俞紀琦，爲蘇人所不喜，屢加譏議，省長齊耀琳，更與李純意見相左，呈請中央，乞許辭職。李純因保王克敏爲省長，蘇人大譁，競稱克敏爲嫖賭好手，如何得爲江蘇長官，遂極力反對，函電紛馳。政府顧全民意，不用王克敏，好在薦牘上面，另有王瑚作陪。王瑚曾爲京兆尹，尙副民望，故政府特任王瑚爲江蘇省長，羣議乃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純以俞紀琦未孚物議，更保張文獻爲財政廳長，惹得蘇人又復大譁。相傳文獻原籍江西，夙工諂媚，當李純督贛時，文獻得族人介紹，入謁督轅，參見後即嗚咽不止。純驚問原因，文獻泣答道：「督帥貌肖先父，故不禁感觸，悲從中來。」李純還道他真有孝思，即認爲義子，委任他爲烟酒公賣局局長，尋復薦任兩淮鹽運使，至此復舉爲財政廳長。未免營私。蘇人向工言論，并有蘇人治蘇的意見，乘此尋瑕指隙，大聲呼斥，不但痛詬文獻，並且力詆李純，拍致府院的電文，絡繹不絕。就中有兩電最爲激烈，由小子節錄如下：

江蘇公民致大總統國務院文云：「直皖戰起，李督藉詞籌餉，百計斂財，其始違法越權，委議會查辦劣迹昭著之俞紀琦爲財政廳長，人民驚駭，一致反對；近又報載力保文獻。查文獻爲李督乾兒，其爲人卑鄙齷齪，姑不具論，而秉性貪婪，擅長諂媚，若竟成爲事實，以墨吏管財政，恃武人爲護符，三千萬人民生活源泉，豈可復問報紙又迭載：「李督派員向上海匯豐銀行等，借外債一百五十萬，以某項省產作抵」等語，借債須經會議通過，爲法律所規定，以省產抵借外債，情事何等重大，如果屬實，爲喪權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請，任文獻爲江蘇財政廳長，文獻一日在任，吾蘇人一日不納稅。至借債一節，如果以江蘇省產作抵，既未經過法定手續，我蘇人當然不能承認。江蘇人民，困於水火久矣，痛極惟有呼天，相忍何以爲國？今李督方迭次託病請假，又報載其力保文獻，以去就爭，應請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蘇民命而惠地方。江蘇

幸甚。

南匯公民致大總統國務院財政部云：報載李督力保文蘇財廳，以去就相要，蘇民間之，同深駭異。文蘇爲李督乾兒，卑鄙無恥，不惜謂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財政關係一省命脈，豈堪假手貪鄙小人？如果見諸事實，蘇民誓不承認。且江蘇者，江蘇人之江蘇，非督軍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圻，竟視江蘇爲個人私產，並藉以爲要挾中央之具，見解之謬，一至於此，專橫之態，溢於言外！既以去就相要於前，我蘇民本不樂有此奪主之喧賓，中央亦何貴有此跋扈之藩鎮？應請明令解職，以遂其願。如中央甘受脅迫，果徇其請，則直認江蘇爲李督一人之江蘇，而非江蘇人之江蘇，我蘇民有權還問中央，果要三千萬人民爲盡義務否？三千萬人民爲之象養否？博一督軍之歡心，失三千萬人民，孰得孰失，惟中央圖之！

以上兩電，攻擊李督，語語利害，原令當局難受。但古人有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近今的熱心利祿諸徒，多執此兩語爲秘訣，李督軍果不蹈此習，獨知自好，何妨改過不吝，就把張文蘇舍去，否則解粗歸田，儘可自適，爲什麼負氣自戕，效那匹夫匹婦的短見呢？說得甚是。據督轅中人傳言：「李純元配王夫人，爲民家女，伉儷甚諧，嗣因叔父無子，由純兼祧兩房，因復娶孫氏爲次妻。王夫人產女不育，孫竟無出，乃陸續納入四妾，名爲春風夏雨秋月冬雪。就中惟春風爲最寵，貌亦最勝，粗知文字，能佐純治公事，四妾亦不聞生男。惟純與元配王氏，始終和好，無詬辭聲。蘇浙一役，幾至開戰，虧得王夫人從旁解勸，纔得讓步罷兵。其謂世間無賢婦。純弟字桂山，得兄提拔，官至中將，平時友于甚篤，同牀共被，有漢朝姜肱遺風。平時純自奉儉約，頗好時譽，督轅時深得轄人愛戴。及移節江蘇，却也按部就班，並不少改。每聞國家亂事，輒唏噓不已。尤留心京滬各報，謂報中所載，毀譽各詞，可作諍友，不當屏諸不觀。至保薦省長財長兩席，大遭蘇人反對，詬言百出，並載報端。純一閱及往往淚下。十月初旬，乃弟桂山由京返蘇，純與言家事，並將來產業布置，詳囑無遺。內弟王某，充某旅營長，由純召他到署，嗚咽與語道：「我的督

軍不能做你的營長，亦幹不下去。現我令軍需課撥洋七千元，給汝回家，汝購置田產，亦可過活。何必在此取咎呢？」王夫人在側，聽他語帶蹉跎，不免瑣問。純嘆息道：「人心如此，世無公道，我已活不了，何必多問？」王夫人不敢復言，唯看他氣色，甚覺有異，不過隨時防範罷了。

十一日上午，純詢左右謂：「我有勃林手槍一枝，曾送機器局修理，現修好否？」左右奉諭，即電詢機器局。少頃，即有局員將槍送來，經純察視，收藏小皮箱內。下午三時，純索閱上海各報，報上又載有評斥自己等事，即頓足大哭道：「我蒞蘇數年，撫衷自問，良心上實可對得住蘇人，今爲一財政廳長，這般毀我名譽，我有何面目見人？人生名譽爲第二生命，乃無端辱我，我活着還有何趣呢？」王夫人聞言，料知自己不能勸慰，急命人請齊燮元等到來，苦勸純終不答一詞。齊等辭退，黃昏後，純又召入祕書，囑擬一電，拍致北京，自述病難痊愈，保齊燮元暫代。蘇督軍祕書應聲退出，純又自寫書函多件，置諸抽屜，始入內就寢。至四下鐘後，一聲怪響，出自牀中，王夫人從夢中驚醒，起呼李督，已是面色慘變，不省人事，只有雙目開着，尙帶着兩行淚痕，急得王夫人魂魄飛揚，忙召眷屬入視，都不知是何隱症，立派人延請軍醫診治。醫士須藤，至六時始到，解開純衣，察聽肺部，猛見衣上血迹淋漓，纔知是中槍畢命。再從牀中檢視，到了枕底，得着一勃林手槍，即日間從機器局取來的危險品，須藤驗視脈息，及口中呼吸，已毫無影響，眼見得不可救藥了。嗚呼哀哉！年祇四十有六，並無子嗣。小子有詩嘆道：

無端拚死太無名，寧有男兒不樂生？疑案到今仍未破，江南流水尚吞聲。

李督歿後，謠傳不一，或說是由讎人所刺，或說他妻妾中有曖昧情事，連齊幫辦也不能無嫌。究竟是何緣由，容小子調查證據，再行續編。所有李督遺書及中央郵典，俱待下回發表。看官少安毋躁，改日出書請教。

德租界收回後，又得收回俄租界，以龐然大之俄公使，至此且智盡能索，無由逞威，是真中國自強之一大機會。假使國是更新，黨爭不作，合羣策羣力以圖之，則三年小成，十年大成，張國權，雪國恥，亦非難事。奈何名爲民國，權歸武人，壟斷富貴之

不足，甚至互相讎殺，喋血不休，貧弱如中國，何堪屢亂？即使外人自遭變故，無暇瓜分，恐神州大陸，亦將有銅駝荆棘之歎矣。李純雖不能無疵，要不得謂非軍閥之翹楚，是何激刺，竟至自戕，就中必有特別情由，以致暴亡。若祇爲和議之無成，蘇人之反對，遠爾輟生，想不盡然。然如李督軍者，猶不得其死，而一般軍閥家，亦可以自返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改版後)初版

著作權

著作人 蔡東藩

發行人 徐寶魯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河南路 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琉璃廠 會文堂新記書局
北京 琉璃廠 會文堂新記書局
天津 法租界 會文堂新記書局
漢口 英租界 會文堂新記書局
廣州 長沙 會文堂新記書局

民國通俗演義 三集 全書 二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埠加郵費

